武俠世界



$2.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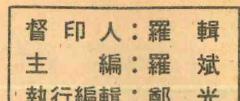
764

·特別介紹·



一期完俠情恩仇故事：**風雨雲雷** 醉仙樓主·著





"風雨雲雷"是醉仙樓主君最新爲本刊撰寫之巨鑄，故事內容新穎，清新脫俗，充滿俠義爲懷，恩怨情仇，而且打鬥招式新奇詭異，變幻莫測。是期隆重刊出，請參閱內文第23頁。

督印人：羅 輯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四二二一（4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57.00
一年港幣	$112.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皇后大道中
振邦大廈904室
電話二五三一一九一號

武俠世界

第764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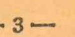
新派武俠小說
古龍 著
單行本現已面世
載時風靡讀者

新書陸續出版
曲折！
神奇！
緊張！

桃花傳奇 古龍
九月鷹飛 第三集大結局 古龍

多情劍客無情劍(第1集) 3.00
(第2集大結局) 1.50
鬼戀俠情……………… 3.60
流星、蝴蝶、劍(第1集) 3.00
(第2集) 1.60
(第3集大結局) 3.30
傲劍狂龍(第1集)…… 3.00
(第2集大結局)… 1.60
九月鷹飛(第1集)…… 3.30
(第2集)…… 3.30

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 出版



鐵拐俠盜傳奇故事

馬雲・文
黃鳴・圖

心狠手辣（下）



前文提要： 上期書至名拳擊師唐虎突然暴斃，市民對這位心目中崇仰異常的英雄人物的死因，紛紛忖測，有說死於被毒，有說死於桃色，人言言殊，莫衷一是，阿生也是唐虎迷，對唐虎的死，除告惋惜外，立意要查出他的眞正死因，私家偵探江强則因受保險公司委託，調查唐虎死因，而唐虎死後，他的經理人孔亮又已訓練了另一拳擊手孔龍，安排了一場國際邀請賽，阿生和江强往賽場偵查，當阿生正欲進入後台時，遭到警員阻止，阿生爭辯，警長警告他再不合作，將被控多一罪名，是……阿生為他接下去：阻差辦公——

茅招層出　爛打死纏

「把他帶走！」警長看見圍觀熱鬧的人越來越多，氣得呱呱大叫起來！

二名警員果然運起勁力，就想把阿生强行拖離現場。但是，阿生把雙手一揮，二人差點倒了下去！

警長以為阿生反抗，急忙拔槍！

但是阿生沒有反抗，只是掏出他的特警証件，遞給那名嚇呆了的警長！同時說道：「上面有我的姓名地址，你慢慢的抄吧，抄完記緊還給我！」

警長接過一看，又是呆了一陣！

警長陪着笑臉，埋怨道：「既是自己人，為什麼不早點說明？」

阿生一邊取回証件，一邊冷冷地說：「如果警隊中的成員個個像你一樣，我才不配被你稱作自己人呢！」

警長面上紅了一陣！

警員們吆喝着，把那些圍觀熱鬧的人驅散！

阿生沒有理會他們，透過走廊，轉進更衣室去找孔亮。

孔亮正與孔龍在裏面談笑，態度顯得很輕鬆。

孔亮發覺阿生，一邊把他招呼進去，一邊笑道：「想不到閣下也來捧場！」

「票價雖然貴了一些，但希望看一齣好戲！」阿生說，「唐虎二世教練呢？」

「在這裏！」孔亮拍拍心口！

阿生一怔：「怎麼？你是他教練？」

孔亮發出一陣「格格」笑聲：「你覺得出奇嗎？其實孔龍本身是個摔角天才，多年前已開始秘密練習，唐虎生前親自教過他，所以他可以說是唐虎的嫡傳弟子！我對他有百份之一百的信心！」

「怪不得你稱他為唐虎二世，原來唐虎也教過他！」阿生說，「今晚如他勝了，相信你和許多人一樣，一定贏大錢！」

「這是什麼意思？」孔亮呆了一呆！

「剛才我看見一批外圍賭博人馬正由這裏出去，相信他們放出的盤口一定很高，許多人睇淡孔龍。」阿生道，「相信你一定認識他們吧？」

「不！不！」孔亮急忙否認道，「剛才他們只是摸錯了門口，我根本不認識他們！」

阿生這時又發覺孔龍扣上一雙皮製的「護手」，不斷的跳躍——這是許多選手賽前的熱身運動。他表現出青年人的活力充沛。

孔亮又滔滔不絕地說：「其實我何必賭外圍？我對孔龍絕對有信心，他是我的財富，他是我的寶藏，我會在適當時候帶他去世界各地比賽。當然，他必須首先勝了這三場賽事再說！」

阿生笑道：「如果你不認識他們，那麼，他們一定是到這裏來要你提出某種保証，例如要保証孔龍今晚必勝無疑！」

「這本來就是我的要求啊！」孔亮說，「不過，我事實不認識他們，也不知道他們是什麼人，只知道他們摸錯了門口。根本我們話也不多講半句，你不相信可以問問孔龍！」

孔龍一邊跳躍，一邊點頭說道：「對了，我們沒有跟他說過什麼。」

「坦白說吧，我現在正在為你們担心！」阿生說。

「担心？担心什麼？」孔龍問。

孔亮也驚奇地回過頭來，瞪住阿生問：「為什麼你要替我們担心？」

阿生道：「外圍放出盤口，一賠十買孔龍輸，萬一孔龍今晚眞的輸了這場賽事的話，那麼，我看外圍公司非破產不可。到那時候，你們的後果將會怎樣？我不敢想像了！」

孔亮笑道：「我們固然不會輸，但我們也不會受到外間的影響！」

「那當然好極了，我預祝你們旗開得勝！」阿生跟孔亮和孔龍分別握手！

孔亮送阿生走出更衣室！阿生發覺門外有二名大漢正在虎視眈眈！

孔亮說道：「他們是我聘請回來的保鏢！」

阿生打量了他們一遍，問道：「你知道唐虎的出殯日期嗎？」

孔亮束着眉頭嘆氣道：「唐太太未免太頑固，其實人也死了，還堅持什麼『全屍』幹什麼？這兩天我太忙，因為賽事是二個月前準備好的，不能把各選手的行程更改，否則我非賠大本不可！但是，明天我打算跟唐太太再商量商量，勸她讓唐虎入土為安！」

阿生恍然大悟：「原來你兩個月前已經訂好了一切大計！」

「是的，唯一更改的，就是孔龍今晚所担任的角色。」孔亮道，「他的角色本來是唐虎，但唐虎突然暴斃，只好由他來代替！」

阿生不禁又問：「你本來不打算讓孔龍上陣麼？」

「是的，若照原來我的計劃，孔龍應由輕量級打起，先勝幾場本地賽事，再出席國際賽。但現在計劃更改，時間稍為提前了。」

「唐虎知道你的計劃嗎？」

「當然知道，孔龍有許多招式是他親自授給的！」

阿生忍不住笑道：「你似乎把我當作記者，對我所說的亦志在宣傳，其實照我所知，唐虎不但未有替你訓練新血！而且，也為了知道你的計劃而與你吵過嘴，甚

至驟要另找經理人。」

孔亮面上紅了一陣，又白了一陣！

阿生不爲已甚，笑了笑，走了！

外面摔角台上的競爭正進入高潮！觀衆的視線都集中在二名摔角手的身上！

但是，當阿生走出更衣室附近一帶「禁區」的時候，卻看見一名武裝警員正在與一黑衣大漢躲在一角，竊竊私議！

阿生依稀認得那黑衣大漢就是剛才橫衝直撞的人，他曾經懷疑這班人是外圍賭博公司人馬，想不到竟會與警員在一起！

阿生想走過去聽他們說些什麼，但那警員非常機警，迅速走開！

阿生回到座位去，江强早已坐在隣座上！

江强問阿生：「你到那裏去？」

阿生開玩笑地說：「想下注外圍，可惜沒有門路！」

「今天晚上的外圍盤口是：一賠十，買孔龍輸。也就是說，如果你下注一元，孔龍如果眞的輸掉這場比賽的話，你可以獲得十元賠欵，假如你下注一百元，便可以贏足一千元。」

「我有一個感覺，孔龍可能會贏了這場比賽。」

「是因爲外圍公司放出的盤口嗎？」

「是的！」阿生說，「如果我估計不錯，孔亮可能與外圍公司有連絡。那就是說：孔龍假如沒有必勝之把握，外圍賭博公司又怎麼開出這種盤口？因此，我認爲孔龍不可能輸掉這場賽事。」

「但是，我實在想不通，孔龍又怎能有把握擊敗魯尼，這簡直有點開玩笑！」

阿生也說道：「是的，一個全無經驗的新人，面對强敵，實在難言把握，我相信其中必有陰謀！」

「什麼陰謀？」江强道：「嗯！我明白了，大概是用銀彈買通對手，叫『爛頭蟀』魯尼故意敗下陣來！」

「不！也許你不明白，一名像魯尼一樣的職業選手是不輕易被人收買的，因爲他以後還要到世界各地去比賽，如果他在衆目睽睽之下敗下陣，難逃識者之眼，那就得不償失！」阿生說，「據我所知，魯尼是個世界著名摔角手，而且距離退休之期還遠。他的入息不錯，絕對不是那些肥肥胖胖的摔角手可以比擬。而且，萬一世界性的摔角聯會假如發覺他『打假波』，便會取銷他的會員資格，那時他就要被迫放棄入息優厚的摔角生涯，只好像那些專門在電視台表演的胖子摔角手一樣，任人擺佈去演戲。有了這些利害關係，試問魯尼又怎麼會接受賄賂？」

「然則，你所說陰謀，又是什麼？」

「我也不知道！」阿生優笑了一下！攤攤手道：「也許是我胡思亂想，但是，這個地方最不可能發生的事，也有發生的可能。」

江强又忖測着說：「我明白了，你在懷疑黑社會施用壓力，務求令到魯尼自甘敗陣爲止，是不？」

「我不敢肯定是否有此可能，總之我覺得事情並不簡單。」

「是的，你可能沒有料錯。」江强說，「剛才我曾發覺許多人向外圍公司下注，大部份認爲魯尼會贏，很少人認爲孔龍會勝這場賽事的。」

「孔亮的態度的確値得懷疑。」阿生說，「唐虎之死，最傷心的應該是他，因爲他失去了一棵搖錢樹。但是，我看他並不傷心，這是否有些反常？」

江强道：「訓練孔龍既是老早擬好的計劃，唐虎又準備另找一位經理人，那就等於說：他們正鬧分裂，孔亮試問又有什麼値得傷心？」

「現在問題是唐虎的眞正死因。老實說，以我所了解的政府人員的工作態度，實在非常担心！」

江强道：「你担心驗屍報告很遲才發表，是不？」

阿生說：「不！我所担心的是：有人在幕後化錢收買有關人等！」

「不會吧！本市政府的貪污情形雖然馳名世界，但是這是人命關天的事，豈可作假？」

「人命關天？」阿生笑了笑，搖搖頭！「火燭也是關係到生命財產的，動輒可能死一百幾十人絕不出奇！例如一家工廠，如果工人正在開工而發生大火，是不是隨時可能燒死許多人？但是，身爲消防人員，竟然可以大隊開抵現場之後，不架雲梯，不開水喉，先找負責人或者老闆，你道爲什麼？」

「爲了錢！」江强毫不考慮地說，「這種醜聞我已不止一次地聽過了。」

「對了，爲了找負責人討價還價，如果價錢不合，他們可能把水喉射向隣居，而不是射向火場。這種傷天害理的事，請問那一個城市會發生？嘿！我們這裏就有，而且不止一次地被揭發！」

「當局接獲投訴之後，照例展開調查的！」

「但也照例永無結果！」阿生說，「所以，你說什麼人命關天都是假的，在政府機關中做事的人，心目中，只有一個錢字。」

「如果他們眞的肯爲了一個錢字而掩飾事實眞相的話，將來在死因法庭上又如何交代？」

「假如連死因法庭上的一切有關人等，例如陪審員亦包括在內，均被收買，這幕好戲自然就會演得頭頭是道了。」

江强苦笑道：「你可能對政府人員有歧見，照理法官和陪審員是無法收買！」

「我想問你：在唐虎未死之前，我預測他隨時可能會死，你一定以爲我神經有毛病，甚至大聲疾呼：像唐虎如此强壯的人也會這麼早死，有沒有搞錯？但是，事實終於眞的發生了。也就是等於說：世界上沒有一件事是不可能的，最被認爲不可能的事，也有可能發生！」

「在法庭上，將來還有各方面的代表律師，他們會質問証人的，法官只不過主持研究而已！」

阿生仍然說道：「虧你做過政府警務人員，怎麼會連『搞掂』這種事情也不清楚？開庭只不過爲了向市民交代，其實開庭研究的結果，現在已經全部知道了。不知道的只有我，你和一般市民，甚至有權調查此事的人，正與有關人等在幕後討價還價。老實說一句，看見孔亮如此鎭靜，再回憶一下夏維的說話，我就覺得有些不

妙。」

「夏探長說了一些什麼？」

「他說初步驗屍報告是：死因未明！」阿生說，「這等於告訴我們：還未斟妥！有關人等若要掩飾一切事實眞相的話，深信代價甚高！」

江强道：「但據我所知，夏維不是那種埋沒良心的探長！」

「我不是指夏維，而是另外一些有資格草擬報告的人。」阿生嘆氣說，「假如他們眞的不幸給我料中，而做出這種傷德的事，相信報應的事勢必發生在他們本人或下一代的身上！」

這時候，台上的比賽又進入了另一高潮！

二名重磅摔角手正在氣喘如牛，阿生眞担心他們沒有氣力再挨下去！

果然，其中一名摔倒了另一名之後，倒地不起的便被壓住！

公証人數了三下，被壓在下面的動彈不得，也就算是輸了！

阿生看得毫無味道，他早已知道這種重量級賽事難得有一場稱得上精彩的。

休息時間，人們又議論紛紛。

人們談論的自然是接着下來的壓軸好戲——「唐虎二世」孔龍對「爛頭蟀」魯尼！

許多人化費數十元入場，無非都是爲了一睹「唐虎二世」的眞面目，這不能不說是孔亮的宣傳手法成功！

但是想深一層，你會覺得觀衆有時也未免太過殘酷！

可不是嗎？唐虎剛剛死了才不久，甚至還未下葬，觀衆就已經忘記了他，反而希望看到另一個可能比他更强的新偶像！

如果唐虎死而有知，相信，死也不瞑目！

台上靜下來！

一名西裝畢挺的司儀登台了。他非常隆重地宣佈：「今晚我們非常榮幸，能夠在這裏介紹一位新的摔角英雄偶像給大家見面，他就是被譽爲『唐虎二世』的孔龍先生……」

一陣瘋狂的掌聲響起，一個全身白色裝扮的摔角手，在前呼後擁之下登台了！

他就是孔龍！

孔龍身披白色綢緞製成的披風，白色短袴，白色軟靴，雙臂手腕之上扣上二隻皮製的護手，也是白色的，看上去非常刺目！

但是，跟隨着他出場的，並非孔亮，而是二名手執鳥槍的摩登保鏢！

這二名全副武裝的保鏢，威風凜凜的，一直把孔龍護送至摔角台前來！這大概又是孔亮的「宣傳手法」之一，一則以示隆重，二則也等於表示出孔龍這名摔角新偶像並非等閒之輩！

但是，在阿生和好一些觀衆的眼中，剛才那種情形有如押解犯人一樣，何來「威風」之有？

司儀繼續介紹另一位選手出場，他就是由遠處來的「爛頭蟀」魯尼！

這個歐洲摔角好手，他的打扮剛好與孔亮成强烈的對照——混一色的黑色打扮，除了那把金髮之外，差不多全是黑色。

魯尼能夠獲得「爛頭蟀」這綽號，絕非偶然的，他在歐洲摔角壇上，是出色的選手，也是以「爛打」而馳名一時！

他的氣力非常充沛，所謂「爛打」，也就是表示他肯打肯纏，如果稍欠氣力，是不易做到的。

阿生經常收看電視播影的摔角紀錄片，對魯尼也相當熟悉，他知道魯尼不但氣力好，身手也敏捷。唯一的缺點就是：不大正宗！

換句話說：魯尼在比賽過程中，如果敵不過對手，就會使用旁門左道的招數！

不過，阿生認爲魯尼今晚也許不會用「茅招」，如果他要贏這場賽事，簡直不費吹灰之力。

其實有着阿生這種想法的人可也不少。因爲孔龍走過去跟魯尼一比較起來，身裁明顯地是孔龍吃虧，人家的名氣和經驗無論如何也比他大得多！

阿生無法想像得出，到底孔亮有何把握令孔龍制勝？除非魯尼「打假波」！

但是，阿生想也未想得完，比賽已經正式開始了。

鐘聲響過了之後，魯尼立即撲向孔龍的身上，一記「側頭鎖」，把孔龍制在腋窩底下！

阿生眞担心孔龍挨不了第一個回合便敗下陣來！

但是，孔龍雙手扣住魯尼的手腕，用力一扯，竟然運用得非常巧妙，立時反守爲攻！魯尼的手臂被他彎曲向後面，痛楚萬分！

觀衆響起一陣掌聲和喝彩聲！

阿生雖然民族觀念很重，但看見臨場觀衆如此偏心，也替魯尼不值！

須知人家不遠千里而來，除了賺錢之外，就是把自己的技藝獻給觀衆。在賓主地位上，人家畢竟也是「客」，對人客豈可無禮？

內心希望孔龍獲勝是一回事，站在觀賞的立場上，應該向雙方面喝彩，打氣才對，不該一面倒，這會影響人家的情緒！

魯尼似乎並未受到任何影響，這可能因然他是個老江湖！

既然身經百戰，對一切心理上的威脅以及情緒上的影響，自然也減至最低的；

阿生看得出，魯尼的確悉力以赴，絕無退讓之意！這也是一名出色的摔角手應該有的表現！

魯尼三番四次把孔龍制服，但是，眞的出乎意料之外，孔龍的氣力大得令人震驚，尤其是雙臂力大無窮，每每在極度危急之際憑一股氣力把對方摔開數尺以外！

場內觀衆看得如痴如醉！

沒有人敢相信像孔龍這輩「無名小卒」會打得如此出色！

阿生固然看得目定口呆，就是他身旁的江强也暗自驚奇不已！

「孔亮果然有眼光！」江强不禁對阿生說，「孔龍果眞是可造之才！」

阿生說：「希望他有氣力打下去，摔角比賽往往決定最後一個回合，我就担心孔龍挨不了六個回合那麼多。」

「現在看來他很不錯。」

「是的，打法漂亮，又好氣力，只怕不能持久！」阿生說。

第一回合完了，雙方沒有紀錄。也就

是說：暫時不分勝負！

勢均力敵的摔角比賽，往往會鬥到最後一個回合仍未分勝負的。但阿生認爲無論如何這也不能算是一場勢均力敵賽事！

孔亮也承認老早便秘密訓練孔龍，如果阿勝——馮勝是他的教練，那麼，孔亮不該辭掉了他，起碼孔龍現在有此表現，就是他的功勞！

孔龍是個新潮青年，他那一頭長髮似乎太過累贅！因此，他須要用一個白色的鋼箍箍住，令人看上去，彷彿唐三藏加在孫悟空頭上的一樣！

但是如果沒有這鋼箍箍住那一頭長髮，他可能打到披頭散髮的！

第二回合開始了！

在觀衆熱烈掌聲中，孔龍竟然接連進攻魯尼，差點令到對方防不勝防！

阿生覺得孔龍這打法，未免太過危險了！

所謂危險，並非指他的動作，而是他這種狠勁會浪費掉太多的氣力！阿生担心他支持不住，只怕這一個回合未完就會敗陣！

雖然起碼打完六個回合才分勝負！但輸了一個回合無論如何也總是吃虧在先！

但是，事實上孔龍並未見「缺氣」，不知是否由於年青力壯關係，反而越打越生猛！

相反，魯尼却因爲久攻不下，開始有點焦躁，於是「茅招層出」！觀衆有人喝他倒采，他反而更加兇狠，頻頻向孔龍進襲！

阿生覺得這絕非演戲，他看摔角看得多了，無論眞人表演或者紀錄片，他都非常留心去欣賞和分析，所以他分得出那是「戲」，那些是眞實的！

魯尼三十餘歲，看來比起孔龍要大上十年。但對一個摔角手來說，他這年紀不算老，而且還在不久之前，才在外國贏了一項錦標！證明他並未退化。

魯尼焦躁之情，顯而易見！

他的急劇進攻，所用的招數既狠且辣，完全沒有給孔龍喘息的機會！

憑阿生看摔角的經驗，知道這是「急於求勝」的表現，他非常担心，孔龍這一個回合可能先輸了一局！

孔龍被魯尼迫得喘不過氣來！

魯尼接二連三地，被孔龍避過那些旁門左道的招數！引得觀衆喝采不已！

魯尼滿額大汗，左衝右撞，終於把孔龍抓住了！

孔龍與他正面交手，氣力方面仍是孔龍佔優。但是，魯尼富於經驗，單憑氣力也未必有用的！魯尼的一式「波士頓蟹鎖」，登時令到孔龍連聲求饒——孔龍終於宣告投降！

「波士頓蟹鎖」就是雙脚被人反抽，對方整個人坐在背腰之上！如果被制服的人不及時宣佈投降，可能重傷腰部！

結果，孔龍輸掉了一個回合。

打到第二回合爲止，戰果是一比零，魯尼領先！

阿生和江强都萬二分留意二名選手的一動一靜，以及他們所接觸的人！因爲他們明知這是一場絕不尋常的賽事！

現在孔龍既然敗了一局，可能很快就有人偷偷出來干預！

二名登台替選手按摩的男子最受阿生的注意，但是他們並未說過半句話。除了二名按摩師外，並未有其他人接近他們。

鎂光燈閃閃當中，只有記者們爭取時間攝影，因爲賽會規定，比賽進行中不得用閃光燈。阿生也注意黑人物可能化裝成記者，從中活動。

例如把一些暗器安裝在攝影機內，足以令到魯尼受傷。

但是，細看魯尼，氣定神閑的，絲毫未見有何不妥。

魯尼面露笑容，他在比賽中出現的緊張表情，此時已告消失。

也許是由於先勝了一局，心理上的威脅解除了。所謂「不是猛龍不過江」，魯尼萬一眞的敗在這新人手上，相信外國通訊社的記者一定會作爲一件意外新聞報導，紛紛發電訊到各地去，到時對魯尼的名譽影响必大！

單憑上述這點理由，阿生相信魯尼不會故意敗下陣來！

觀衆此時正議論紛紛，他們認爲孔龍雖則打得不錯，但是要取勝則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魯尼表現得信心十足的，誰也不相信他會敗！

阿生對江强說：「現在我只担心有人整蠱造怪，對魯尼不利！」

其實江强的想法也一樣，不過，此刻他所留心的，並非台上二名摔角手，而是未見露面的孔亮——孔龍的經理人。

照一般習慣，一名摔角手萬一敗了一局，他的教練或經理人，勢必到場邊趁住休息時間，對他們發出新的指示。

但是，孔亮並未見出現！

他去了那裏？

不是臨陣退縮吧？

江强越想越覺得奇怪，他一直覺得孔亮是他要偵查的對象之一。現在他開始感覺到事情有些不妙了。會不會他知道被人監視，而悄悄溜掉了？

照理是不可能的，因爲孔亮不但是孔龍的經理人，也是這次賽事的主辦人。今次的賣座情形可以看出，這是一次賺大錢的生意，身爲老闆的孔亮，又怎麼會突然失踪？

也許他雜在觀衆席上，看看觀衆們的反應亦未可料。就像許多導演一樣，他們爲了看看觀衆的反應，往往也混進觀衆裏面去，聽聽他們對那部戲，或者那位新人有何意見！

江强企圖從人頭湧湧中找出孔亮之所在，但是，這並非一件容易的事。因爲人實在太多了，加上比賽進行中，除了台上的燈光之外，四周一片昏暗！

江强對阿生說：「這件事有些奇怪，爲什麼不見了孔亮？」

阿生給江强提醒了。

他說：「是的，爲什麼不見孔亮？可能他已無面見江東父老！」

江强道：「但是，還有四個回合，孔龍還有機會的，爲什麼他要逃避？」

「其實我看見孔龍出場時，他並未跟隨出來，心裏已經感到奇怪。」

「會不會是黑人物把他找去？」

「你的意思是：外圍公司的人？」

「是的。外圍賭博公司，我看這一回，他們要輸了大錢！」

阿生越想越不對勁！無奈第三回合的比賽又宣告開始了！

台前激鬥　幕後兇殺

阿生非常喜歡看摔角，往往爲了欣賞一場精彩的賽事，他可以連飯也不吃！

這件事對阿生來說，並非公事，而且孔亮未必會出了事，因此他不再去理會，他要先看完這場再說！

阿生並非因爲孔龍打得出色，而是要研究他的打法，其實一個新人打得這麼好，實在已不容易。

阿生也欣賞魯尼。他雖然有些旁門左道，但到底不失爲世界名手，招數新奇，變招也快！坦白說，以孔龍這種新人來說，能挨得三個回合已經不錯了。萬一他眞如孔亮所說——勝了，那簡直是驚天動地的事！

第三回合一開始，孔龍節節搶攻！

魯尼不失爲世界名手，他絕不退避，以免引起台下觀衆喝倒采！

也就是因爲魯尼有了這種心理，不閃不避，實行硬碰硬，於是給孔龍抓住之後，一連摔了幾下。引得台下觀衆雷動，掌聲不絕！

阿生幾乎不敢相信，孔龍那一股氣力實在大得驚人。一般摔角手只可以將對方連摔三二次，便得施展摔角招數把對方制服或壓倒，但是，孔龍竟然有氣力接連把魯尼摔上五六次之多，難怪觀衆叫好之聲有如雷動，而台上的魯尼也給摔得頭昏腦脹的，無法再動彈了！

就這樣，魯尼輸了一局！

「爛頭蟀」魯尼在孔龍的制服下，公證數了三下，也就是三秒鐘之後，他仍然無法起來，依例他是輸了這一局！

如果在公證人的三秒鐘計時進行中，魯尼雙肩膊任何一邊可以稍稍離台，他也不能算輸，無奈此際他已被孔龍摔得天旋地轉，那裏還有反抗的能力？甚至三秒過後，他仍僵臥地上！

當公證人宣佈第三回合由孔龍扳平之後，觀衆歡呼雷動，爲之喝彩不已！

按摩師和魯尼的隨從人員也紛紛登台，把半昏迷中的魯尼救醒！

這不可能是「假局」，即使魯尼故意要輸掉這一局的話，孔龍的氣力表現絕不可能是假的，魯尼不可能故意讓他把自己一再抬起，摔倒，又再高高擧起擲下來，那是須要眞正氣力的，如何假得來？

阿生也對孔龍有些肅然起敬，不要奢望他取勝了，即使以下三個回合沒有紀錄，那就是說：打和了，也不能不佩服孔亮的眼光！以一個像孔龍一樣的新人去對抗一位世界知名的摔角高手，竟然有此成績，相信任何人亦難以想像得到，難怪人們正在高談闊論！

基於一種强烈的民族心裏作祟，即使有些人明明是投注買孔龍輸的，這時也希望他會贏，就算輸掉了所有投注的賭本，他們還是希望孔龍取得勝利的！

只要孔龍再勝一個回合，他便是勝利者。因爲根據賽會規定，這場比賽雖然規定打六個回合，但任何一方面只要先勝二個回合，便是這場比賽的勝利者！

場內觀衆佔了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中國人，他們絕對希望奇蹟會出現，讓孔龍再勝一局，爲黃面孔的人爭光！

阿生正想對他身旁的江强說些什麼，但是，江强不知什麼時候跑開了！

也許是阿生看得如痴如醉的時候，並未注意到江强的舉動，總之現在他不知去了那裏！阿生知道他不是志在看摔角，可能另有任務，所以也不理會他！

第四個回合開始了！

比賽鐘聲一响，觀衆便屏息着氣，孔龍人如其名，表現得生龍活虎的，跳躍功夫固佳，腰力臂力也十分驚人！

阿生現在開始相信孔亮的眼光凌厲，也相信他的說話，他曾說孔龍是他秘密訓練出來的，而且早在數年前已經開始了。

唯一存疑的，就是孔龍是否眞的接受過唐虎的親自指點？

看孔龍的打法是有可能的，因爲憑阿生的記憶，覺得他許多招式的運用，與唐虎的確有不少地方相似。然則，孔亮並非說謊。

但是，若果憑推理，唐虎不可能悄悄把自己的絕技授給別人。一則孔龍不是他的親人，二則如果唐虎知道孔亮培養新人的計劃，他有什麼理由打破自己飯碗呢？

阿生一時之間難以找出一個合理的答案。轉眼間，第四個回合又告結束，這一個回合是打和的，仍然一比一。

江强這時也回來了。

他還未坐下來，阿生就急不及待地問：「你去了那裏？」

「先去找孔亮，後來去洗手間。」江强一邊坐下來，一邊低聲對阿生說：「你有沒有見過孔亮？」

「沒有。」阿生說話間，眼睛往四處掃射。

中場休息時間，觀衆席上的燈光是亮了的，以方便觀衆離座前赴洗手間以及購買食物和飲料。

但是，燈光對阿生並無幫助，因爲人們紛紛在移動，在阿生眼底下，只見人頭湧湧！反而看得眼也花，頭也昏！

阿生開始注視他身旁的江强，因爲他聽得出，江强剛才說話的聲音有些緊張，這是他從聽覺和直覺中都可以感覺得到。

江强果然又悄悄對阿生說：「我看事情有些不大對勁似的……」

阿生正想問「爲什麼」，那邊突然人聲騷動！秩序有些亂起來！

阿生急忙問江强，到底是發生了什麼事？

江强說道：「洗手間有個男子可能死了！剛才我進去時，無意中發現他倒在坐厠之內，現在，相信一定有更多人發現了他！」

阿生立即離座走過去！

但是，江强及時拉住他，低聲說道：「別多管閑事了，看摔角吧！」

「爲什麼叫我不管？萬一他是孔亮呢！」阿生說道。

「不！不會是孔亮！」江强肯定地說，「剛才我由門下空隙望入去，也担心可能是孔亮遭了黑人物的毒手，但是，我認

得出孔亮的衣着和身裁，雖然我無法看得清楚那傢伙的面目，因爲當時他歪歪斜斜的坐在厠所上面，看樣子已經死了。」

「爲什麼你不報警？」

江强苦笑道：「你以爲我還有時間協助警方做證人嗎？」

阿生只好重新坐下來！

江强又說：「我現在担心的，只是孔亮的下落。」

第五個回合又告開始！

人們對於洗手間命案並不重視，甚至有些人根本還不知道那邊有事發生。

有人說：有人在如厠中心臟病復發，倒斃在厠所內。

摔角場內有警方人員，自然無須觀衆去理會這種事情！

摔角台上的劇烈搏鬥，很快就把圍觀的人羣紛紛拉回原來的座位上！

孔龍越打越出色，魯尼越是急切求勝，越是亂了方寸似的。

阿生看得出他並非存心要輸掉這一場賽事，只是盡力去打！

有許多狠辣的招數，都在比賽過程中搬了出來。根據阿生看摔角比賽的經驗，許多摔角手不輕易使用他們的「絕招」！除非遇上强大的對手，或者急於求勝！

例如一些選手擅長使用「鋼頭」，但是他們也了解到「鋼頭」可能令到對方昏倒，甚至受傷，他們非到迫不得已是不會輕易使用的。

回頭看魯尼，他幾乎使盡渾身解數來對付孔龍。這當然是急於求勝的表現！

但是，孔龍氣力貫注，這傢伙似乎蘊藏着令人難以置信的力道，依然打得又狠又勁，令到他的强大對手魯尼也爲之暗暗吃驚不已！

阿生第一次相信了孔亮的「料事如神」的看法——孔龍會取得勝利者的地位！

甚至在阿生的記憶中，連已經作古人的唐虎，也沒有這種驚人的氣力！

孔龍面無倦容，出手還是那麼敏捷絕倫！

相反，看看魯尼這綽號「爛頭蟀」的傢伙，似乎有些名不符實！他顯得焦急，暴躁，打得又粗又野，旁門左道的招數紛紛搬出來！

觀衆有觀衆喝倒采，他懶理！

公証有公証口頭警告，他懶聽！

孔龍接連挨了「爛頭蟀」魯尼的毒招——挖嘴擦眼之外還要扯頭髮！

合法的狠毒招數更是數之不盡，例如屈手指，膝撞，雙飛腿和鋼頭等等，都給魯尼搬了出來，而且運用得極之到家！

站在欣賞場上，觀衆無疑是眼福不淺的！但是抱有鋤强扶弱心理的阿生，却替孔龍難過，他開始又有些兒担心，担心孔龍再敗一陣！

幸好不久這個回合便够鐘，孔龍雖則挨了不少毒招攻擊，總算幸保不敗！

下一個回合是最後一局。

人們紛紛談論着：到底「打和」，還是打出奇蹟？

所謂「奇蹟」，就是孔龍勝了這場賽事！因爲事前儘管孔亮如何宣傳說孔龍可以取勝，但很少人會相信他！看過這次孔龍的表現後，沒有人敢肯定孔龍會打敗！

漸漸有人像江强一樣，希望見見「今世孔明」，以及有「再世諸葛亮」之稱的摔角界名人孔亮，因爲自孔龍登台後，他似乎一直未見出現過。

阿生也感到奇怪！

江强一再離座，但總是找不到孔亮的下落！

阿生沒有江强那份焦急之情，但也開始担心起來！要不是爲了急於看看這場比賽的結果，他這時已經離座到警衞室去！

阿生知道在摔角場內的警衞室，除了武裝警員之外，相信也有便衣探員在當值的。便衣探員之中，許多都是直屬夏維的部門，也有大部份認識阿生的。所以阿生覺得，如果想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只須到警衞室去就可以。

但是，第六回合轉眼已開始！

孔龍剛出台，立即被魯尼俯首拉腿，栽倒於台上。

魯尼使用彈腿的招數，有意令到孔龍左腿痲木或者受創。

但是，孔龍非常冷靜機巧，當魯尼第二次進攻他的腿部時，他迅速使出了「較剪脚」，把對方的頸部夾住一扭，只見魯尼凌空打了一個筋斗，「隆」然一聲，重重地跌倒在台上！

許多摔角手都會在這時候乘勝追擊，立即將對方壓倒。但是，孔龍却讓對方喘息！

台下觀衆，爲他打氣，叫得震天價响的！

阿生也覺得孔龍太過自負，雖然依照摔角規例，立即進攻是犯例的，但是，一個弱者往往會獲得公証人的同情，不但不警告，有時反而認爲「合法」！

阿生就認爲如果剛才孔龍立即進攻，公証人一定會原諒他！

現在魯尼起來了！

坐在較近的觀衆都可以在燈光底下發覺他目露兇光！

阿生覺得魯尼並非「演戲」，他是個職業摔角手，萬一今晚敗在這黃毛小子手上，下一次相信他也沒有面目在其他各地登台了。

魯尼狠招百出，打得虎虎生風！

孔龍氣力充沛，那副冷靜的神態不得不令人心裏爲之暗暗嘆服！

阿生一生之中看過無數的摔角比賽，從未見過一個新人打得如此出色，冷靜！

孔龍避重就輕，以及伺機進襲的表現，也絕不遜色，他彷彿一個富於經驗的高手，令到魯尼逐漸又再度陷於困難境地！

正當二名摔角手在台上糾纏之際，擴音器上播出了廣播員的聲音。

那不是司儀的聲音，也並非講及賽事進行時的情形。

廣播員只是請孔亮在散場後，到辦公室去！

阿生呆了一呆，對身旁的江强道：「這又是怎麼一回事？」

江强也感到無限驚奇：「孔亮如果在場內，一定有人知道他之所在，何不派人找他，通知他？顯然是賽會方面也發覺他失踪，所以才會用擴音器找他。嗯！這件事的確有些不對勁！」

阿生四下裏掃了一眼，只見每個人的

注意力均集中在摔角台上並未有人離座！台上的孔龍似乎很專心，對剛才的廣播完全聽不到！

魯尼氣力不繼，是顯而易見的事，阿生是眞有點替他担心，只怕他可能連這最後一個回合也挨不了！

下注在魯尼身上——買他贏的觀衆，看情形金錢是輸定了，但有些人即使輸了錢，內心也是非常愉快的。因爲萬一孔龍眞贏了，他們的面孔上也多少有點光彩。

魯尼是歐洲人，是摔角高手，賭錢的人最講事實表現，所以除非不賭，要賭當然賭魯尼取勝，何况賭商放出的盤口又是那麼的高，自然引起賭徒們的興趣！

但是，輸贏是一回事，眼看同膚色，同種族的人取得勝利，即使明知輸了錢，也是輸得甘心的！

現在魯尼這「爛頭蟀」正作「垂死掙扎」，希望挨過這數分鐘，能打和也是好的，這總比輸了要好得多了。

但是，孔龍却懂得利用時機，眼看對方氣力不繼，接連進攻！

雙飛腿，凌空摔，然後又使用了一記「單臂托」——這是一招可以令對方投降的招數，但任何有經驗的人也不敢相信孔龍有這種胆色，那並不是因爲魯尼身裁比孔龍畧高，而且也比孔龍重了二十多磅！

以一般看法，除非甲選手體重和高度均佔優勢，才可以令乙選手投降，否則只有弄巧反拙！因爲「單臂托」這一招數是須要同時運用左右手的，左手緊握對方的手掌或手腕，右手托住對方的肩胛與腋窩之間，往上托高！

試想想看，如此這般一個招式，如果不是高度够，氣力足，又如何可以收到效果？

孔龍高度不够魯尼高，但是他的氣力委實驚人，只見他右手將魯尼離地托飛，左臂扣住對方的手腕往下拉，魯尼完全無法動彈，連聲求饒！

公証人過來拍拍孔龍，叫他把魯尼放下來！

魯尼既然痛到連聲求饒，當然算是輸了！

場內轟起一陣喝采之聲，好像行雷一樣！

有人興奮得衝向台前，要向孔龍道賀，但爲在場維持秩序的警察制止！

摔角台上面，司儀宣佈是場賽事已經結束，勝利者是孔龍！

孔龍的手臂被公証人高高舉起，表示他就是勝利者！

至於魯尼的手臂，要是他再叫遲一陣，肩胛可以會脫落，因爲百多二百磅的身軀，一條手臂無論如何承受不起的。

孔亮還未出現，阿生一直覺得他可能已經出了事！

他會不會就是死在洗手間裏面的人？——阿生曾經這樣想。但那是不可能的，江强已經說過不會是他，剛才廣播員叫他散場後到辦公室去，也是一個好証明，假如人家知道他死了，爲什麼還要透過擴音器找他？

江强也正在大感迷惑之際，孔亮突然神出鬼沒地，出現在台下靠近場邊地方。

他臉上充滿了笑容，有些到來採訪的記者，紛紛爲他拍照，也有人趨前爲他道賀！

可憐台上的「爛頭蟀」魯尼，正由按摩師替他扶正肩胛骨。

江强喃喃地對阿生說：「這是怎麼一回事？孔亮這傢伙難道懂得隱身術麼？」

「我懷疑他一直在極度担心中渡過！」阿生說，「如果孔龍萬一敗了陣，也許現在我們仍然不能見到他的踪影。」

「黑社會中人既狠且毒，不擇手段是勢所必然的。」江强說，「你也許沒有猜錯，這傢伙可能一直躱起來，直至看見孔龍取勝，才敢露面！」

阿生站了起來，與江强一齊離座！

江强想走過去跟孔亮說幾句，但是大批記者以及電台，電視台的訪問員，紛紛把他包圍起來！

孔龍也成爲記者們採訪的對象。

摔角台旁邊擠滿了人羣，簡直寸步難行。

阿生說：「我有事約了人，你是不是一定要找孔亮？」

「不！只是探探他的口風，但現在這情形，相信想他多講一句也難。」

「那麼，跟我一齊走吧！」

「你約了誰？」

「馮勝。」

江强一怔：「在唐家見過的阿勝？」

「對了，就是他。」阿生道，「我們約好了散場後在正門口處見面，他可能有非常重要的綫索向我們提供。這點相信你也一定很有興趣吧！」

「奇怪！他爲什麼要見你？」

「我們無意中在此相遇，我在唐家花園抓過他，他當然認得我！」阿生又說：「可能是由於孔亮辭退了他，他心裏很不服氣，所以要爆內幕。」

「爲什麼你不早說？這個人對我可能非常有用，非見他不可！」

二人穿過人羣，走向大門出口處！

由於場內人太擠迫之故，所以他們想快也快不來。阿生看見這情形，心裏不禁會想：萬一發生火警，不要說被火燒死，相信人踏人，一定也會踏死不少人！

阿生和江强正在人堆中擠迫，忽然聽到有人在談論着洗手間發生的命案。

有個人說：「聽說那是一個年約四十的男子，被人刺死的。」

「怎麼，不是心臟病發嗎？」與他同行的人問：「剛才我聽到有人說，他在如厠中心臟病突發而逝世的。」

「誰說的，我還看見過屍體呢。當屍體抬出來時，我見到他胸前血肉模糊，分明是刀傷。」

「那麼，厠所門怎會反扣？」

「你沒有進過這裏的洗手間麼？那度門下面空了一呎有多，不論由下面或者門的上面，都可以輕易攢出來。也就是說，兇手在行事後還可以慢條斯理地離去。」

「眞可怖！這個世界的兇殺案越來越多，到底爲什麼？」

「很難說的！聽人家說死者還是摔角界裏面的人呢，相信其中必有內幕！」

「是摔角選手麼？」

「不！聽說是一名過氣教練。」

那二名摔角迷的一問一答，阿生和江

強都聽得一清二楚。

江強聽到最後一句，立即扯了阿生一把。阿生會意，立刻跟着他回頭走！

他們走向辦公室那邊。江強說：「希望剛才那兩個人聽到的只是傳說，否則，馮勝可能永遠也見不到你了。」

「過氣教練亦未必就是馮勝，爲什麼你會想到可能是他？」阿生問。

江強一邊急步走向辦公室，一邊說道：「現在我明白了，廣播員找孔亮到辦公室來是爲了什麼……」

說話間，江強已進入辦公室去！

那裏有着不少人，包括警方派來的偵探，他們有很多都認識阿生和江強二人，就是未見孔亮來到這裏。

夏維探長的助手之一辛尼，他跟阿生最要好。今晚他奉命帶人來這裏調查洗手間命案，想不到又遇上了好朋友阿生。

辛尼把阿生拉過一旁，問道：「我知道你最喜歡看摔角，我想你一定聽過馮勝這名字吧？」

阿生道：「馮勝在摔角界並無名氣可言，但我却知道他是誰。」

「你和江強忽然在這裏出現，我就想到一定知得比我更清楚。」辛尼說，「你們大概也了解到這件事的嚴重性了。」

阿生苦笑搖頭：「我們根本不知道今晚這裏會有命案發生。我們只是爲了看孔龍對抗世界摔角高手尊尼而來的。」

「孔龍？」辛尼怔了一怔：「就是孔亮大事宣傳，力捧的新人嗎？」

「對了，就是那一個。」阿生又問：

孔龍的手臂被公證高高舉起，表示他就是勝利者。

「是你們找孔亮嗎？」

「是的，我們透過擴音器四處找他！」辛尼說：「你們有見過他嗎？」

「整晚在賽事進行中都不見他的面，直至剛才完場時才見到他，目前他正被記者們包圍，看情形可能還未知道馮勝已被殺！」阿生說。

辛尼冷笑道：「他不知道？嘿，我却以爲最清楚的便是他！」

「爲什麼你會以爲他最清楚？」阿生故意問道。

「第一，他把馮勝辭掉了，他們之間顯然有意見。第二，整晚未見他的面，偏偏馮勝就在他失踪的時候被殺。單是這兩點，就足以証明他是最大的嫌疑人物。」辛尼說。

江強顯然也聽到了阿生和辛尼的說話，他說：「我覺得有件事阿生應該告訴你的，辛尼。」

辛尼回頭問道：「什麼事？」

「馮勝本來約好阿生有事奉告，他們約好散場後在大門處相見。」江強說，「但想不到洗手間裏面的死者就是他！」

「眞的嗎？」辛尼瞪住阿生。

阿生有些啼笑皆非，他並非怪江強未經他同意就說出了一切，只是覺得江強過去既然身爲警探，當會知道每一點小綫索也可能對警方破案大有帮助，爲什麼他不把自己首先發現洗手間命案的經過也一併說出？

阿生只好苦笑點點頭道：「是的，馮勝本來想約我談談，但是不知怎的，他竟會被殺！」

這時候，孔亮來了！

孔亮發覺辦公室內佈滿警探，阿生和江強也在着，顯得有些意外！

摔角場館的辦事人員對他解釋道：「這位是警探部派來的辛尼先生……」

其實孔亮早已認識辛尼，唐虎命案發生之後，他們曾見過面。

「發生了什麼事？」孔亮束着眉梢問道。

辛尼說：「你剛辭退的人被殺了，你大概已經知道他是誰吧？」

「什麼？你……你說阿勝被人殺死？」孔亮一派驚惶地說。

「是的，我以爲你已經知道這件事呢！」辛尼道。

孔亮聳聳肩，攤開雙手：「我怎會知道？你是把這件事告訴我的第一個人。阿勝在什麼地方被人殺死的？」

「就在這裏！」

「這裏？」孔亮又是一怔！

「是的。」辛尼說道，「這裏的洗手間！」

孔亮想了想，說道：「奇怪！阿勝被殺，你們爲什麼要找我？」

「一則因爲你是他的東主！」辛尼道，「二則你剛才行踪不明，我們想知道你到底去了什麼地方？」

孔亮不但毫無懼色，反而理直氣壯地說：「看你們的意思，似乎在懷疑我是殺人兇手呢！」

「別裝蒜了，你還沒有答覆我的問題呢！」辛尼盯住孔亮。

「我一直沒有離開過這裏。」孔亮說

，「相信一定有人已經對你說過了，今晚的賽事是由我主辦的。」

「正因爲是由你主辦的，所以我們才會感到驚奇。爲什麼整晚不見了你？」

「我坐在觀衆席上，看觀衆對孔龍這位新人的反應。」孔亮道，「孔龍是我一手捧出來的，我當然重視觀衆的意見。這也是我的習慣，當初我捧唐虎的時候，也是這樣！」

辛尼問道：「有証人嗎？」

「觀衆就是証人。不過，可惜已經散場，觀衆早已紛紛離去！」

「我們想請你跟我返警局一次，協助偵查馮勝的死因。」辛尼說。

「這個當然可以，但，我可否先打個電話？」孔亮用手指指案頭上一具電話。

這是摔角場館內的辦公室，此時許多辦公桌旁都沒有人，職員們都已下了班！

辛尼當然沒有理由阻止孔亮打電話，於是孔亮打了個電話去找他的律師。

阿生和江強二人由辦公室走出來，發覺觀衆們差不多走清光，只留下一些記者和孔亮一手捧出來的新偶像——孔龍。

孔龍知道他的經理人出了事，非常不高興。他似乎想發脾氣，但被孔亮及時制止了。阿生想跟孔龍談幾句，結果也碰得一鼻子灰！

可能是勝利沖昏了頭腦，孔龍不可一世地悻悻然離去！

但求目的　不擇手段

孔亮在律師的陪同下離開警局，阿生也早就想到他會沒有事的。

明日報章上差不多全是有關孔亮和孔龍二人的新聞。

孔亮的拍檔唐虎死了，由他聘請回來，助唐虎練習摔角招數的馮勝突然被殺，再加由他上一手捧出來的摔角新偶像——孔龍旗開得勝，以及他昨天晚上曾被警方傳訊。於是街頭巷尾，人們無不在談論着孔亮！

由於市民對摔角的狂熱，報章大量刊登有關摔角盛會的新聞和圖片。

孔龍這位新的摔角英雄偶像，更加因爲旗開得勝而被輿論大讚特讚。有些專家更評爲「比唐虎更有潛力的摔角天才」！

這也難怪的，這個世界的人本來就喜歡跟紅頂白。但在阿生的腦海中，却有一個疑問：摔角除了講氣講力之外，還要講經驗。一個像孔龍這樣藉藉無名的新人，難道眞的只憑天才而取勝麼？但是，那場賽事阿生是目覩的，孔龍勝來絕不僥倖，尊尼這「爛頭蟀」也敗得合理。

孔亮並未被警方提控，只作循例的問話。

刺殺馮勝的兇刀找到了，是在洗手間水廁水箱中找到的。刀柄還遺下指紋，但絕對不是孔亮的。

孔亮在摔角競賽進行中未見露面，他的解釋雖然未能令到警方滿意，但是，警方仍然不能憑這點拘捕他！

唐虎的遺體已被批准領回埋葬。

唐太太在極度悲傷中處理亡夫的喪事。孔亮要從旁協助一切，但遭唐太太拒絕了！即使如此，孔亮和孔龍這對摔角壇上

的新搭檔，還是照送花圈，大事宣傳！

第二天的摔角賽事編在日間舉行，剛好這天又是唐虎出殯的日子！

有人擔心摔角迷紛紛湧往殯儀館參觀唐虎的喪禮，而影響到當日孔龍對「打不死」列治曼的摔角賽事。但是，票子老早售清光了，唐虎的喪禮是臨時安排的，所以孔亮還是賺穩的！

阿生是當然的捧場客，只有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不感興趣，他們寧願到殯儀館去參觀唐虎的喪禮！

殯儀館外面，天還未亮已經擠滿了人，除了摔角迷之外，便是看熱鬧的市民！人山人海的場面，令到警方忙於奔命。這班人之中相信眞正同情死者家屬的，少之又少，他們除了一部份希望見到新聞人物女歌星劉鶯之外，大部份是趁熱鬧！

靈堂之上，唐太太哭得死去活來！在親友攙扶下還得頻頻叩頭向致祭者還禮！

由於唐虎死因未公佈，更加增加了神秘感。於是吸引不少記者到靈前來。

唐虎是聞名國際摔角高手，加上死因神秘，外國通訊社紛紛前來拍攝新聞片。

明明是哀傷的場面，這時也變得鬧哄哄的，像甚麼喜慶事一樣！

有些唐虎生前從未認識的歌星，影星也都來了。他們未必就是爲了仰慕唐虎生前的英名而來，無非想出出風頭而已！

尤其是那些「紙上明星」，更加穿得有如時裝展覽一樣，令人目不暇給！

那個穿得非常暴露的新進肉彈明星周申玉又來了！就憑她那一身肌肉，把在場的攝影機鏡頭都扯了過去！

在殯儀館之前，她還是笑口盈盈的，讓記者們爲她造像！但進了殯儀館之後，她便放聲大哭！那種悲傷的程度，比起唐太太來，有過之而無不及！

有人問：「她是誰？」

「不知道！」另一人答。

立刻有人道：「肉彈明星周申玉！」

「電影明星？」

「是的。」

「主演過甚麼影片？」

「還沒有演過一部片，但是報紙的娛樂消息常常提到她。」

「這又怎算上是明星？」

「就快有片拍了，聽說好幾間公司爭取與她簽長期拍片合約。」

「你看她有做明星資格麼？」那人笑道：「拿到肉食公司去也許更受歡迎！」

站在隣近的人聽了都忍不住笑起來！

那一邊靠近停屍的地方，突然爲之騷動起來，一個穿着白衣黑褂柔道袍的人，硬要衝進停屍的冷氣房去，尖聲嚷着道：「我要吻我的恩師！我要永遠追隨他，我要……」

在場協助辦理喪事的唐家親友拚力拉住他，不讓他衝入去！

那個穿着柔道袍的人是一名二十餘的青年男子，身裁並不高大，也不算矮小，一副娘兒腔，披頭散髮，哭哭啼啼的，令到在場的人都有點摸不着頭腦。

幾個辦事人員合力把他拉開，安慰他幾句，令他在靈前的親友席上坐下來，他却呼天搶地的，跑到靈位之前，跪倒地上，聲嘶力竭地又叫又喊！

有人悄悄走到唐太太身旁問道：「他是誰？」

「我怎麼知道？」唐太太梨花帶雨的打量了他一遍：「我從來未見過他！」

「但是剛才他口口聲聲叫着恩師，他顯然是唐虎先生生前的愛徒！」那位親友說。

「見鬼！」唐太太道：「唐虎從未收過徒弟，這人穿上柔道袍，他顯然是學柔道的，爲甚麼你們不去問問他究竟學的是柔道還是學摔角？」

果然有人在靈前向那個青年人：「先生你貴姓？」

青年人揩了一把鼻涕，抹了一把眼淚，打量了對方：「你是記者嗎？」

「是的。」訪問他的人果然遞上了一張印上某大報報名的咭片。

青年人瞥了一眼，無限傷感地道：「我是唐虎生前唯一的嫡傳弟子，我叫呂仁形。我的志願本來是做電影明星，但我師父勸我還是學摔角好，所以我便專心一意跟他學摔角……」

「呂先生，你似乎是學……是學柔道的！」

「是的，我師父說，一邊學柔道，一邊學摔角，對我一定有很大的幫助！」

「令師是因何緣故而致死的？閣下可知道嗎？」

呂仁形眨眨雙眼道：「無論連日來報章怎麼樣傳說也好，我絕對相信恩師的人格，他是我心目中的英雄，我不會相信他因女人而致死！」

「有可能被人謀害嗎？」

「我不知道，但是如果讓我知道誰害死了我的師父，我遲早會找他報仇，報仇，報仇……」他越說越大聲，握掌高呼起來！

靈堂內的人都可以聽到他那聲音，於是攝影機紛紛爭取這鏡頭，鎂光燈閃個不停！

刹那之間，他好像大明星一樣，所有視綫都集中在他的身上！

呂仁形在哭哭啼啼中爬到唐太太跟前，哽咽着道：「師母，別傷心了，在以後的日子裏，我這個做徒弟的一定會照顧你。你放開懷抱吧，我可以向你提出保証，今後你母子的生活絕對不成問題，一切由我負擔起來……」

他說得情詞懇切的，足以令到聞者傷心，聽者流淚！

來賓席上有人正在議論紛紛，一位製片家問他身旁的助手：「這傢伙可眞的是唐虎的弟子？」

助手聳肩苦笑：「天曉得！憑我記憶，唐虎從未收過徒弟！」

「無論他是否眞的是唐虎的徒弟，剛才他的表演委實太出色了！」製片家低語他的助手：「設法找他談談吧，相信找他拍片起碼可收宣傳之效！」

「是的，這傢伙的確有些演技！而且聽他剛才對唐太太的說話口氣，還可能是個富家子。否則，用甚麼來照顧人家母子今後的生活？」

「假如他果眞是個富家子，那就更妙了。公司的財政有困難，可以找他支持我們！」

二人在說話的時候，雖然已經盡量壓低了聲音，仍然讓隣座的人聽到了。

坐在附近的人笑着對製片家說道：「你們拍慣電影的，難道也看不出他在演戲麼？」

製片家怔了怔：「你說甚麼？」

「我說那青年人在演戲，而且演得非常出色！」那人含笑說。

「你認識他嗎？」製片家問。

他的助手也問道：「他是否是一名富家子？」

「只有你們才相信他的鬼話！」那人這時才一本正經地道：「告訴你吧！他是一家百貨公司的售貨員，從未學過柔道，更未學過摔角，同事們却因爲他一派娘兒腔，叫他做女人形。」

製片家和助手交換了一個眼色，苦笑聳肩！

靈堂之上，諸如此類的怪事層出不窮！有人自稱是唐虎生前的八拜之交，亦有人硬說是唐虎的情婦，弄得唐太太和唐家的親友們爲之啼笑皆非！

一批喬裝爲唐虎親友的警探，原意是來這裏找尋綫索，看看有沒有可疑人物出現的，這時却目覩活劇一幕一幕的上演，實在不知如何下手！

呂偉良和林愛莉站在一旁，當然也看見了。

林愛莉道：「假如唐虎是個藉藉無名的人，今天這一連串的笑話就決不會鬧出來！」

「這世界就是這樣的，無關重要的人來了一批又去了一批，相反，孔亮和劉鶯這兩個有關人等，却至今仍未見露面！」

呂偉良話猶未完，林愛莉就拉了他一把道：「她來了，你瞧！」

呂偉良一邊問道：「誰來了？」一邊望向入口處！

但是，那邊只有一個送花圈的人，捧住一個花圈到「親友簽名處」領取小賬「利是」！

林愛莉笑道：「那不是劉鶯麼？只不過那是一個花圈而已！」

是的，送來的花圈果然是「劉鶯敬輓」的！

人呢？——在場的記者和親友們，又引起一陣竊竊私議之聲！大概人們都在質問：「爲甚麼劉鶯不見前來拜祭？」

門外突然引起一陣騷動！

記者們最敏感，他們紛紛準備好相機，爭取有利地位，準備爭取最佳角度的鏡頭。因爲他們以爲一定是「女主角」劉鶯來了！

但是，外面根本沒有人來！

「發生了甚麼事？」有人問道。

一個剛由門外入來的人道：「警察發覺一個青年人形蹟可疑，要搜身，所以引起騷動，根本就沒有甚麼事情發生！」

另一個人道：「那青年人是唐虎迷，身上帶有小刀，已被拘捕，他對警察承認，只要劉鶯出現，他就行刺她，替唐虎報仇！」

有人道：「那青年人一定是衝動派的掌門人！」

「這個世界眞的是甚麼人也有。其實唐虎眞正死因還未公佈，怎可怪劉鶯？」

「可能是報紙渲染得太過份了。」

「我說只因爲唐虎的魅力太大，他簡直令到年青一輩爲他而瘋狂！」

「人是死得太早了，如果死遲一兩年，成就一定更大啊！」

「我以爲人總是死一次的，以其遲早要死，倒不如趁住當紅當紮的現在就死，你沒有看見今天的場面嗎？如果等到他不受歡迎時死掉，只怕找個人來這裏也難乎其難啊！」

人們在你一言我一語的，有些在高談闊論，有些則竊竊私議！

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冷眼旁觀，覺得其中有些人的論調甚有道理，但有些則似乎太過份了。

呂偉良認得出一些便衣警探混在人堆裏，看來夏維探長非常重視這件事。但是有些人却口沒遮攔的，議論紛紛，說甚麼有人企圖掩飾事實，救傷人員，首批派去調查唐虎死因的人等等，都受到某方面的金錢收買！

更有人大胆預測，將來唐虎的死因搬上法庭研究，相信也只是「演戲而已」！根本不可能有甚麼眞眞實實的結果！

呂偉良聽了一連串不同的論調之後，覺得市民對政府已經越來越失去了信心！這是甚麼緣故？是政府各部門平時給市民留下的惡劣印象嗎？還是另有原因？那眞的是天曉得！

林愛莉看見唐太太披蔴戴孝，那副楚楚可憐的神態，覺得現實未免太殘酷！

唐太太很年青，樣貌也美麗。唐虎娶着一個這樣的妻子，應該感到滿足的。如果唐虎只是一個平凡的人，他有個賢淑的妻子，更有個如此趣緻的小兒子，這小家庭多麼的幸福啊！

但是，唐虎不但有了名，也有了利，這正是許多人夢寐以求的。有了這一切之後又如何？令人羨慕嗎？還是有甚麼與別不同？

像唐虎這種英雄偶像，的確是與別不同的，他比電影明星更惹人注目，只要有他出現的地方，人們就會蜂湧而至！

同樣的道理，他是沒有自由可言的！因爲摔角迷只要發現了他的行踪，就會亦步亦趨的跟隨着他，看他到何處去，以及做些甚麼。除非他躱躱避避，閃閃縮縮的，避過人們的視綫——就像他每次悄悄溜到女歌星劉鶯的香閨裏去一樣！

林愛莉除了同情唐太太之外，還希望從她的口中知道一些事情，這也是她到這兒來的眞正目的。但是，她想不到今天這裏會如此熱鬧，而且她根本沒有機會可以接近唐太太！

前來弔祭的人很多，包括一些沒有名氣的影星，他們紛紛在靈堂前向記者講述「往事」，說甚麼他們與唐虎是多年好友，又說唐虎每天必與他們通電話一次。但是，誰曉得這些「往事」是眞是假？因爲唐虎人已死了，根本無從証實！

更妙的就是一些摔角手，他們來到靈前致祭時，黯然下淚！有記者問他們有何感觸，竟然有人答道：「我又少了一個摔角對手！我爲此而感到非常難過！」

但是，誰都知道他們是唐虎的手下敗將！現在死人面前說鬼話，無非藉此宣傳

一番而已！

諸如此類的怪事，層出不窮，參加當日唐虎喪禮的人，意外地看了一幕又一幕「趣劇」。這世界上眞的是甚麼人都有！

呂偉良和林愛莉總覺得這班借死人出風頭的人未免太殘忍，尤其是對唐太太的假慇懃，未免令人啼笑皆非！

這世界上的人本來就是互相利用的，但利用到死人的身上去，既缺德又厚顏，既無志氣亦令人爲之齒冷！

警探們混在親友席上打聽，但呂林二人以爲他們不會有太大的收穫，因爲座上大部份的人都是無關重要的，眞正有關係的人要不是不在塲，便是忙個不了。

保險公司的調查員也在現塲，他們是直屬公司方面派出的，至於私家偵探江强，只是受僱的一組人員。一般來說，同時派出幾組調查人員的，必然是相當重要的案件，除了牽涉欵項甚大之外，案情大概也相當複雜。起碼也有令人懷疑的地方！

但是，根據呂偉良所知，江强那方面根本查不到甚麼頭緒。

劉鶯一直沒有出現，這是許多人都可以預料得到的，相反，不少不明來歷的女子却先後來了，令到一片哀傷的靈堂之上，平添不少熱鬧！

那些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子，有些很美麗，有些穿得十分暴露。有些進來之後便哭哭啼啼，有些則對住記者羣大發議論，表示她們都跟唐虎有過不尋常的關係，藉此引起人們的注意。眞的是形形式式，令人弄得莫明其妙，也爲之啼笑皆非！

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並不認識唐虎，但是由於阿生的影響，以及案情重大，所以才跑來看看，現在他們覺得留在這裏沒有意思，正想離開殯儀館之際，外面又傳來了一陣哄動！

唐虎生前的經理人孔亮終於來了！

在警察的開路，數名大漢的前呼後擁之下，孔亮進入靈堂之前行禮。

記者們紛紛要趨前訪問，但被孔亮帶來的數名大漢攔阻住！

有人對記者們道：「孔先生等一會兒會向你們發表一項聲明，現在不可以騷擾他！」

孔亮行完禮之後跑到唐太太身邊，不知對唐太太說了一些甚麼，唐太太在衆目睽睽之下不言不語，低着頭，毫無表示！

但是孔亮的表情却令人可以想像得到，他在安慰唐太太，大概是叫她節哀順變吧！

孔亮來匆匆，去也匆匆。臨走時對記者們發表了一項簡單的談話，就是表示他主辦的一項摔角競賽正在舉行，但爲了關心舊日的合夥人的喪禮，不得不在百忙中前來見唐虎最後一面！

孔亮急急忙忙地又走了！

呂偉良感慨地說道：「他不愧是個成功人物，既懂得利用時間，又懂得把握機會！」

林愛莉也說：「是的，剛才孔亮對記者說的一番談話，的確十分動聽，令人覺得他很有良心。其實照我說，主要還是宣傳他主辦的摔角比賽！」

二人離開殯儀館，突然有個人匆匆追趕過來！他們回頭一看，發覺是一名熟悉的記者！

丁壽南是世紀日報的記者！呂偉良和林愛莉習慣叫他小丁。

小丁笑道：「有甚麼頭緒嗎？」

呂偉良怔了一怔：「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關於唐虎之死！」小丁說，「你們在此出現，顯得事情絕不尋常。」

呂偉良笑道：「難怪人家都說，你們記者見最敏感的。其實我們只是來看看熱鬧，正如你老兄一樣絕無不尋常地方！」

小丁說：「唐虎死了，他生前一名教練又死了，這件事顯然極不尋常，二位如果不理，恐怕遲些還有人要死呢。」

「不要把我們看得太高。」呂偉良說：「其實本市警方正在調查此事眞相！」

小丁苦笑搖頭：「那是沒有用的，許多案件正面查不到結果的。」

林愛莉反問道：「你查到一些甚麼？我覺得有時你們比警探更多耳目。」

「你過奬了。」小丁說，「其實我們知道的，只是關于劉鶯的一些消息。」

林愛莉乘機接口問道：「劉鶯有甚麼消息？」

「有幾個製片家在動她的腦筋擬請她拍片，她正擇肥而噬！」小丁說，「甚至還有外國製片家在內，片酬非常可觀。」

「這些消息，許多報紙也報導過了。」林愛莉說，「其實過去劉鶯已有許多外國朋友，甚至有人說她過去經常居住酒店裏接見那些外國朋友。現在唯一不同的，就是她由國際女郞搖身一變，成爲國際明星而已。」

呂偉良問道：「小丁，你知道她的住址嗎？」

「你們找她？」小丁反問道。

「是的，我的確想見見她。」林愛莉道。

小丁說：「住在那裏我不清楚，但有幾間酒吧是她常到的，那兒很少中國人的影子，多數做外國人的生意。如果你們想見她，不妨到那兒去找酒保問問，一定有結果的。」

小丁於是說出幾個名字，都是遊客區一些酒吧的名字。林愛莉一一記下。

× ×

摔角台上，一塲劇烈的摔角比賽已經展開！

阿生和江强都是座上客，他們今天只能坐在較遠的座位上，因爲前列的座位已經早就預售一空。

今天由於報紙宣傳，市民都想看看孔龍這位新的摔角偶像，因此，塲外圍了一大羣人，他們都購不到入塲券，却又不願離去，只有苦了警察。

照孔亮與電視台簽訂的合約，現塲拍成的電視紀錄片，規定要編排在全部賽事完畢之後，才可以播映，以免影响入塲的觀衆紀錄。但是，三天賽事的入塲券均已搶購一空，由此看來，觀衆要看精彩賽事，必須在數天以後，否則就只有高價購買入塲券。

毫無疑問，孔亮是絕對成功的！

孔龍自從第一塲比賽出現了奇蹟——戰勝「爛頭蟀」魯尼之後，他已經成爲衆所矚目的摔角明星！

今天投注外圍賭博公司的人，大部份是買孔龍會贏這塲賽事的，與第一塲賽事的情形剛好相反，當時絕大多數看好外國選手魯尼。但看過孔龍的演出之後，他們都對這新人充滿信心！

阿生沒有下注，但是他對江强私下預測，孔龍可能會輸掉這一局，或者打和。

江强不知道阿生怎會知道賽果，但由於上次他的預測準確，所以半信半疑地問：「你有內幕消息嗎？」

「不！只是憑想像，但我有根據的。」阿生說，「因爲外圍公司開出的盤口，彷彿是一個陷阱！如果孔龍勝了，外圍公司要賠出很多錢，本地賭徒最喜歡跟紅頂白，經過第一塲賽事之後，孔龍贏得太容易了。如果我下注，我也會買孔龍勝。」

「我要看看孔亮是否與外圍公司勾結，所以今天我帶來不少助手。」江强低聲對阿生說：「如果孔亮與外圍公司在幕後控制賽果，那麼，唐虎十之八九是他們害死的。」

阿生四下裏打量着，但沒有熟悉的面孔，因爲江强私家偵探社的探員，大部份是阿生認識的。

江强看見阿生這表情，又低聲說：「他們分頭監視外圍賭博公司的頭頭，以及孔亮等有關人物，並非就在這附近。」

「我當然希望你查出一些結果來，但是，我却担心你不會有結果。」

「爲甚麼？」

「因爲孔亮可能一直已有警探監視，尤其是自從馮勝死了之後。」

「孔亮方面卽使沒有結果，外圍公司方面也會有的。」江强說，「我這樣想的理由是：如果外圍公司沒有孔亮的合作，又如何能控制台上的比賽結果？」

「這想法當然是對的，而且也合情合理。但是，你別忘記，本市的非法外圍組織，往往懂得走法律罅，而且，許多有人包庇。所以，如果你偶然見到一些警員和外圍公司的人在一起，根本就無須大驚小怪，——」

台中的比賽又告開始！

這是主題壓軸戲，孔龍對「打不死」列治曼。

列治曼的名氣比不上魯尼，所以預測他必敗在孔龍的手下，是相當合理的。

列治曼是德國選手，但多數在澳洲一帶出賽，有勝有負，打法却相當正宗，很少用「茅招」，故此賭徒們認爲他想取勝也就難乎其難！

比賽開始了！

孔龍挾新勝餘威而臨，贏來不少捧塲客的掌聲助威！

孔龍總算不負所望，先勝了第一個回合！

江强笑語阿生：「還好你不下注，否則早已輸掉了鈔票！」

阿生不以爲然地說：「未免言之過早吧！還有五個回合呢！」

第二個回合，孔龍打得非常出色，但却無法再勝一局！

這是必然的，如果孔龍連勝兩局，賽事豈非立刻就要結束？數十元一張入塲券，觀衆主要是爲了參觀這一塲壓軸戲而來的，讓賽事太早結束，只怕會引起觀衆的不滿！

所以，阿生有理由相信雙方不急於決勝負！

第二回合果然打和！

第三個回合還是和了。如果這樣下去，挨至第六個回合結束，還是孔龍勝的。

所以江强笑道：「你未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阿生不敢認爲自己的想法絕對正確，所以他不再作聲了。

第四個回合開始！

孔龍打得還是那麼出色！觀衆喝采之聲不絕於耳，掌聲有如雷動！

反視列治曼，他那焦急的表情，任何人都可以看得出，一個打法如此正宗的選手，偶然也會用到一些旁門左道的招數，可見他確是想求勝的。

孔龍曾一再將他壓倒台上，但公證人只數了兩下，列治曼便將他推開了！

孔龍總是功虧一簣，觀衆未免替他感到不值！但是，冷眼旁觀的阿生，却認爲這是最好的伏綫——他賽前的預測可能是正確的！孔龍可能打敗！

但是，第四回合又是打和。

江强道：「假如你的預測無誤，列治曼必須在第五，第六兩個回合，連勝二局，然後，才是勝利者，但我看他不是反敗爲勝！」

阿生苦笑道：「如果孔龍勝利，外圍賭博公司，一定輸大錢，說不定又有人要死！」

「你說甚麼？」江强怔了一怔！

阿生道：「簡單得很，外圍公司爲了贏錢，必須控制全塲，誰不受控制的話，黑社會就會大開殺戒！希望我眞如你所說：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否則，第三宗命案不難就要發生！」

這時候，忽然有人走了過來，低聲對江强說：「他又回來了！」

那是江强帶來的探員，他正把孔亮的行踪向江强報告。江强的視綫於是望向那邊台角之下，果然看見孔亮坐在最前的座位上，有數名大漢護衞着他！

江强問：「那是黑社會的打手嗎？」

「不！私家護衞人員，孔亮請來保護他自己的。」探員說，「我們剛查出了那數名大漢的身份。」

「他去過甚麼地方？」江强又問。

「去過殯儀館，弔祭唐虎。」探員答道。

江强回頭笑語阿生：「看情形，孔龍贏定了！」

「你憑甚麼，說孔龍必勝？」阿生問道。

江强說：「因爲孔龍絕對受孔亮指揮，但是孔亮爲了製造一個新的摔角偶像，不與黑社會同流合污，不受外圍賭博公司控制，所以，要孔龍盡力而爲。結果可能像你預料一樣，惹起黑人物反感。孔亮極有可能有了先見之明，便請了私家保鏢護衞！」

話猶未完，第五個回合開始了！

孔龍接連進攻，阿生看慣了摔角，心感不妙。因爲他看得多了，凡是如此瘋狂進攻的選手，往往由於損耗體力太多，以至爲對方所乘，就此被壓倒，而反抗無力

致敗！

阿生想也未曾想得完，孔龍果然就被列治曼壓倒，公證人數完三下之後，孔龍還是不能將雙肩離台，而敗了一局，打成平手！

觀衆雖然帮着孔龍，但總也覺得他敗得合情合理，因爲列治曼在劣勢中所使用的「倒後滾鎖」簡直令到孔龍防不勝防！

孔亮面上的表情很難看，匆匆離座，走近台口，與正在休息中的孔龍不知說了一些甚麼。阿生與江强因爲距離太遠，根本聽不清楚。

第六個回合是決勝負的回合！許多人都不期而然地替孔龍緊張起來！

如果孔龍在這一回合中勝了固然好，否則也該打和才對！

萬一輸了又如何？

屆時相信絕大部份觀衆會失望，但是，外圍賭博公司會贏大錢！因爲大多數賭注均是投注買孔龍獲勝的，有些注碼十分大！」

阿生開始問江强：「你不是派人監視外圍賭博公司的人麼？」

「是的。」江强說。

「我想見見你的探員，因爲我要知道外圍公司的詳細情況。」

「等會兒散場，我把他們召來！」

第六回合打得十分燦爛，半斤八両，簡直難分勝負。但是，阿生看得出孔龍氣力不支，與那晚第一場所見的生龍活虎表現，相差太遠！

這是打敗的可尋綫索，所以阿生非常留心孔亮的表情！

孔亮表現得很緊張，沒有人相信他希望孔龍吃敗仗的。

列治曼也不見得如何出色，只是對方太劣——孔龍越打越不像樣，所以才顯出列治曼較爲出色而已！

眼看二名選手再支持二分鐘左右，便成和局，但是，孔龍一經被對手摔倒，竟然無法反抗，他就此栽在列治曼的手中——二比一，列治曼勝了！

果然不出阿生所料，孔龍敗了。觀衆在埋怨，孔龍也在台上頓足，表示敗得不值！

台下的孔亮，更加有如鬥敗了的公雞，垂頭喪氣地，毫無表情！

阿生對江强道：「凡是有得賭的場合，賽果都會受人操縱的。」

江强說：「如果外圍公司要與他分脏，一定逃不過我們的監視，因爲我已派人一日二十四小時不斷去監視和跟踪他！」

「經過今天這賽果之後，人們會預測孔龍在第三天賽事中吃敗仗！因爲在本周末晚上，孔龍會在最後一晚的賽事中對歐洲最强的摔角手『奪命太歲』花拉，但是，結果，你猜怎樣？」阿生道。

「我不知道！」江强說，「但是剛才我就看不出有何不對。也就是他們不似打假波，孔龍是敗得合理。你以爲是嗎？」

阿生沉吟道：「我也看不出破綻，但孔龍何故會在第一晚的賽事中如有神助？而今天却又後勁不繼？這只是唯一的疑問，在觀感上，他已盡力去打！」

「如果這是一個假局，他們實在不愧是個上乘的演員！」江强說，「尤其是孔亮，他在今天百忙之中，還去弔祭舊搭檔唐虎，誰敢說他沒有人情味？」

觀衆在議論紛紛中離座，孔亮和孔龍二人在衆保鏢的前呼後擁下進入更衣室去了。

江强向他帶來的探員吩咐兩句之後，與阿生離開了摔角場地！

阿生忽然喃喃自語地說：「爲甚麼孔亮要僱用保鏢護衞？」

「表示他處於危險的境地，隨時可能受到某方面的襲擊。」江强說。

「但是，第一晚的賽事中，爲甚麼我們看見他似乎很輕鬆呢？」

「也許保鏢是有的，只是暗中保護，所以我們見不到而已！」

「我以爲未必！」阿生說，「可能由於馮勝之死，而引起他的隱憂！」

江强道：「你以爲馮勝當晚如果不是遇害，他會對你說些甚麼？」

「可能是摔角界的黑幕。有人知道他要爆內幕，所以對他不利！」

二人已走出了摔角場外，外面但見人頭湧湧，那邊好像有人跟阿生他們招呼！

這是日間下午四點多鐘，光綫充足，阿生和江强很快便發現吕偉良和林愛莉出現在那邊，於是他們立卽過去。

林愛莉看見阿生他們，急不及待地問：「孔龍是否又獲全勝？」

阿生苦笑搖頭！

「但是我發覺孔亮剛才出現在殯儀館時，態度非常之輕鬆。」林愛莉說，「他好像對他一手捧出來的孔龍充滿信心！」

江强道：「摔角有如賽馬跑狗，有人下注賭博，賽果自難預測。但是阿生却測中了，可惜就是沒有下注。」

吕偉良說：「唐虎就快要入土爲安，但是這件事似乎還沒有頭緖。」

「我們已開始向外圍賭博公司着手調查，相信不久就會有結果。」江强說。

「外圍公司與孔亮之間的事，可能給馮勝知道，可惜他未能及時對我說出內幕，就已經被殺！」阿生說，「這件事我們不理，可能永遠也沒有結果。」

林愛莉道：「你說得對了，阿生，外圍公司要控制一切賽事的結果，可能唐虎爲人好勝之心太强，要名不要利，以致遭殺身之禍！」

這時纔有一名探員過來對江强報告說：「我查出了外圍賭博公司是受青竹帮黑社會所控制的。」

探員是私家偵探社江强的探員，也是江强派出去調查場內外圍人馬的數名探員其中一人。

吕偉良聽了探員向江强的報告之後，不禁怔了一怔：「青竹帮是新進黑帮之一，以手段狠毒而震撼本市的黑社會！」

江强反覆問那探員道：「你查清楚了嗎？」

那探員答道：「不會錯的，陳重節和我一起去調查的……」

話未說完，那邊傳來一陣騷動！有人喊打喊殺，人們紛紛走避！

這時候吕林二人一直坐在汽車的，阿生，江强和他的私家探員則站在車外與他們談話。因此當江强發覺一名青年遭人圍毆時，先與他的探員一齊過去查看。阿生看得出他們的反應殊不尋常，也匆匆走了過去！



數名歹徒把私家偵探陳重節圍在核心。

果然，被人圍毆的正是那私家探員剛才提及的另一名私家探員陳重節！

三四名大漢動起拳脚，把陳重節圍在核心之內，完全沒有人叫警察，或者加以援手！這可能就是當地的一個特色！「各家自掃門前雪」做法，早已聞名於世界！

江强高聲呼喝：「不要動手！有事慢慢講！」

但是，誰會去理會他？四名大漢如狼似虎的，瘋狂向陳重節進攻！

阿生眼看情勢危急，若再不加以援手，陳重節可能死在拳脚之下！……

阿生正想動手，回頭却無意中看見一名警員夾在人羣中。

江强和他的探員已經加入戰團之中，四名大漢的攻勢受到壓抑！

阿生趁機過去抓住那警員問：「爲甚麼你袖手旁觀？」

警員怒目圓睁，附近的羣衆發出了一陣噓聲！

警員反問阿生：「你是甚麼人？豈有此理！你想毆警奪槍嗎？」

阿生把證件拿了出來：「我是國際特警，你先過去制止這場毆鬥，回頭我再找你算賬！」

警員呆了一呆，明知鬥不過阿生，急忙拔槍衝了過去，高聲喝止正在毆鬥中的各人！

四名大漢像有恃無恐，充耳不聞的！

但是，警員已勢成騎虎，向天鳴槍一響！

「砰」然一聲，嚇得街道上的羣衆紛紛逃避！

阿生一邊呼喝，一邊加入捕人——當然，他要捉的只是那四個大漢！但是那警員却抓住了江强的一名私家探員！

三名不知來歷的大漢紛紛乘機逃走，但江强却一步也不放鬆！苦追不捨！

就在這刹那間，一輛汽車，突然自路旁衝出！一直向着江强撞過去！

江强是個退休警探，身手自然不凡，縱身躍起，自汽車頂上一滾而過！雖然摔了一交，受了輕傷，但總算是不幸中之大幸！當江强自地上爬起來時，三名大漢已不知所踪！只有其中一名被阿生抓住！

吕偉良拄杖過來問候江强，大批警方人員因聞槍聲而過來查究！

阿生非常生氣，他對一名高級警官表明他的特警身份之後，便向他投訴剛才目睹的一切實情。那名袖手旁觀的警員雖則諸多辯護，但終於被他的同袍押上警車，解除了武裝！

阿生認爲這不負責任的警員，他正是在摔角場內與外圍賭博公司的人湊在一起的，難怪他對剛才的毆鬥視若無睹！

江强的私家探員陳重節投訴說：「他們分明是外圍賭博出司裏的打手，他們可能已經知道我們正在調查他們屬於那一帮黑社會，所以將我揪過一旁，質問我是何方神聖！我答稱是江强私家偵探社的人員，立刻就遭他們圍毆！」

警官把各人一併請返警局，當然也包括了阿生和江强等人在內！

只有吕偉良沒有和他們走！他也不是回到林愛莉的身旁去！因爲林愛莉已駕了他的車子，跟踪着另一輛神秘汽車而去！

那輛黑色的神秘汽車，正是突如其來地，企圖將江强撞斃的，林愛莉當時已想像到這車子大有來歷，所以等吕偉良下了車之後，便開車慢慢跟踪！

步步追踪　眞相大白

吕偉良目送一干人等被警方帶走之後，正想進入摔角場內看看，但是，就在這時候，圍在門前一大羣人起了一陣騷動！

原來是孔亮等人正在場內出來，一輛豪華大房車以及一輛九座位的小巴士，正在門外等候着！

摔角迷紛紛要求孔龍簽名留念，數名保鏢小心翼翼地在旁戒備！

呂偉良冷眼旁觀，覺得孔亮這位摔角經理人，很不開心！他正不斷催促孔龍離去！孔龍剛擺脫摔角迷的糾纏，一批記者又湧了上來！

孔亮寧願開罪摔角迷也不敢開罪記者。只好留步回答他們所提的問題！

有記者問孔龍何故會輸？孔亮答得漂亮，他說：「輸在職業高手之下，不是出奇的事，只因爲孔龍第一場對魯尼時打得太好所以人們才把孔龍看得太高而已！」

又有人問：孔龍是否好過唐虎？孔亮說：「唐虎生前是個國際知名的高手，一下子要孔龍像他，那是不可能的。但憑本人的經驗與眼光，認爲孔龍潛力甚高，將來的成就必會高過唐虎！」

有記者問及保險費問題，孔亮道：「那些事情必須留給法庭決定！」

看他的口氣，法庭除了研究他的摔角手唐虎死因外，還要研究保險賠償問題。

記者還想問他一些什麼，他已經在衆保鏢的保護下離去！

呂偉良回頭想找一輛街車，他知道林愛莉正駕着他的車子西行，他希望藉住萬能枴杖內的無綫電通話機與林愛莉取得連絡。但是，無奈站在路旁好一會兒，仍然無法等到一輛街車。

忽然有一輛汽車在他身旁停下來，看清楚了原來是世紀日報的記者小丁。

小丁探首問道：「孔亮走了沒有？」

呂偉良一邊拉開車門，老實不客氣地上了車，一邊回答小丁說：「你來遲了，走吧！」

小丁想不把車子開走也不可以，因爲一名交通警員正駕着電單車過來干涉，這是「不准停車等候」地帶。

小丁一邊開車一邊問呂偉良：「怎麼只有你一個人孤零零的？」

呂偉良道：「愛莉去追蹤一批黑帮打手，你想要獨有新聞，就必須助我一臂之力！」

呂偉良說完，扭開萬能枴杖的無綫電通話機，不知是信號太弱，還是距離太遠，總之沒有反應！除了上述原因之外，就是林愛莉可能出了事。

然則，目前她可能非常危險了！

還好那條向西的馬路很長，呂偉良叫小丁盡可能開快一些。如果到了街口仍無反應的話，那就麻煩了，因爲到時將無法知道他們的車子轉到那一條馬路去！

小丁把速度加快，還未到街口，呂偉良那枝萬能枴杖就發出了訊號。

呂偉良立刻問道：「愛莉，你聽到嗎？我正在找你，你在那裏？」

「我聽到了，偉良。」林愛莉的聲音自萬能枴杖內的無綫電通話機中傳了出來！她又說：「我的車子正往西區駛去，那輛黑色房車就在我前面不足十個車位處往西走！」

呂偉良道：「愛莉，說出詳細位置，我現在正坐着小丁的車子來會你！」

「他可以把車子沿住西方大道轉西行，嗯……」林愛莉忽然又說：「現在那黑色汽車停下來了，我不能再說下去，因爲有些人已經下了車，我要看看他們到何處去。等一會再談吧！」

林愛莉的神色很緊張，呂偉良可以從她的聲氣中發覺得到。

小丁把車子開入西方大道，很快便發覺呂偉良那輛銀灰色汽車停在路旁，但是見不到林愛莉的影子！

小丁把車子停在附近，與呂偉良下了車，在附近一帶找尋林愛莉的下落。

附近有條橫巷，呂偉良是江湖中人，自然了解到這種地方最易藏污納穢，因此他率先走了進去，小丁自然不肯放過獲得獨有新聞的機會！所以也緊追其後，跟了進去！

可是，呂偉良剛轉入橫巷立刻就遭人包圍！小丁正想退出，但已經太遲了，有人朝着他迎頭一棒，登時將他擊昏地上！

呂偉良明知惡鬥難免，但內心却想着林愛莉的安全問題！

爲數約十名大漢把呂偉良團團圍住，他們分別持有刀棒。其中一人說道：「你的女朋友跟踪我們，可惜不够機警，你想她安全，最好別動粗！」

這班人雖然不知是何方神聖，但看情形，他們分明也曉得呂偉良的來頭，否則擁有十名打手，眼看佔盡了優勢，又何必怕呂偉良動起手來？

呂偉良冷然問：「你們是什麼人？」爲首一名大漢說，「我們大哥想見你！」

「你們大哥是誰？」

「等會兒見面時自會明白的。」

呂偉良眼看小丁被人抬入橫巷裏一間舊屋去，四下裏張望一遍又見不到林愛莉，自然相信林愛莉可能也落入他們手中，所以也就暫時放棄反抗，非常大方地，跟了進去！

這間屋十分陳舊，既有地牢，又有閣樓。呂偉良入來之後，有人迅速把大門關閉！

呂偉良是個老江湖，一生人之中經歷過同樣驚險的事也不知有多少次，自然不會驚慌！

那名大漢道：「呂老兄，請到地牢去吧！林小姐就在下面！」

呂偉良拄杖到了通往地牢的梯間，依稀聽到林愛莉的聲音。他瞭望下去，但見下面黑沉沉的，見不到有人！

突然間背後有人出其不意地用力推了一把！他身不由主地往梯間直衝下去！

那一股衝勁好容易會令呂偉良跌到頭破血流！但是，幸好呂偉良的武功相當，鐵杖前伸，點在梯間中部的梯階上！腰力反彈，凌空翻了一個觔斗，落在一塊潮濕的地上。

呂偉良定一定神，才發覺這裏伸手不見五指，梯階上面的鐵門「隆」然一聲關上了！

有人問道：「誰？」

呂偉良立刻認出那是林愛莉的聲音。他反問：「愛莉，你怎麼啦？沒事吧？」

林愛莉說：「還好，只是昏倒片刻。你怎麼也會上當的？」

「爲了找你，也爲了小丁被人抬了入來。」呂偉良問：「小丁呢？」

「我不知道，這裏似乎只有我一個人。」林愛莉說，「現在你來了也好，起碼

我不會覺得寂寞！」

呂偉良在黑暗中將萬能枴杖中的電子電筒按亮，替林愛莉先解去了綁住手脚的繩子。就在這時候，梯階上面的鐵門打開，有人沿住梯階直滾下來，鐵門迅速又再關閉！

呂偉良走過去亮了電筒一看，他正是小丁！

小丁跌得遍體鱗傷，呂偉良內心難免感到抱歉，因爲他是呂偉良叫來的！

× ×

阿生和江强二人，被邀到探長辦公室來。

落網的黑社會打手正接受探員的問話，袖手旁觀的警員正受到他上司的盤問，何故當時不加以干預，又爲什麼會跟黑社會的人在一起？

警員曉得他的同袍們對付不合作的犯人用何種手段，所以很快就招供！

他說他曾根據「內幕消息」向外圍賭博公司投注，早已預知孔龍會輸掉那一場摔角比賽，所以他當天的秘密投注，大約贏了二千多元，目前仍未收錢。至於那四名打手，他是認識的。他已證實他們屬於外圍賭博公司的打手，因爲知道江强的私家探員暗中調查他們，所以才對他們動手施以懲戒！

夏維探長現在正親自審問那名被阿生抓住，交給警方的黑社會打手！

「青竹帮是否與孔亮合作，從中控制各場賽果？」夏維問。

那打手說：「我只負責收賭注，發收條，不知道其他事情！」

一名探目狠狠地盯住他：「小子，你眞的是不見棺材不流淚嗎？別浪費我們的時間，否則你會吃盡苦頭，跌打醫生也無法把你醫好的！」

打手當然明白到探目的意思，他抖聲道：「我是眞的不清楚。不過，我們帮內的人都曉得唐虎不肯與我們大哥合作，不久便神秘死去。因此我們相信大哥是個絕對有把握，有辦法的人！」

「你大哥是誰？」夏維問。

「顧竹影。」打手說。

探目語探長：「犯過誤殺罪，近年很少露面！」

「在那兒可以找得到他？」夏維又問道。

打手說：「我也不知道……。」

探目忍無可忍，一手揪住他的衣領！但是夏維並沒有制止他的手下如此暴躁，也許他也了解到對付這等壞人，稍爲斯文也會得不到效果！

那名青竹帮的打手果然忙說道：「我可以告訴你一個架步，我只知道大哥每晚必到虎鎭去一次，時間多數在黃昏七點左右！」

探目用力一摔，把那打手推回椅子上面！

夏維對探目說：「吩咐檔案室，找來顧竹影的犯罪記錄，派人去抓他回來！」

探目領命去了！

對於剛才目睹的一切，阿生已是見怪不怪，至於江强，他過去也是一名警探，自然更不會當作一件事！尤其是對付黑道中人，用軟是不可以的！

夏維探長說：「這麼看來，唐虎分明是給青竹帮害死的！」他又問那打手：「你們到底用什麼辦法把他弄死的？」

打手道：「這是帮內高度秘密，不是我不肯合作，事實上除了帮主和少數人之外，沒有人知道全部事實的眞相！」

夏維叫人把打手押走，然後對阿生和江强說：「根據最新的驗屍解剖報告，唐虎的心臟發大，血液內含有毒素！照剛才那傢伙的口供，唐虎眞可能死於謀殺！」

阿生和江强還有事做，所以他們匆匆與夏維告辭了。

江强回到他的汽車裏，立刻聽到一名助手的報告：「我接到小吳打來的無綫電話，據說孔龍正在水晶宮浴室，陪同他的還有孔亮和幾個保鏢！」

江强向阿生問道：「現在我們該怎樣做？」

阿生說：「當然直接找他。這時候到浴室去，可能有意外收穫！」

二人到了浴室門外，就像普通顧客一樣入內。

這種浴室是純爲男性服務的，所以門前有「謝絕女賓」的字牌懸出！

二人進入水蒸氣浴室，但見烟霧瀰漫，每個男士雖然脫得赤條條的，但決不會有人去注意任何一個人，因爲凡是到這裏來的人，都專心享受這舒適愉快的時刻。等一會兒離開這裏時，就會精神奕奕！

阿生和江强在浴室內有如在五里霧中，很難找到孔亮和孔龍二人！

他們分頭去找，阿生却在室內一角發現了他們，因爲孔亮個子矮小，孔龍生得高大，一高一矮，份外惹人注目的。

阿生悄悄溜到附近，隱約聽到孔亮說道：「……我絕對不會令到你敗下陣來，我是全心捧紅你的。別頹喪，下次你還有機會的！」

但是，孔龍很不開心地埋怨道：「你只要稍爲加强電力，我便有能力制勝！爲什麼你不那樣做？你顯然故意令我力不從心！」

「別這樣好嗎？反正你勝負一樣有酬勞的，只要你和我合作下去，保証你名成利就！前途一片光明！」

「那麼，下一場——也就是最後一場賽事，我會不會打敗？」

「我怎麼知道？」

「你一定知道的，何必再騙我？兩場賽事你已經贏了不少錢，但是，我就所得有限！」

「你說什麼？」

孔龍冷冷地說：「外圍賭博公司和你之間，顯然有默契！」

阿生正想聽下去，突然發覺有幾個人入來，孔亮和孔龍也不再說下去！

江强找到了阿生，二人打個眼色，先後離開了蒸氣浴室！

× ×

阿生和江强等人的汽車一直等在路旁，他們離遠留意着水晶宮浴室門前動態！

不久，孔亮未見出來，但個子高大的孔龍已離開了浴室。他獨自開着一輛黃色新跑車朝東區開去，阿生他們立即跟踪！

孔龍最後把車子停在一幢大廈門外，這是孔龍獨居的地方。

阿生對江强道：「我先進去，你隨後來吧！」

阿生進入那幢大厦時，電梯正上升，孔龍已登樓了。

阿生走到管理處，掏出一個銀包來，對管理員道：「請告訴我，孔龍先生住在那一個單位好嗎？我是孔亮先生派來的，他匆忙間忘記把這銀包帶走，我知道他剛剛回來不到一分鐘，但我一時忘了問孔亮先生他住在那一個單位。」

管理員打量了阿生一遍，看他不似摔角迷，而且阿生手中的銀包脹卜卜的，隱約有許多鈔票，所以不疑有他，順口說道：「七樓B座！」

阿生一句「謝謝你」還未說完，已回到電梯門口。這時電梯剛回降地下，於是阿生走了入去，按了「六」字一下！

阿生走到B座門外，按了一下門鈴，竟然意外地有人從裏面把門打開！

出現在阿生面前的，正是孔龍。孔龍問道：「你找誰？」

阿生說：「找你，你是孔龍先生，大概不會錯吧！」

阿生一邊說着，一邊走了入去，但是孔龍一手抓住他的肩膊，就想把阿生推回門外去！

阿生故意要試試他的功力，因爲阿生弄不明白孔亮與孔龍在浴室中的談話，例如什麼「加强電力」等等，叫人想像到可能有一種儀器在帮助他。於是阿生的反應快得出奇，反手扣住孔龍的手腕，順勢彎腰運勁一拉一扯！

「叭」的一聲，孔龍這位「摔角新偶像」竟然輕而易舉地，被阿生摔倒地上！

孔龍羞愧滿面，立即就要站起來反擊！但是阿生已搶先一步，拔槍壓向他的腦側！

孔龍不敢再妄動！阿生把國際特警的証件在他眼前揚了一揚，冷冷地說：「如果你聰明的，冷靜一點與我合作，否則你可能數罪俱發，就此完了！」

「我犯了什麼罪？」孔龍本能地問阿生！

「欺搾，非法賭博，最嚴重一項當然就是串謀殺害唐虎！」阿生說！

「你搞錯了。」孔龍說，「我根本什麼都不知道，爲什麼你……」

「別裝蒜了！」阿生說，「在水晶宮浴室的蒸氣房裏，你和孔亮所說的話，我們已秘密加以錄音，又怎到你抵賴？」

江强率領各私家探員一湧而入，他們是化了一些鈔票從管理員口中知道孔龍這居處的。現在孔龍更加不敢輕舉妄動！

孔龍吶吶地說：「其實我一切只是被動，孔亮要把我製造成新的偶像，計劃早在半年以前，他說唐虎此人難靠，不得不未雨綢繆。他要我秘密苦練。我這裏有許多摔角紀錄片，都是高手比賽的實錄，我用慢鏡頭和教練練習……」

「你的教練可是馮勝？」阿生問。

「是的，但後來孔亮又請來另一名高手訓練我，把馮勝辭退了。」孔龍說，「其實一切秘密並非在乎我，而是一種新式儀器！它加入電流之後，可以用遙控方面感應我，令我發出無窮的氣力，將强大的對手擊倒！」

「你見過那副儀器嗎？」阿生又問。

「見過了。」孔龍說，「我可以供出一切我所知的，但是，我有條件，就是不要檢控我。可以嗎？」

「只要你好好的與我們合作，我保証你不會有事。」阿生說，「我不妨告訴你，警方已監視孔亮，同時正派人拘捕青竹帮帮主顧竹影。」

「既然你肯作出保証，我也不妨發誓，我一定與你衷誠合作。」孔龍道，「我離開浴室時，知道孔亮正與一個中年人仍留在那兒密談，他可能就是外圍賭博集團的人。」

至此，阿生開始向孔龍面授機宜！

×　×

呂偉良，林愛莉和小丁三人，在確定外面沒有人看守之後，便由呂偉良施展開鎖絕技，將地牢的鐵門弄開。外面果然鬼影也沒有一個！

這是一幢待拆舊樓，沒有人居住的。相信可能給青竹帮的人加以利用，作爲非法活動場所。但是他們一定想不到呂偉良的開鎖絕技如此出神入化。這顯然是他們低估了對手！

三個人首先開車到警局去，找着夏維探長。這時候已經入黑，阿生和江强等人正集中在探長辦公室內共商大計，想不到呂林等人已遭遇過一場風險，小丁更是遍體鱗傷！

夏維聽了呂偉良等人的陳述後，就要採取行動。但是阿生卻說：「虧是吃定了，擒賊先擒王，如果抓住一班打手，那是無濟於事的。不如忍耐一下，待好戲上演時，把他們一網成擒吧！」

夏維沒有意見，但依手續先落了案，再派人把小丁送入醫院驗傷和留醫！

×　×

周末晚的一場摔角比賽，轟動情形是前所未有的。

不知是當地人天性嗜賭，還是外圍賭博公司的號召力强，總之當晚下注在外圍公司的賭注，數目超過了一千萬元！

票子早已售罄，黃牛黨把五十元的前座票炒到三百五十元一張，還非常搶手！

人們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孔龍的身上，他的勝負問題不但成爲賭徒下注的對象，也是市民們爭論的熱門話題！

阿生和江强固然是座上客，呂偉良和林愛莉也雜在觀衆席上！

從下注的情形看，大多數人看好「奪命太歲」花拉。花拉不但來頭大，而且孔龍在第二場賽事中輸了，無法給人信心！

比賽經已開始，但人們關心的「孔龍對花拉」一場比賽，則排在最後上演！

其他各場比賽當然也有人賭，但賭得最狂熱的，還是有孔龍參加的比賽。這可能與宣傳大有關係，因爲孔龍被孔亮捧爲新的「摔角偶像」，人們除了賭錢之外，還認爲這是「賭眼光」！

孔龍對花拉的比賽開始了。

根據投注情形看，孔龍既被人認爲必輸無疑，假如他眞的輸了，外圍公司可能賠大本。所以，孔龍已向阿生暗示，他要打勝的。

但是，孔亮用什麼方法令他打勝？當然是那副電子遙控儀器！

據孔龍向阿生解釋，儀器加上電流之後，會發生一種靜電，透過控制儀器，會發出一種電波。另一方面，孔龍的一雙護手表面只是二條白繃帶，實則是電波感應磁帶，此外還有兩條綁在足踝之上，給靴襪掩飾起來。

這四條磁帶於接收了電子儀器發出的電波之後會令到孔龍四肢產生無窮的氣力——這正是每個摔角手最須要的原動力！

過去唐虎也憑了這秘密武器，取勝了無數的賽事。但這秘密只有極少數人知道，除了唐虎和孔亮之外，只有馮勝。

直至唐虎死了之後，由於孔亮要與孔龍合作，孔龍才知道其中秘密。

孔龍又對阿生透露，第一晚比賽進行中，孔亮所以不露面，就是因爲他要親自操縱那副令孔龍獲勝的電子儀器。所以非躲在一角不可。

第二場日間舉行的賽事，孔龍雖則輸了，但據他說，他仍受到電子儀器的控制，所以打得生龍活虎的。不過當時孔亮顯然去了殯儀館弔祭唐虎，如此看來，他可能已訓練另一個操縱儀器的心腹！所以當日他可以安坐台前，無須再「失踪」了。

現在孔亮還在台前親自指導孔龍，但孔龍已經心中有數！

孔亮曾愼重地對孔龍說：「你不能輸的，如果你盡力取勝，你的酬勞可能高達十萬！」

但是，到頭來孔龍竟然連敗兩局，登時氣得孔亮差點昏了過去！

凡是下注外圍公司的入都贏了錢，因此他們心目中的「新偶像」雖則敗了，竟然有人大聲喝采，不明白「賭外圍」秘密的人，一定會莫明其妙！

孔龍入更衣室，孔亮也怒冲冲地跟了進去。

「你故意跟我搗蛋！」孔亮怒瞪住孔龍。

孔龍反而埋怨道：「你不給我力量，我如何可以利用自發的氣力取勝？」

孔亮一個心腹入來了，他是負責操縱儀器的。他叫伍仔。

儀器只有二掌那麼大，可用乾電池發電，亦可以用交流電。控制的範圍不能越出一百碼以外！因此伍仔必須用大衣把儀器藏在腹前，特製的充電乾電池則掛在腋下！他外衣兩個口袋是洞穿的，以便可以伸手入內，操縱儀器的按鈕！

伍仔發誓說，剛才他已盡力將電波加强，務令孔龍獲得氣力將對手擊倒。但是無奈孔龍似乎毫無反應！才會連敗兩局！

突然外面衝入幾個人，其中一個正是青竹帮主顧竹影。

他怒瞪住孔亮：「你活得不耐煩！」

孔亮照實情向他解釋：「不關我事，可能是儀器失靈！」

但是，顧竹影絕不相信他的說話，打個眼色，數名打手便動起拳脚來，把孔亮，孔龍和伍仔三個狂揍！

正在危急之際，夏維探長親自帶了一隊警探衝入，拔槍制止各人動武，阿生等人也由隣室過來！

顧竹影洋洋自得地問：「探長，我犯了何罪？毆鬥呢，還是傷人？」

夏維探長道：「主持非法賭博，毆鬥，傷人之外，就是串同謀殺唐虎！」

顧竹影和孔亮二人面色大變！剛才那得意的神氣不知何處去了！

夏維叫人把預先佈置的錄音機取出，孔亮和顧竹影明知無從抵賴，只好承認控制一切賽事，藉以圖厚利。

至於唐虎之死，只是因爲他與孔亮，顧竹影二人爭論分賬問題，鬧得極不愉快，於是暗中在儀器中把電力加强，令到他的心臟逐漸發大。另一方面由顧竹影主使女歌星劉鶯用女色困惑着他，希望加速他的死亡。

本來劉鶯沒有罪的，但是，她不該讓唐虎吃了一顆催情劑，這就是解剖報告中驗出的所謂毒藥了。

不知是唐虎死後顯靈，還是孔亮他們貪而無厭，總之唐虎的死因查出了。他是受到電力影响心臟發大，以及催情劑令他致死的！

至於馮勝，則是給青竹帮的人所殺。自然是担心他宣洩了個中秘密！因爲有人見到他約好阿生在散場後相聚，所以他們不得不先下手爲强！

想不到如此一來，孔亮和顧竹影二人除了被控謀殺唐虎之外，還加上另一條謀殺馮勝的罪名！劉鶯雖然是協從犯，到頭還是一併被判了死刑，她的國際明星之夢，也只有在地獄中完成！

至於孔龍何故會敗？不過是阿生在孔龍四肢上的磁性綳帶中做了手脚，令它失靈，孔龍又焉得不敗？

可惜顧竹影和孔亮均已被捕，否則，單是賠償當晚的賭注相信亦足以令他們破產！最可憐的當然是唐虎的孤兒寡婦，早知如此，他們眞不希望，唐虎名成利就，可惜現在一切已經太遲了！　（續完）

名著預告

鐵拐俠盜傳奇故事 「無音奇簫」 馬雲・著

一支鋼製的古簫無意中被人發現，但奇怪的是它無法吹奏出音响來，爲甚麼？沒有人知道。當有人知道其中奧妙時，已經太遲了，因爲一場驚天動地的災難就發生在眼前！

「無音奇簫」是鐵柺俠盜故事中的新創作，將繼「心狠手辣」之後不久在本刊發表，敬請留意。

一期完俠情恩仇超穎故事

醉仙樓主・文
盧令・圖

風雨雲雷

劍誅武林霸　手刃血海仇

密蓋的烏雲下，吼着狂亂的風！

奔嘯的雷雨中，响起了震耳的雷！

雲行雨絕，風嘯雷鳴，雲趁雨勢，這不是世界的末日，而是自然在變化，自然的狂亂，連帶着人世的興衰，一代又一代，一層又一層，而幻出許許多多的小故事小插曲。

這個小插曲是開始在一株小樹下。

這並不是一株什麼了不起的樹，短短瘦瘦的體材，疏疏落落的葉子，在雷雨中不脫的搖擺着，堅硬而稍富彈性的枝幹，像一彎長長的弓。

有形的弓，無形的弦，這根弦含着無比的剛與毅，在這個宇宙裏，他每與那株小樹一樣，一任雨打風吹，仍然是好好的竚立着。

這根弦是代表着一個人，一個十五六歲的少年人，濃濃的眉，大大的眼，配襯着一張畧帶威壯的臉，老藍色的短衣，更能托出他的忠貞誠實。

他是誰？他是在尋誰？還是在等誰？

這麼大的雨！

這麼狂的風！

這麼濃密的雲！

這麼响亮的雷！

何況！這又是一遍曠野，平坦坦的草地，不知道拉長了多遠，在這遍草地上，沒有房屋！更沒有山林，所有的，是一遍濃密的野草，草高過膝，而這一株小樹，卻是他目下唯一能够容身的地方。

這不像人的世界，更不像鬼的世界，因爲在這個時候，這個地方，找不出一絲一毫的寧靜。

少年人！少年人！這屹立於狂風暴雨密雲迅雷中的少年人，那是一根無形的弦，剛毅！誠實！沉穩！尊貴！

黑暗中的尊貴，才是眞正的尊貴，黑暗中的沉穩，才是眞正的沉穩，黑暗中尋求得的光明，才是眞正的光明。

這處於一遍紊亂而黑暗中的少年人，他正在堅持着！操練着！與追尋着！

他的手中，始終握着一柄古色斑斕的長劍，漆黑的劍身，漆黑的劍柄，以及漆黑的劍鞘，像一遍黑黑的雲，雲底下也下着雨！响着雷，吹着狂烈的風，劍鞘用紅寶石鑲着四個字，「風雨雲雷」。

這是江湖上傳聞已久的風雨雲雷劍，這柄劍不知出於何年何日何人之手，在歷代的劍譜上，也找不出追風雲雷名字，但它卻是一柄了不起的劍，更有着一部了不起的劍譜，書名爲風雲雷電劍訣。

如風之狂！

如雨之密！

如雲之黑！

如雷之烈！

少年人雙目緊瞪着四個紅光閃爍的字：「風雨雲雷」他似乎已陷入一遍沉思之中。

他的思想像一塊堅硬的結晶體，風吹不散，雨打也不濕，雲穿不透，雷震也不

裂。

他在想些什麼？過去？現在？還是未來？痛苦？悲哀？還是歡欣？

這風！雨！雲！雷！不光是紊亂在這塊荒地上，在荒地的另一個角落，也同樣的紊亂着風！雨！雲！雷！

這是一家茶館，座落在數十戶人家組成的小村落中的茶館，風雲館。

館中的茶客，看情形也都是風雲中的人物。有的持叉，有的拿鞭，有的背刀，也有插着長長的劍。

他們談話的聲音，祇有一種，粗魯！豪放！

他們所談的事情，也祇有一種，風雨雲雷。

這樣荒僻的所在，這樣小得可憐的村落，這樣簡陋的茶館，居然也有這樣多武林人物在聚集，莫不是這正是一場風雨雲雷的開始。

夜更深了，也更黑了，黑得一塊鍋底，只是那一星微微的火，卽在黑夜中閃爍着它獨特的光。

這點光雖小，但在長夜行路的人看來，卻會帶給他一種獨特的感覺。

這點兒正是閃爍在那座簡陋的茶室裏，茶室靠門左的桌上，坐着一個二十上下的書生，雨過天青的長袍，兪伯牙型的帽子，腦後拖着兩根長長的飄帶，帶子被門外刮進來的風，吹得飄然起舞，更增了二分神韻。

這麼多的莽漢中，出現了這麼樣一位書生，是多麼不調和，其實還有比這更不調和的事情，在茶室的右內角，還坐着一位黃花閨女，你說她美嗎？無法形容，因爲她美得脫了譜，只是兩道柳眉斜斜的飛入雙鬢，一雙杏眼瞪得圓睜睜的，使所有男人都怕。這女娃兒，美中挑煞。

她的煞，卻不煞住一個人，這個人是個三十上下的莽漢，老虎的背，狗熊的腰，黑黑的膚質，油得發光，眼睛卻瞪得比她更圓。

他用的兵器更爲霸道，是兩隻金瓜型大鐵鎚，發着鐵黑色的鎚頭，每隻至少有百來斤重，看上去好威武，也很够氣派。

這家茶館中不但有茶，而且還有酒有肉，肉香夾着酒氣，口液混合着汗臭，這種下流的場合，居然也有嬌滴滴的大姑娘，及文縐縐的書香子弟在座，看他她們既不皺眉，也不苦臉，那種安定的神態，像屹立在狂風暴雨中的石柱。

這就叫做江湖，江湖中本來是人材濟濟，雞鴨魚肉加海鮮，大雜會，大雜會的菜本就很香！很濃！就像這家茶館一樣，其中最忙的要算是茶館中的老闆，不但忙着沖水泡茶，還要拿酒上菜，但他那張咀始終閤不攏來，那是笑口常開，生意人嘛，有了生意誰不高興。

雷聲！雨聲！風聲！仍在混奏着自然的交响，一陣急促的馬蹄聲，却由雷雨中响了起來，冒着這樣大的雷雨，這個人不是趕喪，必有着很緊急的事。

馬蹄聲停了，就是停在這家茶館門口，一會兒走進一個人來，你道是個什麼樣子的人？

高不足三尺，瘦不及一握，頭上還扎着一條沖天小辮子，一張臉蛋兒可俊得很，諸位別以爲他是三寸丁，他祇是個十二三歲的書僮，一身紫絳色的短衣，已經被雨水打濕。

他悄悄走到書生面前說：「公子！」

那書生道：「小俊子先坐下來吃杯酒，擋擋寒氣。」

書僮拿起那杯酒，一吃了下去，面上泛起一遍紅暈。

書生道：「怎麼樣？」

書僮道：「聽說已經到這柳家集的附近。」

「噢！」

「只是目下藏身在什麼地方，尚未查出來。」

「就這大的地方。」

「這麼大的地方都查遍了，就是沒有見着他的影子。」

「莫非鑽到墳墓裏去了？」

「亂葬崗也找過了。」

書生沉默不語，耳際聽得一聲嬌笑說：「喲！小兄弟，你是在說誰？」

這是茶館中唯一的女娃娃，眉挑凶煞，眼含惡威，一旦笑起來倒也相當迷人。

書生冷冷的道：「一個俏生生的大姑娘，少在外面惹事生非。」

那女娃子是甜甜的一笑說：「你呢！好好的書香子弟，放着侍書不讀，却跑到這種地方來吃茶。」

書生道：「在下沒妨碍到姑娘吧？」

女娃笑道：「當然不會，我祇是想知道你們談些什麼？」

書生道：「那是男人的事。」

女娃說：「有許多女孩子專門喜歡聽男人的事，我就是其中之一。」

「姑娘一定要聽，在下可以告訴妳，風雨雲雷！」

提到了雷，雷就立卽响了起來，但那不是眞的雷聲，而是那黑漢在狂吼：「呔！那鳥小子，你說什麼？」

書生眉頭一皺道：「這種地方好像每個人都喜歡管閒事，小俊子，我們走！」

女娃兒不笑了，雙眉一挑說：「慢着！姑奶奶的話尚未問完呢。」

咄！這書生也活該倒楣，一個叫他鳥小子，一個要做他的姑奶奶，豈不氣煞人哉。

書生面色微慍道：「在下已經說過了，風雨雲雷！」

這風雨雲雷四個字，想是大有來頭，當書生第二遍說出口時，整個茶館，寂靜得連一點聲息都沒有，好像這四個字，對茶館中每個人都有着很大威脅似的。

女娃道：「你說這人已到了附近？」

書生道：「不錯！」

女娃道：「在什麼地方？」

書生道：「目前爲止，在下尚不知道他藏身何處。」

這女娃的臉上，既沒有帶笑，也沒有挑煞，好像有些楞住了，這種女娃娃既敢在江湖上走，什麼大風大浪沒見過，居然連她也楞住了，想是這四個字的來頭的確不小。

此際有人大聲叫道：「這個人，我們必需要把他查出來。」

書生道：「如果諸位有興趣，不妨現在一齊去搜查搜查。」

他的尾音剛剛落，已經有人接上了腔，那聲音很冷，冷得像萬丈冰山底下透出來的寒氣：「是諸位要找我麼？」

衆人齊是身形一震，向門口看去，數十道目光，凝集在一個焦點上，那是一個人，一個十五六歲的少年人，濃濃的眉，大大的眼，配襯着一張畧帶威壯的臉，老藍的短衣，更能托出他的忠貞樸實，只是背上那柄劍，漆黑的劍鞘，漆黑的劍柄，却含着無比的神秘。

那女娃上前一步道：「你！風雨雲雷雷震天！」

「正是在下。」

「你知道本姑娘是誰？」

「恕在下眼拙得很！」

「笑中帶煞藍冰燕。」

「江湖上確有這麼個字號。」

「如果我們兩人聯手，脚跺跺可使整個武林翻了天。」

「在下不習慣與人合作，更不願在武林中翻天。」

「你這次出山的目的是什麼？」

「風雨雲雷。」

藍冰燕冷冷一笑道：「原來祇是爲了抖抖你那柄劍的威風？」

雷震天道：「也的確值得抖抖威風。因爲這是一柄好劍。」

藍冰燕又笑了，她笑起來總是那樣的迷人，能迷得人死脫，她說：「如果在本姑娘面前呢？」

雷震天道：「不知你能擋得幾招？」

那書生插咀道：「笑中帶煞藍冰燕的名頭雖响，但在風雨雲雷劍下，決無法走過三招。」

藍冰燕嬌叱一聲，道：「你也敢小看我，看看本姑娘今天能不能將他那柄劍折斷。」

一聲龍吟，精芒四射，藍冰燕的玉掌之中，也多了一把劍，這把劍短得出奇，連柄帶身也不過一尺三四，但那藍汪汪的光芒却猶如秋月寒星。

雷震天脫口叫了一聲：「好劍！」

藍冰燕道：「不是好劍怎敢在行家面前現醜。」

口中說着，手未閒着，一縷藍芒，直撲雷震天的門面，這女娃娃說打就打，够潑也够辣。

這一招够狠也够快。在風雲館吃茶的人，十有九個都是行家，看到了這一招，每個人的臉上都變了色，笑中帶煞藍冰燕的名頭，畢竟不是自吹自擂，或者是人抬人捧出來的，她的確有一套，在她認爲這一招，十有九成把握，可使雷震天當場出彩。

藍芒芒的劍氣，形成了一種無形的壓力，像千萬枝足可穿金裂石的光綫，從不同的方向，在向雷震天的身邊收縮。

藍冰燕得意的嬌笑着，就在她嬌笑中，一遍黃黃的烟霧，迅速的蔓延，一層又一層，頓將藍色的劍氣壓了過去。

藍冰燕不笑了。

雷震天仍是悠閒的站着，好像根本未曾動過似的。

青衣書生看傻了眼，但他仍是很沉穩的說：「好絕的招式，好快的動作！」

雷震天低低的說：「過奬了。」

「不知閣下這一招叫什麼名字？」

「雷招！」

「風雨雲雷，原來你這一套劍法祇有四招？」

「每招四式，共有十六式。」

「閣下倒很坦誠。」

「天下無人能破此劍，告訴你又有何妨。」

青衣書生微微一楞說：「在下或無此能，但普天之下，不乏奇人異士，閣下未免太誇大了吧。」

雷震天突然振聲豪笑起來，那笑聲可有點像雷，震得這幾間破舊的茶廬，有些微微抖動，由此可見此人不但劍術精奇，武功內力亦已到了登峯造極境界。

雷震天笑完了便說：「各位不是要找我麼，怎麼不說話了？」

青衣書生道：「這些人我雖然不太熟，但我却知道他們來自各個不同的地方，而找你的目的也只有一個。」

雷震天道：「什麼目的？」

「殺你！」

「連你也在內？」

「不錯！」

「在下自問沒有做出什麼對不起天下武林同道的事情。而使各位必欲得之而甘心。」

青衣書生道：「你知道最近武林間流傳着一首歌謠麼？」

雷震天搖搖頭，道：「沒聽說。」

「風起雲湧，雨落雷鳴，劍光將現，人人自危。」

「就是爲了這點理由麼？」

「這已經足够了。」

「如果閣下處於我的立場，又作何打算？」

「我將以四招十六式，殺盡與我對立之人。」

雷震天又笑了，這少年人不但武功高，而且很怪，不但年紀青，而且很狂。

笑中帶煞一招受制，一直默默的站在一邊，眉不挑煞，眼不含媚，看那樣子够可憐，也够老實。

她輕輕嘆了一口氣道：「雷震天！」

「姑娘尚有何指教？」

「你是我生平所遇的第一人。」

「不敢當。」

「現在我倒有幾句話想和你談談。」

「莫不又是要在下合作吧？」

藍冰燕搖搖頭道：「你錯了，現在我要和你談的是知心話。」

「相交滿天下，知心能幾人，姑娘若說知心話，在下洗耳恭聽。」

「這地方不行。」

「姑娘說呢？」

「我跟你走。」

雷震天猶豫了一下，終於翻身飄出了風雲茶館。

雷震天走了，藍冰燕也跟着走了，却留下一遍辛辣的氣氛，廻旋在每個人的心中。

× ×

雨並未停，雷聲仍在隱隱的响着，夜色漫漫的延伸下去。

雷震天又回到他原來的地方，只有這種地方，才不容易被別人發現，因爲它太

荒！太野！

藍冰燕一直默默的立在他身邊，他們好像不怕風，也不怕雨。

雷震天平淡的道：「妳不是有知心話要跟我說，怎麼又不哼聲了？」

藍冰燕輕輕嘆了聲：「剛才我一招敗在你手下，忍不住滿腔衝動，的確有很多話想和你說，現在經雨一淋，我的腦子淸醒了，心也平靜了，所以也不想說了。」

雷震天道：「既是不想說，那妳可以走了。」

藍冰燕道：「我也不想走了。」

雷震天道：「這裏上無片瓦，下無塊磚，在狂風暴雨迅雷密雲的威脅之中，妳呆在這兒做什麼？」

雷震天的聲音，一直是那樣的平靜，既不喜悅，也不悲傷，既不衝動，也不消沉。

藍冰燕又嘆了口氣道：「因爲我太寂寞了。」

「寂寞的時候理應向人多的地方跑才是。」

「這個法子我也知道，而且試過了很多次，那只是鏡花水月，過後，即更感空虛。」

「妳知道我只是一個十五六歲的大孩子。」

「但你的武功已經熟透了。」

「那不能代表年紀。」

「我只是將你當小弟弟看。」

雷震天眼睛一紅道：「我姐姐早就死了。」

藍冰燕微微一驚：「你姐姐是怎麼死的？」

雷震天不說話。

她又道：「看你那種神情，定是被人殺死的。」

雷震天還是不說話。

藍冰燕嘆道：「你既不願說話，我也不想再問了。」咀唇一閉，竟自不聲不响的陪着雷震天站着，一身衣衫此際已被雨水淋透，現出玲瓏的曲綫，雖是在黑夜裏，仍透着無比的魅力。

也不知經過多久。

雷震天道：「如果你不走，我可要走了。」

藍冰燕道：「你走我也走。」

雷震天搖搖頭道：「在下除去了這柄劍而外，身無長物，妳跟我在一起，會凍死，餓死！」

藍冰燕道：「我不怕。」

雷震天苦笑了一下，身形一晃，已向荒草中走去。藍冰燕眞的隨後跟上，一步一隨。

雷震天只是不理她，走了一會兒，藍冰燕終於忍不住，叫道：「喂，你要到那裏去？」

雷震天道：「如果一直這樣被雨淋下去，武功再高也會生病的。」

藍冰燕道：「要避雨我帶你到一個地方去。」

雷震天道：「在下不習慣與別人相處在一起。」

藍冰燕道：「那也是個沒有人的地方，是一座荒廟。」

不待雷震天答話，已趨前帶路，兩人冒着雨行了一里多路，果見平平的草地上，聳起一座古廟，這間廟並不大，是一座獨院子，院門早已破損了。

藍冰燕道：「在這裏住着，總比那小樹下强多了。」

雷震天並未答話，默默的走進破廟，目光掃處，見三間大殿已在蛛網塵封之中，神像也變成了殘缺不全，這座廟至少已有五六年以上沒有香火了。

藍冰燕道：「這是座古老土地廟。」

雷震天道：「這廟本來不大，但如果是土地廟，就顯得太大了，好吧，與鬼爲隣總比與人相處淸靜得多。」取下背上長劍，在一塊破舊的拜墊上坐了下來。

藍冰燕道：「衣服全都濕了，烤烤火吧。」

雷震天道：「這樣大的雨，那兒去尋乾柴？」

藍冰燕道：「這些破桌破椅，留着何用。」她輕輕掩上殿門，取出懷中短劍，劈碎了桌椅，然後升起火來，火光照在她的臉上，泛起了一遍嫣紅嬌媚。

雷震天看得呆了。

她嫣然一笑道：「你看我美麼？」

「很美！只是有一件事情，我始終弄不明白。」

「什麼事？」

「以你的容顏，將會到處受人歡迎，難道天下男人都死光了，却偏偏要跟着在下受罪？」

「我不是在找丈夫，而是找弟弟。」

「在下早已表明我姐姐早已死了。」

「再認一個不行麼？」

「在下一身都是麻煩，不想再連累別人。」

「我的武功雖然比不上你，但對付一般江湖人，自問還過得去。」

「就憑我們這一面之緣麼？」

「白頭如新，傾蓋如舊。」

雷震天嘆道：「遇到了妳，我眞是一點辦法都沒有。」

藍冰燕喜道：「你是答應了？」

雷震天看了她一眼，見她紅嫣嫣的臉上，現出一遍堅毅，不由微微點頭。

藍冰燕道：「小兄弟，姐姐先謝謝你啦。」

雷震天平靜的道：「用不着謝我，以後的麻煩多着呢！」

「我不怕！」

「到時候怕也來不及了。」

「現在你可以告訴我，你那姐姐是如何死的了吧？」

雷震天向他那柄長劍看了一眼，劍鞘上的字，經火苗兒一照，透出閃閃的紅光，風雨雲雷。

藍冰燕道：「你姐姐的死，是跟這把劍有關。」

雷震天道：「不但我姐姐，我全家之死，都跟這把劍有關。」

「有了這把劍還怕別人找上門來？」

「別人找上門來也是爲了這把劍，可惜這把劍當時不在家，它正伴着我在天涯流浪。」

「等你回家的時候，你家中已沒有人了？」

「人都死光了。」

「知不知道是誰下的手？」

「據我得到的綫索，就在這柳家集附近。」

「這個地方，在武林有威望的只有一家。」

「不錯！」

「而這家人聲威赫赫，勢力龐大得驚人。」

「也不錯。」

「你找的莫非就是這一家？」

雷震天一陣默然。

藍冰燕嘆道：「我也是孤苦伶仃的一個人，只是我並未像你遭到那樣的劇變，我是出生的時候就不知道我父母是誰？」

「……」

「你適才到茶館去有什麼目的？」

「雨淋得太久了，只是想去避避雨，沒想到那兒有那麼多人，而且每個人都有惡意。」

「這是受了那首歌謠的影響。」

「歌謠？」

「是啊！風起雲湧，雨落雷鳴，劍光將現，人人自危，缺德！是誰編了這首歌謠？」

「也許他們認為我很好殺。」

「但我認為你並不是個好殺的人。」

「何以見得？」

「我看出！適才在風雲館中的那一招，你足取我之命，但你沒有。」

「仁者自仁，暴者自暴。」

藍冰燕妙目一直注視着他，好像要在他臉上尋找出一些什麼的，但是她失望了，因為雷震天的面孔上，永遠是那樣的靜，靜得似碧潭秋水。

一個少年人，如果不是遭遇到了極大的變故，是不會這樣深沉的。

火苗兒更旺了，倆人身上的水，經火一烘，冒出一陣陣的熱氣，裊裊上升。

雷震天嘆道：「人生就像這氣，熱力沒有了，氣也完了。」

藍冰燕怔怔的看着他，臉上現着無比的嬌媚，也許她心中正在想着許多話，當她想到你大概已經很久沒有吃飯了的時候，突然脫口而出：「你大概很久沒有吃飯了？」

「三天！」

「三天不進飲食，豈不要餓死人？」

「也許，但我沒有銀子。」

「我這兒有，我去幫你買點來。」

「外面這樣大雨，妳剛剛烘熱了的身子，會着涼的。」

藍冰燕心中一陣感動，像雷震天這樣平淡冷靜的人，居然也會對她說出之語，怎不感動。

世上最珍貴的東西，也就是最不容易得到的東西，雷震天幼遭大變，感情早已痲痺了，現在竟也會對她關心起來，這是多麼珍貴的一刹。

她滿意的一笑說：「衝着你這一句話，就是為你死了，也心甘情願。」

嬌軀兒一閃，已沒於廟外的暗影之中，他雖然叫了兩聲，可是她不理！

外面的雨正下着，但雷聲却小了很多，夜！仍是那樣的黑。

雷震天怔怔的看着門外，突然一聲輕響，從樑間發出。

雷震天冷冷的道：「朋友不用再藏着了，下來一起烤烤火。」

哈哈一笑，從上面飄下一個老化子。

人家說一葉知秋，這老化子就算他是秋天的一片落葉，也聽不到一點聲息。

雷震天道：「好功夫！」

老化子哈哈一笑：「好說！」

「從那兒來？」

「東南西北中。」

「有什麼目的？」

「吃喝拉打睡。」

「閣下好福氣。」

「那女娃子對你不錯。」

「是她要跟着我，我沒有辦法。」

「炙得滾熱的身子，冒着雨替你找食物，還要掏腰包，她自己生病沒有關係，却不忍你挨餓。」

「她的熱情在下的確很感動。」

「她為了什麼？」

「不知道。」

老化子突然哈哈大笑起來，頭髮被笑聲震動得四下亂飛，兩隻眼睛圓滾滾的瞪着雷震天打轉。

雷震天也在看着他，這老化子，一身百孔千瘡，却連一個補丁也不打，一雙破草鞋，鞋底亦已貫穿，猶其是笑起來，那朝天鼻的鼻孔，眞的朝了天。

雷震天平靜道：「有這樣好笑麼？」

老化子笑聲停止了，却看上了他那把劍。

那的確是一把好劍，風雨雲雷。

他喃喃的說：「風起雲湧，雨落雷鳴，劍光將現，人人自危，看來你不像個好殺的人。」

「你看得出？」

「老化子走遍了五湖四海，五岳三山，閱人不少。」

「你有什麼感覺？」

「這首歌謠確實有問題。」

「噢！」

「也許是你的仇家故意編造出來，讓天下武林同道共同來對付你，這樣就可以隔山觀虎鬥，落得淸閑自在。」

雷震天聽得一怔，這並不是沒有可能的事情，如果眞的是這樣，這個仇人心機之險詐，確是防不勝防。

老化子又道：「你的武功雖高，但你的江湖閱歷太淺。」

「也許。」

「如果你瞧得起老化子，我到願意助你一臂之力。」

「萍水之交，不敢驚擾。」

「我與那女娃娃一樣，是自願的。」

雷震天仍是很平靜的看着他。

雷震天的心，永遠是那樣的靜。

老化子道：「怎麼樣？」

「尚未請教？」

「甘樸！」

「聽來是大名頂頂的人物，在下失敬了。」

「廢話少說，這件事我是管定了。」

他身形一起，便向廟外行去。

雷震天道：「不多坐一會？」

老化子咧嘴一笑說：「她來了，我也該走了，讓你們好好談談體己的話兒。」

雷震天聽得怔怔的，老化子早已消失

了。但廟中仍是兩個人，因為藍冰燕也剛剛進了門。

她手中提了一大籃的東西，雷震天已嗅到那籃中的氣息，有鷄有鴨，有魚有肉，可能還有酒。

在荒僻的地方，酒是最好的伴侶，一個人有了酒，可以解除寂寞，兩個人有了酒，可以增加情趣。

酒是淺藍色的，原套的二鍋頭。

菜是買現成的，除去菜以外，尚有包子及兩份杯箸。

藍冰燕親自倒了兩杯酒，一笑說：「我先敬你一杯。」

雷震天默默的看着她，既不吃酒，也不吃菜。

藍冰燕被他那兩隻眼睛，瞪得有點發窘，「你！你看什麼？」

「妳的臉色蒼白，咀唇發烏，好像已着了涼。」

「不管，吃兩杯就會好的，來！」

雷震天終於拿起面前的酒杯。

淺藍色的酒，染藍了他暗灰色的心。

這地方並不好，這酒菜也並不是很豐富，但以雷震天而言，却無疑在深宮大苑吃了上八珍饈，飲了玉液瓊漿似的。

藍冰燕道：「我忘記了告訴你一件事情。」

「什麼事？」

「就是那風雲館中的書生。」

「他怎麼樣？」

「他就是這柳家集附近在武林中最有名望最有勢力那家人家的大公子。」

「噢！」

「這家人家也姓柳。」

「八臂哪吒柳不疑。」

「不錯。」

「這是最有可能的一家。」

「所以我已請人暗中去調查去了。」

「好！」

藍冰燕嫣然的一笑道：「從現在起，你的事也就是我的事。」她邊講着突然打了個噴嚏。

雷震天急道：「妳看妳！果然着了涼了。」

藍冰燕笑得更甜了，她說：「不要緊的，等一等運運氣就好了。」

練武的人對這些小毛病，本有天生的抵抗力，他們吃完了酒，藍冰燕的病已好了，雨也停了，天也亮了。

外面的草色，透着一遍新鮮。

藍冰燕道：「這拜墊上可以勉强睡一個人，你在這休息一下。」

雷震天道：「你呢？」

藍冰燕道：「我出去走一會，但你放心，我不會讓人知道你住在這破廟裏。」

雷震天道：「知道了我也不怕。」

藍冰燕道：「這不是怕不怕的問題，你既是為了報仇而來，愈是隱秘愈好。」

雷震天道：「我知道了。」

藍冰燕道：「知道就好，對付這樣勢力龐大的敵人咱們得多用點心機才是。」

他們雖然相識不到一天，但已成知心朋友，雷震天怔怔的看着她，覺得這女娃，與初見面相比，似乎已變了很多。

他自從來到這柳家集，便一直隱秘着行踪，忍飢挨餓，睡不好覺，現在也眞的感到困了，躺身在長長的拜墊上，閉目養神，一會兒便已入了夢鄉。

夢鄉不但甜蜜，而且也昏沉，他一覺醒來，太陽已上了中天，他身邊却好端端的坐着一個人，那不是藍冰燕，却是老化子甘樸。

甘樸道：「你這樣放心大胆的在這兒睡覺，不怕這把劍被別人偷去麼？」

雷震天苦笑一下：「在下久日未眠，竟然一時失防，謝謝老前輩的守護。」

甘樸道：「你不用謝我，如果我與你毫無因緣的話也不會管你這檔子閑事。」

「前輩的意思？」

「我跟你的師長有一面之緣，我崇敬他的為人，他的門下子弟，老化子自然也有義務盡盡力。」

「前輩弄錯了，在下並無師承。」

「我知道，你的功夫劍術，都是在深山中得了這把劍及一部劍譜才練出來的是麼？」

「不錯！」

「你知道這劍和劍譜是誰留下的麼？」

「不知道。」

「這劍與劍譜上都沒有名字，當然你不會知道，但我老化子却知道，他就是數十年前威懾江湖的風雷老人，此人生性剛烈，嫉惡如仇，你既得到他的東西，當然也就是他的衣鉢傳人。」

「這個在下知道。」

「所以老化子願為你盡點力，你知道我適才到那兒去了麼？」

「不知道。」

「柳家莊。」

「八臂哪吒柳不疑。」

「不錯。」

「前輩也懷疑着他。」

「不是懷疑，是我親眼看見的。」

「噢！」

「我問你，你的家是否在雷家橋。」

「你知道？」

「橋東首第一家，三合院的院子是不是你家？」

「不錯！」

「數月前我從那兒經過，曾遇着柳不疑。」

「是什麼時間？」

「晚上，當時我並未懷疑他做了什麼事，就在他前脚去，便有人叫嚷起來，我才知道他殺了人，那是個孩子在叫，他說親耳聽到柳不疑向你家人逼交風雨雲雷劍，你家人拿不出，他就將你全家殺了。」

「後來呢？」

「我一聽到風雨雲雷四個字，便起了好奇心，一直隱在那雷家橋附近，等你回來。」

雷震天道：「如此說來，前輩一直跟着在下。」

「當我見到你之後，知你武功雖高，但經驗不足，因此決定暗中保護。」

「前輩為什麼不當時就把這件事告訴我。」

甘樸道：「不經一事，不長一智，我要讓你閱歷！閱歷！何況當時我們素不相識，就算我告訴你，你也不會相信。」

「這倒是眞話，說不定那時會以為前輩就是兇手。」

「現在這條綫索是你自己查到的，總不該再有這種疑心吧？」

「不錯，有了自己的眉目，再加上前輩的證實，自然不會再錯了，只是尚有一件事情我不大明白。」

「什麼事？」

「我只是默默無聞鄉愚，從十二歲起，便每天一個人担着扁挑大斧上山砍柴，我得到師父的劍訣，更沒有第二個人知道，那柳不疑怎麼知道這件事？」

甘樸道：「這就是江湖，江湖上無孔不入，在深山上，在水底下，到處都有他們的踪跡，也許是無意間被他們發覺，正如我發覺到柳不疑一樣。」

「有道理。只是前輩適才去柳家莊又是爲了什麼？」

「看看那老鬼在不在家。」

「結果如何？」

「柳家莊防守太嚴，老化子一時無法進去，今晚上我再去一趟。」

此際廟外閃進一人道：「用不着去了，我已經打聽得很清楚。」進來的却是藍冰燕，她又提了一大籃食物回來，當然還有酒。

在這靜寂的古廟裏，三個志同道合的人，三杯同樣的酒，再配合着廟外吹進來初秋的冷風，這本就是件很寫意的事情。

藍冰燕端起酒杯來道：「前輩，我先敬你一杯。」

甘樸道：「妳認識我老化子？」

藍冰燕一笑道：「怎麼不認識，你昨夜不是對他說我很不錯麼？」

「鬼丫頭，原來我們昨晚所談的話妳都聽到了。」

「前輩不會見怪吧？」

甘樸嘆道：「眞是長江後浪推前浪，這位小兄弟的武功，已是這樣高絕，想不到妳這丫頭的輕功，也是如此了得，躲在廟外偸聽我們談話，我竟沒有發覺到。」

「那倒不是，主要是昨夜的風雨雷聲，把我們聲息掩蓋了，若論輕功，前輩有名的拿雲捉月，武林中何人敢與前輩一較長短。」

老化子哈哈大笑說：「江湖上皆說笑中帶煞藍冰燕的煞氣凌人，想不到還會拍馬屁，說說妳得來的消息吧。」

雷震天一直在平靜的飲着，對兩人的談笑，似乎漠不關心，此際也不禁留意起來。

藍冰燕飲了一杯酒才說道：「那柳家莊莊主柳不疑自雷家橋回來之後，一直未出過門，而且莊中的戒備也比以前嚴得多了。」

甘樸道：「這倒是眞的，我老化子昨夜曾親自走過一趟，只是不得其門而入，不知妳從那裏聽來的消息？」

藍冰燕道：「是柳家莊中的一個佃戶，他女兒帮柳家燒廚，這消息是她口中得來的。」

「那就不會假了，不知莊中人手分配情形如何？」

藍冰燕道：「二龍四虎十二煞。」

雷震天道：「這可能是柳家莊中的精華了，除此而外呢？」

「全是一些下手。」

「沒有什麼機關消息？」

「機關消息要別具匠心的人才能創作，武林中大都是粗豪之士，這種人少之又少，柳不疑雖然武功高强，勢力龐大，但尚沒有這種人才。」

「只要沒有這種人，我就可以放心大胆的一闖柳家莊了。」

「可是那二龍四虎十二煞却也不是可以輕視的人物。」

雷震天微微一笑，吃了一杯酒，這種笑是傲然的笑，誰也看得出此際廟外一陣粗重的脚步聲，一會兒奔進一個人，這個人左肩掛彩，血從他的肩頭向下流，一進廟門，便用兩隻金瓜型的大鎚，支持着身形。

這個人是個三十上下的莽漢，老虎背，狗熊腰，黑黑的肌膚，油得發亮。

這個人他們在風雲館中曾經見過。

那黑漢一看雷震天便面色大變，轉身便走。

雷震天輕輕喝了一聲：「站住！」這一聲雖輕，却含着無比懾人的威力，那黑漢眞的站住了，他說：「那鳥小子，你是不是也想殺我？」

雷震天平靜的道：「你與我有仇？」

「沒有！」

「有恨麼？」

「也沒有。」

「那我憑什麼要殺你？」

「可是你那劍。」

雷震天道：「我的劍不殺好人。」

黑漢道：「那我就放心了。」他竟然走到三人身邊坐下來。

藍冰燕將自己的一杯酒讓給他說：「傻大哥！究竟是什麼人想殺你？」

黑漢道：「是柳家莊的人。」

「他們爲什麼要殺你？」

「那鳥柳不疑要我跟他當侍衞，我不願意，他就派人來追殺我。」

「你打不過他們？」

「他的幾個手下都很厲害。」

說到他們，他們就來了，廟外已响起了說話的聲音，而這說話的聲音好像不止兩三個人，至少也有五六人以上。

雷震天的身形微微一動。

藍冰燕道：「你目前最好不要現露身形，這幾個由我來對付他們。」

老化子甘樸道：「依我說最好誰也不要出面。」

藍冰燕道：「總不能眼看着他們將這位傻大哥宰了。」

老化子道：「最好大家都找一個地方隱藏起來，他們找不着人，自然會退回去了。」

雷震天道：「這古廟那有隱藏處。」

甘樸道：「有！」他身形一起，右手在神像的座位下面一按，一陣扎扎的聲音，下面現出一個隧道入口。

四人一起進入隧道，閉了入口，外面的人已進入廟中，一陣搜索與喝罵，又匆匆出廟而去。

藍冰燕皺眉道：「奇怪！這種地方居然也會有隧道。」

老化子道：「據我猜想這隧道的毛病不出在廟的本身。」

藍冰燕道：「前輩既知道這下面有隧道，當然也應該知道這條隧道的來路。」

老化子道：「知道，我老化子曾經沿着這條隧道而到達地頭。」

「什麼地方？」

「柳家莊。」

「如此說來這是柳家莊一條密道？」

「不錯！」

「既是密道，前輩昨夜暗查柳家莊，爲什麼不從這條密道前去？」

老化子一笑道：「在外面遇上人尚可以躲上一躲，要是躲不過去，尚可以打個馬虎眼，向他們付幾個錢一了百了。如果在隧道內面遇上了人，那景況却不可同日而語了。」

黑漢道：「如此說來我們住在這所破廟仍然是不妥當，萬一他們有人從密道出來，豈不正被遇上。」

藍冰燕道：「這條密道雖然是柳家莊一條出路，但沒有特殊狀況，他們決不會隨便使用。」

老化子道：「不錯，誰願意放着光明正大的道路不走，而來走這條暗溝，因此我想他們使用的情況只有一種。」

藍冰燕道：「那必然是强敵壓境，打又打不過，逃又逃不掉的時候，才會使用這條暗道。」

老化子甘樸連連點頭說：「正是！正是！」

雷震天平靜的道：「但現在却正好給我們用上了。」

他說得沒有錯，這條密道，的確給他們用上了，他們四人順着這條隧道，直撲柳家莊。

隧道裏面尚有積水，而且霉濕的味道相當重，四人整整行了半個時辰，方到達地頭，那是柳家莊的後院。

此際已近正午，但後院中却沒人。

老化子一皺眉道：「這情形有些古怪，大白天怎地會一個人都沒有？」

藍冰燕道：「難不成他們先逃了。」

老化子道：「不可能，如果眞的逃了，就不會有人追殺傻小子。」

藍冰燕道：「你們等一下，讓我去看看。」柳腰一躬，一條嬌小的人影，已如脫矢之箭，直向前院竄去，她身形剛剛落在第一重屋脊之上，已有人一聲輕叱：「什麼人！」

來人竟是個靑年書生，一領雨過天靑色的長袍，隨風飄舞，摺扇輕搖，此人正是柳家的少莊主，八臂哪吒柳不疑的兒子，鐵扇書生柳遲。

藍冰燕嬌軀一停冷冷的道：「是妳姑奶奶。」

柳遲瀟脫的一笑說：「姑娘來得正好，家父正在前面大廳上大宴羣雄，姑娘何不前去會會各路英雄。」

藍冰燕冷冷一哼道：「你家姑奶奶沒有這麼大的興趣。」

柳遲道：「姑娘是怎麼啦？好像和在下有些過不去似的？」

藍冰燕道：「過不去又怎樣？」

柳遲微微一楞，老化子甘樸與雷震天及那黑漢已龍行虎步的走了過來。

柳遲更楞住了說：「諸位是從那兒進來的？」

雷震天平靜的道：「地道！」

「你怎知有一條地道。」

「誤打誤撞。」

「請道來意。」

「你們不是正要找我麼？自己送上門來，有什麼不好。」

柳遲陰陰的笑了，他說：「閣下倒是很坦誠的，既來了就請到大廳上坐，在下吩咐下人另外備酒。」

雷震天平靜一笑，昂然向大廳走去。

大廳上的確有不少人，大大小小坐了十幾桌，四人一進大廳八臂哪吒柳不疑已吃驚的站了起來。

老化子甘樸的名頭不小，認識他的人當然也不少。

笑中帶煞藍冰燕雖然出道不久，但闖出來的萬兒却也相當响亮，這兩人尚不足使柳不疑吃驚，最令他吃驚的人是雷震天，雷震天步履沉穩，心胸平靜，面色深沉，再加上那把風雨雲雷劍，不但柳不疑吃驚，整個大廳上的人都吃驚的站了起來，數百道眼光一齊瞪向雷震天！

老化子神秘的一笑，說：「小兄弟，你今天風頭出足了。」

雷震天冷冷的道：「前輩是不是還想吃上一杯酒。」

老化子道：「這麼熱鬧的場合，那裏還有時間吃酒，你看着辦吧。」

雷震天震聲道：「各位朋友，在下等此來並非爲了要參加宴會，只是想向柳莊主請教幾個問題，如果在下滿意了，馬上轉身便去，決不打擾各位的清興。」

反過來說一句，如果不滿意他就不走了，這一語雙關。

柳不疑深沉的一笑說：「這位少俠，咱們好像沒有見過吧。」

雷震天冷冷的道：「你不是一直在想見我麼？」

「少俠說笑了，天下朋友那麼多，如果每一個人我都想見見，恐怕窮畢生之力，也無法見完。」

「可是我這朋友有些特別，因爲我有一柄風雨雲雷劍。」

柳不疑面色一變，一領灰色長衫，突然無風自動起來，可見此人武功內力確是驚人。

雷震天道：「第一個問題我想請教的，數月前的一個晚上，你是不是到雷家橋去過一次？」

柳不疑面色又是一變說：「沒有！」

老化子大笑道：「柳莊主，你枉在江湖上混了幾十年，連謊都不會撒，你既問心無愧爲什麼臉色也會變了。」

柳不疑沉聲道：「有又怎樣？」

雷震天道：「沒有什麼，這只不過一門血債，要向你柳大莊主索還。」

老化子道：「這還不清楚麼？你殺了人家一家，人家現在來討債了。」

「你！你說什麼？」

柳不疑喝道：「胡說！」

老化子從懷中掏出一物來，笑道：「大莊主可認識此物，這就是在雷家血案發生的當場檢到的。」

這物件人人都知道柳不疑整年佩在腰際的一塊玉珮，凡是認識他的人，都知道這塊玉珮是屬於柳莊主的。

柳不疑面色大變，半晌才道：「就算是老夫做的，你又能把老夫怎樣？」

雷震天平靜的道：「沒有什麼，血債血還。」他這兩句話雖然說得很平靜，卻有無比的魄力，像堵無形的牆，將柳不疑壓得遠退了三步。

他大叫一聲道：「二龍四虎十二煞何在？」

大廳前面立時現出十八個武士，身上的衣着是兩黃四紅十二藍。

這十八個武士，一個比一個威武。

雷震天道：「今天當然逃不了要大打一場，但我尚有一個問題，未曾請教。」

柳不疑道：「你說吧，只要是老夫做的，老夫承認就是。」

雷震天道：「最近散播於武林間的那首歌謠是不是你傳出去的？」

「風起雲湧，雨落雷鳴，劍光將現，人人自危。」

「不錯！」

「正是老夫傳出去的。」

「目的何在？」

「讓天下武林同道共同來對付你，讓天下之路，使你寸步難行。」

此語一出，廳中大嘩，要知柳不疑在江湖上頗有威望，很得到一般武林同道的愛戴，因此這一次宴會到的各門各派有頭有臉的人物並不少，當雷震天一現身之時，大部份人都想助柳不疑一臂之力，此時一聽柳不疑道出此事，使很多人皆不齒他的所爲。

雷震天冷冷的道：「那麼你殺我全家的目的又是什麼？」

柳不疑道：「老夫本去找你奪取風雨雲雷劍，無意中向他們道出了姓名，不得不下毒手。」

「殺人滅口。」

「不錯！」

雷震天仰天一聲悲嘯，嘯聲廻繞着數十丈範圍的上空，裊裊不絕，柳不疑面色大變，想不到對方年紀青青，武功內力已經到如此程度，不光是他，大廳上每一個成名人物，都被他嘯聲鎭住。

柳不疑沉聲道：「二龍何在？」

兩個穿黃衣的人應聲：「屬下在。」

「取下此子首級，本莊主有重賞。」

二龍是柳家莊武士首領，一對孿生兄弟，各用一柄光芒閃爍，的長劍一使左手，一使右手。

兩道黃影夾着兩道銀弧，向雷震天當頭撲到。

雷震天身形微晃，已避了開去，接着一聲嬌叱，一條淡紅色的影子，穿入黃影之中，耳際聽到嗤嗤兩聲，三條身形，同時落了下來。原來迎戰的人，却是笑中帶煞藍冰燕。

柳不疑面色一變，一聲大喝：「四虎十二煞！上！」

接着四條紅影與十二道藍影，齊向上一踴，兵刃也紛紛出手。

老化子甘樸笑道：「怎麼？你們是想羣打羣毆麼？」

柳不疑冷笑道：「就算是羣打羣毆，你又能把老夫怎麼樣？」

老化子仰天一陣大笑，說：「傻小子！上！」

黑漢一擺雙鎚，奮勇的殺了上去，以前是人單勢孤，現在有了幫手，他不再怕了，兩柄百斤的鐵鎚，如飛花舞蝶般的滾入當場，一上手便敵住了十二煞中的三煞，大打出手。

老化子甘樸雙袖一揮，也在場中遊走起來。

藍冰燕一枝長劍力敵二龍，堪堪打成平手，黑漢雙鎚力敵三煞，也還支持得住，只是老化子赤手空拳，要敵住四虎九煞，却現得有些吃力。

此際柳不疑突然大聲道：「各位同道，今日事出偶然，老朽尚有許多私事待理，暫先告退了。」語聲一了，便向後院縱去。

他第一個縱躍，身形才落，雷震天已站在他的面前。

柳不疑大吃一驚，想不到這小子輕功也如此高明，不由沉聲道：「小子，你想做什麼？」

雷震天道：「向你討還一門血債。」

「殺人不過頭點地，你何必苦苦逼着老夫。」

「一門血債，總不能就此罷手。」

「當然不能就此罷手，待老夫料理完了私事，自然會陪你玩上幾招。」

「你想趁此機會開溜，那是做夢。」

柳不疑冷冷一笑，突然身形一晃，打出了三拳兩腿。

柳不疑功力自非等閒，他這突然出手，更使人防不勝防，那知他招方出手，突然有一堵氣牆向他逼來，不但將他招式擋回去，而且也將他逼下屋面。

柳不疑大吃一驚，心知逃生無望，雙臂一振，東一拳，西一掌，漫天的掌影掌風，向雷震天罩去。

眞不愧是八臂哪咤，光憑這一手，在江湖上已算是頂尖的人物了。

此際青影一晃，一人臨空落了下來說：「爹！讓我來對付他。」此人是柳不疑的兒子，鐵扇書生柳遲。

柳不疑大喝一聲：「遲兒快走。」

柳遲不但不走，一揮掌中鐵扇，反而向場中滾進。

這時忽聽一聲驚叱，原來藍冰燕一不小心，左臂被二龍之一的左龍刺了一劍。

雷震天大喝一聲，漆黑的劍色閃處，僅一眨眼間，雙龍已橫屍就地。

他轉首向藍冰燕問道：「姐姐不碍事吧？」

藍冰燕嬌柔一笑說：「這點傷算不了什麼？兄弟，這是那一招？」

雷震天道：「雷招中的第四式，石雷霹。」此招威猛快捷，果然如雷霆霹靂一般。

柳不疑大吃一驚，一晃身又穿上了屋面。

雷震天後發先至，硬生生又將他迫了下去。

大廳中羣雄，見柳不疑大勢將去，就有幾個知交想幫助他，但看到雷震天這種驚世駭俗的武功，已沒人再敢出頭，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接着一鬨而散各走各路。

柳不疑一聲長嘆，想不到他相交滿天下，到緊張關頭之時竟然全是一走了之。

心頭一狠，抖手抽出腰間的七節軟鞭，唰！唰！唰！一連攻了三招。

柳遲的摺扇，扇影翻飛，父子兩人聯

手合攻。

雷震天冷冷的道：「寃有頭，債有主，我本來不想取你全家之命，但這是你們自己不知死活，那也說不得了。」

手中的風雲雷劍又緩緩的提了起來。

此際老化子突然大叫：「小兄弟，先解決了這些兎子再說。」

雷震天轉頭看去，不由大吃一驚，黑漢右肩也掛了彩，老叫化的前襟已被別人削下了一半，這些人可全是爲他而來，他可不能不管，一聲清嘯，黑芒起處，點點星星像灑下了一天黑雨，接着幾聲慘叫，四虎已全部就殲。

老化子大叫一聲：「好威力，這是什麼招式？」

雷震天道：「這是雨招中的第四招，石雨雹。」

的確！那灑下來的星星點點，眞好似下了一天的冰雹，所不同的冰雹是白的，它是黑色的。

二龍四虎先後伏誅，場中只賸下了十二煞，十二煞的人數雖多，但却不如二龍四虎功力之高，二龍四虎既已伏誅，十二煞當然也不足爲慮了。

老化子笑道：「小兄弟，賸下的，我們足可以打發了，你去報你的大仇。」

雷震天剛一轉身，柳不疑父子已從房子上落向後院。

雷震天冷笑一聲：「自作孽，不可活，今兒你們還想走麼？」

身形微一晃動，人已超前落向後院。

兩人自知逃生無望，鐵扇軟鞭，一左一右，雙雙攻到。

他們這是情急拚命，招式凌厲之極。

雷震天在扇影鞭風之中，左挪右閃，並不還手。

父子兩人連攻了百十招，連對方衣襟都未碰上一下，反將自己累得滿身大汗。

雷震天冷冷的道：「小心，我要出招了。」

父子兩人怒哼一聲，並未答話。

雷震天道：「我這出手的第一招是風招中的第一式，水風凉！」果然有一陣凉颼，臨空罩下。

柳不疑父子未及迎擊，齊覺右耳一凉，鮮血滾滾而下。

雷震天又道：「我這第二招是雲招中的第一式，水雲黑！」一陣漫天的黑氣，父子兩人的左耳，又失去了所在地。

柳遲大怒罵道：「士可殺而不可辱，你如此凌辱我們父子，是何道理？」

雷震天平靜的道：「以你們父子兩人的性命，抵我全家的性命，你們太佔便宜了，所以我要讓你們慢慢的死。」

正說間，忽見屋面上一連躍下八條人影，原來那十二煞敵不住黑漢，老化子，藍冰燕三人的凌厲攻勢，一連死去四個，其餘八煞，齊向後院逃來。與柳不疑父子會合在一起，形成了個極大的圓圈。

接着老化子及藍冰燕黑漢等三人，亦相繼跳下。

柳不疑大喝一聲擺陣，十個人身形急轉，將雷震天等困在圈中。

老化子悄聲道：「這是十絕連環陣，十個人互相發招，連綿不絕，使人防不勝防。」

雷震天叫道：「諸位！我們找的是柳不疑父子，諸位犯不着替他賣命，只要放下兵刃，一概不究。」

八煞默然不理。

雷震天又道：「一個人一生只能死一次，各位可要多加攷慮啊！」

八煞仍是不理。

柳不疑冷笑道：「臭小子，你以爲他們會聽你的話麼？」

雷震天冷冷的道：「盡其在我，聽與不聽那是他們自己的事了。」

柳不疑道：「你以爲你們今天還能逃得出這座十絕陣麼？」

雷震天道：「陣總是人擺出來的，在下只要將人宰光了，陣也就破了。」

柳不疑聽得身形一震，他說得不錯，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人宰光了，陣當然也沒有了。

他又一聲冷笑道：「你武功雖高，但要逃出此陣，今生休想。」

藍冰燕一聲嬌叱道：「姑奶奶就是不信邪。」劍光連閃，已向東面三煞刺去。

劍到人杳，東面三煞又轉到西面，而南面的二煞却各展出一招，直撲藍冰燕的要害，璇璣穴，玉枕關。

藍冰燕被迫停劍抽身，北面的三煞又補了東面的缺。

老化子甘樸道：「要破這種陣式，決不能硬闖，只可以用心機。」

藍冰燕道：「以前輩意思。」

老化子道：「以陣破陣。」

黑漢道：「什麼叫以陣破陣。」

老化子道：「對方有十個人組成了十絕連環陣，困住了我們四個人，但我們四個人亦可組成四象陣，去破他的十絕這環陣。」

藍冰燕道：「如何組成四象陣？」

老化子道：「我們四人分四方站定，先由一人發動攻擊，待對方陣一變之時，第二人立卽跟上接應，對方陣勢二變之時，第三人接應，三變之時，第四人接應，但我們接應的人，必需一個强似一個，而且接應的動作比對方要快，打他們個措手不及。」

藍冰燕道：「如此說來由傻大哥打頭陣，我打第二陣，前輩打第三陣，小兄弟打第四陣。」

老化子道：「不錯！」

四人立時分四方站好。

黑漢居東，藍冰燕居南，老化子甘樸居西，雷震天居北。

柳不疑一聲冷笑道：「我這十絕連環陣，每月必需演一次，運用純熟，你想憑臨時組成的四象陣，就想將我這十絕連環陣破去，其非痴人說夢麼？」

老化子笑道：「你擺這十絕陣無非是想多賠上幾條人命而已，若眞想將我們困住，那才是痴人說夢呢。」

柳不疑道：「口說無憑，只有在手底下才能見到眞章。」

老化子道：「不錯，就要發動了。」

他單臂一揮，黑漢大喝一聲，雙鎚並起，帶着呼呼風聲，向東面二煞打去。

東面二煞却不還手，隨着運轉的旋律，轉向南面，北面三煞正好趕上，一連攻出三招，他們三招剛剛攻出，黑漢已隨着

轉向南面，藍冰燕劍光一閃，正好接下三招，還了一招。

三招一過，北面三煞此時也轉到東面，藍冰燕也隨着到了南面，老化子却正補上藍冰燕的缺，大袖一揮，打出兩股猛烈的掌風猶如排山倒海一般，三煞無法還手，急又向南邊轉去，隨後轉來時却是柳家父子，正趕上雷震天補上了老化子的缺，揮手就是一劍。

這一劍看來平平淡淡，却含着無比的威力，隱隱的雷聲，驚心動魄。

柳不疑父子連施出兩招，不支而退，此際黑漢又轉到東面雙鎚連環打出。

這一內一外兩個陣式，內面在轉，外面也在轉。

三轉下來，八煞已有三個負了重傷，轉動的速度也慢了下來。

雷震天叫道：「在下再說一遍，除了柳家父子而外，其餘的放下兵刃，在下决不追究。」

八煞仍是不理，只在狠命苦撐。

雷震天沉聲喝道：「柳不疑！你父子今日已難逃公道，又何必定要多牽連幾條人命呢？」

柳不疑冷笑一聲，道：「養兵千日，用在一時，就是老夫要他們走，他們也不會走。」

雷震天道：「他們是不肯走，還是不敢走？」

「這你管不着。」

老化子嘆道：「大奸大惡在臨死的時候，總會找上幾個人來墊背的。」

柳不疑冷冷一哼，道：「你也是其中之一。」

老化子甘樸哈哈大笑起來，說：「老不死的你又在做夢了。」雙袖一揮，又劈出兩掌。

這兩掌不但打得奇，也打得巧，剛好將由西面轉來的二煞，打出圈外，陣勢一破，雷震天一聲長嘯，黑劍跟着出手，這一招，是雲招中第四式，石雲白，只見一遍白濛濛的劍氣，如雲似霧，中劍的人，來不及慘叫，已一個個的躺了下去，那是八煞。

雷震天冷冷的道：「大莊主，你們又多了八個墊背的了。」

柳不疑父子面色大變，他父子兩人左右耳早被削去，血流滿面，早已不成人樣，此時再加上副恐懼之色，眞如厲鬼一般，父子兩人對着一眼，轉身便走。

自知逃不掉，但仍然要試上一試，這是人求生的慾望，那知未逃出十步，雷震天已站在他們面前。

柳不疑道：「姓雷的，你眞的要趕盡殺絕麼？」

雷震天道：「血債血還。」

「你已經殺了不少人了。」

「那些都不是主兇。」

柳不疑道：「如果老夫求你呢？」

雷震天道：「當你殺我全家的時候，他們有沒有求過你？」

「有！」

「但你並未饒了他們。」

「不錯！」

「所以今天我不能饒你。」

柳不疑長嘆一聲道：「只是有一件事我必須求你答應。」

雷震天道：「什麼事？」

柳不疑道：「除我父子外，請放過其他家小。」

「在下本未打算要殺他們。」

柳不疑道：「只此一點，老夫已足感盛情。」邊講間向柳遲施了個眼色，父子兩人，一鞭一扇，突然同起發難，向雷震天的全身各大要穴罩去。

這一招太過突然，夠狠！也夠辣。

雷震天閃身急退，在毫不容髮之間，躲過了這一招。他冷冷的道：「本來我想讓你們死得痛快一點，現在又得要叫你們慢慢的死了。」

父子兩人同時一聲冷哼：「未見得！」扇風鞭影，緊接着又是一陣猛攻。

藍冰燕道：「這老傢伙，眞是狡詐得很。」

老化子一笑道：「巨奸大惡，有幾個是老實的。」

他說得沒錯，老實人，不會做出奸詐事來，奸詐的人，當然更不會做出老實事來的。

此際雷震天沉聲道：「現在我要使用雨招中的第二式，土雨濛。」濛字才出口，一遍黃黃的劍氣，如落英繽紛，從半空籠罩下來。

柳不疑父子祇感到鼻子一涼，接着，一陣劇痛，原來，這一招祇削去了他們父子的鼻子。

一個人耳鼻都沒有了，那將成個什麼樣子。

柳不疑父子情知活下去也沒有意思了，奮不顧身的撲了上來。

藍冰燕看得不忍，說：「小兄弟，成全他們吧。」

雷震天一笑道：「這是風招第二式，火風烈。」

長劍一起，一陣風火之聲過處，柳不疑父子齊已身首異處。

雷震天這才還劍入鞘，一個武林大豪，江湖巨梟，就這樣消失了。

四人一起出了柳家莊，老化子笑道：「小兄弟，老哥哥還有一些私事待辦，我要先走一步了。」步履如飛，走入了另一條岔道。

雷震天道：「現在，我已是無家可歸了。」

藍冰燕道：「我跟你一樣，如果你不討厭我的話，我們就結個伴吧。」

雷震天道：「如妳不怕麻煩，就跟我走吧。」

黑漢道：「我跟你們一起去。」

藍冰燕道：「你不想回家了。」

黑漢道：「我爹媽早死了啦，我哥哥有錢，但他嫌我傻，不讓我回去。」

藍冰燕笑了，雷震天也笑了。

藍冰燕道：「你叫什麼名字？」

黑漢道：「我叫劉黑牛，我哥哥嫂嫂都叫我傻牛。」

藍冰燕又笑了，她說：「你放心，以後我不叫你傻大哥了，我叫你大牛。」

黑漢也笑了。

一輪紅日，正在慢慢的向西方落下，官道上的三個人，也正向紅日落的方向走，這是茫茫的天涯路。（完）

石瘋子傳奇故事之一

高皐·文
盧令·圖

羯鼓天戈

殷村中暗算　楊洪獲奇功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王家玉脅迫白額神駝以解毒丹交換其子常桓的安全，白額神駝只好認栽答允。那晚石楓在無意中窃聽到青龍會主與王家玉的私語，知道王家玉在違抗父命，沒對他採取嚴厲手段，又由秋兒口中獲知王家玉對他似已動了眞情，石楓相信了秋兒的話，暫在王家留居下來，直待傷勢全癒，便向王家玉告辭，詎王家玉堅持護送他前往金陵，石楓為勢所迫，答允下來。那日，在路上見項氏三兄弟從後追來，王家玉命四婢攔擊，項修武在月兒一招下認栽，月兒說沒這麼便宜，項修文挺身質問，要待如何——

月兒道：「這可不能怪我，是你們項家三把刀找上咱們的。」

項修文道：「這是一項誤會，項家兄弟與姑娘素昧平生，怎會找上妳們？」

月兒道：「這麼說你們找的是石公子了。」

項修文道：「不錯。」

月兒道：「你這叫買咸魚放生，不知死活，憑你們項家三把刀，就敢動石公子的念頭？」

項修文怒道：「姑娘不要門縫裏看人，項家兄弟不是妳想像的那麼窩囊。」

月兒道：「這麼說你們是不到黃河心不死了，很好，我倒要瞧瞧項家的刀法究有甚麼過人之能。」

項修文道：「二弟先歇歇，這場讓我來。」

項修武適才受盡了窩囊氣，恨的就是無法拔刀，此時既可拔刀出戰，他怎肯放棄報復的機會。

於是，他嗆的一聲已拔刀在手，扭頭對項修文道：「不，大哥，這口氣小弟嚥不下去。」

項修文眉頭一皺道：「好吧，你要小心一點。」

項修武道：「小弟理會得。」語音一頓，隨即長刀一立，擺開了項家刀法的門戶，雙目瞪着月兒道：「請。」

月兒道聲「注意了。」降龍棒突然一伸，烏光一閃，便已指向項修武的心窩。

儘管項修武早已有備，並對月兒急如閃電的招式深俱戒心，她這輕輕粉臂一挺，他的心窩幾乎就要撞上降龍棒頭。

項修武急忙上身後仰，掌中長刀也急揮而出，避招還擊，使得俐落無比。

然而，他不僅一刀揮空，同時感到腰部一緊，竟一跤跌了出去。

這一跤摔得不重，却有點使他胆戰心寒。

原因是他們項家兄弟跑過不少碼頭，也會過不少高人，雖然不敢說打盡天下無敵手，可是第一招就被摔個四脚朝天，這還是第一次遇見。

因此，他呆了一呆之後，立即大吼一

聲，主動的屏開了名噪武林的項家刀法。

項家刀法是以攻爲守，他這一施展開來，眞個刀如雪片，疾風震耳，月兒那嬌小的身體，馬上被刀光所掩沒。

坐在馬上的項家兄弟吁了一口長氣，懸起的心總算放了下來。

他們認爲只要展開了項家的獨門刀法，縱然不能取勝，自保決無問題。

誰知他們一口氣還沒有吁完，吧的一聲巨響，項修武又被摔倒下去。

這次摔得十分之重，不僅長刀已脫手飛出，還半晌爬不起來，如若月兒繼續攻擊，他只有瞪着眼任憑宰割的份兒。

所幸月兒沒有趁機下手，她提着降龍棒冷冷道：「起來，這回不算，咱們再來過。」

項修文在馬上雙拳一抱道：「不必再比了，姑娘，項家兄弟學藝不精，自認非姑娘之敵。」

月兒道：「這回眞的認栽了是麼？」

項修文道：「是的，愚兄弟輸得心服口服。」

月兒道：「那很好，你們兄弟就留下一點什麼吧。」

項修文面色一變道：「姑娘，士可殺不可辱……」

一直旁觀的石楓忽然對王家玉道：「項氏兄弟在江湖道上頗有俠名，姑娘叫月兒放過他們吧。」

王家玉道：「人家可是計算於你。」

石楓道：「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咱們何必跟他們一般見識。」

王家玉道：「好吧，你去吩咐月兒，好讓他們以後不再找你的麻煩。」

石楓道：「多謝姑娘。」

雙腿一磕馬腹，馳到四婢立馬之處道：「月兒，不要追究了，讓項大俠他們去吧。」

月兒小咀一噘道：「公子，這般人可是存心向你找碴的，你還要放過他們？」

秋兒喝道：「四妹，聽公子的話，快回來。」

月兒小鼻子一縮，扮了一個逗人喜愛的笑容道：「誰說我不聽公子的話了？要妳管。」

小身子一擰，便已安安穩穩的坐回雕鞍之上。

石楓微微一笑，回顧項氏兄弟道：「三位可以走了。」

項修文目光灼灼向石楓逼視半晌，忽然雙拳一抱，滿臉歉疚之色道：「尊駕可是石大俠？」

石楓道：「不錯在下正是石瘋子。」

項修文道：「閣下是人中蛟龍，暫陷泥淖而已，江湖誤傳，實在害人不淺！」

石楓道：「不敢當，石楓只是一個落拓江湖的流浪漢罷了。」

項修文道：「石大俠有了這些好幫手，天下都可去得，但如有用得着項家兄弟之處，只要片紙相召，愚兄弟，將萬死不辭。」

石楓道：「多謝項大俠，今後如有所需，當派人專程奉謁。」

項修文道：「好，咱們一言爲定。」

石楓道：「一言爲定，項大俠請。」

項修文拱拱手道：「石大俠請。」

石楓心知項氏兄弟必然要他先行離開以示恭敬，遂抱拳一禮，然後撥轉馬頭，與王家玉主婢絕塵而去。

由於項家三把刀的找碴，使他們躭誤了不少時辰，待趕到大冶，已是黃昏時分了。

此地隣近鐵山，居民多半在鐵礦工作，或製作鐵器爲生，基於經濟的因素，市面顯得頗爲繁榮。

石楓等剛剛進城，就有一名頭戴瓜皮小帽，身着長袍馬褂的老者迎上前來道：「大俠可是姓石？小的喬五是項大爺派來迎接俠駕的。」

石楓一怔道：「是項修文項大俠？」

喬五道：「是的，項大爺是以飛鴿傳書，他本人並沒有來。」

石楓哦了一聲，道：「原來如此，請老丈代向項大俠申致謝意，就說石某心領了。」

喬五道：「本城最大的客棧『雞鳴天』就是項大爺開設的，石大俠如到別家客棧歇息，小的就難以向項大爺交待了。」

王家玉道：「免得喬老丈爲難，咱們就去雞鳴天吧。」

喬五大喜道：「多謝石夫人，小的帶路。」

他這聲石夫人叫得石楓一怔，及偸眼向王家玉一瞥，這位令人莫測高深的姑娘，嬌靨如花，竟印上一抹喜悅的紅暈。

石楓雖是暗中納罕，但也只好裝聾作啞，隨着喬五直奔客棧。

雞鳴天規模頗大，是附近縱橫數百里罕見的客棧。

他們的馬匹被店伙牽走，喬五則將他們領到一處庭院深深，清幽無比的後院。

喬五指着幾間精舍道：「這是敝店招待貴賓之處，一間上房，及兩間耳房，每一房間都有盥洗室，居家十分方便……」

一間上房，兩間耳房，說什麼也住不下他們六個大人，陳設再好也是白費。

石楓正想請喬五另找住處，誰知王家玉微笑道：「很好，請喬老丈替咱們準備一點吃的，別的就不必煩勞貴店了。」

喬五道：「小的已經告訴過了，馬上就會送來，石夫人還有什麼吩咐？」

王家玉說道：「沒有了，老丈歇息去吧。」

喬五道：「小的是這兒的掌櫃，今後石夫人就叫小的的名字吧，老丈的稱叫，小的實在承担不起。」

王家玉道：「咱們知道了，只是喬掌櫃也不必太過客套，否則咱們就無法安心作客了。」

喬五躬身道：「是，小的告退。」

他退至院中，忽又回頭叮囑道：「院門之外，無分日夜，均有男女侍者四名聽候差遣，未經呼喚，他們是不敢踏進院內的。」

王家玉道：「掌櫃的想的眞週到，謝謝你啦。」

待喬掌櫃的走遠，石楓忍不住埋怨道：「妳是怎麼啦？王姑娘……」

王家玉道：「有什麼不對？」

石楓道：「三房一廳，咱們怎能住得下去！」

王家玉道：「原來爲了這個，唉，你

也是久走江湖的了，還沒有學會適應環境，隨遇而安麼？」

石楓啞然一笑道：「我是怕妳們太過委屈，旣這麼咱們就將就一宿吧。」

他們言談之間，店伙已送來一桌豐盛的酒席，他們將酒筵擺好，一禮之後躬身退出。

飯後石楓在起居室休息，讓王家玉主婢到房中去盥洗。

秋兒抽空跑過來悄悄道：「傻瓜，你爲什麼這等死心眼？」

石楓一怔，說道：「我什麼事死心眼了？」

秋兒櫻唇一噘，道：「還說沒有，小姐中意一間上房，分明已存下以身相許之意，這等强烈的暗示你都不懂，你不是死心眼是什麼？」

石楓搖搖頭道：「男女之間，必須水到渠成，我不是一個輕薄的小人，冒昧的事我做不出來。」

秋兒輕輕一跺脚道：「說你是傻瓜你還不承，想想看，掌櫃的喬五幾次稱她爲石夫人，她可曾有半點不愉快的表示？」

石楓道：「這個我倒是有點納罕，也許她只是不願意分辯罷了。」

秋兒道：「那有這回事，難道你不知道女人重視的是什麼？」

石楓道：「妳說的也許全對，可是我還是要聽其自然。」

秋兒對他的固執實在無可奈何，但她不便就擱得太久，只得白他一眼，才失望的擰身而去。

不久，王家玉出來了，石楓向她一瞥，不覺感到眼前一亮。

她原是一個超塵絕俗的美人兒，縱然以嚴酷的尺度去衡量，也很難找到幾點瑕疵。

只是她平時的裝扮太過濃艷了，濃艷得幾乎掩去她原有的美色。

現在凝脂洗盡，還我本來。

她的秀髮是以一條絲巾束在腦後，嬌軀上裹着一襲天青色的齊膝夾袍，那膚光緻緻，修短適中的小腿，以及圓渾瘦小，白嫩可愛的天足，都毫無掩飾的暴露在石楓的眼前。

美，是上蒼的傑作，是人類追求的目標。

只要是一個正常的人，遇見眞正的美色必然會動情的。

所謂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就是這個道理。

石楓不是一個容易動情的人，但他終於被王家玉那清新絕俗的美麗所吸引。

他的目光在她全身上下遊走，由髮際至脚趾，再由脚趾至髮頭，一遍接着一遍，就是收它不回。

王家玉瞅着他那傻裏傻氣的模樣，忍不住噗哧一笑道：「你怎麼啦？石兄。」

石楓面色一紅，迅速收回目光，說道：「姑娘原來這般美麗，在下當眞有眼若盲了。」

王家玉撇撇咀道：「還不致辱沒石夫人的身份吧？」

石楓道：「姑娘如此說法，在下更是汗顏無地了。」

王家玉道：「有道理？」

石楓道：「姑娘千金之體，石某只不過是一個江湖亡命罷了，無論身份與才智，都使在下自慚形穢……」

王家玉面色一整道：「鴻鵠志在千里，大丈夫豈能這等消沉！」

石楓心頭一懍道：「姑娘責備的是，只是，咳，一個浪跡天涯之人，焉敢存那非份之想！」

王家玉蓮步輕移，伸出潔如羊脂般的粉臂，挽着石楓的右腕道：「將相本無種，石兄不可妄自菲薄，來，咱們坐下來慢慢的聊。」

石楓依言坐下，一股淡淡的幽香，立卽鑽入他的鼻際。

這是少女固有的體香，不帶絲毫人工成份，但它却能使異性感到無比的刺激。

她依偎於石楓的肩頭，輕輕一笑道：「石兄……」

「嗯……」

「你今年……」

「痴長二十一歲了。」

「那你得叫我一聲姊姊。」

「眞的？」

「眞的，我時光虛擲，已經二十二歲了。」

「小姊姊。」

「好兄弟，唉……」

「怎麼啦？小姊姊。」

「我只是感到咱們相見恨晚……」

「姊姊是說……」

「不要瞎猜，姊姊是自由之身。」

「那……小姊姊……」

「說嘛，兄弟。」

「我要娶妳。」

「是眞心話？」

「如若口不應心，小弟……」

「不要再說了，兄弟，姊姊相信你就是。」

「那麼……」

「我答允你。」

「妳眞好，小姊姊，不過，小弟還有一項請求。」

「說……」

「咱們今晚成親。」

「不嫌太過倉促？」

「不，只要咱們兩情相悅，其他都是次要的。」

「好，姊姊一切交給你了。」

她忽然螓首一仰，道：「秋兒……」

秋兒應聲奔出，說道：「小姐，小婢在。」

王家玉道：「快替姑爺準備沐浴。」

秋兒道：「已經準備好了，姑爺請隨小婢來。」

讓一個女孩子侍候沐浴，石楓還是破題兒第一遭，雖然他與秋兒有着特殊的關係，依然有點尷尬不安的感覺。

王家玉笑笑道：「那天在王家別墅的後山，你的勇氣似乎十分之大，現在爲什麼反而害羞起來了？快去吧，水冷了會着涼的。」

提到王家別墅的後山，石楓更有點不好意思，好在王家玉旣已成爲他的妻子，秋兒的事自可迎刄而解。

於是，他只得立起身來，隨着秋兒走向浴室。

「恭喜你啦，姑爺。」

「謝謝妳，秋兒這是妳大功一件。」

「怎樣謝法？」

「我跟妳買幾件首飾。」

「不稀罕。」

「那妳要我怎樣謝法？」

「這個……這個……待我想到後再告訴於你。」

「就這麼辦。」

「你洗吧，我走了。」

「你陪我洗好麼？」

秋兒道：「省點精神吧，新娘子在等着你呢。」

想到立即要與王家玉成親，他只得放任秋兒離去。

沐浴之後，秋兒替他送來一身新裝，道：「姑爺，你們雖是倉促成親，也應該舉行一個祭告天地的儀式，快穿着整齊，小姐在起居室相候。」

待他到達起居室，只見上方增設了一列長案，案上燒着一對粗如兒臂的喜燭，並設有石王兩家列祖的神位。

石楓估不到王家玉辦事如此俐落，不由衷心的讚譽道：「小姊姊，妳眞行。」

王家玉低頭一笑道：「這算不了什麼，只不過表示咱們對婚嫁的重視而已。」

石楓道：「姊姊辦事如此週詳，小弟實在萬分欽佩，來吧，姊姊，咱們一同祭告天地。」

皇天爲證，后土爲憑，儀式雖然簡單，他們却有着無比的虔敬。

最後，這一對完成夫婦盟約的新人，由春花秋月四婢擁入上房，幾聲恭喜之後，四婢就悄悄的退了出來。

石楓閂好房門，回到王家玉的身側道：「小姊姊，讓我給妳寬衣。」

王家玉道：「好的，兄弟，但你先將門閂拉開再來。」

石楓一怔道：「爲什麼？小姊姊。」

王家玉嬌靨一紅道：「待會春兒要來侍候咱們的。」

石楓道：「有這個必要麼？」

王家玉道：「有的，這是陪嫁丫頭的職責。」

石楓不明白陪嫁丫頭有些什麼職責，仍依言將門閂拉開。

幾度抵死纏綿，不知揉碎了幾許桃花，此時春兒進來了，她端着一個盛着溫水的銀盆。

現在石楓明白了，陪嫁丫頭的職責，是替他們做事後的清理。

他尷尬萬分，也有點不安，但他不便推拒，因爲這是陪嫁丫頭的職責。

自然，此一職責，是四婢輪流侍候的，他娶了一個妻子，實際上是同時娶了四個侍妾。

在大冶小住數天，他們再聯騎出發，經陽新縣境，直向九江奔去。

九江扼數省的咽喉，是金陵的屏障及門戶。當年太平天國的名將林啓榮，曾在此城敗曾國藩，破楊制台，清虜勇將塔齊布且因傷致死，使一般不明春秋大義的漢族不肖子孫，震顫戰慄，噤若寒蟬，雖然已經事隔十多年，當年太平軍鏖戰九江城的遺跡，依然斑斑可考。

他們到達殷村，距九江約莫還有三十餘里，此時天色已經逐漸的黑了下來。

殷村雖然只有一條大街，但麻雀雖小，五臟俱全，這個小鎭鎭上，居然還有一間像樣的客棧。

以他們坐騎的脚程，一個時辰之內，還可以趕到九江，但他們不必如此匆忙，反正是遊歷性質，大可以隨遇而安。

於是，他們在這家獨一無二的長亭客棧落了店，訂下房間之後，就在食堂之內進食。

王家玉喜吃魚，他們要了六道菜，內中就有兩樣是魚。

那是沙鍋魚頭，紅燒鮮鯉。

石楓沒有特別的偏愛，惟一喜歡的是喝上兩杯。

他的酒量不大，最多半斤老酒，便已醺醺欲醉了。

食堂排着梅花形的五張飯桌，靠外面一張坐着七名年輕的大漢，瞧神態，這般人是吃江湖飯的，而且身手還頗爲不惡。

中間的一張是一對年老夫婦，他們像是土財主進城，衣着質料極爲名貴，只是式樣已不太入時。

跟石楓並排的一張，是四名中年大漢，有兩個身着長衫，像一對遊學士子，另兩人短裝打扮，可能是他們的隨從。

石楓自踏進店門，就曾經注意店內的環境，他認爲那雙年老的夫婦可能是兩名深藏不露的武林高人。

不過縱然這十幾人全都有心圖謀於他，憑他們夫婦六人的實力，還不致將這般人放在心上。

因此，他低斟淺啜的飲着老酒，一面與王家玉談論着沿途的見聞。

半斤老酒下了肚，他已經有了一點醺然的感覺，花兒盛了一碗送過來道：「吃飯吧，待會菜就涼了。」

石楓伸手正待接飯，一股勁風忽然向他手上撞來。

他心頭一懍，急暗凝功力，勁貫指尖，手腕微微一震，已將勁風送來的小杯接了下來。

原來它是一隻酒杯，並不是花兒送來的飯碗。

「別忙用飯，姓石的，咱們哥倆敬你一杯。」

石楓循聲一瞥，見說話的是身着長衫，兩名遊學士子之一的瘦長大漢，不由微微一怔道：「兩位原來是武林高人，兄弟竟然走了眼了。不過，咱們素昧平生，這杯酒石某不敢接受。」

手腕輕輕一送，那杯酒又凌空飛回，去勢雖然不快，但却平穩無比。

瘦長大漢接下酒杯，冷冷道：「朋友是交出來的，閣下這麼着是瞧不起咱們兄弟了。」

石楓道：「兄台言重了，請問上下怎樣稱呼？」

瘦長大漢嘿了一聲道：「咱們兄弟家住潼關，姓方，閣下應該有個耳聞吧？」

石楓重新向他打量一陣道：「朋友是潼關五聖府的？」

瘦長大漢道：「不錯，我名方濟，這位是我的兄弟方淵。」

石楓道：「兩位原來是五聖的哲嗣，石某倒是失敬了。」

方濟傲然一哼道：「方某不在乎這些，只是想跟閣下打一個商量。」

石楓道：「這是在下的光榮了，請說吧。」

方濟道：「聽說閣下獲得半壁山河，不知是否屬實？」

石楓微微一笑道：「咱們大好河山都已經讓給滿人了，在下身無立錐，那來的半壁山河！」

方濟面色一沉道：「姓石的，你少跟咱們兄弟打哈哈，須知匹夫無罪，懷璧其罪，交出半壁山河，方某願意給你一條生路。」

石楓道：「如果不呢？」

方濟道：「那麼閣下就活不過十二個時辰了！」

石楓雙眉一掀道：「是憑五聖府的威望，還是憑尊駕的一身藝業？」

坐於中間桌上的老婆婆忽然哼了一聲道：「散功散與七竅紅還不够麼？姓石的，珍寶買不了命，別這麼不知死活！」

石楓心頭一震，表面仍神色冷漠的淡淡一哂，道：「當眞麼？在下不相信領袖天下武林的五聖府，會使出貽羞江湖的下流手段。」

老婆婆道：「你說的不錯，咱們如此作法，確是不見得怎樣高明。不過，只要你交出半壁山河，老婆子保證立刻給你解毒之藥。」

石楓在對話之際，已暗中運功相試，果然發覺胸腹之間有異，確已身中劇毒。

他立即傳音告知王家玉主婢將劇毒逼向「承滿」「粱門」之間，並迅速一翻衣底，將金戈探了出來。

老婆婆嘆息一聲道：「石哥兒，錢財是身外之物，你當眞要不顧你們夫婦的生命？」

石楓冷冷道：「你們太過卑鄙了，暗中下毒已是不該，爲什麼對我的妻子也不放過？」

老婆婆道：「請你原諒，石哥兒，因爲她們的身手太高，咱們不希望雙方造成傷亡。再說，咱們下在沙鍋裏的只是散功散，她們的生命不會有危險的。」

石楓回顧王家玉道：「怎麼樣？小姊姊。」

王家玉道：「咱們已經逼着毒力，仍有一戰之能，只是你……」

月兒道：「我沒有中毒，由我來保護姑爺。」

王家玉道：「好，妳保護姑爺突圍，咱們到九江總兵府相見。」

她語音甫落，便已身化長虹，首先向相隔不遠的方濟兄弟撲去。

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方濟兄弟是他們這一夥人的頭兒，如能擒到他們一個，一切問題就可迎刃而解了。

秋兒與王家玉是同一想法，四婢之中也以她的功力最高，她們這一主一婢，立即纏着方濟兄弟狠鬥起來。

春花二婢不甘後人，她們選擇了那雙年老夫婦作爲對手，降龍棒縱橫搏擊，招招都是兇狠凌厲的煞手。

四名功力最高的敵人被纏着，此時不走更待何時？

月兒牽着石楓的手腕道：「姑爺，咱們衝！」

石楓道：「咱們走了她們怎麼辦？」

月兒道：「只要咱們能够出困，她們隨時都能擺脫敵人的，不要顧慮了，快隨我來。」

小姑娘降龍棒一顫，當先撲向方濟兄弟的兩名隨從。

這兩人是五聖府的世僕，一名方勇，一名方福。

別看他們只是五聖府的兩名隨從，一身功力並不比當今武林的高手遜色多少。

月兒剛剛撲出，刀光一閃，他們已橫身攔住去路。

月兒嬌叱一聲，降龍棒一點一撥，噹的一聲脆響，方勇的長刀已被她蕩了開去了。

小姑娘身形急轉，降龍棒一帶一壓，以電光石火的速度，敲在了方福的手背之上。

她動作之快，令人目不暇接，招式的奇詭玄奧，也到了行雲流水，瀟洒自如的境地。

再就是方勇方福太過狂妄自大了，他們根本就沒有將月兒瞧在眼裏。

待得勁風迫體，方福才知道大事不妙，他連任何應變都來不及，拍的一聲脆響，手背骨已被降龍棒敲得粉碎。

椎心蝕骨的劇痛，使得方福慘嗥出聲，好在月兒志在突圍，否則這位五聖府的忠僕，一條命就可能據在這兒。

石楓與月兒衝過第一道攔截，另外七名彪形大漢已橫身阻住店門。

石楓金戈一挺道：「讓開。」金戈以橫掃千軍之勢，向攔路的七人猛掃。

這七人是五聖府的護院，江湖上稱他們爲聖府七雄。

如若單打獨鬥，他們每一個都不是石楓百招之敵，但七人聯手，局面就大爲改觀了。

叮叮噹噹一陣金鐵交鳴，石楓立被迫退四步，他呆了一呆，再度揮戈撲了上去了。

此時方勇也加入了五聖府七雄的行列，形成了一道堅强的壁壘，石楓要想突圍而去，一場苦戰在所難免。

月兒爲恐激發他腹內的劇毒，立即縱身而上，道：「你歇歇，這般人交給我就是。」

降龍棒指東打西，煞手不斷的施展，她使出了全身的氣力，希望能打開一條出路。

小姑娘的功力眞個驚人，五聖府八大高手對付她一人，仍被迫得守多攻少，幾有難於招架之勢。

只是雙拳難敵四手，他們雖是一時之間無力反攻，但終於逐漸的穩了下來。一晃二十招，月兒竟未能突破重圍。

拖延對石楓是不利的，月兒既無法打開出路，他不得不親自出手。

手腕一抖，金光亘空，口中一聲暴吼，揮戈向一名大漢當胸便扎。

這名大漢使的是一對鐵鐧，瞧他這副沉重的兵双，就知道是一個不太易與的人物。

果然，石楓這當胸一戈，他竟然用上硬碰硬的打法。雙鐧向前一推，立即响起

一聲震耳的巨鳴。

一股巨大震力，使得石楓倒退兩步，他身形還未立穩，勁風已然攝衣而來。

「兔崽子們，大爺跟你拚了。」

怒火焚心，石楓忘了身中劇毒，身形向一側橫跨，金戈反臂掄了出去。

又是一聲巨响，他與一名使砍山刀的再硬拚了一招。不過那人沒有佔到便宜，刀背碰到金戈，被砸得飛了出去。

一招得勢，跟蹤猛擊，金戈向上一挑，那人半邊腦袋被削了下來。

石楓心頭方自一喜，後心忽然傳來一陣劇痛。

這當眞是前門拒狼，後門來虎，他毀去了一名敵人，後心却被鐵鐧掃了一道血槽。

他顧不得疼痛，返身與三名强敵展開了一場惡鬥，金戈橫掃直擊，使的全是不顧死活的打法。

其餘四名五聖門下的情況，顯得十分之糟，在月兒降龍棒的攻勢下，已完全落在下風。

他們別無援手，自己又欲振無力，終於在十招之後，落得一死兩傷。

月兒不敢戀戰，降龍棒逼退圍攻石楓的三人，拉着他便衝出店外。

此時大地混黑，星月無光，對石楓的逃避是有利的。

但天空一抹閃光，帶來一陣疾雷，緊跟着黃豆一般的驟雨忽然傾盆而降。

石楓的背部衣裂肉現，傷勢十分怕人，此時忽被驟雨一澆，他禁不住連打兩個冷戰。

「你怎麼啦？姑爺。」

月兒牽着石楓的手在狂奔，她是想先行脫離險地，再查看他的傷勢。

可是她感到石楓的手逐漸冷如嚴冰，連一點生氣也感覺不出，而且步履踉蹌，眼看就要跌倒似的。

其實石楓的手脚雖是冰冷，但胸腹之中却像燃着一把無情之火，在作痛苦的煎熬。

此等寒熱交迫的痛苦，不是血肉之軀所能忍受的，因此，他悶哼一聲道：「月兒，我已毒傷迸發，只怕難以支持，妳不要管我了，去瞧瞧家玉她們吧。」

月兒道：「不，我不能丟下你，瞧，前面那幢房子十分隱僻，咱們到那兒避一下雨再作後計。」

她扶住石楓攀上一株大樹，然後由窗口躍進一座高樓。

樓上闃無人跡，只有一股藥材之味直衝鼻際，原來這是一間堆棧，堆集着一包包的各種藥材。

月兒清理了一塊地方讓石楓躺下，他的神智已逐漸陷入昏迷。

此時風雨滿窗，夜色如晦，一個孤零零的少女，在這般時辰，這等景况之下，陪着一個毒傷迸發，神智昏迷之人，縱然她具有一身武功，仍難免有着心慌胆怯的感覺。

只是這個男人是她的主人，也是她的丈夫，無論她怎樣心慌，如何胆怯，她都不能棄之而去。

於是，一聲幽幽嘆息之後，她開始進行救傷的工作。

她無力解救他所中的劇毒，但可以治療他背部的創傷，第一件要做之事，是除去他一身濕衣。

好在他們的包裹是隨身携帶的，換上乾的衣衫，並非什麼困難。

她取出一套乾衣，再輕輕扶着石楓，替他一件件的褫換，最後敷上療傷靈藥，才算吁出一口長氣。

雨停了，夜風還在怒吼着。

她自己也換上了乾凈的衣衫，由窗口飄身而出。

王家玉曾經叫她出圍之後，到九江總兵府會合，但石楓毒傷齊發，生命已然危如纍卵，九江雖是十分之近，但她却有咫尺天涯之感。

因此，他想到長亭客棧去瞧瞧，如若能找到王家玉，也好請她拿個主意。

她遮遮掩掩的奔到客棧，結果失望得很，不僅沒有找到王家玉主婢，連五聖府的那般强敵，也一起離開了長亭客棧。

現在她只有孤軍奮鬥了，惟一的希望，是石楓能够發生奇蹟。

夜風驅走浮雲，清新的月色由窗口透入樓頭之內。

月兒奔回石楓睡眠之處，一片凌亂的迹象，使她大吃一驚。

濕衣包裹仍在，却失去了石楓的蹤迹，堆集整齊的藥材，也散落得遍地皆是。

最使她觸目驚心的，是一包散落的石信，她雖是不明醫理，却知道石信是一種霸道的毒藥。

「難道石楓已遭人綁架？或是他不耐痛苦而吞服石信意圖自殺？」

不管是甚麼原因，對月兒都是一樁無情的打擊，失去了石楓，叫她怎樣向王家玉交待？

她匆匆拾好包裹，晃身穿窗而出，小身子一幌一彈，便已躍登屋面之上。

她擺着目光，向四週極目眺望，終於被她發現條人影，正向東南楊洪山狂奔。

「是他。」

她內心一聲歡呼，便以天馬行空之勢，向那條人影急追，一晃數十里，終於拉近了雙方的距離。

「姑爺……公子……石楓……」

前面確是石楓，但他對月兒的嬌呼，始終是充耳不聞。

最後，月兒一提眞氣，嬌軀有如脫弦强弩，起落之間，已攔在石楓的前頭。

「你是怎麼啦？爲甚麼……」

她在埋怨石楓，但語意未竟，張開的櫻唇，竟震駭得闔不上來。

原因是石楓面如噴火，眼似銅鈴，一張原本英武豪邁的面頰，竟變得像閻羅殿上的紅面判官。

她不知道石楓又發生了甚麼遽變，却心痛得流下了多情的淚水。

「公子！坐下來，讓我瞧瞧。」

此處是楊洪山的山腰，樹林叢生，衰草遍地，寒風吹襲不到，在這兒歇息一下，倒是十分適宜。

她牽着石楓的手，兩人依偎的坐了下來。

但她感到石楓的體温十分之高，芳心之中又像針刺一般的替他難過。

「公子！究竟發生了甚麼？」

她像依人小鳥般緊緊的貼着他，以深深的熱愛來分擔他的痛苦。

誰知石楓忽然一聲虎吼，竟一掌將她推翻在地，同時雙掌急揮，一陣裂帛之聲跟着響了起來。

這又是一個意外，意外得令人驚心動魄。

以月兒的一身功力，她是有反抗之力的。

但她沒有，只是睜着一雙駭異的美目，靜靜的瞧着石楓那瘋狂般的行動。

這也難怪，因爲她是個陪嫁丫頭，早已具備石楓的侍妾身份了。

而且她侍候過他們，也聽到過那扣人心弦的零雲斷雨之聲。

她遲早總是他的，只是有點駭異來得太過突然吧了。

狂暴風雨終於降臨了，它震撼着這一葉孤舟，使她發着痛苦的呻吟。

一個十六歲的少女，只不過是一株剛剛開放的嫩蕊，無論她怎樣堅强，這陣狂暴的風雨她是難以承受的。

最後她終於昏了過去，幾乎頓飯時間，她才悠悠醒來。

第一眼她瞧着石楓，他竟然在十分香甜的呼呼大睡，他的熱度也褪了，回復到一般常人的體温。

不過，山林的深夜寒氣極重，像他這麼裸體而臥，必然會受到風寒的侵襲。

月兒嘆息一聲，一翻身爬了起來。

雖然她感到一陣陣難耐的刺痛，仍迅速解開包裹，取出一件十分名貴的狐裘。

這是王家玉爲石楓準備的多裝，此時用作禦寒的寢具，倒是再好不過。

她不敢弄醒石楓，僅將狐裘輕輕的蓋着他的身體。

然後她才收拾自己，並換上一身禦寒的衣衫。

極度的疲勞，她也在石楓的身旁睡了過去，直待日上三竿，他們才醒了過來。

「啊，月兒，這是怎麼回事？」

石楓發覺他身無寸縷，而又睡在狂風虎虎的山林之中，他忘了昨晚的罪惡，反而對月兒詢問。

「哼，你不會瞧麼？」

月兒撇着櫻唇，還投給他一瞥白眼，那有着幾分失血的粉頰，也突然印上一抹紅暈。

石楓瞧得神色一呆，他的目光同時也接觸到一堆撕爛的衣衫，以及褻衣上的斑斑血漬。

現在他明白了，但想不出何以會發生如此反常之事。

「對不起，月兒，我實在該死……」

月兒纖掌一伸，迅速掩住石楓的嘴唇，螓首一垂，幽幽道：「誰叫你說這些的？你如果眞有甚麼三長兩短，咱們主婢幾個還能活下去麼？」

石楓握着她那纖纖玉手，無限憐惜的道：「我知道，月兒，我也由衷的感激，只是這樣太對不起妳了，它究竟是怎樣發生的？」

月兒道：「你先穿上衣衫，我再慢慢的告訴於你。」

接着，她將昨晚的經過，向他一一詳述。

最後她咳一聲道：「公子，你的毒傷怎樣了？究竟爲甚麼你會向這兒狂奔？」

石楓道：「我不知道，月兒，現在我胸中還有一團火，眞氣也無法凝聚，我想毒傷仍未痊癒，可能會凶多吉少，至於昨晚爲甚麼跑來這兒，我一點都不記得。」

月兒憂容滿面的道：「咱們去九江找小姐去，我想她必有解救之策。」

石楓道：「妳準知道她們能逃往九江？她們不是也中了散功散的毒麼？」

月兒道：「散功散是使功力逐漸減退，小姐功力深厚，九江又近在咫尺，我想不會有甚麼問題的。」

石楓道：「妳爲甚麼沒有中毒？」

月兒嬌羞的一笑道：「我剛剛月紅來過，怕魚腥會帶來麻煩，我沒有吃魚，自然不會中毒了。」

石楓道：「原來如此。」

月兒道：「我餓了，公子，咱們先在附近找點吃的再到九江去。」

石楓道：「好的，咱們走。」

他們找了十幾里山路，才碰到一家獵戶，月兒掏出一錠銀両，向獵戶換得一頓飽餐。

飯後他們繼續上路，沿着一條羊腸小道向山下急趕。

也許走得太快，太急，月兒感到疼痛起來。

「公子！咱們歇一歇，好麼？」

他與石楓相距，不過三五步的距離，這聲嬌呼，石楓是應該聽到的。

然而，他沒有停歇之意，脚下的速度，半分也沒有減低。

「嗨，公子，你聽到沒有？我走不動了！」

這一回她幾乎是大聲疾呼，除了天聾地啞，決沒有聽不到的道理。

但石楓依然未加睬理，脚下依然走個不停。

月兒這一驚非同小可，她立即想到是甚麼一回事了。

按她的身體狀况，她是無法再接受任何刺激的，如若她存心逃避，可以說輕而易擧，她只要停下來就行了，不必多花半點精力。

後果呢？

那就不堪想像了，也許石楓會毒氣攻心，也許他會血管爆裂。

不管是怎樣一種後果，都是她不願發生的，她願意接受任何痛苦，也不願石楓受到半分傷害。

於是她彈身一躍，攔住石楓的去路。

她猜的不錯，雙頰巽血，兩目如火，石楓果然又瀕陷瘋狂而危險的邊沿了。

「公子！來，咱們到那邊去歇歇。」

無比的情操，深摯的熱愛，使她產生了驚人的勇氣，她抓着石楓的手腕，向一側的密林狂奔。

她選擇了一塊草地，迅速完成了準備工作。

强暴的衝擊展開了，但並不如想像中的可怕。

她有着撕裂的痛苦，難免發出呻吟。

忽然，她發覺呻吟不僅可以減少痛楚，還能够帶來快感，與從未領畧過美妙刺激。

（未完）



新派俠義奇情長篇

慕容美·文　盧令·圖

刀客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魚山谷命人往五通祠收藏了宮少奇和艾鬍子的屍體，把兇殺改爲了失踪，這一陰着，果使宮寒不致毅然放棄尋寶之舉，只是加緊派人四出打聽獨孫的下落，這一任命，自然少不了烏八，而白天星也就不費吹灰之力而從烏八口中獲知宮少奇失踪的事，白天星在熱窩敷衍了烏八，又與錢如命聚談一會，驀見才子尹文俊主僕自店外踱將進來，因全堂客滿，就只白天星和張弟的桌子有空位，尹文俊道擾坐下，白天星與他寒暄一番，問知仍未定居，便要請他回家居住，尹文俊大喜答允，那隨從似欲勸阻——

****

明槍揭偽善　暗箭害强徒

這大漢背厚肩濶，兩邊太陽穴高高隆起，一看便知道很有一點武功根底，同時從他剛才提醒主人說話留神這一點看來，可見這大漢不僅武功不弱，江湖上的經驗閱歷，似乎也很豐富。

尹文俊雖然是個弱不禁風的書生，能有這樣一名精幹的家丁貼身保護，安全方面也足够叫人放心的了。

白天星不曉得是打那裏突然激發出來的一股熱情，他聽尹文俊這樣一問，立卽與高彩烈地轉首向張弟吩咐道：「走，找老蕭結帳，我們帶尹公子去看看我們住的地方！」

×　　×

一間破破爛爛的屋子，住着兩個獨身漢，而且難得打掃一次，屋子裏是副什麼樣子，自是不難想像得到。

尹文俊走進這間屋子，居然連眉都沒有皺一下。

這使張弟對這位來自京師的大才子，印象又稍稍轉變了一些。

他如今突然發覺，若是沒有那名青衣大漢如影隨形跟在身後，尹文俊實在並不是一個很討厭的人。

討厭的實在是那名青衣大漢。

就因爲他處處表現得太關心他的主人，以致使尹文俊看來就像一個什麼也不懂的小孩子，就好像除了他的主人，人人都粗俗不堪，根本不配與他們主人交往，根本不配成爲他們主人的朋友！

而最使張弟感覺不舒服的，便是白天星本出於一片好意，但從那大漢戒備的神色看起來，却好像白天星邀請他們公子同住，是爲了準備謀財害命一般！

今天的白天星也很奇怪，他平時的那份機警，不知道都到那裏去了。

平時，卽使是一點點風吹草動，都很難逃得過白天星敏銳的注意，今天對那大漢神色之間明顯的敵意，白天星竟似乎一點也沒有覺察到。

他興緻勃勃的指着那張木床道：「今晚尹兄可以睡這張床。令介，噢噢，尹福！尹管事和我們師兄弟可以打地鋪，這種天氣，床上床下，睡起來一樣舒服。」

那大漢臉色畧爲好看了一點，這當然是因爲白天星讓出了那張木床的關係。

尹文俊不安地搓着手道：「這怎麼好意思，這……這……豈不……成了……眞正的喧賓奪主？」

尹福似乎怕白天星改變主意，連忙接着道：「這是他們師兄弟的一番好意，我看公子也就不必再客氣了！」

這本來的確是一番好意，只是由他這個下人插進來一勸，味道就完全走樣了。

白天星仍然一點也不在意，笑嘻嘻的道：「可不是，難得公子賞光，總沒有主人睡床鋪，客人反而睡在地上的道理。」

現在當然還不是上床睡覺的時候。

白天星望望天色，忽又接着道：「橫豎時間還早，我看我們大夥兒再出去吃點東西怎麼樣？」

張弟沒有意見，也可以說完全贊成。

因爲從早上到現在，他肚子裏除了剛才的一壺酒，半盤羊肉，便是早上的那一碗豆漿，兩個燒餅。

像他這樣粗粗壯壯的一個小伙子，這麼一點食物，當然不够一天的消耗。

尹家主僕，似乎也沒有反對的理由。

中午到現在，他和白天星多多少少還喝了點酒，而這對主僕，連酒也沒有喝一口，自是更需要飽餐一頓。

尹文俊露出迷惑之色道：「這鎭上除了熱窩，還有吃東西的地方？」

白天星道：「只有一處。」

尹文俊道：「什麼地方？」

白天星微微一笑道：「一家餃子店。方大娘的餃子店！」

×　　×

方大娘年輕時，據說生得嬌小玲瓏，身段兒相當迷人。

不過，那無疑已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現在的方大娘，由於不斷往橫裏發展，身子已漸漸變得跟她夫家的姓氏一樣，看來像是方的。

這尙是指她站着的時候。

如果這位方大娘一坐下來，那就不是方的，而是扁的了。

像方大娘這樣的人，站着的機會當然不太多。

×　　×

方大娘如今就坐在店門口，坐在當門一張長方形的平枱後面。

平枱上放着餃餡和餃皮子，以及一列一列排得整整齊齊，圓鼓鼓像元寶似的豬肉餃子。

白天星走過去，大聲道：「方大娘，我們照顧你的生意來啦！」

方大娘的耳朵不大好，要跟她打招呼，至少得多花三倍力氣。

方大娘頭一抬，一對像綠豆似的眼珠子，只是那麼微微一閃，便給兩堆突然合攏的肥肉吞沒了。

這表示她在笑。

方大娘笑的時候，除了滿身肥肉打顫，是很少有聲音發出來的。

笑就是高興，高興就是歡迎。

方大娘雖然表示了歡迎之意，人却仍然坐在那張特製的方櫈上，動也沒有動一下。

這一點是可以原諒的。

鎭上人人知道，方大娘要坐上那張特製的方櫈，是一件很吃力的事，要她從櫈子上下來，當然更不容易。

這也是鎭上的人經過方大娘餃子店，差不多總可以看到方大娘坐在店門口的原因。

方大娘只管包餃子，招呼客人，是媳婦方二嫂和小孫女兒方丫丫的事。

方大娘男人死得早，只有一個兒子，大家都喊他方二。

只一個兒子，怎麼會喊成方二的呢？

這據說是因爲方二不是頭一胎，方大生下不到三天，就夭折了，儘管是因爲第一個兒子沒活下來，在排行上，還是有分別的。

方二是泥水匠，省城裏討生活，一年只回家兩三次。

回來看看方二嫂，順便把賺的銀子交給老娘。

方二很能幹，也很孝順，所以鎭上人人都說方大娘，福氣好，而方大娘也的確越來越發福。

現在約莫爲晚茶時分，當然也不是吃餃子的時候。

店裏沒有客人。

白天星領着尹家主僕走進店堂，方二嫂已將桌子抹得乾乾淨淨。

方二嫂還不到三十歲，雖然手脚粗糙了些，身材依然很苗條，一張臉蛋兒也端端正正的，正是一般男人希望討來做老婆的那種女人。

今天七星鎭上，家家戶戶差不多都住了外鄉人，只有何寡婦和方大娘這兩家是例外，因爲這兩家都沒有一個男人。

正因爲家裏沒有男人，方大娘最近把打烊的時間也提前不少。

白天星他們如果此刻不來，恐怕就連這頓餃子都吃不成。

白天星還在望着那張平枱。

不知道他是在欣賞方大娘包餃子的妙手法，還是在計算着四個人應該叫多少個餃子？

方二嫂含笑道：「請問白大叔，餃子要下多少？」

白天星一哦，忙道：「先來個整數兒，下一百個好了，不够再添。」

尹福道：「大嫂，我的一份，分開來盛，端到這邊桌子上來。」

方二嫂道：「你們不坐一起？」

尹福道：「小的只是奴才，那能跟我們公子平起平坐。」

他指的公子，當然不會是白天星和張弟。

方二嫂忍不住多望了尹文俊一眼，點點頭沒說什麼，到平枱上取了一百餃子，一逕端到後面灶下去了。

不一會，熱騰騰的餃子送上桌子。

小丫丫送來的。

小丫丫才八九歲，長相像極了她娘，一派天眞，又活潑，又可愛！

白天星等她放下餃子，拉住她一隻手道：「丫丫，你爹……」

他一句話還沒有問完，就聽方二嫂在後面喊道：「丫丫，快來，把這盤餃子也端出去啊！」

小丫丫道：「娘喊我啦！」

她掙脫白天星的手，一蹦一跳的，又到後面去了。

白天星笑笑，開始吃餃子。

這頓餃子一直吃到太陽下山，然後他們又回到那間破破爛爛的屋子。

白天星像變戲法似的，他點亮了壁上那盞油燈之後，居然從床底下拿出一把大茶壺，以及三四隻沒有缺口的茶碗。

拿出這一套很像點樣子的茶具不算，接着還居然又拿出一個茶葉筒子。

茶葉筒子裏，居然是裝的兩錢五分銀子一兩的雨前！

尹文俊簡直瞧呆了。

在一位世家公子來說，這半筒好茶葉，比窮人眼中的黃金，無疑還要來得珍貴得多。

於是，張弟拿了水桶，去巷子口胡老頭家打井水。

尹福則於屋前後忙着檢取柴火。

現在，屋子裏僅剩下尹文俊和白天星兩個人了。

白天星笑了笑，道：「尹兄文采風流，名滿兩京，這是小弟早就知道的了，想不到尹兄對這種屬於武人的刀會，竟然也有這份雅興，眞是難得。」

尹文俊朝屋外望了一眼，忽然傾着身子，低低地道：「趁尹福不在跟前，小弟不妨告訴你白兄一個秘密，小弟這次前來

，其實另有目的，並不是爲了來看什麼品刀會……」

白天星一呆，道：「另有——什麼目的？」

尹文俊低聲道：「小弟生平別無所好，惟喜書畫，尤其對二王行草，更是心嚮往之，所以這次瞞着家父，假遊山玩水之名……」

白天星連連點頭道：「噢噢，我懂了，我懂了。」

尹文俊低低接着道：「家父過去是位武官，尹福便是他老人家任上時的隨從，對於江湖上的種種關節，經驗相當豐富，所以他一直担心小弟會捲入這場是非之中，叫小弟別在人前落了口風。」

白天星道：「他這份小心並非毫無道理，你也不能怪他。」

尹文俊道：「但我也有我的算計，關於這方面的利害關係，從頭到尾，我都想過了。」

白天星道：「哦？」

尹文俊愈談愈興奮，聲音也不由得稍稍提高了些：「無論多寶貴的東西，總得有個買主，對嗎？東西最後落在誰手裏，那是他們的事，我只是出價公道，又是誠心收購，有什麼好怕的？」

白天星搖搖頭，忽然嘆了口氣道：「尹兄，你畢竟是個文人，對於險詐的江湖，你尹兄還是知道得太少了！」

尹文俊像是有點不服氣，道：「我這種想法，什麼地方不對？」

白天星靜靜地凝望着他道：「交出大宗銀子，結果非但貨不能到手，反而賠上了一條性命——江湖上這一類的故事，尹兄聽人說過沒有？」

尹文俊微微一笑，面現得意之色道：「關於這一方面，我早提防到了。」

白天星道：「哦？」

尹文俊微笑道：「『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小弟別的不懂，這兩句話還是記得的。」

白天星怔怔然道：「尹兄舉的這個例子，我還不太明白。能不能請尹兄稍爲說得露骨一點？」

尹文俊又笑了一下道：「這不是很簡單嗎？比方說：二王行書一幅值銀五萬兩，我如在身邊帶着五萬兩銀子，即無異帶着一幅二王行書。如果有人能爲一幅二王行書殺人，當然也會爲了五萬兩銀子殺人！我如將大宗銀子隨時帶在身邊，豈非自尋死路？」

白天星直着眼光道：「話這樣說是不錯，但你如沒有銀子帶在身邊，又有誰願跟你交易？」

尹文俊微笑道：「一手錢，一手貨，省城天與銀號帳櫃上辦交割！」

白天星不禁一拍大腿道：「妙，妙！只要交情够，甚至可將東西先交銀號庫房收存！」

尹文俊輕輕一噓道：「輕點！」

白天星望望門口，低聲道：「沒有關係，一大壺水沒有這麼沸得快。」

尹文俊低低一笑道：「現在你白兄該明白了吧？書生也並不是個個都百無一用的。」

白天星想了想，忽然問道：「這些日子七星鎮上發生的事，你尹兄大概都聽人說過了吧？」

尹文俊點點頭道：「是的，都聽說過了。」

白天星道：「既然尹兄知道所謂大悲寶藏，到目前爲止，也只不過是個謠傳，又何必對這件事如此認眞？」

尹文俊搖頭道：「不，我的想法，正好跟你白兄相反！」

白天星道：「尹兄不認爲這件事是個謠傳？」

尹文俊道：「絕對不是！」

白天星道：「何以見得不是謠傳？」

尹文俊道：「一個老練的江湖人物，絕不會爲謠傳而殺人，在這件事上已經死了這麼多人，便是一個最好的說明！」

白天星只有苦笑。

對這樣一位不知天高地厚的紈袴公子，他眞不知道還能再說什麼好！

他想了片刻，才又試探地道：「所以……你尹兄意思是……只是等那個錢麻子有了消息，這批寶藏馬上就會出現？」

尹文俊點頭道：「不錯！這是個很難得的機會，我會耐心慢慢等待。」

白天星長長嘆了口氣，但很快的又露出了笑意，含蓄地點點頭道：「只要你尹兄估斷正確，也不會等多久的。」

尹文俊楞了一下道：「白兄……這話……什麼意思？」

白天星朝門外溜了一眼，忽然將椅子移近少許，低低地道：「承你尹兄一見如故，不把小弟當外人，小弟如今也不妨告訴你尹兄一個秘密。」

尹文俊瞪大了眼睛道：「關於大悲寶藏的秘密？」

白天星道：「是的。」

尹文俊道：「那批寶藏其實不在錢麻子手上？」

白天星道：「不是。」

尹文俊道：「那麼是什麼秘密？」

白天星道：「我已知道了那個錢麻子目前的藏身之處！」

尹文俊微微一呆，道：「你——你眞的知道？」

白天星道：「八成錯不了！」

尹文俊道：「什麼地方？」

白天星一字字地道：「方大娘的餃子店！」

尹文俊又呆了一下道：「你——你是剛才吃餃子看出來的？」

白天星微笑道：「不錯！」

尹文俊眨着眼皮道：「剛才我們一直走在一起，如果你看出了什麼，我怎麼沒有看到？」

白天星微笑道：「這正是我寫不出一篇白馬賦的原因！」

手文俊催促道：「說正經的，別開玩笑了。」

白天星又笑了笑，道：「你說方大娘的餃子，好吃不好？」

尹文俊皺眉道：「但這——」

白天星笑道：「不，你得說出它的優點才行。」

尹文俊只好耐着性子道：「你也吃過了，何必問我？那當然是因爲餃皮子薄，餃餡兒多，現包現下味道新鮮的關係。」

白天星笑道：「對了！」

尹文俊茫然道：「什麼對了？」

白天星笑笑，沒有回答，微笑着又問道：「你知道我們今天一共吃了她多少個餃子？」

尹文俊道：「一百二十個，先叫一百，二十個是後來加的，不對嗎？」

白天星笑道：「對——如果我們再要，她的餃子够嗎？」

尹文俊一哦道：「怎麼不够？你再要三百個也行！」

白天星微笑道：「又對了！」

尹文俊眉頭皺得更緊了。

但這次他沒有開口。

他在等白天星說下去，白天星接下去道：「從我們進去到出來，你記得她店裏一共做了幾筆交易？」

尹文俊眼睛發亮，他似乎已經漸漸體會到白天星的絃外之音了。

白天星笑道：「除了我們四個人，鬼也沒有一個上門，對嗎？」

尹文俊點頭，眼睛更亮了！

白天星笑道：「我們出了店，走不多遠，便聽到上店門的聲音，那就是說，店打烊了！請問：她多下來的那幾百個餃子，留給誰吃？」

尹文俊唇角扯動了一下，像是想說什麼，又忍住沒說出來。

白天星笑道：「這是疑點之一！其次，便是我問那小丫頭的話，本來並無深意，但却給她娘立時叫走了，請問這是不是又是一次巧合？」

尹文俊道：「你說方家有個兒子？」

白天星點頭道：「是的，大家都喊他方二。」

尹文俊道：「這個方二，他是幹什麼的？」

白天星笑笑道：「大家都說是個泥水匠。」

尹文俊道：「你不相信？」

白天星笑道：「相信是相信，只是不知道他擅長的手藝，是替人家蓋房子，還是替人家砌墳墓而已！」

尹文俊默然不語，似在思索着白天星這番話究竟有幾分可信。

白天星又笑了笑，道：「我說你尹兄不用等多久，就是這個道理。江湖人物的一雙眼睛，往往比一般人銳利得多。這些破綻既然瞞不過我這個浪子，別人早晚當然也能看得出來。你尹兄不信，等着瞧好了！」

尹文俊點頭，又陷入沉思。

就在這時候，尹福提着茶壺，跟張弟一起走了進來。

尹福的警戒，始終沒有放鬆過。

自從茶壺擱上火爐，他就沒有離開過一步，像是深怕別人趁他不備，會在壺中偷偷放進毒藥似的。

如今茶壺提進屋內，他先倒出小半碗，自己喝了，方另倒了一碗，恭恭敬敬的端去他們公子面前。

張弟瞧得心頭暗暗冒火。

如果這對主僕不是白天星的客人，他不衝上前去，一脚將那隻茶碗踢一個粉碎才怪！

茶喝過了，尹文俊開始打呵欠。

白天星忽然站起身子道：「阿弟，你把外面收拾收拾，我去向胡老頭借兩床被子。」

張弟跟了出來道：「我幫你去拿。」

白天星連拿兩床被子的氣力也沒有？很明顯的，張弟是不願留下來，跟這對主僕在一起！

即使只是一會兒，他也受不了。

白天星笑笑，沒有表示意見，他當然清楚他這位師弟的脾氣。

張弟等走出了一段，才氣忿忿的道：「我問你，幹嗎你好日子不過，一定要找這種罪受？」

白天星微微一笑道：「在熱窩裏，你也看到的，是我找上他們的嗎？」

張弟一呆，隔了片刻，才訥訥地道：「聽你的語氣，難道……難道……」

白天星微笑道：「難道怎樣？」

張弟睜大了眼睛道：「難道你說有些聰明人專做胡塗事，指的就是尹家這對主僕？」

白天星忽然輕輕歎了口氣道：「目前還很難說。」

張弟道：「什麼難說？」

白天星苦笑道：「樣樣事難說，說不定我嘲笑的人，就是我們自己！」

張弟默然。

白天星的心情，他非常了解——也只有他一個人了解。

他了解白天星這幾句話絕不是牢騷。

今天，他們雜處在大羣虎狼之間，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借力使力，製造傾扎，自己不費一兵一卒，却能够看着那些惡棍一個個倒下去，說起來他們是够聰明的了。

可是他們是不是眞的聰明呢？

最正確的答案是：眞的聰明人不僅不會這樣做，而且根本就不會繼續停留在七星鎮這個充滿了罪惡和是非的地方！

白天星對這一點看得透透澈澈，而且早就說過這樣的話。

但是，他最後還是留下來了！像白天星這樣的人，能算聰明人？

聰明人會這樣做？

所以，白天星絕不是一個聰明人！他也不是。

同樣的，也正因爲有了他們這種不聰明的人，才使險詐的江湖保留了幾分人味，才使這個世界有時看來還像一個人的世界！

不過，他們雖然不是聰明人，但做的絕不是胡塗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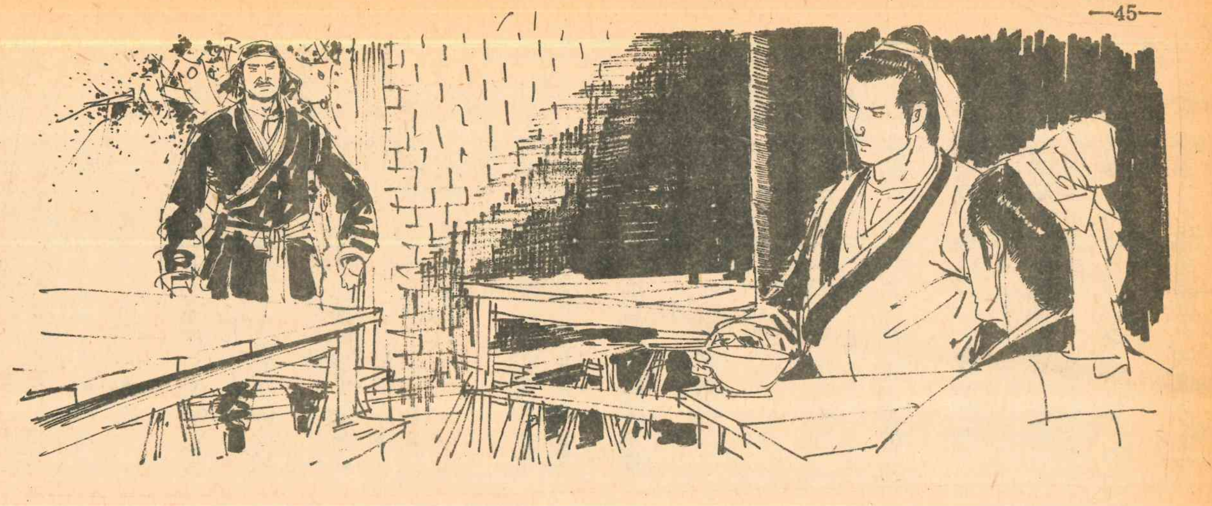
他們要做的事，都是他們想清楚才做的；只要每人都能像他們這樣，無論做一件什麼事，事先都能想清楚，他們相信這個世界一定會變得比目前更美好！

× ×

天空烏黑，月亮還沒有從東方天際升起來。

白天星跟胡老頭兒打交道去了。

張弟留在黑暗的巷子裏，仰望着黑暗的天空，心中這時只有一個願望：他不計較尹福的那副奴才相，他只希望這對主僕別跟大悲寶藏發生關係；莫讓他們因此對每個人都產生懷疑，對每一個人都失去信心！



×　　×

朝陽升起，新的一天開始。

天氣美好。

今天是品刀大會第十三天，十三是個大吉大利的數字，人人希望品刀大會能從今天開始，進入一個令人愉快的新局面。

人們沒有失望。

因爲今天傳出來的第一個消息，就是一個大吉大利的消息。

屠刀公孫絕安然無恙！

當這一消息由小癩子傳抵何寡婦的豆漿店時，除了開棺材店的井老闆，人人爲之精神一振！

這是第二個大放厥詞，而能活下來的刀客！

至於第一個活下來的魔刀令狐玄如今去了那裏？大家並不怎麼關心。

人人都有兩條腿，人人都有隨意行動的自由。

就算令狐玄遇了意外，只要不是死在七星鎭上，那就是他自己的事！

如今，何寡婦的豆漿店，已漸漸變了一個小規模的熱窩。

每天早上，你只須花五六枚大錢，喝一碗豆漿，吃兩個燒餅，你便可以在這裏聽到最新的消息。

只要你高興，也可以在這裏把最新的消息散播出去。

「今天豆漿店裏，又增加了好幾張新面孔。

除了尹文俊主僕之外，戀花蜂梁强居然也來了。

這位戀花蜂的兩隻手，又恢復了十根指頭，他那種可發暗器使用的假手指，顯然儲存了不止一副。

他看到白天星時，哼哼，笑笑，似乎一點也沒將白天星放在心上。

白天星也衝着他哼哼笑笑，雖然態度同樣不友善，但很明顯的並無報復之意。

梁强選了蔡大爺對面一個空位坐下。

蔡大爺當然不認識這位戀花蜂是何許人。不過，蔡大爺很快的便對這位戀花蜂有了好感！

這就像一個歡喜吃蝦仁炒蛋的客人，走進飯館之後，伙計不待他吩咐，便替他端上一盤蝦仁炒蛋，因而對這名伙計產生了好感一樣。

戀花蜂梁强充份發揮了他那幾可與烏八娩美的口才，向蔡大爺透露了一個驚人的消息。

他當然不是說給蔡大爺一個人聽的。

這的確是個驚人的消息，尤其是經過了這位戀花蜂大肆渲染之後，聽來更覺毛骨悚然。

他不但將省城一座舊宅中，被人發現陳屍五具的始末，描繪得有聲有色，而且最後還畫龍點睛，暗示那座舊宅的物主，就是目前下落如謎的錢麻子！

錢麻子人在七星鎭失踪，而他在省城購置的一幢舊宅子裏，又於一夜之間，出了五條人命。同時這死去的五個人，大名鼎鼎的玉門三煞和魔刀令狐玄，赫然亦在其中！

這意味着什麼呢？

關於這一點，梁强沒有說明。

其實，他即使不說，大家心裏也是雪亮的！錢麻子失踪的原因，今天七星鎮上誰不明白？

尹文俊興奮得臉色陣陣發白，連豆漿也忘喝了。

他悄悄地對白天星道：「可惜這傢伙不知道錢麻子就藏在方大娘餃子店裏，否則恐怕就更熱鬧了！」

白天星微笑道：「你爲什麼不去告訴他？」

尹文俊吐了吐舌尖，道：「你說笑話了！我那有這份胆子。」

白天星笑道：「這份胆子我是有，只可惜我跟這傢伙開不了口。」

尹文俊道：「爲什麼？」

白天星道：「因爲我跟這傢伙有一筆舊帳沒有算清楚。」

尹文俊一哦道：「原來你們過去鬧過彆扭？」

白天星笑笑，正待開口之際，太白義樵武炳輝忽從外面走了進來。

白天星眼珠一轉，突然大聲笑道：「噢，武大俠來了！武大俠要找的那個什麼假孝子，結果找到了沒有？」

太白義樵一楞，像兜心挨了一拳，臉色登時變了顏色。

他像是想否認，又說不出口，支吾了一陣，才勉强笑了笑道：「那只是個誤會，事情既已過去，也就算了。」

白天星笑着又道：「人的名字，樹的影子，眞是一點不錯！那個假孝子昨天有人見過他露過面，自從武大俠聲言要找他之後，就突然失去了踪影，大概是嚇破胆子，藏起來了。」

太白義樵臉色更難看了，乾咳着道：「那是他心虛而已，那種人誰會跟他斤斤計較。」

他今天一早出門，就碰烏鴉叫，現在果然應驗了！

要早知如此，他根本就不會來喝這碗豆漿。

他爲了避免再跟白天星說話，隨隨便便就在靠門口一個空位坐了下來。

坐下之後，就沒有再朝白天星坐的地方望一眼。

戀花蜂梁强以眼角偷偷打量着太白義樵，面帶冷笑，微微點頭，好像突然想通了一件什麼事。

假孝子曾孝慈是一位一流的古董品鑒大家，如今在七星鎭上已經不算是個秘密。這位太白義樵找假孝子幹什麼呢？

難道大悲寶藏已有一部份落在這位義樵手中？

難道——省城舊宅中那五條人命，就有這位義樵一份？

梁强眼珠亂轉，冷笑慢慢變成會心的微笑，這表示他對某件事情，已經拿定了主意。

他開始慢慢的喝着豆漿，像是在等待什麼。

他等待的是什麼呢？

張弟喝了一大口豆漿，就像喝下了大口美酒一般，心頭舒暢無比。

他本來很反對白天星以這種法子整人，但不知是何緣故，他如今想法已變，他漸漸覺得這種方法似乎也不壞。

就拿這位太白義樵說吧！這種人外表一副忠厚相，在江湖上，又是人所共知的正人君子，你不但很難找到這種人的錯處，就是找到了，也一樣奈何他不得！

別人一定會說：「你瞧瞧這個傢伙吧，連太白義樵那樣一個大好人，他都不肯放過！」

碰上這種情形，白天星的這套法寶就吃香了。

你這位正人君子爲什麼要在這時候找那位假孝子，你拿出事實和證據，慢慢向別人解釋吧！

太白義樵的食量是驚人的，他一頓既能吃下十來個大饅頭，如果一口氣喝下四五碗豆漿，當然不算什麼稀奇。

稀奇的是，這位義樵今天居然連一碗豆漿也未能喝完，就放下三枚青錢，悄悄起身走了。戀花蜂梁强一聲不响，也放下三枚青錢，悄悄跟了出去。

×　　×

大街上一片寧靜。

慢慢升高的太陽，雖已吸乾了瓦面上的晨露，有些店門却尚未完全打開。

太白義樵脚步突然放慢下來。

他已發覺有人跟在後面。

無論白天或夜晚，有人緊緊跟在身後，在一名江湖人物來說，總不是一件愉快的事。

他停下來，慢慢轉身。

他一轉身，便看到戀花蜂梁强正帶着一臉假笑，向他慢慢攏了過來。

太白義樵板着面孔，一言不發，靜靜等候。

梁强兩眼四下一溜，忽然拱拱手，低聲笑着道：「恭喜，恭喜！」

太白義樵板着面孔，冷冷地道：「喜從何來？」

梁强下頷一收，長長嘆了一聲，仍然滿臉堆笑道：「武老大，我說，這就是你老哥的不對了。」

太白義樵冷冷地道：「我聽不懂你在說什麼！」

梁强又湊上一步，單眉一揚，斜着眼睛笑道：「光棍眼裏不揉沙子，事情已經到了這地步，你武老大何必裝迷胡？」

太白義樵不帶一點表情地道：「我還是不懂你的話！」

梁强兩眼亂轉，忽然陰陰一笑道：「這樣說來，你武老大是拿定主意，不打算賞我梁某人這個面子了？」

太白義樵道：「我姓武的是怎樣一個人，你梁大俠應該清楚。有什麼話，請明白說。在下是個粗人，不會打啞謎！」

梁强連連點頭道：「好，好，你武老大果然爽快！」

他前後望了一眼，瞇起眼縫接着道：「你老大這兩天，不是到處在找那個姓曾的？」

太白義樵頭一點道：「不錯，那是前天的事。」

梁强微微一笑道：「那姓曾的，是不是什麼地方得罪了你老大？」

太白義樵坦然道：「那是爲了一個朋友的事。姓曾的以一件假古董，騙了我一個朋友八千兩銀子，不過昨天有人從京裏帶信來，說姓曾的自知理虧，在離開京師之前，已退還了這筆銀子。所以這件事已成過去，如今我跟這姓曾的，可說已無糾葛可言！」

梁强微笑道：「武老大從京裏帶信來的那位朋友是誰？」

太白義樵道：「這個人你大概不認識。姓趙，名叫趙大光。他是路經這裏，今天一早已經去了黃花鎭。」

梁强眼珠子一轉，微笑着又道：「他帶來的那封信，你也燒掉了，是嗎？」

太白義樵面孔微微一變道：「你不相信我的話？」

梁强輕輕嘆了口氣道：「我怎會不信？我當然相信！」

太白義樵道：「那麼，你說這種話，是什麼意思？」

梁强又嘆了口氣道：「我只是怕別人也許不作如是想而已！」

太白義樵注目道：「別人是誰？」

梁强閉起右眼，微睜着左眼道：「魚老前輩如果聽到了這種解釋，你以爲他老人家會相信？」

太白義樵一呆道：「魚老前輩？」

梁强將一雙眼珠子擠去邊角上，悠然道：「就算你老大瞧不起我梁某人，魚老前輩你總不能不帶上他老人家一份吧？」

太白義樵半晌不語，隔了很久，才皺緊了眉頭道：「你早不說……」

梁强眉眼一下舒展了開來，又湊低頭地道：「他老人家已聲明過了，不論東西到手多少，他老人家只要五分之一。你武兄諒也明白，今天七星鎭上風雲險惡，隨時都會有流血慘劇發生，帶上他老人家一份，有好處的不是一個人！」（未完）

新派武俠奇情長篇故事

長嘯

金光透體靈智開

蕭逸·著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岳懷冰福緣深厚，在鐵筆峯頭，獲得前輩異人鐵筆太歲所遺天下第一神兵蒼鷹神劍，就在他把玩寶劍之際，被逐出門牆改嫁紫面神君爲妾的尉遲青幽生母葛少華，驀在岳懷冰跟前現身，要岳懷冰獻出蒼鷹神劍和改投紫面神君門下，岳懷冰自是不允，湯少華惱羞成怒下，放出青白二道劍光，向岳懷冰飛擊，岳懷冰被迫反抗，發出新得蒼鷹神劍與葛少華的飛劍纏鬥空中，葛少華見自己飛劍似有不敵蒼鷹神劍之狀，一面發出三支玉簪向岳懷冰護身紫光攻去，一面運法催施寶劍，但她的劍光仍無絲毫效驗——

葛少華目睹及此，只嚇得全身冷汗淋漓，一時呆立在地，眼看着這道墨綠光華只須前進丈許，葛少華必無倖理，勢必身首異處！

其勢之急迫，只在彈指之間！

就在此萬鈞一髮間，驀地似有一股無形吸力，突然自空中飛出，追躡在那道墨綠色劍光後一下子吸住了黑光前進之勢！

蒼鷹劍陡地一頓，就空止住了前進之勢，却已把那位一向自負過人的「美芙蓉」葛少華，嚇了個面無人色。

她原本是聰明絕頂之人，在此一刹那竟然嚇得呆在了當場！

却只見岳懷冰雙手力持劍鞘，遠遠向着這邊畢着，看樣子那股無形吸力，正是由劍鞘之內放出。

須知這口「蒼鷹」劍，乃前古至寶，乃初漢時小蒼山人，採集萬年冰山之寒鐵菁英所煉製，一共採了萬斤寒鐵，最後之菁華，才得小小一口劍身！

這口劍至今是第七次出世，前六世之得主，皆爲仙籍中領袖羣倫之有道眞仙，卽至第六世落在「鐵筆太歲」手中之後，鐵筆太歲乃以之大興殺伐，一時邪魔道上死在這口劍下者極重！

「劍以殺血而見其鋒」——蒼鷹劍之威力乃在此一世發揮到極致——

直到「鐵筆太歲」得道之初，才忽然悟出了以往殺孽深重而造下之層層孽障，一時感到了無比的懺悔！

於是他發誓，今生不再用這口「蒼鷹」劍，而且不再殺害任何人！

「蒼鷹劍」也就在那個時候，卽爲其仙法封禁，深藏于峯上靈石之內！

直到三百年後的今天，蒼鷹劍第七次出世，得主竟然是毫無道力的岳懷冰！然而這口劍歷經六主之寵，每出一世，劍上威力卽深一層，已深通靈性，岳懷冰固是還不曾習得馭劍之術，只憑劍上本身功力，已是可觀！

葛少華雖是法力高深，奈何自己所施飛劍劍質兩相一較相差太遠。

眼看着白光數次突出不成，黑光反倒一時大盛，包合着一陣快絞，空中銀星四冒！已被黑光全數吞沒！

葛少華大吃一驚，想反手招回已是不及。

眼看着黑光自猛烈的一陣子收縮急絞，倏地舒展開來。

當空就像是下了一陣銀雨似的！

在這片銀色光雨消失之後，却已失去了那道灰白光華，此刻，當空黑光疾閃，神龍戲空般的一個倒捲，直向葛少華身上飛去！

當眞是雷霆萬鈞，暴雨疾電的一刹！

岳懷冰似乎已施出了全身之力！

他雙手力持着劍鞘，吃力的道：「妳還……不走，當眞想死不成？」

一言驚醒夢中人！

葛少華自恃着身上法寶尚有幾樣未曾展出，但是眼看着對方仙劍如此威力，早已心胆皆寒，那裏再敢冒然施展！

當下咬牙切齒的後退了丈許以外，信手一招收回了三枚玉簪。

目光一瞟岳懷冰，她冷冷的道：「姓岳的小輩，今夜暫時饒了你，我還會再來的！」

足頓處，頓時化爲一溜火星，消失於夜空之中！

岳懷冰却因力持劍鞘過久，再也不能抓住，手一鬆，掌中劍鞘脫手飛出，只聽得「嗆！」的一聲，劍鞘合而爲一，頓時墜落在地！

他撲身上前，剛剛拾劍在手，耳邊却聽得一聲近似於調侃的笑聲道：「一甲子坐候，望眼欲穿，今日總算等着了你，我也去得了！」

說話聲音，分明就在身邊咫尺！

可是當他仔細再三看時，身邊却連一個人影也沒有！

「岳朋友，你拿了我的東西，莫非連一聲謝也不說麼？」

聲音仍然响自耳邊！

只是四面徐風陣吹，却看不見任何一個人的影子！

岳懷冰禁不住機伶伶打了一個寒顫！

他怔了一下，手握劍柄道：「什麼人？莫非是鐵筆老仙師麼？」

暗中人發出了冗長的一聲嘆息道：「難得你還知道有我這麼一個人存在……我只當世間人早已將我忘懷了。」

聲音明明就在眼前，却就是不能確定其方向。

岳懷冰一旦確知暗中發話之人，竟是三百年前竟已坐化飛升的眞仙「鐵筆太歲」時，內心之驚喜，直非言語所能形容。

當下茫然側顧道：「老仙師仙駕那裏！不知可肯賜見弟子麼？」

「誠然——誠然——我原是要見見你的！」

聲音裏充滿了笑意，道：「你只顧向前面左右張望，却不知向後一看，三百年來，我何曾離開這咫尺方寸之地？」

話聲未輟，卽聞得一陣隆隆巨石响聲。岳懷冰倏地回身，發覺到眼前石壁似乎正在劇烈的搖動着！

却有一片閃爍的青色火焰，驀地自壁間燃起！

火焰初起時，轟然作响，一發十丈，等到岳懷冰注目看時，那片青色火焰却已一吐卽收，原本是向天高高衝起，此刻却變爲旋轉的一團！

石壁搖動更劇！彷彿整個「鐵筆峯」都爲之震撼了起來。

先時他耳中所聽到的「隆隆」聲更是愈來愈大，那團青色火焰旋轉得更爲劇烈，越轉越快，越轉越大。

驀地，山搖之勢忽然中止住！震耳之聲亦戛然而消失。

石壁上但見一圈碧青的圓形火焰，彷佛是一面純青色的圓鏡——

卽有一個貌相清奇，年在四旬左右，白面無鬚的中年文士模樣人影，現身于那團青色火焰之中！

人影初現時，不足盈尺，只是一個頭！

等到岳懷冰定目再看時，那人已現出全身，並且以着相當的速度，在青色火焰中由遠而近的向外推出！

岳懷冰才得更能清晰的看清這個人！

只見火焰中人，身着一襲古銅色儒衣，似乎盤足坐在一方黑色方石之上！

奇怪的是，自其腰部以下，都覆蓋着一襲斑斕花彩的虎皮！

那襲虎皮把他整個下半身子遮蓋得嚴絲合縫，緊緊包裹着，宛若一個皮筒子，把他整個半身套在裏面一般模樣！

其人長眉細目，鼻直口方，雙耳極大，平貼面頰，只是却異常的削瘦，頭上散髮又黑又濃，披向兩肩，却在髮根向上處，紮一條杏黃色的帶子。

這個人以着一定的速度，像是由石壁深處向外漸次推出——

卽見那團青色火焰，突地「轟」然一聲大响，火焰一聳，卽形消失！

岳懷冰正自心裏一驚！

那個中年長髮文士，已現身眼前！

他仍然是盤膝趺坐在那方黑色平滑的石塊之上，岳懷冰霍然發覺到石塊之下，竟然裝置着四個同色石滾，居然可以轉動運行，來去自如！

這個人如果說就是三百年前卽已成道飛昇的前輩眞仙「鐵筆太歲」，岳懷冰眞有點難以置信！

只是此刻事實俱在，却不容他不信！

他猶豫了一下，吶吶道：「尊駕莫非就是鐵筆老仙師……麼？」

散髮文士抬頭當空看了一眼，微笑道：「月色雖好，却有閑人惹厭，且隨我來！」言畢，右手袍袖向外一揮，却只見金光一閃！

岳懷冰與他相隔至少有三丈距離，就在此人袍袖向外揮出的一刹間，全身霍的大震了一下，彷彿連人帶着足下所立的那塊地，整個的拔空而起！

眼前金光刺目難睜！

緊接着他足下又是一震，方覺出自己連同對方石上文士，已爲一團金光包捲着向空升起。

只是速度太快，快到令人意識不清！

等到他想到更看清楚時，顯然已經一切俱已消失！

怪的是自己與對方文士，彷彿一如先前模樣，仍然是面對面的保持着同樣的距離！

他好奇的向着四下一打量，才知道原來已經換了一個地方！

眼前這處地方，誠然已非方才所立之處，甚至於也不像是還在鐵筆峯上！

面前四面皆空，僅僅足下立處是實在的！

抬頭上觀天月，一如先前之皎潔明亮，只是由四面所襲來的風力上判斷，顯然較諸鐵筆峯要高出了許多，自此下望各處，月色下只見崎嶇山影，蜿蜒千里，却不見雪山各峯。

散髮文士微微笑道：「你奇怪麼……

？其實你我此時置身處，仍在雪山上！」說時手指足下道：「其實這座峯頭，才是整個雪山最高之處，只是三百年來，爲我禁法所封，不曾爲人發覺罷了！」

岳懷冰微微一驚，這才想起慌不迭的撲前拜倒，叩頭道：「弟子岳懷冰，叩請老仙師金安！」

文士臉上帶出一絲苦笑道：「老仙師三字，我何以敢當？站起來說話！」

岳懷冰拜了一下，站起道：「弟子，聞聽人言，老仙師早已於三百年前飛昇得道——」

文士插口冷笑道：「那只是人云亦云的話，你怎能信？」

「這麼說老仙師……莫非……？」

文士抬頭看了一下天上星月，那張瘦削的臉上，帶出了一片苦澀，冷冷一笑道：「三百年來，宇內盛傳我飛昇之時，正是我身受極病，日受三昧眞火煎熬，飽經荼毒之苦……只是我自爲孽，我自身受，却與別人無干了！」

岳懷冰深爲不解的注視着他，由於內心過於驚異，一時却不知說些什麼才好！

面前這個長髮文士裝束的人，顯然正是三百年前已盛名震寰宇，被推爲第一飛仙奇人的「鐵筆太歲」！

對於這等富於傳奇的一個人，忽然的出現眼前，岳懷冰之驚愕失措自可想之！

鐵筆太歲目光注視着他，面上帶着深深的痛悔道：「三百年來，我以無比的堅毅之力，自封石內，忍受着地火煎熬之苦，這是我肉體軀殼之苦——我的本身煉魂之一，却遠去萬里以外，在戈壁沙漠充當一名駝伕，日夕接渡着那些去沙漠道上的客人——

「然而此舉却不足以消失我本身罪惡百中之一——」

他頓了一下才又道：「我的煉魂之二，化爲一個行走江湖的苦行郎中，深入苗疆毒瘴之區，西川瘟疫之地，駐脚一萬二千日，共活蒼生三千二百三十七人，自此功罪相抵……才使得我這一極罪之人，得能有回登仙籍之機！」

長嘆了一聲，他感傷的道：「此後一百年，我再以三個化身，遍積善功，等到功德圓滿，轉回鐵筆峯石室之內時，才發現到我這副臭皮囊整個下半身差一點爲本山之雪蟻啃食光了——」

岳懷冰心中着實的吃了一驚，這才想到爲什麼他下體要蓋遮着一張虎皮之故。

仙之不易成，可想而知！

面前的鐵筆太歲，苦笑着道：「這就是：『多成節，節外生枝』之故，天下那裏有爛掉半身的神仙？是以我這後一百年乃在韜光隱晦，全心全意的造肉生肌！」

臉上帶出平靜的笑容，他又接道：「——偶然一次出定，得遇前輩眞仙『糯散子』，他點化我說，我之仙事已成定局，唯身後無衣鉢傳人以繼吾仙道大統之業，是以仙都司乃着羣蟻食我下體，意在磨我急性，逼迫我在此時日之內物色傳人！」

他目光烱烱的注視向岳懷冰，道：「我因下體被雪蟻啃吃之後，一時生肌不易，每千日才生二分深淺，平日亦須心平氣和，引津液與陰陽會合，乃得生肌，偶有煩惱氣餒，生津立止，並有不利，是以前十年，皆在磨我心火……

「直到如今——」

他頻頻的點着頭，臉上神采，如沐春風——

「我的火也沒了，氣也消了，每於靜坐中，上悟天機，乃算知這最後一步撒手功夫，是應在你這後生小子的身上！」

微微一笑，他才又接道：「這往後百日之內，我將以天仙金丹大道，以及指光三燦之理細說於你，也不負尉遲丹老兒再三託負之情！」

一直聽到這裏，岳懷冰才算聽出了一個眉目道理，當時重新拜倒叩頭道：「老仙師春風化雨，弟子三生有幸，並祈指導，以期不負曠世仙恩！」

鐵筆太歲微微頷首道：「你方來鐵筆峯時，已爲我心鏡所見，三百年前我封劍之時，因參仙機，乃在石底註明啓劍之日，得悉該日必係蒼鷹劍七世遇主之時，默一推算，竟然今日正是封劍第三百年整，三百年前今日此時，乃我封劍之日，三百年後今日此刻，必是此劍復出之期，日時片刻不差，再一推算，始知你非但是此劍之第七世明主，亦爲我所候之人，心中大喜，果然你仙緣深厚，蒼鷹劍在深藏三百年之後，竟然爲你所得！

「後來我見你揮劍斬樹，生怕你惹來外人，即便是主峯尉遲兄妹，以及那個蒼鬚老奴，也非我此刻所願見到之人，是以乃以仙法，將發聲隔阻，並將四面之禁制發動，因此即連劍上光芒，所有情景，都爲之掩蓋！」

說到這裏，他微微一笑，又接下去！

「——那裏知道，百密一疏，却未曾料及空中之一面，偏偏爲路過之賤婦所窺知，生出一些不必要誤會——」

他話聲微頓，搖頭一嘆！

岳懷冰垂首道：「老仙師一切明鑒，無異陸地神仙！」

鐵筆太歲道：「我見此葛氏中魔頗深，環身妖氣沉沉，按照仙懲錄中所載，我輩人儘可加以伐撻，本意施展『太乙神雷』將此婦形神化爲飛灰，後來心機一轉，却想看看，你將何以自處！」

微微一笑，他又道：「——果眞你方才任憑蒼鷹劍將此婦殺了，日後倒少了許多麻煩，偏偏你心中顧念頗多，不過爲此却看了你居心仁厚，較之昔年我之嫉惡如仇，不可同日而語，難怪日前尉遲丹面託我時，力言你將是他『天一門』中繼往開來之人物，果然言之不虛！」

岳懷冰汗顏道：「弟子一介凡人，實不敢望尉遲眞人以此重任託付，眞是不勝惶恐之至！」

鐵筆太歲笑道：「這就是所謂的緣份造合了——你切莫妄自菲薄，須知今生之來，乃導於你前數世之失敗，或功虧一簣，或緣份不足，或飽受不平之寃，身受顚沛流離之苦！」

他邊說邊搓雙手，面上浮起一絲傷感，道：「痴兒——我不忍你眼見前生之苦，是因你本身尚無足够抵敵心魔外侮之力，也罷——」

微微一頓，他又接道：「我會賜你慧光一點，以開你靈敏之智！」

說到此，那雙瘦白的手，搓動更急。

忽然他掌勢向外一翻，即有一片金光，自其掌心內霞光般的急湧而出！

這蓬金色霞光，由岳懷冰正面全身上下一透而過！

岳懷冰只覺得身上一冷，即已消失那片霞光踪影。

面前鐵筆太歲笑道：「你心智俱開，自此行法論功，無往不利！」

岳懷冰倒也沒有什麼特別感覺，只彷彿覺出全身一派輕鬆，頭腦似更冷靜。

鐵筆太歲點頭笑道：「天一門可謂當今玄門正統，尉遲姑娘所授你之入門法則，對你極爲有益，只是却是到此爲止！」

岳懷冰垂首道是。

鐵筆太歲一笑道：「尉遲青幽與你乃是三生愛侶，今生邂逅，可了素願，你返回之後，可將與我相見眞實情形告訴她，不必隱瞞。」

岳懷冰應了一聲，吶吶道：「尉遲兄妹爲人……」

才說到此，鐵筆太歲已笑道：「你不必爲二人說項，世上萬事皆可强而成之，只有『緣』之一字是强求不得——」

岳懷冰想了一想道：「弟子省得！」

鐵筆太歲一笑道：「你本大智之人，自是省得——」

說話時，只聽得遠山禪寺內傳來一片鐘聲，在此靜夜，聽來倍感凄凉。

鐵筆太歲笑道：「古來仙佛一體，道佛雖是不同的兩個修境但殊途同歸——」

說話時，鐘聲正好打在最末一杵上！

鐵筆太歲忽然笑道：「我且問你，鐘聲共是多少？」

岳懷冰道：「鐘聲百零八杵，祗有一音！」

鐵筆太歲道：「鐘已停撞，此音仍還在否？」

岳懷冰道：「本未停歇，爲他不在，如是不在，撞它則甚？」

鐵筆太歲頻頻點頭，笑態可掬的道：「人憑緣份，物空始末，你既明白此理，也就不必嘵舌多言了，如今可喜你智力已開，一切隨心，但求不愧我心，皆可放手去做！」

「弟子省得！」

「好好……」

鐵筆太歲想是爲了忽得此傳人，自己本身仙業亦將大成，是以看來頗爲高興。

他頻頻點頭道：「此後每夜子時皆來我處，我自傳你仙法要訣了！」

說到這裏，目光轉着向他手中劍，伸手道：「劍來！」

岳懷冰忙自站起，雙手恭呈！

鐵筆太歲接過之後，一連在劍上擊了三掌，發出「嗆嗆！」一連三聲脆响。

但見墨光閃爍，劍身無端的由鞘內跳出半尺，冷森森一蓬劍氣，侵襲得人毛髮爲之悚然！

鐵筆太歲眸子幾乎闔成了一綫，低頭逼視着手中劍，嘆息道：「蒼鷹，蒼鷹，三百年韜光養晦，還不能減下爾之凌厲殺氣麼？」

說罷一隻手握着劍柄輕輕抽劍出鞘。

一蓬黑漆光華，映得鐵筆太歲眉髮皆爲之變色。

鐵筆太歲手腕微振，劍身發出一片龍吟之聲，流離的劍氣，四下竄動不已。

忽見鐵筆太歲張開嘴，呵出一口白氣，吐向劍身！

一連三口。

劍身吃他吐出的白氣畧一侵染之後，頓時安靜了不少，鐵筆太歲金劍入鞘，轉遞向岳懷冰。

岳懷冰恭接在手，退立一旁。

鐵筆太歲道：「這口劍經六世高人使用，已深具靈性，今七世復出，劍上禁制已開，此劍仙家至寶，當今宇內已罕見其四，你却當心施用，在未能與此劍心性相接之前，我先傳你簡易收發口訣，你施用起來，可以方便許多！」

說完，遂即傳授了他收發口語。

岳懷冰靈智皆開，一點就透，不須盞茶時間，已完全領會貫通。

鐵筆太歲復又要他當面演習嫺熟之後，才感滿意。

鐵筆太歲打量着遠近山勢，慨然道：「我久未出石，亦不知大雪山靈氣若何，今見此正面主峯，有黑氣一道，直下玄石——却是不祥之兆！」

說時伸手遙遙一指。

岳懷冰順其手指處看去，並無所見，不禁微感詫異。

鐵筆太歲這時眉頭微皺，右手五指畧一掐指，冷冷發笑道：「原來如此——」

岳懷冰道：「仙師可有什發現麼？」

鐵筆太歲冷笑道：「尉遲丹當年聯合九老，共擒黑石公，將他鎭壓黑石峯下，我適忙於自身事無暇分身，當時我就覺出此舉不善果然日後生出許多事故來——」

嘆息了一聲，他冷笑道：「黑石公魔法高深，當世已罕有其敵，第二次事發之後，尉遲眞人就不該再存姑息之心……如今看來，勢得第三次惹禍生非了！」

岳懷冰大吃一驚，道：「聞聽這人魔法無邊，老仙師你何不——？」

鐵筆太歲不待其說完，即含笑搖頭道：「我功業已成，不願爲此事再開殺戒，看來，這件事，你責任甚大——不過雪山主峯乃一吉地，料將不至於就爲此魔所毁滅——」

一面說他一面垂首推思。

忽然面現喜色，笑道：「此事發展頗爲耐人尋味，有驚無險，同惡相拚，更屬可笑，你回去關照尉遲兄妹，凡事不可强自出頭，最要緊乃在『自守』這兩個字上，外界事不必過問！」

岳懷冰恭身應是。

鐵筆太歲道：「時已不早，我們回去了！」

說罷袍袖再揮，金光一閃，岳懷冰只感覺出和先前情形一般，身子一個倒折，全身大震了一下。

待他環身四顧，才霍然發覺到，原來此身又已回到了鐵筆峯半壁之上。

鐵筆太歲看着他點頭道：「你循着來路自去，明夜子時再來！」

岳懷冰叩首拜別，却見鐵筆太歲身下那塊黑色石板，驀地向後轉動。

和他來時一般模樣，石壁上先是火光一閃，旋即變爲一隻大火團，鐵筆太歲身子向着火團上一撞，遂即在火團疾轉飛旋之中，消失無影。

岳懷冰向着石壁，拜了三拜，起身告別。

岳懷冰身子方躍上連接兩峯之間的那片山脊間，卽見迎面人影一閃，現出尉遲青幽窈窕的倩影。

站定之後，她不勝驚奇的打量着他道：「你上那去了？找得你要死！」

岳懷冰見她說完這句話，臉上微有慍色，似在責怪自己模樣。

當時抱拳道：「有勞青妹懸心，我只是到鐵筆山上隨便走走，不想此行竟然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穫！」

尉遲青幽怔了一下道：「鐵筆峯？我怎麼沒有看見妳？」

岳懷冰暗中佩服鐵筆太歲果然仙法無邊，當下含笑道：「青妹請跟我轉回，我有話要告訴妳！」

尉遲青幽忽然發覺到他手中長劍，不由驚異的道：「這把劍是……？」

岳懷冰道：「這口『蒼鷹劍』是我無意間在峯上石內得到，青妹請過目一賞！」說罷雙手把寶劍送上。

尉遲青幽接在手上，臉上現出難以置信的喜悅之情，道：「蒼鷹……蒼鷹劍？你——？」

岳懷冰道：「此劍乃是鐵筆老仙師三百年前故物，不意爲我所得，並且我還見到了這位前輩仙人，面承了許多教益！」

尉遲青幽秀眉一揚，驚喜地道：「眞的？——」

隨後她又搖搖頭道：「我不信……」

說到這裏，倏見空中白光一閃，遂卽現出蒼鬚奴大頭矮身的人影。

變方見面，蒼鬚奴似乎才爲之鬆了一口氣道：「原來小姐已經找到了——害得老奴白跑了一趟前山，差一點與那個婆娘打了起來！」

說罷，奇怪的打量着岳懷冰道：「岳少主你到底上那裏去了？」

岳懷冰微微一笑，說道：「這件事說來話長，且轉回冷香閣，容我細說一遍便知！」

蒼鬚奴也注意到了尉遲青幽掌中那口劍，正待索看，岳懷冰已同着尉遲青幽舉步向「冷香閣」走去。

× ×

像是夢幻一般，尉遲兄妹以及蒼鬚奴聽知岳懷冰道出一番經過之後，俱都呆住了！

尉遲青幽目睹着他說話時的神采，斷定他所說一切，絕非虛語。

蒼鬚奴却現出一副難以置信的模樣！只是當他親手抽出了那口「蒼鷹劍」一細看了一番之後，他那張原本赤紅的臉膛想係由於過度的興奮，而變爲一片蒼白。

「不錯……這口劍正是有字內第一神劍之稱的『蒼鷹』劍，三百年來，多少仙道有爲之士，對此劍夢寐以求，想不到竟然會落在了岳少主的手上，由此更可證明寶劍擇主這句話，誠然不錯的了！」

尉遲鵬興奮之下，不時的問長問短，高興的道：「想不到這位老仙師仍然還在人間，我倒要去參見一下他老人家，你明天帶我一塊去如何？」

岳懷冰正想答應下來，忽然想到了鐵筆太歲所說之言，當時面現爲難狀，未曾開口。

尉遲青幽在一旁冷眼旁觀，却已看出，當下插口道：「岳二哥一定面承鐵筆老仙師關照，不使代爲引見——」

說到這裏，目光一掃岳懷冰，淺笑道：「是不是？」

岳懷冰很感激的看了她一眼，頷首道：「鐵筆老仙師確是這麼關照過我，不過，我一定爲鵬哥青妹再在他老人家面前關說，求其接見！」

尉遲青幽一笑道：「那又何必！緣份是不能勉強的事情，你果眞這麼說出來，不碰釘子才怪呢！」

尉遲鵬甚爲羡慕的嘆息了一聲道：「岳兄弟眞是好造化，這些事一輩子也不會碰在我身上！」

蒼鬚奴道：「少君不要妄自菲薄，這等仙緣，曠世難逢，鐵筆老人不是也說了麼，天一門是當今領袖羣倫的唯一正統法門，少君只要勤奮修爲，還怕沒有出頭之一日麼？」

尉遲鵬站起來長嘆一聲，苦笑道：「你不要一天到晚給我打氣，這些道理我比你懂得！」

說完，悵然的離室而去！

岳懷冰怔愕了一下，心裏很是代他難過。

尉遲青幽看着哥哥的背影，微微點頭道：「這樣很好，讓他心裏也想想，一個人自己不努力，別人無論如何也是幫不了他的！」

蒼鬚奴忽然嘆了口氣，目視向尉遲青幽，吶吶道：「小姐……老奴有一話，不知當講不當講？」

尉遲青幽道：「還有什麼講不得的，你說吧！」

蒼鬚奴頓了一下，才喃喃的說道：「少君日來心情頗不安全，不知小姐可曾看出？」

「我看出來了——」

尉遲青幽皺了一下眉，又問道：「是爲什麼？」

「老奴詳情不知……不過！」

他低下頭想了想該不該說，過了一會兒終於抬起頭來道：「老奴旁觀者清，少君似乎在爲情所苦？」

「爲情所苦？」尉遲青幽淡然一笑道：「你說我哥哥爲情所苦？——不會吧，爲誰呢！」

蒼鬚奴道：「爲——？」

「你說吧，不要吞吞吐吐！」

「是！」蒼鬚奴答應了一聲，道：「會不會是前山的沈……姑娘？」

「哦——」尉遲青幽頓時一怔，想道：「你說的是沈雁容？」

「老奴只是這麼猜想罷了——」

「不會吧！」

尉遲青幽眼睛斜過來，瞟向岳懷冰，微微笑道：「好像沈家姑娘鍾情的是我們這一位吧！」

岳懷冰窘道：「青妹何必說笑！」

尉遲青幽道：「我說的是眞的，當初你在萬松坪住的時候，我就不止一次的看見她去找過你！」

「有這種事？」岳懷冰一怔，吶吶的道：「但是我只記得與她見過兩三次面而已——」

「你們見多少次面我也管不着，反正我發現她在你所住的草舍附近，不止一次的偷看你！」

岳懷冰想一想，以沈雁容那種性情，倒也不是不可能，一時也不便否認！

尉遲青幽眼睛又回到蒼鬚奴身上，道：「你說我哥哥與沈家姑娘有私情？」

「老奴不敢這麼說！」

「那又該怎麼說？」

「老奴只是猜想，少君心戀着沈家姑娘！」

「哦——」尉遲青幽想了想，點頭道：「這倒是可能的！」

蒼鬚奴道：「昨日老奴見少君在亭內苦思着什麼，不時的低頭嘆息——」

「那不見得就是在想……」

她的臉色微微一紅，女孩子家，當着男人面前，「談」情「說」愛的總有點不大好意思。

「小姐聽老奴說呀！」蒼鬚奴道：「老奴現身，少君發現老奴現身之後就當時離開了！」

「後來呢！」

「老奴過去亭內，發現亭內石桌上，有少君信手所塗的字跡——」

「哦——寫些什麼？」

「寫的是一首詩！」

「什麼詩？」

「是那首著名的唐詩——」

說完遂自口誦道：「懷君屬秋夜，散步詠涼天，隔牆松子落，幽人應未眠！」

尉遲青幽秀眉半顰道：「這並沒什麼呀！而且引用得不合時呀！」

「是——只是少君却把詩句中的幾個字改了！」

「怎麼改的？」

蒼鬚奴遂卽道：「少君將第一句中的『君』字改爲『妹』字，『秋』改爲『春』字，第二句不動，第三句『松子落』改爲『空思盼』，第四句『幽人應未眠』却改爲『雁去聲未殘』——」

他頓了一下，接道：「如此一來，這首詩就變成了『懷妹屬春夜！

散步詠涼天！

隔牆空思盼；

雁去聲未殘。』」

他窘笑了一下，又道：「小姐請想，少君是否在思戀着那位沈家姑娘？」

尉遲青幽臉色不禁微微一紅，說道：「你這麼一說，倒是有點像……莫非他們之間……？」

岳懷冰微微苦笑道：「果然這樣，倒也未嘗不是一件好事，只是沈雁容是十分聰明的人，而鵬兄却過於憨厚——」

「你是怕他吃虧？」

「那倒也不是……」岳懷冰道：「只是覺得——我實在不知該怎麼說！」

「放心吧，男人和女人交往，吃虧的總是女的一方！」

「那倒不一定！」——岳懷冰持相反的意見，說道：「眼前雙方敵對之形態已十分明顯，我倒有些懷疑，沈姑娘是否有心情來……」

尉遲青幽想了一想，目光轉望蒼鬚奴道：「你的意見怎麼樣？」

蒼鬚奴道：「老奴話還沒有說完！」

他接下去道：「——除了那首詩句以外，一旁還有幾行小字，爲少君所揩拭，但經老奴細認之下，尙能辨出！」

尉遲青幽怔了一下，問道：「寫些什麼？」

蒼鬚奴道：「寫的是：『投書已三日，思妹心漸殘』！」

「他們之間莫非已有書信來往？」

「老奴猜想如此——」

「不！」尉遲青幽輕輕一嘆道：「看來我這個哥哥，眞可能是單相思，對方多半不加理睬！」

蒼鬚奴道：「老奴担心的是少君這麼長久下去，只怕難以振作！」

岳懷冰輕嘆一聲，說道：「再慢慢看吧！」

蒼鬚奴又道：「日來老奴夜察主峯，見黑石峯頂彤雲四合，黑氣直貫，是不是將有變故……或是……？」

尉遲青幽點頭道：「這一點我也注意到了——」她輕輕一嘆道：「所幸岳二哥有了這番奇遇，又得了這把『蒼鷹』劍，爲我們增加了一份實力，要是眞有什麼，我們也只有放手與對方一拚了！」

岳懷冰忽然想起鐵筆太歲所說之話，就把黑石公可能將出的話，轉告二人。

蒼鬚奴登時大驚，道：「噯呀——這可怎麼是好？……小姐，我們要趕快設法防止才是！」

岳懷冰道：「鐵筆仙師關照說，要我們自守爲吉，敵人很可能同惡互拚，鐵筆仙師並且預測我們有驚無險！」

蒼鬚奴這才鬆下一口氣道：「要是眞的這樣可就好了！」

尉遲青幽道：「鐵筆老前輩既有『守之則吉』這句話，可見得我們本身防守工作還是極爲重要，千萬大意不得！」

蒼鬚奴道：「這一點老奴懂得！」

說完他嘆息了一聲，好似心情很複雜，一時不知道從何說起？

頓了一下，他遂卽告辭而出！

這時天色已經微有明意。

尉遲青幽待蒼鬚奴去後，才又把他與母親見面情形細細商量了一遍！

岳懷冰知道先前她不談這件事，是爲了要面子，自己當時未曾與談，也是基於這個道理，這時經她一問，遂不再隱瞞。

於是他乃將葛氏現身經過，詳細的說了一遍，只是將葛氏淫蕩的表情說話掩飾了一些！

尉遲青幽聽完之後，竟忍不住掩面哭了起來。

岳懷冰只是低頭頻頻嘆息不已。

尉遲青幽哭了一會兒，擦乾淚痕，却是什麼也不再多說，遂卽辭別自去！

× × ×

尉遲鵬靜悄悄的來到這裏已經很久很久了。從他焦急的神色裏，可以看出來，他像是在等候着一個人！

夕陽一片，由看來像是裂開的山谷照射進來，正好照射着他那爲情所傷；沉鬱而不開朗的臉。

尉遲鵬坐在亭裏，不時的向着側面的一條山道上張望着，由此通向前山摘星堡，大概只有三四里光景。 （未完）

偵探技擊奇情故事

紅鏢

倪匡 文
盧令 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楊光達懷疑李四遺孀的眞正身份，乃要五家鏢局的總鏢頭及各客商協商，暗施瞞天計，果然在當晚引來一夥强徒，將僅值萬元的珠寶刧走，而保存了各客商的無價珠寶。强徒已告得手而去，李四遺孀力辭各鏢頭好意護送，楊光達等勸說不聽，只好由她而去，但鐵雄却堅持獨自送她上路。楊光達與各鏢頭分手後，爲証實李四是否遇害，乃趕往李家，抵埗後使他大爲震驚，李家白旛高掛，他懷疑身份有問題的李四遺孀正在堂中守孝，楊光達禮拜一番後即告辭，鐵雄仍在堅持要留下來保護李四遺屬——

驚聞詭秘事　恍悟佳人行

李老太太欷歔了一陣，才指着那小媳婦道：「老四還連累了鳳姑娘，唉！」

自從那小媳婦找上北霸鏢局以後，楊胖子只知道她是李四爺的妻子，而且據她所說，李四爺已經死了。還說玉娘子，毒觀音要和她過不去。當時，楊胖子絕未曾有絲毫懷疑，一則，是由於他曾受過李四的救命之恩，二則，玉娘子是黑道上心狠手辣出了名的人物，鏢局這一行的人，一提到她，就深惡痛絕，自然同仇敵愾。事後，楊胖子一面淌着汗，一面細細想着，才想起自己對這個俏生生的小媳婦，來龍去脈，一無所知，連她的名字也不知道，這才漸漸生了疑心，終於安排了客店中的那一幕的。而直到這時，他才知道這小媳婦的閨名之中，有一個「鳳」字。

他在李家大宅之中，又見到了小媳婦，心中本就已然七上八下，一見面，所想起的第一件事，就是感到以前的一切全料錯了。然而他畢竟久歷江湖，心念電轉，想來想去，自己沒有料錯之理，是以心中，仍然存着疑惑，這時一聽，他心中一動，嘆了一聲，才道：「是啊，四嫂年紀輕輕，就遭了這等不幸——」他講到這裏，略頓了一頓，又道：「老太太，四爺是什麼時候娶的親，我們江湖上朋友，竟一點也不知道，眞是慚愧得很！」

他一面說，一面偸覷着那小媳婦，他這樣說法，雖然表面上，是對未曾趕上這場熱鬧，表示遺憾，但是骨子裏，却仍然是在對那小媳婦的身份，表示懷疑。他希望對方會有一點震驚，可是看那小媳婦時，却只是低着頭坐着，一動不動，甚至連長長的眼睫毛，都未曾抖動一下。

李老太太想是未曾聽出楊胖子話中的骨頭，伸着滿是皺紋的手，輕輕撫摸着小媳婦的頭髮，也嘆了一聲，道：「鳳姑娘是江南大俠，秦令雄的姑娘，我們李秦兩家，也算是世交了——」

李老太太是在說感嘆的話，可是這話，一聽在楊胖子的耳中却像是半天响起了個焦雷，霍地站了起來，在那片刻之間他當眞恨不得自己重重打自己兩個耳括子！

他滿面肥肉顫動着，一時之間，不知說什麼才好，鐵雄在一旁，望着楊胖子，不知他爲什麼忽然會變成這樣子。

楊胖子口唇抖了半晌，才迸出了一句話來，道：「原來四嫂是秦老爺子的姑娘，怪不得那麼能幹！」他一面說，一面仍然忍不住苦笑，那小媳婦到這時，才抬起頭來，望了楊胖子一眼，她雖然沒有說什麼，可是那一雙黑白分明的眼睛，却分明已將楊胖子的心事看了個透，楊胖子的臉上，不由得熱辣辣地紅了起來。李老太太又道：「是啊，是老秦的么女，名頭雖大，可是也得罪了不少人，我看鳳姑娘跟着她爹，就沒有過過一天安樂的日子，現在又落得這等情景，唉——」

小媳婦和李老太太的眼圈，一起紅了起來，楊胖子唉聲嘆氣，又頓足脚，一時之間，不知道該說什麼才好。

提起秦令雄秦老先生，可以說是無人不知，雖然秦令雄早年，在同治皇帝才死去不久，就因爲身在青帮，而和青帮掌舵人鬧翻，刺臂滴血，離了青帮，憑他自身的俠義仁心，自闖天下，曾有過誓言永不再到長江以北，可是，北路上江湖的人物，提起他的名頭來誰不豎大拇指，比起山西靈邱李家來，可以說有過之而無不及！

楊胖子一面抹着汗，一面有點結結巴巴地道：「鳳姑娘，憑令尊的威望，玉娘子竟敢和你過不去？」

鳳姑娘低嘆了一聲，道：「世上的事，可眞難說得很，現在新出道的人，爲了要闖名立萬，哪裏還管這一套，越是誰有名，越是要找誰碰！」

這種回答，可以說是入情入理之至，聽得楊胖子不住點頭，鳳姑娘講完了話，又低下頭去，李老太太不住欷歔，楊胖子覺得自己再坐下去，也實在不是味兒了，他搭訕着又說了一回話，起身告辭，李老太太命鳳姑娘送出來，一直到了門口，楊胖子才忍不住問：「四嫂，在道上，幾次生事的那女人，後來又帶了那麼多人，明

火打刼，得手而去的，究竟是什麼人？」

鳳姑娘壓低了聲音，道：「當時，我不敢怎麼說，現在說也不怕了，她就是玉娘子！」這樣的回答，倒也在楊胖子的意料之中，可是楊胖子總覺得心頭，還有老大一團疑雲，他又道：「那麼，她何以不刼靈灰，而刼走了客商的金珠寶貝？」

鳳姑娘黯然一嘆，道：「誰知道，或許，她臨時改變了主意！」楊胖子疑團未釋，但是也無話可說，只好道：「如此，四嫂，你還要小心！」鳳姑娘點了點頭，神情黯然。

楊胖子等一行人，牽着馬，走了出來，鐵雄跟在最後，連連回頭，楊胖子招手，叫鐵雄過來，問起他路上的情形，原來鐵雄和李四嫂，是連夜趕路，是以早到了許久，楊胖子又細細問起，李四嫂和李老太太見面的情形，據鐵雄說，她們婆媳兩人一見面，就抱頭痛哭。

楊胖子是認識李老太太的，照鐵雄所說的情形看來，那小媳婦的身份，實在是再也不用懷疑的了。

可是，楊胖子心中的疑團，仍然未曾解開，因爲一切事情，照那小媳婦不是好人來發展，可以說是件件合情合理，而如今，却可以說，沒有一件事是說得通的！

他一面想，一面不由自主地不斷搖着頭，不一會，穿過了那片林子，鐵雄突然道：「總鏢頭，玉娘子見財起意，說不定還會和四嫂子過不去，我們——」

楊胖子像是根本未曾聽得鐵雄在說什麼一樣，只是自顧自向前走着，不一會，出了林子，衆人紛紛翻身上馬，楊胖子也上了馬，回頭看鐵雄時，却還站在地上不動，楊胖子道：「鐵雄，你又在打什麼楞主意？」

鐵雄道：「我剛才已經說了有點不放心，我想留下來，保護她們！」

楊胖子叱道：「少胡說！」

鐵雄蹩着氣，不說話，不過他雖然不出聲，可是他臉上那股倔勁兒，誰都看得出來，他又犯了牛脾氣，就算是拉着他走，他也不會走的了！

楊胖子皺着眉，望着鐵雄，他是看着鐵雄長大的，深知鐵雄的爲人，明知他絕不是對守寡的秦鳳姑，有什麼份外之圖，他一定要陪着秦鳳姑走，這時又打定主意留下來，楊胖子自然明白他的心意，是因爲他對秦鳳姑有着一份極純的感情之故。

楊胖子呆了半晌，才道：「你硬要留下來，怎知道人家一定要你？」

鐵雄一聽，咧着大嘴，笑了起來，道：「我早跟老管家說好了，反正粗活我總能幹，留我下來做長工，他們也不爭在多一個人吃飯！」

衆鏢頭聽得鐵雄這樣說，知道他眞是下定了決心，鐵雄爲人，楞頭楞腦地，一直不討人喜歡，不過他待人至誠熱心，一想起鐵雄這一留下來，不知何年何月，方能見面，心中也不禁黯然。

楊胖子嘆了一聲，道：「好吧，什麼時候你想起了我們，到北霸縣來走走！」

鐵雄答應得一聲，飛身上馬，已經疾馳而去！

鐵雄轉眼之間，又馳進林子，看不見了。楊胖子領着各人，向前馳去，等到日頭偏西，早已上了大路，楊胖子一句話也不說，衆人看出總鏢頭神情異樣，也不敢作聲。一路上，熱是够熱的，不過楊胖子將整件事情，翻來覆去地想着，想得出了神，天氣熱也不覺得了，只看他臉上的汗，像小河一樣，向下淌着。

將近天黑，來到了一個交岔路口，遠遠有一座小客廳，孤零零地在一個土坡之上，楊胖子勒定了馬，剛在想，是不是要在這裏過夜。只見土坡之上，一匹健馬，嘩啦啦地放了下來，那匹棗紅馬，一望便知道不是普通的馬匹，再加上馬上的那壯漢，一件密扣上衣，鈕扣齊齊暢着，露出肌肉堆叠的胸口，看來更是神氣。

一人一騎，疾馳而來，到了北霸鏢局一衆人之前，馬上的那壯漢，翻身下馬，向楊光達一拱手，道：「楊總鏢頭，我家姑娘有請！」

那壯漢來得突兀，所講的話，更是突兀。楊胖子却是坐在馬上，紋風不動，沉聲道：「你家姑娘是誰？」

那壯漢一笑，道：「總鏢頭一見就會認得的。」

楊胖子冷冷地道：「對不起，我有事要趕回去，恕難從命了！」

那壯漢雙眉一皺，也不說什麼，只是一轉身，將手放在口邊，撮唇一下忽哨，那「噓」地一聲响，聽來眞是穿雲裂石，將幾個人嚇了一跳，馬匹也一起急嘶起來。隨着那一下忽哨聲，只見土坡之上，客店之後，又有十來匹健馬，負着人，一起放了下來，來勢快絕，斜陽之中，揚起一片老大的塵土，轉眼之間，便衝到了坡下，立時散了開來，將楊胖子等一衆人，團團圍住。

旁的不說，單說這批人馬上的功夫，已頗令人咋舌，等到這些人一勒定了馬，衆鏢頭莫不驚怒交集，手按住了刀柄，楊胖子究竟老辣，而且他一看到那些壯漢，心中已然雪一般亮。

只聽得他「呵呵」一笑，道：「各位，我們早就見過面了，是不是？不道上次見面時，各位全蒙着臉，今日何以皆以眞面目示人？」

楊胖子這幾句話一出口，各鏢頭心中，更是駭然，立時想起，數十蒙面大盜，在那美艷得出奇的女子帶領之下，搶刼客商的事，自然也有人認得出，這十來個大漢之中，有幾個人的身形，正和那晚和自己動過手的人，差不了許多！

首先下坡的那壯漢笑道：「總鏢頭果然好眼力！」

楊光達深深吸了一口氣，道：「事情已然了結，我們保鏢不力，給你們刼了鏢去，也不想追回來，各位自己請便吧！」

那壯漢却上來，一伸手，拉住了楊光達坐騎的韁繩道：「總鏢頭，我家姑娘有請！」

他拉住韁繩之際，楊光達的一手，仍然握着韁繩，楊光達沉着臉，聽他講完，立時一聲冷笑，順手一扯。別看他這一扯看來沒用什麼力，實質上，他號稱「大力楊光達」，那一拉之力，能拉動三五百斤的石輾子！

可是在他一拉之際，那壯漢仍然釘在地上，竟未曾將他拉動分毫，反倒是那根

皮韁，發出了一陣吱吱聲響來。

楊胖子心中這一驚，實是非同小可，看那壯漢時，身子仍然直挺挺站着，並未因爲對抗他的那一拉之力，而紮定馬步，由此可知，那人氣力，決不會在他之下！

在一旁的北霸鏢局各鏢頭，一見這等情形，也不禁呆了。楊胖子的臉色，連變了幾次，手上的勁道，也加强了好幾次，可是對方始終只是紋絲不動，圍住北霸鏢局鏢頭的衆大漢之中，有一個身形高大，絡腮鬍子的，陡地一聲大喝，道：「楊總鏢頭，別敬酒不吃吃罰酒了！」

他一面吆喝着，一面翻身下馬，騰騰地向前走來，他身形一扳高大，氣勢洶洶向前走來，腳步極其沉重，幾乎每一步踏下去，都發出「蓬」地一聲，有一大蓬塵土，揚了上來。

他向楊光達走去，衆鏢頭看出，楊胖子和對方在拚力，並未佔住便宜，若是對方再添上一人，非吃虧不可，是以立時有兩個鏢頭，身形閃動，疾迎了上去，不讓那絡腮鬍子再向前走。

可是，那兩個鏢頭，肩並肩站定，擋住了絡腮鬍子的去路，絡腮鬍子却像是根本未曾看到眼前有人一樣，仍然向前，疾走了過來，那兩個鏢頭一看形勢不對，不動手也不行，不約而同，一起伸手去推。

可是，他們兩人手才揚了起來，絡腮鬍子老高的身子，已然撞了過來，那兩個鏢頭，只聞得一股汗臭味，眼前人影壓了過來，「砰」地一聲，被絡腮鬍子，撞了一個正着，那一撞，令得那兩個鏢頭，向後倒退了好幾步，才站定了身子。

而當他們站定身子之際，只聽得衆鏢頭齊聲發喊，楊胖子和那大漢，仍然各拉住韁繩的一端，絡腮鬍子走過去，雙手緊握在韁繩中間，雙臂用力一分，「拍」地一聲響，竟然將韁繩，生生扯斷！

韁繩一斷，那絡腮鬍子，立時鬆手，楊胖子正在用力，一個收勢不住，身子在馬背上，向後一仰，若是換了旁人，胖成他那樣子，一下子從馬背上摔了下來，不死也得攤了，可是楊胖子究竟不是等閒人物，向後一仰之際，順勢一翻，足有兩百來斤重的肥身軀，竟然在半空之中，凌空翻了一個筋斗，穩穩站在地上！

那大漢才一站定，在韁繩一斷之後，也由於力道收不住了向後連退了七八步。

那大漢才一站定，便向絡腮鬍子叱道：「不得無禮！」他叱了一句，立時又向楊胖子拱一拱手，道：「楊總鏢頭既然已下了馬，那麼，還是請賞光吧！」

楊光達站着，別說自己這方面人少，就算人數相若，只怕也未必能敵得過對方，看對方這許多人，堅要「請」自己前去相會，而又不用强，事情之蹊蹺，眞是一生闖蕩江湖，從來未見，他略一沉吟，已打定了走一步看一步的主意，隨即「呵呵」一笑，道：「既然你們一意相請，只好討擾了！」

他在一個「請」字上，特意加重了語氣，那漢子居然也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楊胖子說得出做得到，話一出口，一揮手，和衆鏢頭一起上了馬，由那些大漢擁簇着，一起向土坡之上馳去。

這時，天色更黑了，兩隊人馬，才馳上一半，便聽得那座客店之後，傳來一下接一下，密密的槍聲，傳了過來。在曠野地方聽來，槍聲分外驚人。

槍聲一傳來，雙方的坐騎，便分出了高下，那些大漢的坐騎，彷彿聽慣了槍聲一樣，全然不驚，照樣潑刺刺向上馳去，可是北霸鏢局衆鏢頭的那些坐騎，却全爲槍聲所驚，有的人立起來，有的一面急嘶，一面亂奔，若不是衆鏢頭身手高，幾弄個手忙脚亂。

一衆人來到客店之前，槍聲稍停，全下了馬，衆鏢頭都知道情形不妙，自己處於劣勢，都是敢怒而不敢言，楊胖子也沉着一張臉。

可是偏偏對方却十分客氣，道：「列位鏢頭，我們家姑娘，在屋後練槍，請總鏢頭，這就過去！」

楊胖子心想，事情到了這地步，反正是禍也躲不過了，樂得放大方些，是以並不躊躇，立時跟着那大漢，轉到了屋後，他們兩人，才一轉過屋角，密集的槍聲，倒又接連響了起來。

一轉過屋角，到了屋後，暮色之中，楊胖子首先，看到一隻井架之上，打橫綁着一根竹竿，在竹竿上，用繩吊着十七八隻瓶子，每一下槍響，就有一隻瓶子，應聲而裂，一槍接着一槍，絕無虛發，那瓶子，不過拳頭般大小，乃是半斤裝土酒的陶土瓶。

楊胖子心中，暗自吃驚，忙又轉頭看去，只見在三十步之外，站着那個女人。

那女人穿着一身緊身綢衣，玲瓏浮凸，在暮色中看來，身形格外頎長，一手叉着腰，一手平舉着盒子炮，盒子炮柄上的紅穗子，在隨風飄動，她不斷扳動槍機，吊在竹竿上的瓶子，也不斷破裂，直到二十發子彈放完，才見她手臂向下一沉，「拍」地一聲響，彈夾彈了出來，緊接着，槍柄在大腿上拍了一下，又是「拍」地一聲，新的彈夾，已然上了膛。

楊胖子看到這種情形，心中更是吃驚。他自己從小練武，從不沾火器，凡是自幼練武的人，幾乎個個全是那樣，認爲拳脚，刀劍上的功夫，才是眞功夫，火器殺人，雖然容易，但是小孩子抓在手中，一樣可以殺人，是以非但不用，而且極度卑視。

但是楊胖子究竟是在江湖上走動的人物，而且他保鏢爲生，他自己不用火器，難得人家不用，是以也頗知道一些高下，他當日一見秦鳳姑握了那柄大頭六響在手，就是摔開槍膛來看看有沒有子彈，便知她是玩槍的行家。此際，他看到那女子單手替換子彈，便知道這女子槍上的功夫，可以說已然是登峯造極！凡是能單手添子彈的，就必然能雙手同時發槍，照這女子剛才彈無虛發的那種情形來看，她要是雙槍在手，只怕三五十人，近不得她身體！

楊胖子吸了一口涼氣，幸而天色黑了，看不到他臉上那種驚異的神情。

那女子上好了子彈，順手將槍插在腰際，身形婀娜，向楊子胖走了過來，來到近前，只見她俏腮泛紅，艷麗無匹，頸際的鈕扣鬆着，露出雪也似白的一段頸子，她一來到近前，那陪楊胖子來到屋後的大漢，立時低下了頭，楊胖子畢竟是老江湖

，心中雖然驚駭，但却不動聲色，「呵呵」一笑，道：「玉娘子，做你的手下，當眞也難得很，打你主意又不敢，不打你主意，又熬不住！」楊胖子一開口便稱那女子爲「玉娘子」，而且接着還說了一大串打趣的話，若不是胆色過人，也絕講不出口，只見那大漢的神情，極其尷尬，那女子反倒若無其事地笑着，道：「楊總鏢頭好詼諧。」

楊胖子的背心和手心都在冒汗，可是他還是打了一個「哈哈」。楊胖子之所以直冒冷汗，是因爲那女人對於他冒冒失失「玉娘子」的這個稱呼，並沒有否認！要是那女人不是玉娘子，那麼，玉娘子在江湖上聲名如此之壞，一定會否認的。而且，秦鳳姑也說得很明白，那女人就是萬龍岡的玉娘子毒觀音！

那女人微笑着，又道：「請到堂中說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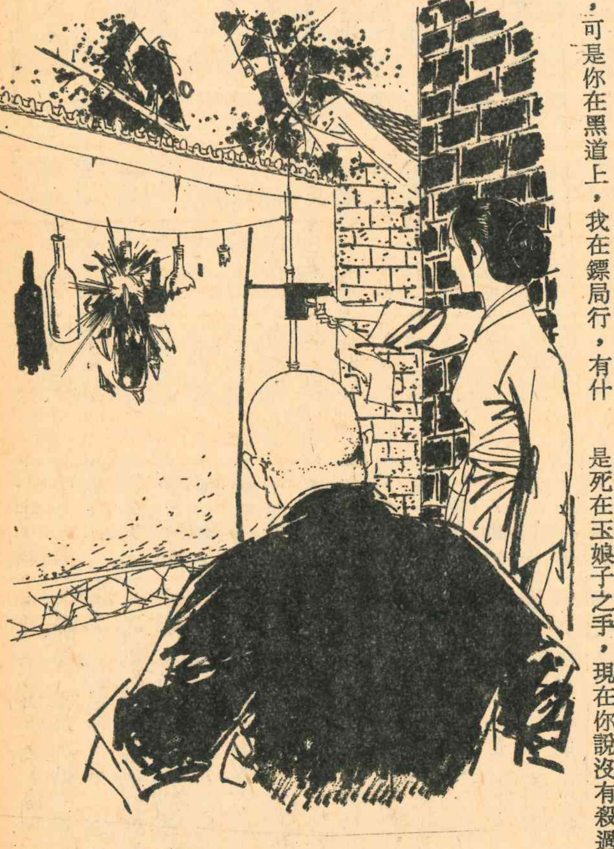
她一面說，一面向前走去，楊胖子却並不跟着她走，只是道：「等一等！」

那女人轉過頭來，將一條鬆鬆的大粗辮，拔到了腦後，勾魂攝魄的大眼睛，望定了楊胖子，口角微微向上翹着，現出一個驚訝的神情來。

楊胖子一開口，那一句話，簡直是一個字一個字，自齒縫中鑽了出來的，他沉聲道：「你是玉娘子？萬龍岡玉娘子？」

那女人兩道眉，向上畧畧一揚，說道：「你剛才已經那樣叫我了，還有什麼不是？」

楊胖子雙手緊握着拳，道：「道不同不相爲謀，我失陪了！」



楊胖子驚怔於玉娘子槍法如神。

楊胖子一面這樣說着，一面神情緊張之極，不由自主，身形一矮，以待對方的進攻！

自然，他心中知道，這種準備，是沒有用的，要是對方用拳脚功夫來進攻，他自然可以防禦，可是玉娘子腰際，就懸着盒子炮，不論他擺出什麼架勢，就算是武當祖師張三丰，又有什麼用？

玉娘子半轉過身來，望着楊胖子，楊胖子直淌着汗，過了好半晌，只聽得客店之內，隱隱有哄笑聲，傳了出來，楊胖子簡直覺得自己像是膠在一大桶牛皮膠熬成的水中一樣。這才聽得玉娘子緩緩地道：「楊總鏢頭，我也是人，是不是？」

楊胖子當時，連他自己，也不知是那裏來的勇氣，一挺胸，道：「不錯，你是人，可是你在黑道上，我在鏢局行，有什麼好說的！」

玉娘子吸了一口氣，道：「不錯，這兩年來，我幹了不少案子，可是我從來不亂殺人，從來不搶窮人——」

她才講到裏，楊胖子只覺得氣往上沖，厲聲道：「住口！」

他大喝一聲之後，只是不住地喘着氣，那是因爲他實在太激動，實在太緊張了，是以一句話也說不出來，玉娘子、毒觀音從來不殺人，天下還有比這更無稽的話麼？

楊胖子靜着不出聲，玉娘子又開了口，道：「你自然不信我的話，是不是？」

楊胖子定過了神來，道：「自然不信，廣濟隆鏢局的那位弟兄，不就是死在你手中的？那一晚，你還假充好人，說這人是死在玉娘子之手，現在你說沒有殺過人，這話誰信？再說，這兩年來，北道上的好漢，死在你手裏的還少了？連李四爺都是死在你手裏的！」

楊胖子越說越是激憤，一張肥臉，脹成了通紅，大口喘着氣。

玉娘子却只是靜靜聽着，天色更黑，等楊胖子講完，她才道：「我要是殺人，你們十個人不到，我只要伏在道邊，早就了結了。我要殺人，你們六家鑣局聯保，我也能叫你們一個不剩！」

楊胖子瞪着眼，他無法不承認玉娘子所說的是實情，可是叫他相信玉娘子從來不殺人，那却也是無論如何沒有可能的事情。

玉娘子又道：「別站在這裏了，跟我到店堂裏去，我有很多話要對你說，還要請你幫忙！」

玉娘子的話，聽來十分誠懇，楊胖子的心中七上八下，一時之間，實在不知該如何決定才好，而客店中的轟笑聲，不時傳了出來，聽得出其中有的是各鑣頭的笑聲，可見在店內，沒有什麼事發生，楊胖子呆了半晌，仍然決定不下！

玉娘子向前走了兩步，距得楊胖子極近，她穿着緊身綢衣，胸脯高聳，幾乎就要碰到了楊胖子的身子。幸而楊胖子是個胖人，不然只怕就要受不住了！玉娘子道：「我對你明說了，你信，自然就肯幫我；不信，你們的人全走，我決不留難，若是說了話不算數，叫我死在槍子兒下。」

玉娘子起了這樣的毒誓，楊胖子倒也爽快，他只回答了一個字，道：「好！」

玉娘子的行動更快，一聽得那個「好

」字轉身便走，楊胖子跟在她的後面，那大漢走在最後，三個人一起進了店堂中。

店堂中立時靜了下來，楊胖子才一進門，就聞到撲鼻的酒香，肉香，那些大漢和衆鏢頭，在這一些時間中，已經喝得有三四分了！

楊胖子心中十分奇怪，何以這幾個不跟着自己的鏢頭，會在如此驚險的情形下，開懷暢飲，轟笑無忌，就算他們不知那女人是玉娘子，也必然知道這些人來歷不明，自身在險境，那樣放心，似乎太不合情理了！

玉娘子，楊胖子和那大漢，三個人一進了店堂，店堂中的哄笑聲，便一起靜下，人人都向他們三個，望了過來。楊胖子一眼就看到，自己手下一個得力的鏢頭，一手搭在那絡腮鬍子的肩上，一手還端着一大碗酒，那份樣子之親熱，簡直就像是十幾年的老交情，那裏還有絲毫的敵意在內？楊胖子心中的疑惑更甚，他沉聲喝道：「你們——」

他才說了兩個字，只見店堂中所有人，都讓了開來，這間客店，本是山野小店，店堂中的桌椅，也都殘舊不堪，衆人齊都讓開之後，楊胖子就看到一張桌子，靠牆放着，在那張桌子之上，斜擱在牆上的，是一塊木板。那塊木塊，約有兩寸來厚，是一株大樹橫剖下來的，約有一尺直徑，木板光滑無比，想是不知經過多少人撫摸之故。

店堂中的燈光很暗，但是楊胖子還是看得到，那塊木板之上，用火燙出一個「大」字，燙得很深，焦痕宛然，不因木板已然陳舊而變色。

楊胖子一看到那塊木板，先是陡地一呆，接着，橫了玉娘子一眼，隨即扣上了上衣的扣子，將上衣拉直，向前走去，來到了桌前，恭恭敬敬，行了一禮，雙手合十，慢慢伸向前，從那塊木板的上面摸起，沿着木板的邊緣，慢慢摸了下來，摸到底部，又縮回手來，然後後退一步，又恭恭敬敬，行了一個禮，這才轉個身來，用十分莊嚴的口氣，問道：「那一位大字輩的龍頭在此？」

楊胖子一見那塊木板，對於剛才心中的疑惑，已經完全釋然。

那一塊木牌，在不明究理的人看來，可能根本不當一回事，但是在走江湖的人來說，却一看就可以知道，那是青帮之中，代表着極高身份的一個人的標誌。木板的上，炙着一個「大」字，就表示這個人，在青帮之中，是「大」字輩的。「大」字輩的人，在世的，已然寥寥可數，莫不是德高望重，受盡江湖人物欽仰尊敬的大老。而且也不是每一個「大」字輩的人，能有這種木牌，可以向人展示，他還必須是帮中有過「龍頭」封號的領袖人物。

而這塊木牌一展示，就表示這位「大」字輩的，出類拔萃的人物，一定在塲，或是他自己不在，將木牌託付給最親信的人，代他行事。這種北路青帮的規矩，楊胖子雖不是青帮中人，但是凡走動江湖的人，都將青帮中的弟兄，當作好朋友，那些鏢頭，忽然之間，和這些陌生大漢，成了朋友，自然是因爲見了這塊木牌之故。

可是，這許多人中，那一位是「大」字輩的人物呢？

楊胖子一面發問，一面轉動眼珠，四面望着，在他看來，這許多人中，沒有一個像是在江湖上有着那麼崇高地位的人，而他這一問，如果竟得不到合理回答的話，那麼對方可以說是犯了青帮的大忌，是以楊胖子的神情，也顯得極其嚴肅。

店堂之中，靜得鴉雀無聲，只見玉娘子踏前一步，伸手拈起了一隻酒壺，一看她拈壺的手勢，楊胖子的心中，又是一凜，尾指，無名指向上微翹，大姆指按住了壺蓋，那是青帮中敬客的禮數，如此說來，玉娘子，毒觀音，竟是青帮中人了？

這實在是不可能的事，要是她是青帮中的人物，以她在江湖上的行爲，青帮又不是沒有能人，怎能容她放肆至今？

楊胖子心中在疑惑着，玉娘子的另一手，又已拈起了一隻酒杯，傾壺斟酒，酒才半滿，便已遞到了楊胖子的面前，楊胖子毫不猶疑，接過杯來，一口喝乾。

如果楊胖子也是帮中兄弟，那麼他必須以規定的手勢，將杯子拈回給敬酒之人，但是他不是，所以他喝了酒之後，將杯子放在桌上。

玉娘子也放下酒壺，道：「楊總鏢頭，這一杯酒，是代先父敬你的！」

當玉娘子將酒斟到半滿便止，楊胖子便知道，那是她代人敬酒的了，如今玉娘子這樣說，楊胖子自然並不訝異，他所奇怪的是，照這樣說，玉娘子竟是青帮「大」字輩人物的後人了？

玉娘子隨即又道：「慚愧得很，先父姓張——」

她只講到這裏，楊胖子便應聲道：「久仰了！」

須知道，「大」字輩的人物，已然屈指可數，姓張的總共只有兩個，一個是大河以南的張鏡湖張老太爺，在大河以北的是什麼人，誰都知道，只提姓張，便已足够，若是等對方說出名字來，再來說「久仰」，那簡直表示自己是初出茅廬的雛兒了！

玉娘子微微一笑，也不再說下去，只是指着那些大漢，道：「這裏十七位，全是他老人家的弟子！」

楊胖子心中的疑惑，眞是到了極點，要照傳說中的玉娘子，毒觀音的行爲來說，眞是無法無天，什麼都敢做，但無論如何，楊胖子也可以肯定她決不敢假冒是青帮中大字輩人物的女兒！

然而，何以張老太爺的女兒，竟會聚嘯山岡，做了强盜，而且聲名如此壞？

眼前的玉娘子是强盜，那是再無疑問的事，不但是她，連那十七條大漢也是，那晚客店搶刼，直撲秦鳳姑房中，搶走了足值五萬大洋的金珠寶貝的，不就是他們這一伙人麼？

楊胖子心知，事情一定有極大的隱秘，在這樣的情形下，只有聽玉娘子怎麼說，自己還是少開口的好。

楊胖子一言不發，同時沉着臉，他那樣做，只表示願意聽玉娘子說些什麼，而並不一定贊成玉娘子的行爲。也只有楊胖子這樣的老江湖，才能在這樣的情形之下，還保持着如此不亢不卑的態度。

店堂中很靜，玉娘子一雙水靈靈的眼

睛，在昏黃的燈光下，看來似乎格外迷人，她手下那些大漢像是早已習慣了，還不覺得怎麼樣，可是一輪急酒，已有了幾分酒意的幾個北霸鏢局的鏢頭，燈下看美人，而且又美得如此冶艷，不禁都有點心猿意馬，心神蕩漾起來，若不是有那一塊青帮大字輩的名牌在，只怕都不免醜態畢現了！

玉娘子未開口之前，先低低嘆了一聲，道：「楊總鏢頭，你一定以爲我不是好人了，是不是？」

楊胖子一聽，心中不禁一凜，若是在未明白玉娘子的身份之前，這句話再容易回答也沒有了！

可是，在如今這樣的情形之下，玉娘子的這句話，等於是在考問他的態度，究竟是敵是友，這正是最難回答一個問題！

楊胖子畧想了一想，才裝得毫不在乎的神氣，淡然一笑，道：「好人還是壞人，這是最難分辨的事，我可不敢胡亂說什麼！」

玉娘子一聽，立時格格嬌笑了起來，道：「楊總鏢頭不必忌諱什麼，直說也無妨，像我這樣的一個女人，却帶着百來個漢子，佔山爲盜，若說我是好人，那我自己也不會相信！」

她一口氣說到這裏，又笑了起來，也不知道她是眞笑還是假笑，直笑得柳腰亂擺，看來更是蕩人心魄。

她笑了好久，北霸鏢局的那些鏢頭，個個睜大了眼看着她，心癢難熬，不知如何才好，楊胖子皺着眉，只是望着她不出聲。

玉娘子笑了半晌，才又道：「在有些人看來，我簡直是毒蛇，我不在乎什麼貞節，有我喜歡的男人，我一定要設法勾引到手，就像男人看到了喜歡的女人，一定千方百計要弄到手一樣。爲什麼男人那樣做就可以，就是風流韻事，女人那樣做，就是淫蕩？」

玉娘子雖然是在發問，可是也說不定她是在問那一個人，在那種年代裏，聽到了這樣的問題，只怕每一個男人，背脊上全會冒冷汗！

楊胖子呆了片刻，才緩緩地道：「玉娘子，你不見得會看上我這個胖子吧？」

店堂中的氣氛，本來很緊張，可是楊胖子這句話一出口，不論是玉娘子的手下，還是北霸鏢局的鏢頭，一起哄然笑了起來，連玉娘子和楊胖子兩人，也不禁哈哈大笑，這樣的話，出自任何人之口，都可以引起極嚴重的後果，唯有出自楊光達這樣的大胖子之口，才可以成爲笑話，不知道爲什麼，胖子似乎是介乎男人和女人之間的另一種人，沒有什麼人會將一個大胖子和美女聯想在一起的。

玉娘子一面笑着，一面揚着眉，一手叉腰，道：「也可以說是看上了你！」

她講到這裏，畧頓了一頓，才繼續說道：「是看上了你對李老四的那份死心塲地！」

楊胖子立時正色道：「我曾受過李四的救命之恩！」

玉娘子像是未曾聽到楊胖子的這句話一樣，自顧自道：「當然，要一個死心眼的人，相信我的話，並不是容易的事，但是還是値得對這種人說，因爲他一旦相信，就不會再半途改變！」

楊胖子皺着眉，眉心之中，起了老大的一個肉疙瘩，玉娘子倏然轉身，指着那塊名牌，道：「楊總鏢頭，當年，秦令雄脫帮的事，你一定知道了？」

楊胖子心中一凜，秦令雄脫離青帮，那是三十年前，轟動江湖的大事，楊胖子當時才初出道兒，而且身不在帮，可是這樣的大事，人人津津樂道，楊胖子自然知道，如今他忽然聽得玉娘子提起這件事來，心知其間的隱秘曲折，一定多得難以言喻，這種事，最好不要置身其中！

可是楊胖子也知道，玉娘子一找上了自己，自己想脫身也不可能了！

他仍然不開口，眉心上的肉結更高，抿着唇，點了點頭，玉娘子又道：「那麼，楊總鏢頭，你可知道，秦令雄何以要刺臂滴血，脫離青帮？」

楊胖子望了玉娘子一眼，緩緩地道：「當時北路青帮，掌舵的是令尊，他是和令尊不合，所以才甘冒大不韙，脫了帮，並罰誓有生之日，再不過大江之北的！而他也確能遵守諾言，雖然身不在帮，三十年下來，一樣贏得江湖好漢的崇敬！」

楊胖子說到後來，那幾句話，是純粹在爲秦令雄辯護了。他未曾見過這位江湖上的傳奇人物，但是秦老爺子，和靈邱李家是親家，他自然而然，站在秦令雄一邊。何況，秦令雄脫離青帮，本來，這樣的事，一定爲江湖人物所不齒，但是秦令雄遠走江南，仗義疏財，結交江湖好漢，一樣得人敬仰，却也是事實，像秦令雄這樣的人物，可以說是江湖上絕無僅有例子！

玉娘子一面點着頭，一面冷笑着，又問道：「那麼，他爲什麼和先父不合，你可知道？」

這句話，問得很嚴峻，楊胖子立時道：「江湖上言人人殊，也不一而定，兩個當事人，始終未曾說過什麼，玉姑娘，究竟是爲了什麼？」

楊胖子立時反問玉娘子，一則是爲了應付玉娘子一個緊一個，咄咄迫人的問題，一方面，他也眞想知道，爲什麼當年在青帮之中，交逾生死，兩個頂尖兒的人物，會突然鬧翻的眞正原因，那可以說是江湖上的一大秘密！

玉娘子又冷笑了幾聲，她的聲音倒很平淡，道：「秦令雄借酒行兇，想要侮辱我的母親！」

這句話一出口，楊胖子整個人都跳了起來，所有的人都驚訝得張大了口發呆。

秦令雄雖然身在江南，但是俠名遠播，有到過江南的人，一提起他的名頭來，誰不豎大姆指？眞是怎麼也想不到，這樣的一個英雄人物，早年曾做過這種不要臉的事！

楊胖子一身肥肉，全緊張得在抖動着，伸手指着玉娘子，像是要指責玉娘子在胡說八道，可是他也緊張得一時之間，出不了聲。

過了好半晌，楊胖子才鎮定下來，垂下了手，道：「玉姑娘，我不敢不信你的話，但是秦令雄當年，要是有這樣的罪行，在青帮戒律而言，難逃一死！」

玉娘子道：「是，他本來非死不可，

是我爹救了他，而且還給他留了面子，不將他逐出青帮，算是他自己滴血脫帮，遠走江南，永不追究！」

楊胖子呆了半晌，才嘆了一聲，道：「一個人一生中，總難免有點錯事——」

他講到這裏，略頓了一頓，忽然掉了一句文，道：「過而能改，善莫大焉，照秦老爺子脫帮後的行爲來看，他也沒有辜負了令尊的一片厚愛之心！」

楊胖子這幾句話兒，聽得所有的人，都感慨不已，可是玉娘子却突然笑了起來，而且，越笑越是尖聲，眞笑得聲震屋瓦，人人心頭，都起了一股寒意！

楊胖子在玉娘子放聲尖笑之際，倏地睜大雙眼，緊盯着玉娘子，他雖然一樣未曾出聲，可是那神情，誰都可以看得出，他是在質問玉娘子，有什麼好笑！

玉娘子的笑聲，也戛然而止，自她的臉上，現出了一股極其卑夷的神情來，而且，在她雙眼之中，也可以看出她心中的恨意，她緩緩地，幾乎是一字一頓地道：「當時，秦令雄身爲司庫，掌管北青帮一十三省的財務，在他走時，竟將庫存的銀兩，全託山西銀莊，滙到了上海，以他自己的名義，存進銀號。」

玉娘子講了這幾句話，店堂中靜得連透氣的聲音也沒有，玉娘子又道：「他和靈邱李家的關係，就是那時搭上的，他走了之後，我爹才發覺他捲走了銀庫，眞實數目有多少，誰也不知道，但是青帮的雄厚，歷代相傳，至少有幾百萬両銀子。」

玉娘子又頓了一頓，店堂中仍是靜得一點聲音也沒有，她又緩緩地道：「事情一發覺，爹守着『永不追究』的諾言，將一切全擱在自己的身上，從掌舵的位置上栽了下來，甚至大家疑心，是他吞沒了庫欵，他也不加分辯，一直到死，他才對我說出來，而秦令雄挾着巨資，到了江南，廣收人心，嘿嘿，俠名也是可以用錢買得到的！」

店堂中仍是靜得一點聲音都沒有，玉娘子揚着俏臉，看她的神情，像是想哭，但是又不想淚水從眼睛之中流了出來，是以才揚起了臉的。

過了好半晌，除了客店外呼呼的風聲之外，一點聲音也沒有，燈火搖曳着，映得這許多人的影子，在牆上幌來幌去。楊胖子首先打破沉靜，道：「玉姑娘，爲了這樣，你就佔山爲盜，這也未免太害苦了自己！」

楊胖子對玉娘子所說的一切，全還抱着半信半疑的態度，但是就算這一切，全是眞的，那麼，他一樣不贊成玉娘子的所作所爲！

玉娘子一聲長笑，說道：「楊總鏢頭，你說得是，可是，在我爹死後，有人就不讓我過安穩日子，這一點，只怕你想不到吧！」

楊胖子心中已然料到了玉娘子接着會說出什麼來，但是他還是問道：「誰？」

玉娘子豎起了兩根春葱也似的手指，道：「一個是秦令雄，另個是李老四！」

楊胖子的眼不斷翻滾着，他陡地轉過身，背着玉娘子，道：「玉姑娘，若是沒有什麼別的話要說，這些事，全與我無關，我要告辭了！」

玉娘子也不出言留楊光達，只是冷冷地道：「楊總鏢頭，若是你認爲江湖上的是非仁義，與你無關，那你只管走，我絕不敢留你！」

楊光達本來已然一面說，一面在向外大踏步走了出去的，可能是他的心中，十分激動，是以一面走，一面揮着手臂，碰翻了兩三張桌子，店堂之中，响起了一片乒乒乓乓之聲，北霸鏢局的幾個鏢頭，一見總鏢頭要走，也立時跟了出去。

可是，玉娘子這句話一出口，楊胖子却突然站定了身子，他一站定，胖大的身軀，就像釘在地上一樣，甚至當他緩緩轉過身來之際，鞋底和地面摩擦着，發出「吱吱」聲來。

玉娘子又道：「秦令雄已成了江南的首富，他早年脫帮，現在，又倒轉頭來，用錢收買帮中的大老，楊總鏢頭，十萬十萬的大洋，存在北京的銀行裏，只要報出名字，就可以拿到手，要是你也有份，你去不去？」楊胖子深深吸着氣，十萬大洋！這是任何闖蕩江湖的人循規蹈矩，一輩子也掙不到的錢，十萬塊白花花的大洋錢，堆在一起該有多少！這簡直是做夢也無法想像的事情，楊胖子雖然覺得眼前的視線，糢糊起來，在黃昏的燈光之中，似乎見到了銀洋的閃光。

可是在他耳際响起的，却不是銀洋相碰的叮噹聲，而是玉娘子冷峻的聲音。玉娘子道：「可是偏偏有十七個人，不願意要那十萬大洋，寧願跟着我，遠走萬龍岡，去落草爲寇，你說，他們是爲什麼？」

楊胖子在陡然之間，只覺得一陣發熱，汗珠子從他的臉上，四處迸了出來。

他望着店堂中那十幾個大漢。那十幾個大漢，倒有一大半以上，在這時現出忸怩的神色來，像是這種事根本不值一提，偏叫玉娘子給抖了出來一樣。他想起自己剛才心中自然而然的種種想法，口唇掀動着，不過沒有發出聲音，只不過是積在臉上的汗，順着口角，直滴到地上。

玉娘子又道：「秦令雄人在江南，可是已倒過來控制了北青帮，楊總鏢頭，你明白了麼？」

玉娘子的話，像是有千萬斤的重量一樣，挾着雷霆萬鈞之勢，向楊胖子直壓了下來，壓得楊胖子不但沒有機會躲避，簡直連喘氣的機會也沒有，立時點頭道：「我……我明白了！」

玉娘子嘆了一聲，道：「他們爲的是什麼呢？也無非是江湖上是非和仁義！」

楊胖子伸手在臉上抹了一下，揮了揮手上的汗珠，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過了好半晌，他將玉娘子剛才的話，全想了一遍，才道：「玉姑娘，不過這兩年來，你在江湖上所做的事，也很够瞧的了！」

他語意之中，仍然對玉娘子帶着譴責之意，玉娘子也不發怒，彷彿這一點，也早在她的意料之中，她只是冷冷地道：「我的壞聲名，是什麼時候開始傳出的？」

楊胖子一怔，一時之間，不知道她這一問，是什麼意思？接着才道：「有兩三年了吧！」

玉娘子却立時應聲道：「三年，整整三年！」

（未完）

離魂俠

魂回胆破悲際遇

秦紅・文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柳步風偕明燈俠往找凌天鳳，途在一樹林歇足，柳步風又被攝魂者所乘，失去神志，竟向明燈俠展開拚命攻擊，明燈俠知其喪失神志，只是遊走閃避，最後縱上高樹找尋施術者。美丐娘刺殺柳步風不遂後，快快返回邪教，原來她是前任教主女兒，她父親死後本遺命她接掌掌門，詎爲她叔父所篡奪，她這次忍辱返回教中，原擬向其叔查問柳步風與凌天鳳的事，她叔父對她本無好感，但爲示他現時擁有的勢力，破例帶她往參觀教堂，進入教堂，美丐娘見到十二對少男少女，在祭壇前默默閱讀經書，二十四名少年男女，全神貫注，不發一點聲响——

美丐娘看到眼前的情景，忍不住發出一聲驚奇的輕呼，低聲道：「好漂亮！叔叔哪兒來的錢？竟把教堂佈置得這樣富麗堂皇？」

教主微笑不語。

美丐娘別臉望他，又問道：「你找到了有錢的大爺是不是？」

教主不答，却一指那二十四個少年男女，含笑道：「妳大概還認得他們，上次妳回來的時候，他們還是本教的十二對童男童女，如今，他們已正正式式成爲本教教徒，正在研讀本教教義，明年即可入室了。」

美丐娘對那二十四個少年男女的事不感興趣，再問道：「告訴我，是不是有人出錢支持你？」

教主沒有回答，舉步向祭壇走去道：「妳過來，我再帶妳進入內堂看看……」

祭壇右方有一偏門，過了偏門，眼前又是一間廳堂，裏面的佈置與前面那間相差不多，也有一座祭壇和二十四張書案，以及坐着二十四個青年男女！

所不同的是：這間「內堂」裏面的二十四個青年男女，竟然全身赤裸，一絲不掛！

他們一對一對的並坐於書案，也在默默的研讀經書，雖然彼此裸體相對，但個個神情肅穆，沒有一點猥褻之色。

美丐娘對眼前的景象也不感奇，只淡淡的問道：「他們進修到何種程度了？」

教主道：「已修到第七重，明年便可完成大業。」

美丐娘忽然微微一笑道：「仇如山和恨似海不是已修成大業麼？」

教主似乎聽到了一句刺耳的話，眉頭皺了一下，道：「本教的每一批教徒中，當然難免有一兩個意志不堅的，這無關大局。」

美丐娘問道：「他們犯甚麼過錯？」

教主又不肯回答，又舉步向祭壇走去，那座祭壇的右方，仍有一扇偏門，他領着她走入偏門，到了一條寬大的地道上。

地道兩邊，每隔十步就有一個門，可以看出那是地下室，並且是教中地位高的人所居住之處。

美丐娘對這些都似十分熟悉，她又淡淡的問道：「十二長老還健在吧？」

教主道：「去年仙逝二位，其餘十位都還健在，不過大都雲遊去了。」

美丐娘道：「哪兩位仙逝了？」

教主道：「鐵拐長老和三手長老。」

美丐娘臉色微變道：「哦，竟是他們兩位長老，這不太巧了麼？」

教主道：「怎說太巧？」

美丐娘冷笑道：「本教十二長老中，堅持應由我接任教主的就只有他們兩位，而如今他們兩位都死了，這豈非太巧？」

教主道：「妳的意思是我謀殺了他們二位？」

美丐娘道：「以謀殺來排除異己，原是你的拿手本領啊！」

教主笑了笑道：「告訴妳，我沒有謀殺他們，我只是明令處死他們罷了！」

美丐娘臉色又是一變，又驚又怒道：「你下令處死了他們？」

教主點點頭道：「是的，由於他們二位反對我的某種主張，爲求本教之統一，我只好犧牲了他們二位。」

美丐娘以充滿痛恨的眼光瞪視着他，道：「哼，你好狠！」

教主微微一笑道：「量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我爲了完成某項大事，不得不排除異己。」

他說到此處，伸手推開一扇地下室的房門，接着笑道：「妳看，這是恨似海的草人！」

房中很陰暗，但隱約可看見裏面擺着一個香案，案後立着一具草人，它着一套舊衣裳，做姑娘裝束，胸口貼着一張黃色

符紙，身上釘着幾支箭。

任何人看到這種情景，都會泛起一層鷄皮疙瘩，因爲它充滿一種妖邪之氣！

美丐娘淡淡瞥了草人一眼，道：「你準備處死她麼？」

教主道：「還沒決定。」

美丐娘道：「她現在人在何處？」

教主道：「此刻已到達本教某處分壇所在地，分壇的人，預定後日把她送到此處。」

美丐娘道：「那仇如山呢？」

教主道：「他也將在數日內，返回本教。」

美丐娘道：「一個多月前，我在某地的一間古廟中遇見他們，我誤以爲那小子是卓五絕的門下，差點把他殺死了呢。」

教主關上房門，含笑道：「他們的一舉一動，可說都在我控制之下，我不要他死，誰也殺不死他們！」

他一邊說一邊向地道中走去。

美丐娘跟上問道：「你使他們喪失記憶力，明雖謂處罰，其實眞正的目的是要他們替你奪取萬年神參和千年何首烏？」

教主點頭道：「對，還有一個目的是要他們替我收拾長白王夏侯祺和青衣活佛的老命。」

美丐娘道：「爲甚麼？」

教主道：「因爲夏侯祺和青衣活佛以前均曾得罪我，我想收拾他們兩人的老命，計劃已久了。」

美丐娘道：「那萬年神參和千年何首烏，你奪來做何用途？」

教主道：「我用它合藥煉製成兩顆『長生不老丹』，服了它雖不一定能長生不老，但至少可增數倍功力，並可使壽數延至一百二十歲以上。」

語聲微頓，繼之面泛得意微笑道：「我目前的功力已較前增强三倍不止了！」

美丐娘面容一懍道：「眞的麼？」

教主頷首道：「不假，功力方面，我已比卓五絕及明燈俠等人畧勝一籌！」

美丐娘强笑道：「叔叔的法術天下無敵，武功則成就不高，而今服下了兩顆『長生不老神丹』，竟使功力一躍而在卓五絕等人之上，由此可見那萬年神參和千年何首烏確是——」

教主打岔道：「我告訴妳，我只服下一顆而非兩顆，另一顆我送給了人。」

美丐娘一怔，道：「哦，另一顆送給誰？」

教主道：「我的合夥人。」

美丐娘道：「那個人，就是你剛才說的要以你的法術聯合他的武功征服天下的人？」

教主道：「對了。」

美丐娘道：「他是誰？」

教主搖頭道：「妳不必知道。」

美丐娘道：「現在他服一了顆『長生不老神丹』，其武功顯然已天下無敵了，你認爲他還肯跟你合夥麼？」

教主道：「當然，他要征服天下，非借重我不可，否則絕難成功。」

他又在一間地下室的門外停下脚步，伸手推開了房門，說道：「這是仇如山的草人。」

房中，也是陰陰森森的，也有一座香案和一具穿着衣服的草人，情形與恨似海那一具相同，草人胸前貼着黃色符紙，身上釘着箭！

美丐娘道：「你這樣對待他們，不覺得太殘酷？」

教主道：「凡是違犯教規之人，都要受到這種處罰。」

美丐娘道：「但他們已替你殺死了夏侯祺和青衣活佛，並替你奪得了萬年神參和千年何首烏，足够將功折罪了呀！」

教主道：「話是不錯，改天我打算問問他們，如果他們肯回心轉意，重返本教，我便饒恕他們，否則只好處死他們。」

美丐娘笑了笑道：「我想，要他們心悅誠服的重歸順你是不太可能的，據我所知，本教弟子中，對你心悅誠服的人恐怕不多。」

教主冷笑道：「是麼？」

美丐娘道：「是的，別看他們平日對你唯唯諾諾尊若神祇，實際上他們是怕你你而不是敬你！」

教主臉色一沉，甚表不悅。

美丐娘道：「如果你要我說出理由，我可以這樣告訴你，他們之所以對你畏而不敬，是因爲他們的加入本教不是出於自願，當年我爹只吸收自願入教之人，而你却是四處去拐騙小孩——」

教主怒道：「住口！」

美丐娘一笑道：「我說錯了麼？」

教主嚴厲地道：「今後你再敢出言不遜，可別怪我不認你這個姪女！」

美丐娘聳聳肩，道：「你心目中早就沒有我這個姪女了，你所以還肯讓我活在這個世上，只是怕蒙上殺害姪女的惡名，落人口實罷了。」

教主含怒瞪視她有頃，冷冷道：「現在妳老老實實告訴我，妳回來幹甚麼？」

美丐娘笑道：「沒甚麼想家而已！」

教主道：「這已不是妳的家！」

美丐娘道：「但你還是我叔叔啊！」

教主冷哼一聲道：「妳可以走了！」

美丐娘道：「不，我想多住兩天，別忘了後天是我爹的忌辰！」

教主正要再說話，忽聽身後地道傳來步聲，回頭一看是教中一個執事，乃問道：「范天原，有甚麼事？」

那叫「范天原」的執事是個獐頭鼠目的中年人，他來到教主的跟前，行禮恭聲道：「啓禀教主，夾谷大俠已返回本教，他請教主前去相見。」

教主「哦」了一聲，問道：「他在哪裏？」

范天原答道：「在他的『幽冥室』中相候。」

教主點頭道：「好，你派人打掃一間房子，給我這姪女住下，我去會晤他。」

說着，舉步欲行。

范天原再行禮道：「教主聽禀，夾谷大俠已知韓姑娘返教，他說也要見見韓姑娘呢。」

教主皺眉道：「見她何爲？」

范天原道：「屬下不知。」

教主考慮了一下，隨即回對美丐娘道：「夾谷大俠既要見妳，妳就跟我來！」

他沉吟了一下，接着以嚴肅的神情道：「不過，我先警告妳，見到夾谷大俠時

，說話要客氣一些，否則有妳受的！」

語畢，向外行去。

美丐娘隨後跟出，邊走邊問道：「這位夾谷大俠即是你的合夥人？」

「嗯！」

「看情形，你對他似乎禮讓三分，是麼？」

「哼！」

「這位夾谷大俠到底是何方神聖，使你如此尊敬他？」

「他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比卓五絕，魯老爺和明燈俠更了不起！」

「他要以其武功與你的法術征服天下，所謂征服天下，是指何而言？」

「妳不必知道！」

「我是可以不必知道，但是我却要提醒你一下，本教創教已有二十年之久，雖然至今尚不爲人所知，然而我們的教徒正在日漸增多，總有一天本教會在武林中佔有一席地位，我希望你不要引狼入室，自掘墳墓。」

「妳少嚕嗦，我和夾谷大俠同謀，將來一旦成功，本教不僅可在武林中揚眉吐氣，甚至……」

「甚至怎樣？」

「妳等着瞧就是了！」

說話間，兩人已進入一間黑暗秘室。

這間秘室，名之謂「幽冥室」眞是再恰當不過，因爲裏面漆黑如墨，伸手不見五指，甚麼也看不見！

美丐娘只在教主打開「幽冥室」門的那一刹那，見到了兩顆眼睛！

那兩顆眼睛，像黑夜裏的兩顆星星，但比星星更亮，迸射出銳利的寒芒！

而當她和教主進入「幽冥室」，教主掩上室門之後，那兩顆寒芒四射的，慘慘然宛如鬼火的眼睛便告消失，一切都被黑暗吞噬了！

現在，美丐娘只能在黑暗中用耳朶去聽，她聽見身邊的教主開聲道：「夾谷大俠，你回來了？」

語氣，透着幾分恭敬，可以想見他對這位「夾谷大俠」不止禮讓三分。

一個冷冷森森的聲音，在對面答道：「嗯，老夫已帮你辦好了那件事！」

教主道：「一切還順利吧？」

夾谷大俠道：「並不太順利，老夫花了一番工夫才將明燈俠甩掉，如今柳步風已到了第三分壇，如無意外，後天可到此地。」

教主道：「魯老爺主僕呢？」

夾谷大俠道：「他們主僕的情況老夫不太清楚，反正他們對我們不會有任何損害就是了。」

教主道：「夾谷大俠此番辛苦了，不過卓五絕是個很厲害的人物，我們必須格外小心，千萬——」

夾谷大俠以極其刺耳的怪笑打斷了他的話，說道：「你放心，縱使卓五絕等人發現了咱們的秘密，老夫也有能力對付他們！」

教主連忙附和道：「是是，夾谷大俠目前已是功力蓋世，世無匹敵，當然不怕卓五絕等人了。」

美丐娘笑道：「肉麻！」

教主聽了大感難堪，沉容喝叱道：「賤婢！妳若再敢胡說八道，我活活的劈了妳！」

黑暗中的夾谷大俠却哈哈大笑起來，說道：「韓姑娘，老夫久聞妳是女中丈夫，今日一見，果然名不虛傳！」

美丐娘吃吃的嬌笑着，說道：「閣下過奬了，我只是有些任性，聽不得阿諛之詞而已！」

夾谷大俠笑道：「老夫生平最喜歡的就是像妳這樣的女人，那卓五絕竟然不要妳，眞是太不識貨了！」

美丐娘笑道：「你夾谷大俠是個識貨人麼？」

夾谷大俠道：「不錯，老夫是個識貨人！」

美丐娘道：「只可惜相見已晚，我這個叫化婆子已老啦！」

夾谷大俠大笑，問道：「妳今年芳齡幾何？」

美丐娘道：「快四十了。」

夾谷大俠又哈哈大笑道：「三十如狼，四十如虎，五十如金錢豹，妳一點也不算老啊！」

美丐娘嬌笑道：「五十如金錢豹一語，我倒是頭一次聽到……」

夾谷大俠忽然聲調一變，道：「韓教主！」

教主應聲道：「嗯？」

夾谷大俠道：「你且退去，老夫要私下與你這個姪女談談！」

教主道：「這個……」

夾谷大俠道：「怎麼，老夫不能跟她談談麼？」

教主忙道：「不，韓某的意思是：假如夾谷大俠有興趣的話，韓某可以找一個好的來，至於韓某這個姪女，實在不堪造就。」

夾谷大俠「哈！」的一笑道：「何謂不堪造就？」

教主道：「她陰險潑辣，誰要和她親近，一定倒霉。」

夾谷大俠笑道：「老夫却有如此癖好，越是潑辣的女人，老夫越是喜歡！」

教主道：「哦……」

夾谷大俠道：「你去吧！」

教主遲疑了一下，才道：「好的，你們談談，韓某待會再來。」

說畢，開門退了出去。

美丐娘站着沒動，她已猜到夾谷大俠要幹甚麼，但是她一點都不畏怯，她是個歷盡滄桑的女人，也是個天不怕地不怕的浪女，她甚至於很高興有機會與這位神秘莫測的人物單獨相處一下，以摸清這位夾谷大俠的底細。

就在韓教主退出「幽冥室」之後，室中忽聞「嗤！」的一聲輕响，一團火光隨在室中亮起，驅走了原先籠罩於室中的黑暗！

這就是說：夾谷大俠點亮了一盞燈！

那是一盞琉璃燈，它的光芒，照亮了整個「幽冥室」，也照出了夾谷大俠的原形！

×　×

次日。

晌午時分，有四個轎伕抬着一乘紅轎，進入了這座大莊堡中。

執事范天原和兩名黃衣青年站在前廳門口等候，在紅轎在廳門口歇下時，范天原一打手勢，兩名黃衣青年立即上前打開轎門，將轎中人扶了出來。

她是凌天鳳。

她被扶出轎時，人在昏迷中，整個人軟若一團棉絮，任由兩名黃衣青年架臂攙扶，毫無一點知覺。

范天原又一打手勢，即轉身入廳，兩名黃衣青年架着凌天鳳隨後跟入。

這是一間陳設簡單的客廳，與中等人家的客廳大同小異，范天原領着那兩名黃衣青年通過了客廳，進入廳後一間黑暗的房子，三人在暗房的中央站定之後，整個暗房便開始旋轉起來。

慢慢的旋轉半圈，便聞「克達」一聲停住，對面一堵墻壁已告消失，出現在眼前的是一條向地下伸入的石級！

石級下燈火明亮，可以看出是一間寬大的地下廳堂，陳設之華麗，與地面上那間客廳實有天淵之別。

范天原與兩名架着凌天鳳的黃衣青年下到地下廳堂時，廳堂上只有一個人——韓教主！

他居中坐在一張精美的雕花椅上，看着范天原三人將凌天鳳帶到廳上，才開口說道：「好了，你們出去！」

那兩名黃衣青年將凌天鳳放落地上，隨與范天原一起由原路退了出去。

韓教主等他們退出之後，咀唇動了動，不知唸了什麼咒語，但見地上的凌天鳳立時睜開眼睛，甦醒過來。

她睜開眼睛，瞪視上方有頃，才霍然翻身坐起，驚聲尖叫道：「柳步風，柳步風！」

她還沒發現韓教主，只因發現自己置身於一間陌生的廳堂中，是以驚得叫了起來。

韓教主靜靜的開口道：「柳步風後天才能回到此處。」

凌天鳳聞聲回顧，看見廳上坐着的韓教主，臉色一變道：「你是誰？」

韓教主微微一笑道：「等一會，妳就會記起我是誰的……」

凌天鳳驚恐而困惑的瞪望着他，道：「你……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韓教主不答，面含笑容，咀唇微動，又在唸動眞言咒語。

片刻之後，凌天鳳遇到了一種畢生難忘的感覺，她的整個心靈突然像似從一個密不透風的盒子裏跑了出來，有一種如夢乍醒之感，許多以前不知道的和想不起的事情，剎時全知道和全想起來了！

她神色大變，不由自主的跳了起來，瞪望韓教主，駭然顫聲道：「你是——教主！」

她眞的什麼都想起來了！

想起了自己的身份來歷！

想起了自己過去所做的一切事情！

也想起了和柳步風的關係！

她很害怕，也很高興，由於極度的恐懼和極度興奮，使得她臉色發白發紅，全身發抖起來。

她恐懼的是自己陷身的魔窟中，興奮的是自己終於恢復了記憶，想起了自己和柳步風的關係。

她像一隻小羊面對着一頭老虎，渾身發抖不止，顫慄的望着韓教主，一句話都說不出來！

韓教主面上掛滿着殘酷的冷笑，說道：「天鳳，現在你知道背叛本教的後果了吧？」

凌天鳳掉下了眼淚，以絕望的，和哀求聲調說道：「教主，求求你，饒了我們的吧？」

韓教主的冷笑更爲深沉，一字一字道：「妳要本教主怎樣饒恕你的？」

凌天鳳哭道：「我們並未與教主作對，只是想脫離本教而已，所以——」

韓教主截口道：「所以，妳希望本教主成全你們的好事，讓你們脫離本教，是麼？」

凌天鳳道：「是的，教主如肯原諒我們，讓我們脫離本教，我們會終生感激你的。」

韓教主嘿嘿冷笑起來。

凌天鳳跪下叩頭，道：「教主讓我們離開，我們發誓不洩露本教的任何秘密，也絕不會與本教作對，我們只想過平凡的日子而已！」

韓教主冷冷道：「可是，妳記得當初正式入教所發的誓言麼？」

凌天鳳低頭哭泣道：「記得的，可是那時候我們的年紀太輕，不懂事……」

韓教主道：「妳十三歲開始接受本教訓導，十六歲正式入教，這樣的年紀還算小？」

凌天鳳垂頭哭着，沒答腔。

韓教主聲調一沉，繼道：「我告訴妳，妳和柳步風乃是本教最優秀的教徒，本教爲訓練你們已花下不少心血，如果我讓你脫離本教，那麼本教的所有教徒都要羣起效尤了！」

凌天鳳默默的流淚。

韓教主冷笑一聲道：「所以，你們休想離開本教，事實上你們也已不能離開本教，否則只有死路一條！」

凌天鳳仰起淚顏，哀聲道：「教主難道不能破例赦免我們麼？本教多我們兩人，不見得强多少，少我們兩人，也不見得弱多少。」

韓教主道：「教規不能破！」

凌天鳳痛苦地道：「那麼，教主要怎樣處置我們？」

韓教主道：「你們逃離本該處死，姑念你們替我殺了長白王夏侯祺和青衣活佛，以及奪得萬年神參和千年何首烏，故可將功折罪，假如你們肯回心轉意，重返本教，我便不處罰你們，否則，只好按教規處理！」

凌天鳳擺頭左右望望，問道：「柳步風呢？」

韓教主道：「他後天中午可到。」

凌天鳳道：「他回來的時候，我能和他相見麼？」

韓教主道：「可以。」

凌天鳳道：「那麼，我可否等他回來再答覆教主的問題？」

韓教主點頭道：「也可以，不過我要再告訴妳一次，你們除了重返本教之外，只有死路一條，因爲你們是殺害夏侯祺和青衣活佛的兇手，我縱然不處死你們，你

們也逃不過長白派和五台青衣僧的追殺，所以柳步風回來的時候，你們最好仔細的分析考慮一下！」

凌天鳳點點頭。

韓教主站了起來，又道：「由於你們是本教第一批中最優秀的教徒，因此本教主才給你們這個機會，妳可要明白！」

說畢，拍掌三下。

廳左一扇門內，應聲走出一名黃衣女子，這個黃衣女子也長得很秀麗，只是氣質不太嫻雅，她走到韓教主面前，行了一禮。

韓教主一揮手道：「把她帶下去！」

那黃衣女子應了一聲「是」，立即過去扶起凌天鳳，說道：「走吧！」

出了廳堂，進入一條黑暗的地道，最後凌天鳳就被帶入一間形若牢房的地下室中。

地下室約有丈五寬闊，左右兩邊擺設着兩張床，床上各有一套簡單的被褥，壁上掛着一盞琉璃燈，此外別無長物。

那黃衣女子將凌天鳳帶入地下室之後，笑笑說道：「這是教主指定給妳的禁室，他沒有把妳打入十八地獄，算是妳的運氣！」

凌天鳳點點頭，在床沿坐下來。

黃衣女子接着道：「妳大概餓了，我去拿些東西來給妳吃。」

說畢，便欲退出。

凌天鳳忙道：「我不餓，愛卿姐姐，咱們談談好麼？」

黃衣女子抿唇一笑道：「談甚麼？」

凌天鳳道：「剛才教主告訴我說，柳步風後天才回到此地，這是眞的麼？」

黃衣女子道：「我想是眞的，你們的性命和行動都在教主的控制之中，教主要他甚麼時候回來，他就甚麼時候回來！」

凌天鳳道：「可是柳步風他……」

她想起在五絕谷中的事情，想到自己是在取下耳中的棉花才喪失神智的；而柳步風，他如果不取出耳中的棉花，照理是可以逃避法術的操縱和控制的。

黃衣女子似乎明白她心裏在想着甚麼，又抵唇一笑道：「妳認爲柳步風的耳中塞着棉花，聽不到咒語的呼喚，不致被召回來，是麼？」

凌天鳳嘆了口氣道：「原來你們都知道了！」

黃衣女子笑道：「告訴妳，夾谷大俠已經返回教中，他說柳步風在發現妳失踪之後，就取下了耳中的棉花，因此他很輕易的就把他引到某處分壇。」

凌天鳳迷茫地道：「奇怪，他爲何要取下耳中的棉花呢？」

黃衣女子道：「據我猜想，他是因爲不願離開妳，故決定自投羅網。」

凌天鳳又嘆氣道：「他太傻了！」

黃衣女子說道：「的確，他是太傻了，他喜歡妳，想跟妳結爲夫妻，何不稟明教主，却要慫恿妳私奔，這豈非是自找麻煩？」

凌天鳳搖搖頭，道：「不，妳不了解的……」

黃衣女子道：「我了解，你們認爲本教是個邪惡的組織，故想脫離，對不？」

凌天鳳默然不語，她和柳步風的私奔，確實如此，但是她不敢坦白的承認。

黃衣女子笑了笑道：「你們有這種看法，眞是不智之甚，想想看，教主對你們兩人一向很器重，他讓你們兩人練習『三十六斬妖劍』，是打算將來提升你們做爲本教的繼承人，這是本教同仁夢寢以求的機會，而你們竟然不識抬舉，你們眞是太傻了！」

凌天鳳又沉默了片刻，問道：「本教目前的情形怎樣？」

黃衣女子道：「很好，一切都在按照計劃進行。」

凌天鳳道：「小妹却覺得教主與夾谷大俠的合作十分危險，一旦失敗，將遺臭萬年，死無葬身之地。」

黃衣女子道：「不，我認爲教主與夾谷大俠的合作必能成功！」

凌天鳳道：「妳不以爲夾谷大俠是一個非常可怕的人物？」

黃衣女子道：「他武功十分厲害不錯，但是教主的法術却也是舉世無雙，不論他如何存心不良，也絕對壓制不了我們教主。」

凌天鳳又沉默下來。

話不投機半句多，她覺得對方已「入魔」太深，不是可以說服的人了。

黃衣女子問道：「妳還有甚麼要問的麼？」

凌天鳳搖了搖頭，說道：「沒有什麼，你走吧。」

黃衣女子道：「那麼，我出去了。」

她退出禁室，關閉室門，走了。

凌天鳳呆呆的坐着，但是腦中思潮起伏，想着柳步風，想着以前的一切；由於過去的數月喪失記憶，過了一段「空白」的日子，因此她現在有許多的事情要回想，她首先想到了自己的身世來歷——

那是九年前——自己十三歲的時候——那時候自己住在太原城西街口的富居巷，父親凌潔成，母親陳氏，有一天同母親去城外的帝君廟還願，因見附近風景很美，就獨個兒跑入廟後樹林中，玩着玩着，忽然有人拍了一下自己的肩膀，叫了一聲「凌天鳳」，自己就甚麼都不知道了，等到醒來的時候，身已在一間像現在這樣的地下室中，那次同時被擄的還有十一個小女孩——剛才那個愛卿姐便是其中的一個——那以後，自己與另十一個小女孩曾經受到長期的折磨，遭受毒打和挨餓，後來大家終於被馴服了，於是開始受教和練武，開始享受優待，日子一久，大家漸漸的淡忘了親情，漸漸的對教主產生敬仰，沒有人再去想自己的父母和家庭了。

十五歲那年，自己和柳步風同時被教主挑選出來練習「三十六斬妖劍」，由於柳步風日夜相處而生情，教主也曾答允將來讓自己與柳步風結爲夫妻，但是到了去年，當自己與柳步風練成了「三十六斬妖劍」的時候，教中忽然出現了一位神秘的「夾谷大俠」，也就在「夾谷大俠」出現於教中的第三天，教主召喚自己和柳步風到他跟前，下達了一道命令，要柳步風去長白山摘月崖刺殺長白王夏侯祺，奪取萬年神參，要自己去五台山絕頂刺殺青衣活佛，奪取千年何首烏，自己和柳步風啣命動身之後，柳步風就提出了他的見解，認

爲教主的行徑不對，分明不是一個好人，應該乘此機會脫離，潔身自好，遠離是非之地，那天柳步風並要求與自己結爲夫妻，自己同意了。

兩人經過一番商議，決定先回家認親，然後避走他鄉，不料過了幾天，當快到太原的時候，自己忽然「消失」了，過了一段「空白」的日子，那一段日子，自己竟然完成了教主交下的命令，去五台山絕頂殺害了青衣活佛，柳步風也去長白山摘月崖殺害了長白王夏侯祺……

這許許多多的前因後果，一幕一幕的，在她腦中映現，使她感到痛苦又恐懼，也使她徬徨無主，眼淚像雨一樣的落了下來。

現在，我該怎麼辦呢？

等着柳步風回來？

但是他回到此地之後，又能怎樣呢？教主的法術是那樣的高明，自己和柳步風的性命完全操在他手中，他若要處死自己和柳步風，眞是易如反掌，自己和柳步風有甚麼辦法能够反抗？

她越想越傷心，忍不住，放聲大哭起來。

「不要傷心，我的姑娘！」

驀地，有個女人在她面前說話！

凌天鳳遽然抬頭，才發現已有兩個人進入禁室，一個是美丐娘，一個是夾谷大俠！

美丐娘滿面春風，而且她的打扮已不再是個叫化婆子，渾身上下清潔一新，猶如一個富家少奶奶。

她本來有一張美麗的容貌和一副婀娜的身裁，現在經過梳洗換裝之後，更是出落得迷人了！

凌天鳳在教中八九年，一直不曾見過這個美丐娘，雖然那次在古廟見過一面，但因今天的美丐娘已然打扮一新，因此她一時還認不出來。

她只認得站在美丐娘身邊的那個神秘莫測的「夾谷大俠」。

那個「夾谷大俠」仍像以前一樣，臉上戴着一張人皮面具，身上仍穿着那件血紅的英雄袍！

那張毫無表情的人皮面具，和那件血紅的英雄袍，就是「谷夾大俠」所能使人看到的兩樣東西，而這兩樣東西，所給予人的感受是陰森恐怖，冷酷無情！

凌天鳳呆呆的望着美丐娘，過了半晌，才開口問道：「妳是誰？」

美丐娘笑靨如花的答道：「我們曾經見過一面，妳不記得了麼？」

凌天鳳疑惑地道：「有些面熟……」

美丐娘道：「我們見面的地點是在一間古廟之中，記得了吧？」

凌天鳳恍然大悟道：「妳是——美丐娘？」

美丐娘含笑點頭道：「不錯，我是美丐娘，而妳一定聽過我的姓名，我姓韓，名雲娥！」

凌天鳳吃驚道：「哦，原來妳就是前任教主的女兒韓雲娥！可是，卓五絕說，妳曾經是他的愛妾之一啊！」

美丐娘笑道：「對的，我曾經是卓五絕的愛妾之一，但是我並非眞正喜歡卓五絕那個殘廢人，我是想偷學他的劍法而去接近他的，妳知道他的『三十六斬妖劍』，是天下最高明的劍法，若能練成他的劍法，便可縱橫武林無敵手，只可惜我性子躁急了些，終於功虧一簣，連帶着也失去了承繼本教教主的寶座。」

她說到這兒，向身邊的夾谷大俠拋出一個嫵媚的秋波，接着笑道：「還好，我今天終於找到一位同情我和願意支持我的人了！」

凌天鳳以前在教中時，也經常聽說她與韓教主爭奪教主寶座之事，現在聽了她的話，便領會到她所謂「支持」的話意，她覺得讓這個韓雲娥來當教主可能比韓教主要好得多，至少韓雲娥與韓教主起內訌之後，自己和柳步風可能有解脫的機會，當下以頗感興趣的語氣問道：「妳的意思是……」

韓雲娥退後一步，伸頭向外望望，然後低聲說道：「我先問妳，如果我有機會接任教主，妳肯支持我麼？」

凌天鳳道：「我卽使肯支持妳也沒有用，因爲我在教中的地位和資格很小，而且性命操在妳叔叔的手中。」

韓雲娥道：「妳的地位雖小，但妳已練成『三十六斬妖劍』，論武功，妳已是教主以下的第二，三把好手，至於說性命操在我叔叔手中，那不要緊，時機一到，我可以毀掉那具草人，使妳脫離他的法術的控制。」

凌天鳳道：「若然如此，我一定支持妳，但妳要怎樣奪回教主的寶座？」

韓雲娥又伸頭向外望了一眼道：「時機成熟時，我再告訴妳，目前本教教徒，十之八九是他的人，我必須多作準備才能起事。」

凌天鳳看看夾谷大俠，問道：「這位夾谷大俠爲何肯支持妳？」

韓雲娥笑道：「因爲他喜歡我，另一個原因是：他覺得由我來當教主對他來說要方便得多了。」

轉對夾谷大俠嫣然一笑道：「夾谷大俠，你說是麼？」

夾谷大俠輕輕一點頭道：「是的！」

他的聲音很清悅，然而聽來却使人產生一種冷悚悚的感覺！

凌天鳳問道：「柳步風回來的時候，你們也要爭取他的支持麼？」

韓雲娥點頭道：「是的，有你們兩人幫助我，事情必能成功。」

凌天鳳道：「柳步風只怕不肯，他的性子很執拗，這一點夾谷大俠大概知道。他雖然不恥教主的作爲，但對——」

韓雲娥打岔道：「妳可以勸勸他，告訴他一旦幫助我奪得教主一位，我一定讓你們脫離本教。」

凌天鳳想了想，道：「好吧，我勸他看看。」

韓雲娥道：「妳不會把我的企圖透露給我叔叔吧？」

凌天鳳道：「不會。」

韓雲娥道：「好，我們就此一言爲定，過幾天我要採取行動時，再來救你和柳步風出去。」

她挽起夾谷大俠的手臂，笑道：「走，咱們還到你的『幽冥室』去，那兒眞是我一生中最感甜蜜的地方！」（未完）

新穎俠情長篇故事

朱唇令

諸葛青雲・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方仁傑與十絕神君較搏十招，以定輸贏，終於十絕神君技高一着，方仁傑自願認敗，接受困囚，十絕神君命一宮女引領方仁傑前往住房，抵達房中後，那宮女用傳音與方仁傑交談，原來她竟是易容臥底的朱唇令十二金釵之一的柳含烟，方仁傑爲求脫困，任由柳含烟擺佈，易弁而釵，假冒宮女，隨着柳含烟向外走去，第一道門，輕易通過，至第二道門時，柳含烟乘對方索閱通行令牌時，猝然出手將守門者點倒，方仁傑見她出手乾脆疾快，不禁脫口稱讚，正於此際，驀聽暗影中傳來喝問什麼人之聲——

聲膩笑蕩眼勾魂

柳含烟一面拉着方仁傑的手，繼續向前走，一面嬌聲笑道：「我是伍貴妃身邊的小雲。」

緊接着，她却以眞氣傳音接着道：「方公子，這一關，必須强闖，快點準備應變。」

說話間，已到達一道半封半啓的鐵閘門前。

這兒守關的，是一位年約半百的灰衣漢子，由於這一關比較重要的，門口又沒有燈火，因而一直走到近處，才看清楚一切。

那灰衣漢子一雙精目，在兩人身上一掃，冷冷地一笑道：「不對吧！」

柳含烟眞力暗凝，外表上却笑問道：「有何不對？」

「因爲，」灰衣漢子冷笑接道：「凡是宮女出宮，不論她是屬於那位娘娘身邊，事先都會通知這兒，而妳們兩個……」

柳含烟欺身伸掌，截口笑道：「我這兒有神君的令箭。」

灰衣漢子退了一步道：「我要的是通知，而不是令箭，因爲，令箭是可以偸得到手的。」

這位灰衣漢子，可能已經看透了柳含烟的心意，才有意無意之間，退了那麼一大步。

他所退的那一大步，剛好避過了柳含烟的一記突襲。

但柳含烟心知形跡已露，一招落空之下，索性一不作，二不休地，跟踪進擊，隨着她手掌進擊之勢，「砰」地一聲，一把雪亮的七首，已挾着一道寒芒，刺入灰衣漢子的心窩。

那灰衣漢子的身手，本來不錯，而且，他也看出目前的二位，形跡可疑，而提高了警覺。

但他却是估計錯誤，以爲是兩個企圖潛逃的宮女，身手再高明，也高明不到哪兒去。

只因這一念輕敵，使得他連還手的機會都沒有，就一命嗚呼。

不過，當柳含烟的七首刺中他的心窩的刹那之間，他曾發出半聲慘號。

所謂「半聲慘號」，那是下面的半聲慘號，被方仁傑以快速的手法制倒。但他們兩人都知道，僅僅是這半聲慘號，已增加了他們不少困難。

因此，柳含烟連七首的血漬也顧不得拭去地，立即納入衣袖中，拉着方仁傑，

匆匆地向前溜走。

不錯，那半聲慘號，引來了一連串的警鈴聲，和呼叱聲，同時，也有不少雜亂的腳步聲，由遠而近。

方仁傑邊走邊傳音問道：「我們還要通過幾道關卡？」

柳含烟道：「還有兩道，但却一關比一關厲害，前面一關，馬上就到了。」

方仁傑道：「這一關，不用多費唇舌了，咱們硬闖。」

柳含烟輕輕一嘆道：「但願老怪物，暫時不趕來就好了。」

後面不遠處有人嚷叫道：「在這兒，是兩個宮女。」

另一個蒼勁的語聲道：「恐怕不是吧！憑兩個宮女，怎能闖過這一二兩關？」

原先那語聲，接道：「不信，你自己瞧，那不是兩個宮女麼？」

這時，方仁傑，柳含烟二人已走到第三關的門口，那關門內傳來一聲怒喝道：「兩個丫頭還不束手就縛！」

隨着這話聲，關門上的燈光，也隨之關掉了。

柳含烟傳音喝道：「方公子，闖！」

方仁傑一馬當先，闖向門口，寒芒一閃，慘號隨傳，那攔截他們的人，已橫屍當場，而那人的長劍，也到了方仁傑的手中。

但一個剛倒下，接着來的却是兩個，一刀一劍，交剪着向方仁傑擊來。

方仁傑左劍右扇，幻成一團晶幕，硬行闖了過去。

口中並怒叱着：「擋我者死！」

一串淒厲慘號聲中，又倒下兩個，方仁傑已闖過了第三關的門口，但隨後跟進的柳含烟，却被後面追踪上來的纏住，而不得不在門口回身應戰。

而同時，方仁傑也被前面堵住的幢幢人影所困，沒法再行前進了。

目前，他們兩人算得上是腹背受敵，儘管那些追擊他們的人，都非魔宮中的頂尖高手，但由於人數多，而甬道中地勢又窄，不但有殺不勝殺之感，也感到碍手碍腳地。

當然，以方仁傑的身手而言，儘管進展困難，還是在慘號陣陣，與血雨紛飛中，緩慢前進着的，至於柳含烟，由於她是回身應付後面追來的敵人，因而形成與方仁傑背靠背地，且戰且退，而死在她劍下的人也不在少數。

就當這兩位在人叢中殺開一條血路，緩慢地前進之間，人叢中却傳出一聲蒼勁的狂笑道：「那個不男不女的，就是近幾年來，名震江湖的方仁傑麼？」

另一個沙啞語聲道：「不錯，別人沒有這等身手。」

原來方仁傑是施展縮骨神功之後，才由柳含烟將他改扮爲一位宮女的。

經過目前這一陣衝殺，縮骨神功已不自覺地，散了開來，而恢復了他那本來的修長身裁。

試想：一個身裁修長的男人，却穿着一身極不合身的女裝，面部和頭部，也是女人模樣，那情形，該有多滑稽。

方仁傑方自苦笑之間，柳含烟又傳音說道：「那兩個，才是這第三關的正副主持，身手甚高，可得……」

她的傳音才畢，那蒼勁語聲又沉喝問道：「吠！那一個丫頭是誰？」

柳含烟怒聲叱道：「是妳姑奶奶！」

那蒼勁語聲呵呵大笑道：「小浪蹄子，妳別放刁，待會，我不將妳消遣個淋漓盡緻才怪……」

這時，方仁傑，柳含烟二人且戰且走地，推進了五丈左右，距那正副關主的發話處，也不過是三丈來遠了。

當然，這一陣衝殺，死在他們兩人手中的魔宮爪牙，至少也在二十人以上，方仁傑惱怒交集之下，不由揚聲喝道：「老賊，有種就別躲在龜殼中說風涼話！」

那蒼勁語聲笑道：「小兔崽子，你別神氣，老夫雖然沒有龍陽之癖，待會却也要……」

這幾句下流話，可激得方仁傑怒火高張地，截口厲叱一聲：「老賊找死！」

話聲中，一具無頭屍體，被他一腳踢起，飛向發聲的地方，而他本人却於一陣砍瓜切菜地衝殺中，又逼進了丈五以上。

這時的方仁傑，柳含烟二人，全身都浴着敵人的鮮血，幾乎變成一個血人了。

那沙啞語聲忽然「咦」了一聲，說道：「奇怪？那小子不是給神君點了穴道的麼？」

那蒼勁語聲道：「還不是那小丫頭給他解開的。」

「不對，」那沙啞語聲道：「神君的點穴手法，又豈是一個宮女所能够解得了的。」

那蒼勁語聲道：「這個，我就想不通了……」

方仁傑已逼近那正副關主的一丈距離之內，但距離越近，阻力越强，因而使得他們的進展也越來越慢了。

那沙啞語聲道：「對了，爲何沒有神君的消息？」

那蒼勁語聲笑道：「現在正是神君參禪的時間，神君怎能分得了身哩！」

「哦！」那沙啞語聲邪笑道：「我眞够迷糊……」

這時，方仁傑已進逼到他們的五尺距離之內，能够清晰地看到對方的面目了。

那語聲蒼勁的人，是一個年約六旬的灰衣老者，語聲沙啞的人，則是一個四旬上下的青衣漢子。

此刻，將方仁傑與這二位隔離着的，不過是三個拚死頑抗着的勁裝大漢。

方仁傑一聲斷喝：「躺下！」

如响斯應，三個勁裝大漢中，立卽倒下了一個，本來就被迫得手忙腳亂地，節節敗退的三個勁裝大漢，倒下一個之後，自然是更加不行啦！

就當此時，甬道中傳來一個嬌甜語聲道：「神君有旨，着第三關正副關主，退往第四關，共同防守。」

那灰衣老者揚聲說道：「啓禀娘娘，方仁傑武功高强，那丫頭身手也不弱，如果神君不親自前來，恐怕沒人能够攔截得住。」

那嬌語聲道：「神君待會兒就會來，必要時，你們可以放下鐵閘門。」

就這幾句對話的工夫，那攔截方仁傑的，最後兩個勁裝大漢，也已屍橫就地。

那灰衣老者與青衣漢子入目之下，連忙飛身退了下去。

方仁傑怒叱一聲：「留下命來！」

由於沒人阻擋，後面追趕的人，也不再追趕了，因而方仁傑話聲一落，已偕同柳含烟二人，並肩向前激射而去。

第四關，也是柳含烟所說的最後和最難闖的一關，跟前面三關的情況，都完全不同。

那可容人通過的空間中，却是犬牙交錯地，揷着十來把精光耀目的鋼刀，而形成一個由刀尖組成的刀圈。

而且，那鐵閘門的附近，也看不到半個人影，聽不到一絲聲音，只有那明如白晝的火把，所不時發出的「嗶剝」之聲，在這空洞的甬道中聽來，顯得特別清晰。

方仁傑，柳含烟二人，在鐵閘門前約莫丈五左右處停了下來，向四週默察了一下，然後互相投過一瞥苦笑，方仁傑並注目問道：「柳姑娘，妳沒受傷吧？」

柳含烟嬌笑道：「謝謝你！我沒有受傷。」

甬道中又傳出那嬌語聲道：「別肉麻當有趣了，如果沒有勇氣闖關，就乖乖地，束手就縛吧！」

「作夢！」方仁傑冷笑一聲之後，才向柳含烟接問道：「柳姑娘，這個女人是誰？」

柳含烟笑道：「那是十絕神君的西宮娘娘……」

那嬌語聲「哦」了一聲道：「柳姑娘？妳……妳……就是妙妙？」

柳含烟披唇一哂道：「多謝娘娘，還能由一個柳字中，想起我是誰來。」

那嬌語聲道：「妙妙，神君待妳不薄，妳爲何要幹這吃裏扒外的勾當？」

柳含烟哼了一聲，却向方仁傑嬌笑道：「方公子，趕快就這機會，恢復你的本來面目吧！」

說着，將揹在背上的小包解下，遞了出去。

方仁傑苦笑了一下道：「對！換過衣衫，待會衝殺起來，也會自在得多……」

柳含烟截斷他的話道：「趕快，我們得爭取時間。」

那嬌語聲道：「妙妙，妳究竟是哪一方面的人？」

柳含烟冷笑一聲道：「妳不配問！」

那嬌語聲道：「丫頭，妳不要惹惱我，妳要明白，除了我之外，待會不會有人替妳在神君面前說情的。」

柳含烟「格格」地嬌笑道：「娘娘，妳這一番美意，我柳含烟心領啦……」

這時，方仁傑已換上了他自己的衣衫，正在以最快速的動作，卸除頭上和臉上的化裝，眞是忙得不可開交。

柳含烟一頓話鋒，立卽傳音說道：「方公子，那魔君可能快要來了，我們得立卽衝出去才行。」

方仁傑傳音問道：「這鐵閘門，顯然裝有機關，妳知道那控制機關的樞鈕所在麼？」

柳含烟道：「我知道一部份，只等我觸發一部份機關後，咱們立卽引動……」

她的話沒說完，甬道中已傳出十絕神君的笑聲道：「方仁傑，你眞是了不起，年紀輕輕的，居然已練就了移筋易穴的功夫。」

「多承誇奬！」方仁傑淡笑着接道：「其實，那也算不了什麼。」

十絕神君的語聲道：「不過，我不能不老實告訴你，這麼一來，我可更不能讓你離開這兒了。」

方仁傑冷笑道：「你辦得到麼？」

十絕神君大笑道：「我會用事實來證明的，我更不妨誇句海口，只要你們兩個，能够衝出這道鐵閘門，我絕對不再派人追擊……」

方仁傑笑道：「你的保證，沒人相信，同時，我也不在乎你追不追截。」

十絕神君的語聲冷笑道：「好！我倒要看看你如何能闖過這鬼門關去。」

柳含烟挨近方仁傑身邊，低聲問道：「方公子，如果像目前這種靜止狀態，你有把握由刀圈中鑽出去麼？」

方仁傑點點頭道：「我有這把握。」

柳含烟道：「那麼，只等我觸發控制暗器的機關後，立卽開始行動……」

話聲中，但見她嬌軀一閃，騰身揚手，向着甬道頂端的一個突出的鵝卵石上一撳。

眞是說時遲，那時快，柳含烟的嬌軀剛剛飄落地面，一陣「颼颼」連响，那些隱藏在各個角落的暗器，和强弓硬弩，已密如飛蝗地，集中向那鐵閘門射來。

這情形，儘管方仁傑藝高人胆大，也不由他不瞧得心神大震地，暗中倒抽一口冷氣。

柳含烟重行挨着方仁傑，低聲說道：「這些暗器，很快就過去，只等暗器一停，我們立卽……」

她的話沒說完，方仁傑忽然拉着她的手，飛快地轉過身來。

原來他們背後，正有兩道幽靈似的人影，悄沒聲地逼了過來。

當方仁傑拉着柳含烟轉過身來時，那兩道幽靈似的人影，已停立於他們身前八尺處。

那是一衣紅，一衣綠的兩位宮裝少婦，柳含烟入目之下，連忙傳音說道：「那是魔君的兩位貴妃……」

那紅衣少婦嫣然一笑道：「方公子好精湛的功力，在一片暗器聲中，居然還能察覺有人欺近身邊來。」

這時，那些向鐵閘門密集發射的暗器，已疏疏落落地，接近尾聲。

柳含烟一拉方仁傑的衣袖，悄聲喝道：「方公子，闖！」

就在此同時，那綠衣少婦也嬌笑道：「妙妙，別再玩什麼花槍了，妳且回身瞧瞧。」

事實上，不用回身，方仁傑已察覺到鐵閘門邊的暗器已經停止，同時也有輕功極高的人正飄落門邊。

方仁傑安詳地轉過身來，只見鐵閘門邊，已多出一位紫衣少婦和一位青衣少婦，兩人都是宮裝打扮，除了衣服的顏色不同之外，一如那兩位貴妃，宮鬢堆鴉，長裙曳地，也都是有着八分以上姿色，俏麗而又冶蕩的美人胚子。

柳含烟又以眞氣傳音在介紹着：「那是東宮和西宮兩位娘娘……」

這時，俏立鐵閘門左邊的紫衣少婦，嬌笑一聲道：「妙妙，妳也太不自量力了，居然胆敢背叛神君。」

右邊的青衣少婦，也抿唇笑道：「妙妙，妳也不想想，神君是何許人，妳一翹尾巴，他就諒準妳要幹什麼啦！」

柳含烟怒聲喝叱道：「妳才會翹尾巴哩！」

青衣少婦媚笑道：「丫頭，妳頂撞我，我也不計較，但妳却必須老老實實告訴我，妳是奉誰的命令，到這兒來臥底的？這兒還有一些什麼同黨？」

紫衣少婦却向方仁傑媚笑道：「方公子，雖然你已殺了本宮不少人，但神君寬大爲懷，只要你束手就縛，我保證不會傷你一根汗毛。」

方仁傑淡然一笑道：「妳眞是說的比唱的還要好聽。」

紫衣少婦俏臉一變地，冷笑道：「方仁傑，你太不識抬擧了！」

緊接着，厲叱一聲，喝道：「關上閘門！」

「是！」

「轟」地一聲大震過處，連地底都起了震顫，那扇本來是半啓半閉的鐵閘門，已完全關死了。

而且，緊接着，「轟轟」連响，左右兩端與後面的甬道，也全被鐵門封死，而那四位宮裝少婦，也神秘地失踪了。

目前，方仁傑，柳含烟二人能够活動的空間，最多也不過是三四丈左右而已。

這情況的急轉直下，連柳含烟也失去了主意地，呆立當場，作聲不得。

方仁傑只好故裝滿不在乎地，安慰她道：「柳姑娘不用着急，辦法是想出來的，咱們冷靜一點兒，慢慢設法……」

柳含烟截口苦笑道：「很難，不過，如能够和你方公子死在一起，倒也心甘情願。」

甬道中傳來那西宮娘娘的嬌語道：「這痴丫頭眞是痴得可惱。」

方仁傑沉聲喝叫道：「請十絕神君答話！」

西宮娘娘的語聲道：「神君認爲你這個人不可理喩，他懶得和你說話。」

方仁傑哼了一聲，不再接腔。

那西宮娘娘的語聲接道：「由於你們兩個太不識抬擧，神君的意旨，已經改變，決定將你們活活餓死在這甬道中。」

方仁傑冷笑一聲道：「卑鄙無恥的東西！」

西宮娘娘的語聲道：「不過，我已經請准了神君，只要妙妙這丫頭能將主使人和同謀人供出來，仍可以放你們逃生，但得廢除一身武功。」

柳含烟嬌哼一聲道：「別作清秋大夢了，有什麼手段，儘管使出來吧！」

西宮娘娘的語聲冷笑道：「我們的手段已經使出來了，現在，就看你們兩個的啦！」

柳含烟將一個嬌軀，偎向方仁傑懷中，仰臉以眞氣傳音說道：「方公子，你先坐下來，調息一下，由我來替你護法。」

方仁傑搖首苦笑道：「不用了，我不累。」

柳含烟正容接道：「我們不能坐以待斃，他們也必然還有惡毒手段會使出來，我們必須有充沛的精神和體力，才能够應付。」

方仁傑不禁訕然一笑道：「柳姑娘，想不到妳應付變故的鎭靜功夫，比我高明得多，想想我眞够慚愧。」

「不！」柳含烟嬌笑着傳音說道：「那是因爲我心中有個預感，所以才比較鎭靜。」

方仁傑傳音問道：「妳以爲菊兒會來救我們？」

柳含烟答道：「菊兒沒這種力量，像目前這情形，卽使是一同潛伏在這兒的，我的那位上司，也無能爲力。」

方仁傑不禁苦笑道：「如此說來，還有誰能救我們呢？」

柳含烟道：「我的上司和菊兒，雖然沒法救我們，但却可以將我們被困的消息，傳遞出去。」

方仁傑禁不住一「哦」道：「妳是將希望寄托在外面的人的身上？」

「不錯，」柳含烟點首接道：「但自助才能人助，如果我們自已體力支持不住，等不到救兵來就倒下了，那豈不是太遺憾了麼！」

方仁傑連連點首道：「有理，有理，我聽妳的。」

柳含烟嫣然一笑道：「這才乖……」

方仁傑苦笑了一下，已逕自就地坐下，行功調息起來，但緊接着，又傳音說道：「柳姑娘，我行功調息，是毋須有人護法的，所以，妳也可以乘這機會，好好調息一下。」

柳含烟美目中異彩一閃道：「眞的，你那種調息的心法，能不能教給我？」

方仁傑傳音答道：「脫險以後，我一定教給妳……」

柳含烟高興得抱着他吻了一下後，才收攝心神，坐在一旁調息起來。

方仁傑，柳含烟二人被困地下迷宮中事，暫且按下，且讓筆者掉轉筆鋒，叙一叙古文英在外面的情形。

由於方仁傑進入魔宮之後，一晝夜沒有消息，儘管古文英對方仁傑的藝業，深具信心，却也不能不感到焦急了。

偏偏在這緊要關頭，連一個可以商量一下的人也沒有，卽使是那位一見如故，自稱是「朱唇令」令主的朋友，而實際上就是「朱唇令」主本人的青衣美婦，也不知去向。

也因爲這原因，儘管向天虹，倪小娟兄妹，替她租賃了頗爲舒適的住宅，但她一個人偶處斗室之中，可眞有度日如年之感。

當然！她也想到要再度闖一闖虎穴，但一個對時以前的記憶猶新，當時，如非是那位青衣美婦及時趕來支援，她自已也很可能已經陷身在魔宮中了。

她，急得像一隻熱鍋上的螞蟻，在斗室之內，團團直轉。

忽然，她一挫銀牙，低聲自語着：「好歹我也得去魔宮問一個明白……」

門外，及時傳來一聲嬌笑道：「古姊姊，妳要去問誰啊？」

古文英一怔道：「是哪一位？」

門外嬌語聲道：「小妹李含春，奉令

主之命，有重要消息奉告。」

李含春就是當方仁傑由「杭州」重回「富陽」時，在碼頭上大顯身手的那一位，也就是「朱唇令」令主手下十二金釵中的第九釵。

不過，到目前爲止，古文英與李含春之間，還不曾直接交談過。

目前的古文英，正處於非常苦悶的情況之下，因而聞言之後，禁不住大喜過望地，連忙打開房門，含笑接道：「原來是李姑娘，請！請！」

李含春緩步入室，一面嬌笑着問道：「古姊姊準備向誰去問些什麼啊。」

古文英訕然一笑道：「還不是爲了仁傑的事。」

說着，已拉過一張椅子，放在李含春面前，含笑接道：「李姑娘請坐。」

「謝謝！」李含春就座之後，才向古文英笑問道：「古姊姊還是準備去獨闖魔宮？」

古文英苦笑了一下道：「不錯。」

李含春嬌笑道：「幸虧小妹來得及時，否則，可就麻煩啦！」

古文英「哦」了一聲道：「對了，李姑娘帶來了什麼重大消息？」

李含春神秘地一笑道：「消息有好也有壞，不過，我要事先聲明，壞消息毋須妳担憂，自有令主去解決，至於好消息，可得先行好好地請我一次客才行。」

古文英蹙眉接道：「李姑娘別賣關子了，還是早點將消息說明白吧！」

李含春含笑接道：「那我先說壞的，方公子目前正困在地下魔宮的甬道中，與他同時被困的，還有我們十二金釵中的么妹柳含烟。」

這壞消息，算得上是早在古文英的預料之中，因而她儘管內心中感到震驚，但表面上，却仍能沉得住氣，聞言之後，只是輕輕一嘆道：「這消息已在我的預料之中。」

李含春正容接道：「至於如何營救方公子和我那位么妹，自有令主在策劃，妳我二人，到時候，只管靜聽調遣命令就行了。」

古文英含笑問道：「令主已到達『富陽』？」

李含春神秘地一笑道：「古姊姊跟令主見面，都不止一二次了，怎還會有此一問哩！」

古文英一怔道：「難道那位青衣夫人，就是令主？」

「不錯，」李含春點首接道：「那是如假包換的令主。」

古文英這才意味深長地一「哦」道：「怪不得她老人家有那麼高明的身手。」

李含春又是神秘地一笑道：「實際上，古姊姊所看到的，令主的高明身手，還不過是她老人家如牛刀小試哩！」

古文英點點頭道：「這一點，我可以想像得到，昨宵，她老人家及時支援我時，並未遇上對方的主力。」

「而且，」李含春正容接道：「據她老人家說，將來古姊姊的成就，必然會超越她老人家。」

古文英苦笑道：「只要有令師那種身手，我已經感到很滿足了……」

李含春截口接道：「不！家師的話是不會錯的。」

古文英苦笑如故地道：「未來的事，誰能預料得到哩！」

李含春嬌笑道：「光是空口說白話，妳自然不相信，現在，我不能不說到正文了。」

一頓話鋒，才正容接道：「古姊姊家師已決定收妳作徒弟。」

古文英不禁一怔道：「這個……我是有師傅的啊！」

李含春道：「這一點，家師自然明白，而且，家師與令師之間，原係老友，只要有家師的一封親筆函，就什麼問題都解決了。」

古文英蹙眉苦笑道：「令師怎會看中我的？」

李含春笑了笑道：「這是資質秉賦的問題，其次，緣份也大有關係，也許古姊姊還不知道，我們十二金釵，都是她老人家所親手調教出來，而且，彼此之間，算得上是情如母女，但我們十二金釵，却只能算是她老人家的記名弟子，不能算是正式徒弟。」

古文英注目訝聲問道：「那是爲什麼呢？」

李含春接道：「她老人家說過，作爲一個正式徒弟，必須是能够傳她老人家的衣鉢的人，所以，她老人家抱定寧缺勿濫的宗旨，一直到發現妳之後，才將這顆懸心放下來。」

古文英苦笑了一下道：「只是，恐怕家師不會答應，同時，我也担心我自己，恐怕會使她老人家失望。」

「不會的。」李含春笑道：「家師曾經感慨地說過，以往，她老人家失敗的事情太多了，從現在開始，不論任何事情，都將以全力去促成它，不折不扣的全部完成。」

古文英點首輕嘆道：「但願如此。」

李含春接道：「據小妹所知，只等方公子脫困，家師就將偕同古姊姊，暫時離開『富陽』了。」

古文英「噢」了一聲，沒接腔，李含春却注目接問道：「古姊姊，聽說令師也到了『富陽』？」

古文英點點頭，說道：「照說，他老人家是該到達這兒的了，但我始終不曾聯絡上。」

門外，忽然傳來一聲朗笑道：「二位姑娘如果信得過在下，也許在下能够畧效棉薄。」

自已的談話，被人竊聽了去，竟還懵然無知，這情形，使得室內的二位姑娘同時芳心中一驚地，脫口訝然問道：「是誰呀？」

那清朗語聲道：「在下黃聖仁。」

古文英「哦」了一聲道：「原來是黃大俠……」

黃聖仁截口笑問道：「二位姑娘，在下可以進來麼？」

古文英點首答道：「可以，可以。」

「呀」地一聲，滿臉含笑的黃聖仁，已推開房門，緩步而入。

李含春美目深注地，接問道：「閣下就是飛虎寨主的寶貝兒子黃聖仁？」

黃聖仁含笑點首道：「不錯。」

李含春冷然接道：「前天，在『富春江』中，出手挫敗本門兩位女劍士的，也是你？」

黃聖仁點點頭：「正是區區。」

李含春霍然起立，冷笑一聲道：「那我坦白告訴你，你是來得出不得了！」

黃聖仁微笑問道：「李姑娘，此話怎講？」

李含春已亮出一枝雪亮的七首，冷笑着接道：「少廢話！亮兵刄領死吧！」

黃聖仁笑道：「前此，那兩個小丫頭，還只說要逮捕我歸案，而妳却要起我的命來，『朱唇令』門下，可眞是一個比一個厲害呀！」

李含春冷然接道：「前此，我們奉命要活人，現在，命令已更改，可以格殺不論。」

黃聖仁苦笑道：「貴上究竟是何許人？李姑娘能否告訴我一聲呢？」

李含春冷笑道：「不必了，你向閻王爺那邊去問吧！」

黃聖仁目注古文英苦笑道：「方夫人，妳是這兒的主人，而且，在下此行，也是爲了方大俠的事，向方夫人有所奉述而來。」

「是麼，」古文英漫應着，扭頭向李含春正容說道：「李姑娘請稍安勿躁，先聽聽他說些什麼，再作區處。」

李含春點首接道：「好，妳問吧！」

古文英目注黃聖仁道：「黃大俠有什消息，現在可以說了。」

黃聖仁含笑反問道：「方夫人已知道方大俠被困於十絕神君的地下迷宮中的消息了？」

古文英訝問道：「這消息，黃大俠由何而來？」

黃聖仁神秘地笑道：「這個麼，山人自有道理……」

李含春截口冷笑道：「少廢話，乾脆一點說！」

「是，是，」黃聖仁苦笑着接道：「姑娘年紀雖輕，火氣可眞不小。」

接着，才向古文英笑了笑道：「方夫人，在下沒有別的長處，但對于打聽武林中各種消息的功夫，却自信是高人一等，縱然不能說是天上的知道一半，地下的全知，但地下的知道個九成九，那是絕對不能算是誇張的。」

李含春又插口哼了一聲：「嚕囌了半天，還是沒有說到消息的來源。」

黃聖仁說道：「李姑娘，這是屬于我個人方面的秘密，目前，還不到公開的時候。」

李含春冷笑道：「我看，你毋須再公開了，還是亮兵刃領死吧！」

「可以，」黃聖仁含笑接道：「妳先告訴我，你們令主是甚麼人？」

「你不配問！」李含春怒叱一聲之後，又冷笑着接口說道：「你不是說，地下的全知麼？怎麼却不知道我們令主的來歷呢？」

黃聖仁聳了聳肩道：「我只說地下的知道九成九，而有關貴令主方面的，却正是那百分之一的未知數。」不等對方接答，又笑了笑道：「其實，有關貴令主的來歷，我心中已有一個概念，不過，在未經證實之前，我不願宣佈而已。」

李含春俏臉一沉道：「姓李的，有正經事，該快點說明了！」

黃聖仁連連點首道：「是，是，等我說明正經事後，如果李姑娘仍然有意賜教，在下一定捨命奉陪。」

一頓話鋒，目注古文英，問道：「方夫人，有關方大俠被困于十絕神君的地下迷宮中的消息，是否就是這位李姑娘所提供的？」

古文英點點頭道：「不錯。」

黃聖仁接問道：「李姑娘是否也提了援救方大俠的計劃呢？」

古文英「唔」了一聲道：「目前，我們正在研商中。」

黃聖仁笑道：「如果在下毛遂自荐，是否也能讓我畧効棉薄呢？」

李含春插口接道：「不必，我們的計劃不容許外人參加。」

黃聖仁禁不住苦笑道：「這一記馬屁，又拍到馬腿上了。」接着，却淡然一笑道：「不過，李姑娘，我不能不提醒妳，目前，方夫人才是正主兒，在方夫人沒表示可否之前，妳李姑娘最好是少自作主張。」

李含春俏臉一沉之間，黃聖仁又向古文英笑問道：「方夫人，妳說是麼？」

古文英以手式制止李含春插口，美目却向黃聖仁深深地凝注着，問道：「黃大俠自告奮勇，前來助戰，是否也有個解釋呢？」

黃聖仁笑道：「方夫人問得好，如果在下說是見義勇爲，或者是甚麼天下人管天下事之類的老套，未免太不够誠意，現在，我只說一個很簡單的理由，在下與方大俠雖然是萍水相逢的朋友，却是心儀已久，而且一見如故，就憑這一點因緣，當我知道方大俠有困難時，自當勉力以赴才對。」

古文英嬌笑一聲，道：「黃大俠這一份熱誠，古文英先代表外子，敬致衷誠的謝意。」

黃聖仁精目一亮道：「方夫人是願意接受在下効勞了？」

古文英顯得很誠摯地笑道：「黃大俠古道熱腸，拔刀相助，古文英能拒人于千里之外麼！」

黃聖仁目光移注李含春笑問道：「李姑娘是否還要讓我先亮兵刃領死呢？」

李含春似乎有點充耳不聞似地，沉思少頃之後，才淡然一笑道：「我也改變主意了。」

黃聖仁笑問道：「是否要給我一個戴罪立功的機會？」

李含春點點頭，說道：「可以這麼說的。」

黃聖仁連忙接道：「那麼，我一定追隨諸位，全力以赴。」

「不！」李含春含笑接道：「不是你追隨我們，而是我們追隨你。」

黃聖仁一呆道：「李姑娘之意，是要在下獨挑大樑？」

李含春嬌笑道：「是啊，讓你一個獨建殊勳的機會。」

李含春于俄頃之間，態度上有了一百

八十度的轉變，由原來的疾言厲色，而變爲言笑宴宴的，這情形，似乎使黃聖仁殊感詫訝，却又不便問出口來。

他，怔了怔，才殊感失望地，輕輕一嘆道：「要我挑大樑，我是深感榮幸，也是義不容辭，不過，我只有一個人，而敵勢又太强，所以，我希望李姑娘方面，能多多調集人手，以備不時之須。」

李含春訝問道：「你黃大俠不是南天王黃飛虎的令郎麼？」

黃聖仁點點頭道：「不錯。」

李含春接着道：「已然如此，據我所知，目前這『富陽』城中，就有不少飛虎寨的高手……」

黃聖仁截口笑道：「李姑娘之意，是要我調動飛虎寨的高手助陣？」

「是啊！」李含春嬌笑道：「這是順理成章的事呀！」

黃聖仁苦笑道：「可是，我早已和飛虎寨脫離了關係，怎麼還能調動飛虎寨的人呢！」

「這個……」李含春苦笑了一下道：「看情形，只好就憑我們這三位，去闖一闖虎穴了。」

黃聖仁臉色肅穆地接道：「二位姑娘的身手，在下是信得過，但十絕神君的迷宮中，高手雲集，算得上是龍潭虎穴，所以，光憑我們三個人去硬闖是不行的。」

古文英蹙眉問道：「那麼，黃大俠有何良策？」

黃聖仁沉吟了一下，才蹙眉接道：「我想，我還要出去打聽一下，也許我們毋須硬闖虎穴，而能有較簡捷的辦法，將方大俠救出來。」

古文英正容說道：「那麼，一切都拜托你了！」

黃聖仁站起身來，笑了笑，說道：「方夫人不用客氣，在下絕對全力効勞就是了。」

李含春却注目問道：「黃大俠此去，須要多久才回來？」

黃聖仁道：「最遲天黑之前，我一定回來。希望二位不要離開了。」

古文英點首接道：「好的，我們在這兒恭候就是。」

黃聖仁抱拳一拱道：「那麼，在下告辭。」

目送黃聖仁匆匆離去之後，古文英立以眞氣傳音，向李含春問道：「李姑娘，方才，令師也在暗中以眞氣傳音向妳指示過了？」

李含春傳音笑道：「是啊！如非是獲得她老人家的指示，我怎麼會改變主意的呢！」

古文英蹙眉接道：「奇怪，令師既然要殺黃聖仁，如今，自己遇上了，却反而要借重他，這不是太以矛盾了麼？」

李含春苦笑道：「此中蹊蹺，可就沒法參透了。」

古文英注目問道：「令師與黃聖仁之間，究竟有何過節，李姑娘也是一點都不知道？」

李含春點點頭道：「是的，我也曾私下問過她老人家，但她老人家却始終不肯說。」

古文英沉思着接道：「方才，黃聖仁說，他對令師的來歷，心中已有個腹案，看情形，這話倒是不錯的。」

李含春嬌笑着道：「是的，一個人對于自己所作的虧心事，也是應該不會忘記的。」

古文英蹙眉接道：「李姑娘，妳看，黃聖仁方才所說，能够救助外子脫險的話可靠麼？」

李含春笑了笑，說道：「黃聖仁的話，不一定可靠，但妳該相信家師的話才對的。」

古文英嬌笑道：「令師所說的話，我自然信得過。」

兩人傳音交談到這兒，李含春才改以普通語聲說道：「古姊姊，晚間可能會有一場惡鬥，我們該乘這機會，養養精神才對。」

× ×

薄暮時分，古文英，李含春二人剛剛吃過晚餐，收拾停當，黃聖仁已施施然走了進來。

古文英一面替黃聖仁搬椅子，一面嬌笑道：「黃大俠眞是信人，果然天才黑就回來了。」

黃聖仁笑道：「在姑娘們面前，怎能失信啊！」

李含春却笑問道：「黃大俠此行，是否有新的消息？」

黃聖仁苦笑道：「算是方大俠洪福齊天，才便我黃聖仁此行幸不辱命。」

古文英禁不住美目一亮，道：「已經找到不須要硬闖魔宮的捷徑了？」

黃聖仁正容點首道：「是的，不過，這條捷徑，得來不易，同時，我還作了一個很沒把握的承諾。」

李含春注目問道：「那是一個怎樣的承諾呢？」

黃聖仁輕輕一嘆道：「說到這個承諾，就得先從十絕神君這個地底迷宮說起才行了。」一頓話鋒，才目光左右一掃道：「二位知道那十絕神君的地底迷宮，是甚麼人所承建的麼？」

二位姑娘同時搖搖頭，說道：「不知道啊！」

黃聖仁接口問道：「黑道上，有一位『五絕神君』南宮俊，二位一定聽說過這人吧？」

二位姑娘同時點首道：「不錯。」

「是聽說過。」

黃聖仁神秘地一笑，說道：「那麼，在下可以告訴二位姑娘一個秘密消息，十絕神君這個地下迷宮，就是南宮俊的傑作了。」

李含春接問道：「你的意思是說，十絕神君這個地下迷宮，是南宮俊替他建立的？」

黃聖仁含笑點首，說道：「正是，正是，……」

古文英笑了笑道：「南宮俊號稱『五絕神君』，而土木機關，正是南宮俊五項絕藝中，最拿手的一項，所以，那南宮俊替十絕神君建立地下迷宮，也算不了甚麼稀奇的事。」

黃聖仁訕然一笑道：「是的，方夫人說得有理。」

李含春却冷然問道：「這消息，跟督

救方大俠的事，又有甚麼關聯呢？」

「自然有關聯。」黃聖仁微笑着接口說道：「李姑娘莫急，請聽在下慢慢的道來……」

李含春截口接道：「還要慢慢道來，你連救人如救火的道理都不懂得麼！」

黃聖仁苦笑道：「這是急不來的事，救人的正主兒還沒來哩。」

李含春訝然問道：「原來，你還要等人？」

「是啊！」黃聖仁含笑接道：「必須等那人來，才能找得到那通往地下迷宮的捷徑。」

倒是古文英還能沉得住氣，居然向李含春平靜地一笑道：「李姑娘莫急，就聽他慢慢說吧！」

黃聖仁這才正容說道：「可是，南宮俊替十絕神君建好這個地下迷宮之後，他本人卻失踪了。」

古文英還是平靜地一笑，說道：「怪不得這些年來，沒再聽到有關南宮俊的消息。」

李含春卻訝然問道：「那是甚麼原因呢？」

黃聖仁笑道：「這個麼！明眼人都應該看得出來，南宮俊如非被殺死，就是被軟禁了。」

李含春若有所悟地接道：「你的意思，南宮俊是被十絕神君殺死，或被其軟禁起來？」

黃聖仁點點頭道：「不錯。」

李含春「唔」了一聲道：「是的，十絕神君為了保持他那魔宮中的秘密，很可能會這麼作。」

古文英注目問道：「那十絕神君，究竟是何許人，黃大俠心中是否也有個腹案呢？」

黃聖仁苦笑道：「這一點，我很慚愧，雖然我一直在探聽着，卻一直沒一點眉目。」

李含春冷冷地一笑道：「這又算是一個百分之一的未知數。」

黃聖仁苦笑着聳聳肩膀道：「李姑娘眞會揭人家的瘡疤。」

古文英卻反而替黃聖仁解圍起來，只見她淡淡地一笑道：「江湖上，稀奇古怪的事，和神秘莫測的人，可實在太多了，一個人精力畢竟是有限的，那能全都知道哩！」

「是，是，」黃聖仁連聲諂笑道：「多謝方夫人替我解圍！」

李含春得意地笑道：「我古姊姊比較厚道，但我這張咀，卻是由來不饒人的，所以，以後在我們面前說話，可得實在一點。」

黃聖仁滿臉訕笑道：「李姑娘教訓得是。」

李含春抿唇一笑道：「教訓二字是担當不起，閣下該說正文了。」

黃聖仁點點頭，神色一整道：「南宮俊是孤家寡人一個，連個正式的徒弟都沒有，所以，他的失踪，沒有人關心，更沒有人過問，僅僅有一個記名弟子，在暗中多方打聽着。」

李含春微笑問道：「像南宮俊這孤僻絕倫的老怪物，居然還會收了一個記名徒弟？」

黃聖仁道：「這位南宮俊的記名徒弟，就是我們現在要等的正主兒。」

二位姑娘同聲一「哦」，黃聖仁又含笑接道：「據我所知，這位南宮俊的記名徒弟，儘管並沒在南宮俊身上學到多少玩藝，但南宮俊卻救過他的命……」

李含春截口笑問道：「所以，南宮俊失踪之後，這位記名弟子為了感恩圖報，才在暗中打聽乃師的消息？」

黃聖仁連連點首，說道：「正是，正是。」

古文英含笑問道：「黃大俠，咱們要等的這位正主兒，如何稱呼？」

黃聖仁笑了笑道：「這位仁兄，姓莫，名仁釗，雖然也是道上人，身手卻是平凡得很。」

李含春嬌笑道：「如果，他本身的武功太差勁了，縱然打聽到乃師的消息，也愛莫能助呀！」

「是的，」黃聖仁苦笑道：「所以，儘管他已測出通往十絕神君那地下迷宮的捷徑，卻不敢冒險進入。」

古文英注目問道：「那位莫朋友，是怎麼打聽到那地下迷宮的捷徑的？」說到這裏，剛好那位莫仁釗適時趕了來。

莫仁釗年約四旬上下，完全是當地土著的打扮，一臉的忠厚相。

經過黃聖仁的介紹之後，黃聖仁又含笑說道：「莫兄來得正是時候，還是由你自己來回答方夫人的問題吧！」

莫仁釗一擺手道：「我剛來，方夫人問甚麼問題，我怎麼知道哩！」

黃聖仁歉笑道：「這倒是我的不是，方才，方夫人說，莫兄是怎麼知道那地下迷宮的捷徑的？」

莫仁釗長嘆一聲道：「這個，說起來可就話長了。」

古文英笑了笑，說道：「話長，就慢慢說，只是不知會不會影響營救外子的工夫？」

「那倒不致于。」莫仁釗接道：「不過是多躭擱片刻工夫而已。」

黃聖仁含笑接道：「既然如此，那就請快點說吧！」

莫仁釗沉思着接道：「事情是這樣的，家師替十絕神君建造那地下迷宮時，曾將圖樣給我看過，我這個人，別的長處沒有，記憶力却比一般人要强，那份圖樣給我看過之後，對那地下迷宮中的大致情形，我都已默記下來，尤其是那出入的暗道，我更是記得清清楚楚……」

古文英禁不住截口一「哦」道：「我明白了，莫兄之意，就是準備帶領我們由那暗道的出入口進入地下迷宮？」

莫仁釗點點頭道：「是的。」

李含春接問道：「莫兄平常是否曾經去暗探過？」

「沒有。」莫仁釗苦笑道：「儘管我急于想探聽家師的下落，但我有自知之明，憑我這點能耐，如果偷偷進入地下迷宮，就別想能出來了。」

古文英注目問道：「那地下迷宮的出入口，可以由外面開啓？」

「是的，」莫仁釗點首接道：「而且，我也知道那開啓的方法。」

黃聖仁含笑說道：「現在，我要加以補充說明了，這位莫兄帶我們去，是有條件的。」

李含春瞪了他一眼，道：「為何不早說？」

黃聖仁苦笑道：「早說？我那有時間啊？」

古文英笑了笑道：「黃大俠請將條件說出來，只是我們能辦得到的事情，一切都好商量。」

「事實上，這條件我已先行答應了。」黃聖仁苦笑着，接道，「二位姑娘還記得方才我回來時，曾說過一句，『我已作了一個沒有把握的承諾』那句話麼？」

李含春反問道：「那就是表示你已先行承諾他所提的條件了？」

黃聖仁點點頭道：「是的。」

古文英蹙眉接道：「黃大俠，還是先說明條件的內容吧！」

「是。」黃聖仁含笑接道：「其實，說來很簡單，莫兄的意思是，等他證實他的師傅確實被十絕神君所囚禁時，要請二位幫助他救人。」

古文英連連點首道：「沒問題，沒問題，別說莫兄今宵幫了我們的忙，縱然沒這一碼子事，站在俠義道的立場，我們也該拔刀相助。」

黃聖仁，莫仁釗二人，幾乎是同聲說道：「多謝方夫人！」

李含春卻目注莫仁釗笑問道：「莫大俠，請恕我說句不應該說的話，如果萬一不幸，令師已被十絕神君殺死了呢？」

莫仁釗苦笑道：「眞要那樣，我只好自己設法報仇了，因為，報仇的事，是不便假手他人的。」

古文英正容接道：「眞要是不幸而有那種情況，則咱們站在同仇敵愾的立場，更應該互相幫助才對。」

黃聖仁連連點首道：「對！對！到時候我這個無事忙，也絕對是義不容辭。」

李含春嬌笑道：「這麼一來，可就更加熱鬧啦！」

黃聖仁正容接道：「好了，該說的都已經說明，現在，應該出發去辦正經事了啦！」

這邊四位的行踪，暫時按下。

× ×

且說被困十絕神君那地下迷宮中的方仁傑、柳含烟二人，於經過一番調息之後，精神與體力方面，雖然已感到無比的充沛，但由於時近黃昏，已是晚餐時分，可是他們却連午餐都不曾吃過，肚子裏的那份空虛之感，可就有點不饒人啦！

首先是柳含烟蹙眉說道：「公子爺，肚子餓了吧？」

方仁傑苦笑道：「目前，已沒法顧到肚皮啦！」

甬道中又傳來西宮娘娘的嬌語聲道：「餓的滋味，可不大好受啊！」

方仁傑哼了一聲道：「妳少說風涼話！叫你們那個十絕神君來，我有話說。」

西宮娘娘的語聲嬌笑道：「是否改變主意了，目前，神君正在行功，有話跟我說也一樣。」

「那麼。」方仁傑冷然接道：「我問妳，那個十絕神君說的話，算不算數？」

西宮娘娘的語聲嬌笑道：「神君說的話，當然算數。」

方仁傑冷笑一聲，說道：「十絕神君曾經說過，他絕對不利用土木機關來困住我的……」

西宮娘娘的語聲截口笑道：「可是，目前利用土木機關來困住你的，不是神君而是本宮我。」

方仁傑怒聲道：「胡說！方才妳還說過，神君已經改變主意，要困住我予以餓斃。」

西宮娘娘的語聲道：「那也是本宮向神君所建議，經神君認可，而由本宮來執行的。」

方仁傑哼一聲，道：「簡直是强詞奪理！」

西宮娘娘的語音笑道：「就算是强詞奪理，你又能怎樣哩！」

一頓話鋒，又冷笑着接道：「方仁傑，我不能不提醒你一聲，你已成了甕中之鱉，釜底之魚，也算是已經魂游墟墓的人了，退一步說，縱然算神君食言自肥，以後，又有誰會知道哩！」

方仁傑冷笑道：「妳已斷定我出不去了！」

「不錯。」西宮娘娘的語聲接道：「除非你們接受我的條件，否則，你們是死定了！」

柳含烟接問道：「妳有甚麼條件？」

西宮娘娘的語聲冷哼一聲道：「死丫頭！妳也敢對本宮妳呀妳的起來！」

柳含烟嬌笑道：「目前，咱們已成了生死對頭，還有甚麼不敢的，再說，妳別以為妳那個自封的西宮娘娘有甚麼了不起，妳如果有種，咱們放手一搏的話，我不將妳大卸十八塊才怪哩！」

西宮娘娘的語聲嬌笑道：「小浪蹄子，本宮懶得跟妳鬥咀，你們的時間，也很寶貴，我這個人最是通情達理不過，在送你們飛昇極樂之前，先給你們半個時辰的工夫，享受一下人生的樂趣，良機不再，可別……」

方仁傑截口叱道：「住口！」

他，氣憤之下，揚手一記劈空掌，朝那發聲的小圓洞擊了過去，只聽「轟」地一聲，甬道中激起一道强勁的氣旋，歷久不絕。

西宮娘娘的語聲，嬌笑道：「好强勁的內家眞力啊！」接着，又貓哭老鼠似地一嘆道：「可惜呀！可惜！」

柳含烟冷笑道：「有甚麼可惜的！」

西宮娘娘的語聲道：「可惜你們兩個，都是太陽才出山的人，就要死在這甬道中了。」

話鋒畧一頓，又「咦」了一聲道：「怎麼你們兩個好像有點不好意思親熱似地？也罷！本宮索性好人作到底，再幫你們一次忙吧！」

話落，甬道中又響起「軋軋」的機關開動之聲，而那三方面的鐵板，也同時徐徐地向當中擠迫過來。

方仁傑心中雖感到焦急，但外表上却仍然鎭定如恆地端坐原地未動。

西宮娘娘的語聲嬌笑道：「你們兩個的鎭定功夫都不錯呀！事實上，你們也不用担心，本宮的確是一番好意啊！」

那由三方面擠迫而來的鐵板，進行速度雖慢，但由於方仁傑、柳含烟二人原先所佔的空間本來就不多，因而，片刻之間，已到了他們所坐的位置，並且繼續地向當中擠迫過來。

那西宮娘娘的語聲「格格」地媚笑着道：「趕快抱在一起，不然，會擠傷你們的。」

這時，方仁傑、柳含烟二人所處的空間，縱長不過七尺，橫寬也不過五六尺而已。

正面的那塊鐵板，雖然已經停了下來，但左右兩邊的鐵板，却仍在向當中擠迫着。

這情形下，方仁傑可不能不採取行動了。

他，忽然功注雙臂，左右平伸，抵住兩面擠迫過來的鐵板。

試想想，那用機關操縱着，向當中擠迫過來的鐵板，是何等力量，但在方仁傑神力抵抗之下，居然給抵住了，使得那位西宮娘娘，禁不住脫口讚美道：「好大的神力！」

但接着，却是輕輕一嘆道：「方仁傑，儘管你天賦的神力加上精湛的內力，能支持一陣子，但却支持不久的，目前，我不會要你們死，你還是好好把握住這一生中，最後的半個時辰，享受一下人生的樂趣吧！」

柳含烟插口問道：「方才，妳說有甚麼條件？」

那西宮娘娘似乎楞了一下，才笑道：「不錯！我有條件，而且，我的條件已經說過了，可惜你們不肯答應。」

柳含烟接問道：「你是說，要我說出幕後主使人和同夥來？」

西宮娘娘的語聲道：「是啊！只要妳能據實說出來，我還可以再讓一步，不用廢除你們的功力，放你們離去。」

柳含烟嬌笑道：「好！我告訴妳。」

「眞的？」

「當然是眞的，我的幕後主使人就是妳。」

西宮娘娘的語聲怒叱道：「丫頭死到臨頭，還敢尋本宮的開心！」

這時，方仁傑的額頭上的已沁出汗珠，雙臂顫抖着，顯然，他已沒法繼續抵住了。

柳含烟低聲說道：「方公子，不用枉費精神，還是歇一會吧！何況，目前這妖婦還不會要我們的命。」

西宮娘娘的語聲接道：「是啊！本宮說的話，一定算數，你還是省點精力去尋樂子吧！」

不等她說完，方仁傑已支持不住了。

他，陡然收回雙臂，廢然一嘆，那左右兩塊鐵板也繼續擠迫過來。

西宮娘娘的語聲道：「快！快抱在一起呀！」

眼前的情況，已毋須西宮娘娘去說，柳含烟已投入方仁傑的懷中。

那兩塊鐵板，已戛然而止了。

現在，方仁傑、柳含烟二人所佔的空間，長不過七尺，寬不過尺半，煞像一具小棺材，不過比棺材的高度要高，可以站起來而已。

西宮娘娘的語聲笑道：「本宮的話沒錯吧！丫頭！施出平常那一套狐媚手段來，採取主動呀！」

一頓話鋒，又媚笑道：「方仁傑，你們可以放心大胆地，盡情享樂，我不會在暗中偷看的，縱然我要偷看一下，也不要緊啊！」

方仁傑怒聲道：「呸！無耻妖婦！」

西宮娘娘的語聲苦笑道：「好心沒得到好報，你眞是狗咬呂洞賓，好了，告辭了。」

甬道中，又恢復了寧靜。

柳含烟一面替方仁傑揩拭額頭的汗漬，一面笑道：「方公子，是我害了你。」

方仁傑也苦笑道：「應該說是我連累了妳才對。」

柳含烟凄涼地一笑道：「方才，我已說過，如果能和你死在一起，對我來說，我是感到非常滿足的了。」

方仁傑輕輕一嘆，掙扎着推開對方的嬌軀，準備要站起來。

但柳含烟却像扭股糖似地纏住他，並凄然一笑道：「方公子，我這個人，就如此不值一顧……」

方仁傑訕然一笑，道：「我不是這意思。」

柳含烟接道：「那麼，你是甚麼意思呢？」

方仁傑改以眞氣傳音說道：「柳姑娘，我們不能坐以待斃，總得想想法子拚一拚，所以，必須得先行站起來才行。」

柳含烟仍然膩在他身上，不讓他起來，並且也以眞氣傳音說道：「公子爺，你相信我的話麼？」

方仁傑傳音答道：「妳的話，我當然相信。」

柳含烟接道：「那麼，我可以告訴你，我們都不會死。」

方仁傑訝然問道：「此話想必另有解釋？」

「是的。」柳含烟接道：「第一，十絕神君不會要我們的命，我，固然是一個無足輕重的角色，但他希望由我口中套出幕後主使人來，至於公子爺你啦！可就更有留住活口的必要。」

方仁傑接問道：「何以見得？」

柳含烟道：「對於我自己這一面，是我的臆測，但這臆測決不會離譜，至於公子爺你，我却是親耳聽到十絕神君說過，要留活口的。」

方仁傑蹙眉問道：「留活口幹嗎？」

柳含烟道：「他想從你身上，找出令師來。」

方仁傑苦笑道：「可是，方才那個妖婦，却說過只給我們半個時辰的活命機會的。」

柳含烟在他俊臉上吻了一下道：「我的傻公子爺，那是她的手段呀！」

方仁傑輕輕「唔」了一聲，道：「第二呢？」

「第二。」柳含烟接道：「我相信令主必然會來解救我們的。」

方仁傑苦笑了一下，說道：「但願如此。」

兩人傳音到這裏，柳含烟又在他的俊臉上親了一下道：「公子爺，你也親親我

吧！不管我們是否能活着離開這裏，像目前這種情形，是不會再有的了。」

語音中，不但有着無限的柔情蜜意，也有着令人鼻酸的凄涼意味。

這情形，使得方仁傑無法抗拒，也不忍抗拒地，擁抱着她，作了一個深長的熱吻。

吻完之後，柳含烟美目垂闔着，感到無限滿足地長吁一聲，並喃喃自語道：「我總算不虛此生了，這一個甜吻，夠我回憶一輩子的……」

這情形，使得方仁傑情不自禁地，又擁着她熱烈地狂吻起來。

他們雖然吻得那麼熱烈，但雙方却還能自制，這也就是說，他們的行動，也不過是止於熱吻而已。

甬道中又傳出那西宮娘娘的語聲道：「唔！眞是發乎情，止乎禮……不！目前，這個禮字是有點用不上了，但你們沒有更進一步的行動，這一份定力，倒的確是令人佩服的。」

熱烈擁吻中的兩人分開了，柳含烟冷笑一聲道：「妳感到很失望？」

「是啊！」西宮娘娘的語聲蕩笑着說道：「本來我以爲可以瞧一場精彩的秘戲的……」

方仁傑截口怒叱道：「無耻婦！」

西宮娘娘的語聲一沉道：「方仁傑，你說話可要客氣一點，本宮已經向神君請准，延長你們的生命，並且，馬上就會派人送晚餐來了，你却以這種態度來向我道謝……」

她的話沒說完，甬道外面忽然傳來一陣「隆隆」的機關開動之聲，那三面鐵板，也隨之向後退了開去。

西宮娘娘的語聲，顯得很驚惶地，促聲喝道：「有奸細！趕快發出警報！」

柳含烟低聲說道：「公子爺，我沒騙你吧！」

方仁傑以眞氣傳音問道：「那會是誰啊？」

柳含烟苦笑道：「我也不知道，不過，那是我們自己人，是絕對錯不了的。」

這話，說了也等於沒說，不禁使方仁傑有啼笑皆非之感。

那分三面退出的鐵板，已退回原來的位置，並向上面昇起，這，也就是說，原先關閉的甬道，已全部開放了。

三方面的甬道中，都傳來尖銳而雜亂的警笛聲，也有着零亂的脚步聲。

方仁傑於苦笑了一下之後，又悄聲問道：「柳姑娘，我們該向哪邊走啊？」

柳含烟低聲說道：「三方面都不能走，我們只有向前衝，才是生路。」

方仁傑苦笑道：「可是，前面的出口已經封死了呀！」

柳含烟道：「讓我試試看，你得多加小心……」

說着，已飄落那控制出入口的機關前，伸手開動那道已閉死的鐵閘門。

只聽當中那甬道上，傳來一聲冷笑道：「丫頭，別作夢了！」

這時，三面的甬道上，都有着十來個仗刀執劍的勁裝漢子在把守着，但那些人，似乎志在防堵，並無前進的跡象。

至於那發出冷笑的人，則是一位青色勁裝，手持長劍，約莫是花信年華的美貌少婦。

方仁傑雖然不認識對方，但由語聲中判斷，已斷定對方，就是方才在暗中指揮着的西宮娘娘。

果然，青衣少婦話聲一頓之後，已緩步逼近，並向方仁傑笑問道：「方公子，聽得出本宮的口音來麼？」

方仁傑披唇一哂道：「妳就是那位甚麼西宮娘娘？」

「不錯。」青衣少婦嬌笑道：「聽你這語氣，好像對我很不屑一顧似地？」

方仁傑哼了一聲道：「妳總算還有自知之明。」

青衣少婦媚笑道：「聽說你很自負，來，咱們較量一下看……」

這時，柳含烟却回頭苦笑道：「方公子，總機關關死了，這道門打不開。」

青衣少婦嬌笑道：「丫頭，我早就說過了，妳却偏偏不死心。」

方仁傑沉聲說道：「不要緊，先擒住這妖婦，再作打算。」

「唰」地一聲，已展開手中摺扇，向青衣少婦撲了過去。

青衣少婦一面揮劍相迎，一面媚笑道：「方仁傑，聽說你自出道以來，還不曾吃過敗仗，是眞的麼？」

方仁傑悶聲不响，展開一串以快制快的搶攻。

青衣少女蕩笑道：「不瞞方公子說，本宮自出道以來，也不曾吃過敗仗，縱然是神君，在我面前，也是屢戰屢敗的，嘻嘻……你聽得懂麼？」

話是邪門話，那蕩笑聲，却更是邪門得很，使得方仁傑聽得渾身都有一種異樣的感覺，而連招式和眞力方面，也受了影响。

這情形，使得方仁傑暗中一驚地，蹙眉喝道：「妖婦！妳使的是甚麼邪功？」

青衣少婦「格格」地媚笑道：「公子爺，說話客氣一點好麼？總不能說，你打不過我，我的功夫，就是邪功呀！」

她的語聲，既嬌又甜，不但富有磁性，也富有催眠作用。

方仁傑雖然耳中聽得非常受用，但却是越聽越心驚，因爲，他居然感到力不從心地，而不得不被迫而後退了。

青衣少婦繼續在媚笑着：「公子爺，我說的沒錯吧！任何英雄好漢，在本宮的石榴裙下，都得乖乖地俯首稱臣，不信，你且看看我的眼睛，看看你自己，在我的眼睛中，是多麼渺小。」

方仁傑是當局者迷，這時，他連原有的一點警惕心也完全放棄了，手中的招式，也是那麼遲滯，而不帶一絲勁力，有點失魂落魄似地，擧目向對方的眼睛瞧去。

這時，如果那青衣少婦有意殺他，那眞是易如吹灰反掌啦！

但青衣少婦似乎志在生擒他，而有點像靈貓戲鼠似地，媚笑道：「現在，你已看到你自己是多麼渺小了，是麼？」

方仁傑點點頭，手中的招式，幾乎已停止了。

青衣少婦得意地道：「不用難過，任何偉大人物，包括當今天子在內，在我眼中都是一樣的渺小……」

（未完）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沈氏雙妹揭破歐陽俊僞冒嶺南羅大公子的假身份後，直承她們是丐帮弟子，接獲侍衛宮傳召，據她們猜測，侍衛宮要以酷刑處置丐帮彭長老，藉以窺察她們的反應，以證她們眞正的身世，沈氏雙妹也因接獲命令要救彭長老出險，但自忖力有不逮，歐陽俊推介找岳秀設法，沈大姑娘立懇歐陽俊往請岳秀，就在這時，岳秀已接獲歐陽俊行踪的報告，偕唐嘯趕到，問知了沈氏雙妹的困難，慨允相助，僞扮琴師隨行進宮，侍衛宮派來迎接的大漢企圖制阻他們前往，沈大姑娘駁斥他，如無琴師又曾能演唱——

新派俠義長篇連載

臥龍生·文
盧令·圖

神眼遊龍



龍口擷龍珠 虎頭捋虎虱

黑衣人哦了一聲，道：「好吧！帶着弦子同去，但還姓羅的——」

大姑娘道：「我們的貴賓，不能丟下不管，再說，他和侍衛宮的周堤，也有交情。」

二姑娘冷冷接道：「我們爲他彈唱一宵，要十萬銀子，你小子賠得起，就不帶他去。」

黑衣人道：「好貴的價錢。」

二姑娘道：「武大郎玩夜貓子，什麼人兒什麼鳥，所以，你這一輩子，就別想親近你二位姑奶奶。」

黑衣人冷笑一聲，道：「隔門縫看呂洞賓，你把神仙看扁了，我……」

只聽一個冷冷的聲音，傳了過來，道：「你在嚕囌什麼？還不快請兩位姑娘上車。」

黑衣人只聽得臉色大變，急急一躬身，道：「兩位姑娘快請上車吧！」

二姑娘道：「怎麼你不作神仙了？」

黑衣人急道：「你們兩位姑娘，大人不見小人怪，只當小子我剛才的話，是在放屁。」

沈大姑娘冷哼一聲，不再理會那黑衣人，緩步行了過去，登上篷車。

二姑娘，岳秀，歐陽俊，魚貫登上了篷車。

黑衣人縱身一躍，飛上車轅，揚鞭一揮，篷車向前奔去。

原來，這黑衣人竟然是一個趕車的。

歐陽俊輕輕歎息一聲，道：「想不到嗎！侍衛宮中人，竟然是如此霸道，一個趕車的，就這樣囂張。」

沈大姑娘輕輕歎息一聲，道：「大公子，北京地面上十分複雜，衙門很多，但最厲害的，還是侍衛宮中的人。」

岳秀皺皺眉頭，沒有說話。

但歐陽俊却瞧出了岳秀的雙目中，暴現出殺機。

篷車行約一頓飯工夫左右，在靠近皇城的一座大宅院前停下。

岳秀下了篷車，抬頭看去，只見那一座高大的宅院，早已大開木門，兩邊白絹製的氣死風燈，高高吊在大門外面。

兩個穿着黑布褲褂的年輕人，快步迎了上來，道：「兩位沈姑娘，請隨在下來，兩位大領頭，已經等候很久了。」

口中只對兩位沈姑娘說話，但四道目光，却望了岳秀和歐陽俊一眼。

但却沒有喝問兩人的姓名。

沈大姑娘和妹妹交換了一個眼色，緊追在兩個黑衣人的身後行去。

穿過三重庭院，到了一座敞廳前面。

敞廳木門緊閉，但隔窗子，可見廳內燈火輝煌。

兩位姑娘剛剛行到了大廳門口，大廳門已呀然而開。

沈大姑娘抬頭向廳內望去，只見敞廳中擺着兩桌酒席。

每一桌酒席上，只坐了兩個人。

四個人都穿着一色的黑色疾服勁裝，不同的是衣領上的滾邊。

每桌首位上坐的一個人，領上滾着金邊，緊旁身側而坐的，衣領上滾着銀邊。

岳秀心中暗道：那滾着金邊的兩個黑衣人，想來定然是大領班了。

除了這四個人外，身後還站着十幾個金身異衣的人。

大姑娘邁步當先，行入了敞廳。

二姑娘緊隨而入。

岳秀，歐陽俊，緊隨舉步時，却被兩個守在門口的黑衣人伸手攔住。

蓬然一聲，兩扇大開的木門，忽然閉上。

岳秀和歐陽俊，都被關在門外。

敞廳很大，只擺着兩桌酒席，有些單調。

岳秀輕輕吁了一口氣，耐住性子沒有開口。

歐陽俊却忍不住低聲說道：「公子，他們好像不聽曲兒，咱們就進不去這座敞廳了。」

岳秀點點頭，道：「那兩位大領班，一個個神情冷肅，分明都是練的旁門奇功，不像是喜愛女色的人。」

歐陽俊道：「這就有些麻煩了。」

岳秀道：「這就很容易造成衝突，咱們用心聽聽看。」

只聽沈大姑娘說道：「門外那兩位麼，一個是跟咱們姊妹彈弦子的人，一位麼——是嶺南羅大公子，賤妾的貴賓。」

只聽一個冷厲的聲音，道：「哼！妳出門還要帶着姘頭麼！」

話說的很難聽，但沈家二姊妹，却暗裏咬咬牙忍了下去。

原來，她們發覺了，大廳一角處，原本用黑布掩遮的一處地方，此刻，已然打開。那是一座特製的鐵架子，上面綑着一個人。

灰色的百綻大褂，花白的山羊鬍子，赤足穿着草履。

正是丐帮中的長老，鐵腿追風彭魯。

沈家姊妹很聰明，目光一掠彭魯，立時把四道目光轉向那說話人的身上。

那是靠左面一張木桌上而坐的人，滾着銀光的領邊，臉上還帶着一份冷厲的笑意。

沈家二姊妹，和侍衛宮中人常有來往，認識了不少的人，但目下敞廳中人，却是一個也不認識。

仍由左首木桌上，那位衣領滾着銀邊的人說話，冷冷的接道：「羅大公子算什麼東西，不過是多幾兩銀子罷了，就算他在嶺南道上算個人物，但北京還沒有他的份，用不着帶着他來。」

沈大姑娘忍着氣，裝出一副柔和的笑容，道：「咱們姊妹麼？不過賣唱的罷了，人家化了大把銀子，咱們總不能推出門去……」

兩個衣着滾着金邊的大漢，年紀稍大一些，神情很冷峻，不開口，也不見有所表情，似是臉上的肌肉，早已經僵硬死去多時。

沈二姑娘暗中琢磨了一下，判定這兩人，定是同出一門的人物。

仍是那原先開口的人說話，冷冷的接道：「這是什麼地方，就算他能把銀子化成水，流到北京城，也不能帶他來這裏，這是侍衛宮，沒有傳呼，誰也不能輕易進來的地方。」

沈大姑娘道：「這個，咱們倒沒有想到。」

沈二姑娘擺出副嬌媚神情道：「喲，侍衛宮中咱們姊妹也有不少熟人，還認爲大爺們招來作樂，所以，才帶了彈弦的一起趕來，至於，嶺南羅公子，咱們帶他來，那是他希望借咱們姊妹的力量，和諸位攀個交情，咱們姊妹自覺着侍衛宮的朋友，可沒有想到，今夜裏全是生面孔，不過嘛！一回生，兩回熟，今夜見到了，歡迎你大爺到舍下去玩……」

送過去一個動人的秋波，輕聲接道：「你大爺貴姓啊！可否告訴咱們一聲，日後，也好稱呼。」

銀領人冷冷道：「少給我搔首弄姿，在下不吃這個，至於兩位想知道咱們的姓名，倒是可以見告，不過，咱們希望兩位姑娘，等一會也能實話實說。」

沈大姑娘道：「我們兩姊妹，怎敢欺瞞大爺。」

銀領人道：「不說實話，妳們也許已沒有再離此地的機會……」

語聲一頓，接道：「在下麼？言震，以兩姑娘的見識之博，想必已知在下的來處了。」

沈大姑娘心中震動，暗道：「原來是辰州言家的人。」

人却搖搖頭，說道：「言爺恕罪，咱們見淺，不知你言爺來歷。」

言震冷笑一聲，道：「兩位金領大領班，都是密宗門下高手，兩位定然聽說過來。」

沈大姑娘茫然說道：「密宗，是什麼密宗。」

言震冷笑一聲，峻聲道：「裝的倒很像啊……」

突然提高了聲音，道：「彭魯，睜開眼睛，瞧瞧看你們丐帮的女弟子。」

原來，彭魯一直閉着雙目，未睜過眼睛。

似乎沒有聽到言震的話，彭魯連眼皮也未抬動一下。

言震哈哈一笑，道：「丐帮人物，非丐卽娼，江湖上怎麼竟常容你們存在。」

被綑在鐵架上的彭魯，突然圓睜雙目，怒道：「辰州言家門的殭屍功，根本不是活人的玩藝，丐帮爲丐，名正言順，論名氣，比你們一個小小言家門，何止强勝百倍，你小子神氣個什麼勁啊！」

言震冷笑一聲，道：「老叫化子，你終於開口了。」

彭魯道：「老叫化子開了口，就沒有好聽的話，你小子想挨駡，你就給我豎長耳朵聽着。」

言震道：「你最好小心一些，激怒了言二爺，我就先割下你的舌頭。」

彭魯道：「老叫化陰溝裡翻了船，生死早置之度外，你有種，就一刀殺了老叫化子。」

言震忽然放下臉，淡淡一笑，道：「姓彭的，你不怕死……」

彭魯怒聲接道：「你試試看，千刀萬

割，彭大爺，也不會皺下眉頭。」

言震道：「有種，但你怕不怕咱們當面羞污你們丐幫的女弟子？」

沈大姑娘搶先說道：「言二爺，咱們姊妹可沒有開罪你，用不着硬往我們頭上套罪名！」

言震道：「給我住口，言二爺問妳時，妳再說話。」

這時，和言震坐在一桌的大領班，突然開了口，淡淡的說道：「給他們一點見識，整整這兩個丫頭片子。」

沈大姑娘暗暗焦思，忖道：「看來，這四個都不是簡單人物，軟硬不吃，實叫人窮於應付了。」

但見沈二娘說道：「言二爺，可不可以說明白一些，究竟是爲了什麼事，我們姊妹到底犯了什麼罪？」

言震笑一笑，道：「沒有什麼罪，不過，大領班要咱們整整你，那就祇有整整你了。」

沈二姑娘道：「哦！諸位準備如何對付我們姊妹？」

言震道：「這就要看兩位姑娘，喜歡文的，還是武的了？」

沈二姑娘道：「文的怎麼說，武的又如何？」

言震道：「文的麼，兩位聽命行事，武的麼，那就不用兩位姑娘動手了，在下會派人代勞。」

沈二姑娘道：「你們想幹什麼？」

言震道：「這就很難說了，咱們如若是眞動了手，兩位姑娘會有些什麼樣的後果，那就要看兩位的運氣了。」

沈二姑娘冷聲道：「以侍衞宮的龐大勢力，欺侮兩個女孩子，也不覺羞着不好意思麼？」

言震哈哈一笑，道：「不好意思，什麼叫不好意思，你們江湖人的手段，比咱們侍衞宮，有過之而無不及。」

沈二姑娘道：「我們是江湖人——」

言震冷冷接道：「二位姑娘，用不着再裝作了，咱們如是沒有一點把握，也不會請兩位姑娘來了。」

沈大姑娘道：「言爺的意思是——」

言震接道：「如是兩位姑娘要硬裝到底，在下祇有明說了，兩位姑娘，都是丐幫中人，對麼？」

沈二姑娘淡淡一笑，道：「言爺，一定要這麼說，咱們姊妹想否認，也是不能了。」

言震還未趕及答話，那位金領大班頭，已不耐的接道：「言兄弟，不用再和她多費口舌了，動手吧！」

言震應了一聲，目光突然轉到沈家二妹的身上，接道：「兩位姑娘，是自己動手，還是我們動手……」

祇聽一個怒斥的聲音，道：「你這老小子，要作死麼？」

緊接着蓬然一聲，木門被人撞開，抱着三弦的岳秀和歐陽俊，快步衝了進來。

言震臉色一變，喝道：「站住。」

岳秀不緊不慢的行了兩步，才停下身子，緩緩說道：「什麼事啊！」

言震道：「閣下也是丐幫中人？」

岳秀道：「高抬直認了。」

言震一擺手，站在身後的兩個黑衣人應聲而上，快步向岳秀衝去。

岳秀神情冷肅，木然而立。

歐陽俊却突然向前一步，攔在岳秀身前，道：「兩位想幹什麼？」

那黑衣人冷厲的說道：「抓人。」

歐陽俊笑道：「抓什麼人，我！還是這位老先生。」

兩個黑衣人怒道：「你，還有這位糟老頭子，我們都要抓。」

歐陽俊道：「嶺南羅大公子，家產萬貫，我怕過什麼人了？」

言震冷笑一聲，道：「萬貫家產，未必能買去性命，全都給我拿下。」

但見人影閃動，又有兩個黑衣人撲了出來，分向岳秀，歐陽俊，和沈家兩姊妹撲了去。

沈家兩姊妹，眼看敵勢兇惡，顧不得一身盛裝，縱身向旁側閃去。

歐陽俊雙手一分迎向兩個黑衣大漢。

但聞兩聲悶哼，兩個黑衣大漢，同時倒了下去。

歐陽俊心中明白，這是隱身在背後的岳秀暗助，自己根本沒有接觸到對方。

一揮手間，擊倒了兩個侍衞宮中的武士，使得全場中人，都爲之大感震駭。

撲向沈家兩姊妹的黑衣人，也被震駭的停下了手。

言震臉色一變，冷冷說道：「想不到啊！紈袴子弟！膏粱少爺，竟也有這樣的身手，不容易啊！」

一揚手擊倒了兩個侍衞宮中人，連沈家姊妹，也看的驚奇萬分，暗道：「幸好今夜中，沒有和他動手，如是和他動手搏殺，今夜中定有不少苦頭好吃了。」

但見歐陽俊笑一笑，道：「誇獎，誇獎，在下久聞辰州言家門的殭屍功，別走蹊徑，今夜倒希望能够領教一二？」

言震道：「好大的口氣，亮兵刃，生死不論。」

兩個撲向沈家姊妹的黑衣人，從腰中拔出兩把匕首，大喝一聲，撲向歐陽俊。

歐陽俊雙手握拳，疾快擊出。

但聞兩聲慘叫，兩個黑衣人，人還未撲到歐陽俊，雙雙倒了下去。

這一次，不但是言震留上了心，就是那兩位金領大班頭，和另一個銀領人，都看的十分仔細，連沈家兩姊妹，也是目不轉睛。

言震駭然叫道：「百步神拳。」

歐陽俊道：「好說，好說。」

言震望了身側的金領人一眼，道：「請示大班頭——」

金領人接道：「百步神拳，應該有一股強烈的拳風，但它沒有，所以，他的不是百步神拳。」

言震道：「屬下寡聞，不知他用的什麼手法？」

金領人道：「瞧不出來，但很可疑，你上去試試看。」

言震哦了一聲，站起身子，向歐陽俊行去。

歐陽俊心中有恃無恐，所以，很仔細的觀察了言震的神色。

祇見言震雙目中微露驚懼的神情，舉步行來，顯然是受了那大班頭的令諭之後，不得不親自出戰，但內心中，又有很大的畏懼。

雖然，他很有些怕，因四個黑衣侍衞不明不白的倒了下去，使他內心中，有了很大的警惕之心。但他的步履，仍然穩定異常。

這人，在武功修爲上，一眼就可以瞧出是第一流的高手。

副領班尚且如此，兩個出身密宗的大領班，自然是更非尋常了。

言震雖然走的很慢，但他仍然是走到了歐陽俊的身前，停下了脚步。

歐陽俊笑一笑，道：「閣下準備要出手了。」

言震答非所問的說道：「你剛才用的什麼武功？」

歐陽俊道：「這個，恕難奉告，要你閣下自己去猜了。」

言震沉聲道：「是不是百步神拳。」

歐陽俊笑一笑，道：「是與不是，要你自己判斷了。」

言震厲聲喝道：「你給我聽着，不論你嶺南羅家有多大的家當，多少財富，但你開罪了侍衞宮，一樣會受到裁判，反抗官家，禍連九族的大罪。」

歐陽俊有意拖時間，笑一笑，接道：「如是咱們害怕了，那該如何？」

言震一怔道：「你眞的害怕了。」

歐陽俊道：「不錯，眞的害怕了。」

言震道：「好！那你就跪下去。」

歐陽俊搖搖頭，道：「不行，在下怕是怕了，但跪下去，在下又矮了一節，這個如何可以。」

言震恍然而悟，大聲喝道：「好小子，敢戲弄言二爺。」

突然伸手一把，扣向歐陽俊的右腕。

他出手極有分寸，先留了後退之路。

歐陽俊正想閃避，但突然感到右臂一麻，竟然抬不起來，被言震一把扣住。

他心中明白，是岳秀制住了他的右臂，但他却想不通岳秀何以竟反要言震扣住了自己的穴脈。

肯定的是岳秀決不會叫他吃虧。所以，他心中很坦然。

言震未料到這麼輕易的就拏出對方的脈腕，不禁微微一呆。

歐陽俊笑一笑，道：「在下不想再找麻煩了，所以，在下未讓避閣下的擒拏，只要，你不找羅家的麻煩，在下立時可以走路。」

言震一面暗加勁力，扣緊歐陽俊的脈穴，一面高聲說道：「現在，不覺着太晚了一些麼！」

歐陽俊感覺到右腕一麻，全身勁道忽失，心中大爲震驚，暗道：「這一次完了，辰州言家的人，一向是心狠手辣。」

心中念頭還未轉完，忽然右臂上，發出一股奇大的力量，反擊過去。

言震以左手扣住了歐陽俊的右腕，正想舉起右手，去點歐陽俊的穴道，忽然覺着歐陽俊身上的內力迸發出來，自己的五指，竟然扣不住脈穴。

就這一怔神間，歐陽俊已舉起左手，一拳打了過去。

雙方距離既近，歐陽俊這一拳又突如其來，言震如若不放開右手，很難避過這一拳。

情勢迫人，言震不得不向後退了兩步，放開了歐陽俊的右腕。

這一次交手，表面上，言震佔盡了光彩。但事實上，言震却是有苦難言。

歐陽俊冷冷一笑，道：「姓言的，在下既然不能走，咱們只有放手一拚了。」

言震一面凝神戒備，一面冷冷說道：「閣下深藏不露，果然是高明人物了！」

歐陽俊道：「誇獎，誇獎——」

臉色一寒，接道：「辰州言家門，在武林中，也有一席之地，想不到竟然甘心投入侍衞宮中，作一個小小的副領班。」

言震冷笑一聲，道：「你對侍衞宮中的事，知曉太少，以侍衞宮的實力而言，江湖上任何一個大門派，也無法比擬。」

歐陽俊道：「所以，你就托護在侍衞宮中。」

言震道：「我爲什麼要托護在侍衞宮中。」

歐陽俊道：「因爲，侍衞宮的實力很大，可以保護閣下。」

言震臉色鐵青，但却無法發作出來，那一招交手，使他心中接受到了極大的威脅，不但是他遇到了生平未遇的勁敵，而且，對方表現的，顯然高過他很多了。所以，他遲遲不敢出手。

歐陽俊笑一笑，接道：「言兄，就兄弟所知，密宗一門，來自藏邊，咱們中原武林道上人物，似乎是用不着聽命於外人的。」

言震怒道：「你在挑撥離間……」

突然一上步，忽的揚出一拳。

辰州言家門的殭屍毒功，在武林中，獨樹一格，列爲武林中奇技之一，但言家的武功，也是別走蹊徑中，這一拳，打的呼呼風響。

歐陽俊準備揮臂封擋，但左臂却忽然抬不起來眼看着言震一拳擊向前胸而來。

這一拳如被擊中，歐陽俊勢必被打的當場斃命。

但奇怪的是，言震那一拳，將要擊中歐陽俊前胸之時，忽然間右臂一軟，部位突然偏低了很多。

不但偏低了很多，而且，這一拳在接近了歐陽俊的衣服之後，竟然變的完全沒有力量。

歐陽俊笑一笑，道：「辰州言家拳，竟然綉花枕頭，用來唬唬人罷了，在下站在這裏，讓閣下打，閣下就打不到。」

言震臉色鐵青，苦在心中，無法說出口來，而且，也覺到對方比自己高明的太多，似乎是舉手之間，就可以置自己於死地。忍下了一口氣，言震緩緩說道：「閣下高明的很。」

歐陽俊笑一笑，道：「我還是那句老話，咱們中原道上的武林人物，犯不着聽密宗支下人的令諭行事。」

言震道：「侍衞宮中的人，有着很嚴厲的規戒，所以，閣下用不着費這樣的心機了。」

歐陽俊道：「好吧！閣下既然怕規戒制裁，咱們就不談這件事了，現在，你準備怎麼辦？」

言震道：「在下自覺不是敵手。」

歐陽俊道：「閣下認輸了，準備怎麼辦？」

言震只覺臉上發熱，且紅到耳根子的後面，一時間，想不出適當措詞回答。

這時，和言震同桌而坐的金領人，突然站起身子，大步行了過來，冷冷接道：「言震，你退下。」

言震正感無法下台，聞言大喜，一側身，退後了一丈。

歐陽俊目光轉注到那金領人的身上，道：「閣下準備出手了。」

金領人道：「侍衞宮中，一共有八個領隊，由三個大領頭率領，三個大領頭，都是來自密宗門下。」

歐陽俊道：「是又怎麼了。」

金領人道：「在下要閣下見識一下，密宗門下武功！」

歐陽俊道：「那麼咱們何不試試？」

金領人揚起了右拳。

歐陽俊凝目望去，只見那金領人拳心赤紅如火，顯然，一眼之下，就可以瞧出，這人練的赤煞掌的奇功。

吸一口氣，歐陽俊緩緩說道：「閣下的赤煞拳功很深厚。」

金領人揚起右拳，說道：「你可要試試？」

赤紅如火的掌力，直對歐陽俊拍了過去，道：「閣下可敢接我一掌？」

歐陽俊眼看那掌勢迎面劈來，竟然不知道是否應該閃避或是舉手封架。

眼看掌力就要接近前胸，仍然不知該如何動作。

這歐陽俊的沉着，不但使得言震吃了一驚，就是那位金領人，也不禁為之一呆，落下手掌，忽然一慢。

就是這微一停頓，歐陽俊的右掌，突然翻了起來，一掌切在那金領人的右腕之上。這一掌，切的十分沉重。

金領人身不由己的向後退了兩步。厲聲喝道：「小子，原來竟是這麼一個狡猾的人物。」

右掌一抬，又拍出一掌。

但他掌力到了一半，突然垂了下去。

原來，歐陽俊那一掌，切的十分有力，那金領人未運力時，還不覺着怎樣，這一用力切出，頓覺到右臂酸痲，難以用上力道。

歐陽俊右手一揮，快如電光石火一般，抓住了那金領人的右腕，冷冷說道：「閣下，還想再打下去麼？」

那金領人右腕受制，只覺着骨疼如裂，不禁一皺眉，幾乎尖聲而叫。

耳際間，響起了岳秀的聲音，道：「歐陽兄，逼他放了彭魯。」

歐陽俊右手加力，收緊五指，左手一探腰間，拔出了一把七首，寒芒一閃，七首指向了金領人的前胸之上，道：「你給我聽着，你能把我們羅家禍滅九族，那是以後的事，今天，我可以先殺了你。」

威嚇恐詐，那是歐陽俊的拿手好戲，七首尖鋒，已然挑破了那金領人前胸的衣服。

金領人一皺眉頭，道：「你殺了在下，你們也無法逃得出去。」

歐陽俊冷冷道：「至少，你先死。」

金領人冷冷說道：「你敢殺侍衞宮中的金衣領頭……」

歐陽俊接道：「少擺這一套！我為什麼不敢？」

金領人口氣忽然軟化下來，道：「只是為了要殺我麼？」

歐陽俊道：「如若有條件好談，咱們就談談條件也好。」

金領人道：「說吧！你想要什麼？」

歐陽俊道：「聽我之命行事，不用問什麼。」

金領人嘆息一聲，未再答話。

另一個金領人，早已運功戒備，但目覩同伴生死受制，不敢亂動，一時間，呆在當地。

其他的人，更是不敢攻上。

聽得那金領人嘆息之聲，歐陽俊已知他早已屈服，冷笑一聲，道：「下令要他們放了彭魯。」

受制金領人，回顧了另一個金領人一眼，道：「師弟，應該怎麼辦？你瞧着辦吧！」

那被稱師弟的金領人突然一揮手，道：「放開彭魯。」守在彭魯身旁的黑衣武士，只好打開刑具，放了彭魯。

沈家二姊妹望了彭魯一眼，正待開口，彭魯已微微搖頭，大步行到了歐陽俊的身前，一抱拳，道：「老叫化多承搭救，老叫化日後定有一報。」

歐陽俊呆了一呆，道：「老前輩，請留步。」

彭魯呆了一呆，道：「閣下還有什麼吩咐？」

歐陽俊道：「這地方，來時容易去時難，幫幫忙，帶着我這兩位姑娘同行。」

彭魯回顧沈家姊妹一眼，接道：「就是這兩位姑娘麼？」

歐陽俊道：「不錯……」

目光一掠沈家姊妹，接道：「兩位姑娘，請早走一步吧！咱們……」

沈大姑娘搖搖頭，道：「不行，我們既然一起來了，希望能够一起走。」

歐陽俊苦笑一下道：「兩位姑娘這麼說，可是想和在下生同羅帳死同穴了。」

他心中大急之下，希望能激怒兩位姑娘，想辦法改了她們的主意。

却不料沈大姑娘微微一笑，道：「不錯，咱們希望這樣。」

歐陽俊無可奈何的一緊手中的七首，對那金領人說道：「你給我小心一些，在下眼睛認識人，刀子可不認識……」

那被執的金領人皺皺眉頭，沒有說話，但另一個金領人却搶先說道：「你還有什麼條件，希望能一次開齊，咱們能答應就一一照辦。」

歐陽俊道：「好！閣下這麼乾脆，咱們也不用拖泥帶水了，放這個老叫化子離去，不許在途中留難於他。」

金領人點點頭，道：「可以。」

歐陽俊道：「要諸位答允放了在下，只怕兩位心有不甘，但我要兩位親口應允，不許留難兩位沈姑娘……」

沈二姑娘接道：「大公子，別替我們担心，我們跟定你了，要是人家不放你，我們姊妹也不會棄你而去……」

歐陽俊笑道：「最難消受美人恩，姑娘這樣對我，真叫在下受寵若驚了。不過，動手相搏，那是玩命的事，這點，在下不希望兩位姑娘參與。」

（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

無影毒神

蕭塞·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衞瓊霜經過險死還生的驚險，終於獲得聖手藍衫贈予三粒千年參丸，返回點蒼山見着師父金筠音，這時，剛好金筠音用音韻震斷一名無量宗高手，那高手在死前已發求援訊號，金筠音知道强敵環伺，立命衞瓊霜將參丸送往山洞白雲飛服食。雙夢二嬌與艷郎君追至，吳劍南也與辛氏兄弟趕來，雙方發生衝突，烈火輪辛强撤出雙輪，對着蘇凌燕胸前點去，蘇凌燕不閃不避，反而胸一挺，迎向亘輪，口中嬌笑道，你忍心傷我？辛强被對方那種妖艷樣子所迷惑，嚇得急撤回雙輪，要她走開，他不願傷她——

死亡香車現　英勇俊俠刲

烈火輪辛强那知兩女都有一身幻化莫測的功力，眞正的功夫比華山派的辛氏兄弟要高强，一見對方那種嬌滴滴的樣子當眞是愛憐得不忍下手。

「錚錚錚！」

這三縷琴音恍如自空而降，場中恁多高手，都不覺心頭一震，只聽艷郎君大吼一聲，連着退了二步。

艷郎君朗聲的道：「妳是……」

他像是遇上一件非常驚恐的事，嚇得連底下的話都說不出來，金筠音冷漠的抱着古琴，緩緩的移動身子，她冷冷地道：「你們統統給我滾出這裏，否則你們俱要死在我的『心曲』之下……」

吳劍南神色大變，上前道：「姑娘，請將寶琴借在下一觀！」

金筠音冷冷道：「你是什麼東西？」

吳劍南神色一時變得恐怖猙獰，恨恨的道：「你不要以為手上那個『七情魔琴』沒有人認得出來，我吳劍南追找此琴已久，希望你識相點拿過來……」

金筠音怒叱道：「我要你們滾，聽到沒有？」

吳劍南冷笑道：「沒有那麼簡單。」

突然，一個低沉的聲音響起，道：「誰敢說沒有那麼簡單！」

只見一條淡淡的人影幽靈一樣的撲了過來，只見他伸指如鈎，疾快的抓向吳劍南的身上，伸手振臂一揮，吳劍南的一個身子已被甩了出去。

「叭……」在林子裏發出一聲重重的響聲。

這個人身形絲毫不停，欺到烈火輪的身前，喝道：「你還不滾？」

身形如電，指出如風，轉瞬間將烈火輪和碎屍手又拋了出去，手法乾淨俐落，快得使人不敢相信。

這個人出現的如此突然，身手又是這樣的開明，直把場中所有人震懾住了，他連着甩出三個江湖頂尖高手後，身形倏地一歛，金筠音向那人細一打量，只見這個身法快速，功力幻化如神的怪客，戴着一個大大的笑面罩，僅有二隻熠熠生光的眼睛露出來，而手上拿着一柄破碎的芭蕉扇

，這副打扮非常可笑，在這種場合出現似乎不太適合，那個面罩笑口直開，是我國民間藝術的跳加官臉譜。

艷郎君看得一愣，笑道：「嘿！你是那裏來的？」

這個怪客手搖芭蕉扇，呵呵笑道：「你這色鬼，是不是也要我把你甩出去。」

艷郎君雙眉一皺，冷冷地道：「閣下要想在這裏要手段，未免太不量力……」

這個怪客身形陡地一躍，飛落在一個大石筍的旁邊，伸掌輕輕一揮，石筍像刀切的豆腐一樣，整齊的被削了下來。

他動作快速，來去僅是一刹之事，躍回艷郎君的面前，非常不屑的道：「我不量力，還是你不量力？」

這一手神功的顯露，使艷郎君倒吸口氣，他覺得這怪漢的身手太過於玄奇，頓知自己遠非這人的對手。

正待交代幾句場面話，陡地一眼瞥見吳劍南和烈火輪雙雙朝這裏撲來，而碎屍手坐在地上療傷。

吳劍南臉色鐵青，怒吼道：「閣下和我無怨無仇，爲何如此凌辱在下……」

這怪客冷冷地道：「有我在這裏，誰也不准對她無禮……」

說着伸手指了指金筠音，金筠音一怔，竟想不出自己何時結識這樣一個武功絕頂的高手，不覺得陷於沉思之中，窮所有的記憶力，也想不出此人的來歷。

吳劍南臉一寒，道：「嘿！閣下想單憑這句話就將我等唬住麼？」

這怪客連聲說道：「不敢，不敢！」

他緩緩移動身軀朝吳劍南行去，吳劍南被對方的武功所懾，不覺的倒退了幾步，畏懼的望着對方。

這怪客不屑的道：「你如果還想試試我的手段，不妨出手試試！」

吳劍南可不是個大愚白痴之人，他剛才吃過的苦頭太大，心中產生了一絲懼意，猶豫了半刻，決定暫時不和這人衝突。

他恨恨地道：「我們走着瞧。」

他身形一晃，和烈火輪扶着碎屍手疾快的向深林裏隱去，一陣低細的笛聲遠遠傳來，顯然他已召集無量宗所有的弟子，將這片幽林團團困住了。陡地，人影一閃，衞瓊霜自林中走了出來，西涼二女驟見她突然出現，兩人神色俱是一動。

蘇凌燕大聲的道：「大哥，我們還等甚麼？」

艷郎君回頭一瞧，看見這樣一個美麗俏艷的少女，不禁又使那個怪癖又發作起來，他嚥了一口水，道：「凌燕，妳說的就是她麼？」

蘇凌燕輕輕一笑道：「不錯，那個老兒就是把東西交給她……」

艷郎君嘿嘿一陣大笑，一曳袍角，橫空躍了過來，他的身形方落，那個怪客陡然出現在他的面前，擋住了他的去路，不禁把他嚇了一大跳。

他怒沖沖地道：「你這是算甚麼？」

這怪客目光如電，非常冷漠的道：「快滾！告訴你師父，叫他少打千年參丸的主意。」

蘇曉燕不服的道：「你到底是誰？我們回去總不能沒有一個交代……」

這怪客冷笑道：「妳只要說出我的樣子，妳師父就曉得了……」

西涼二女也知道這個怪客不是好易與之人，怨恨的斜睨了他一眼，拉着艷郎君向外奔去。

夜涼如水，一陣冷風吹得衞瓊霜髮絲根根流瀉下來，披在肩後，她輕輕理了理額前兩綹拂亂的髮絲，幽幽的望了金筠音一眼，深深的嘆了口氣。

金筠音輕輕撥了下琴弦，敲碎了黑夜的沉寂，她緩緩的抬起頭來，在那雙眸子裏湧現出一片柔和的目光，輕聲的道：「孩子，妳出來做甚麼？在藥力未化開之前，必須要人守護，當心那些人乘着妳出來，傷了他……」

衞瓊霜幽幽地道：「我聽見外面的吵鬧聲出來看看，師父，那千年參丸眞有奇效麼，怎麼白雲飛還不清醒過來……」

金筠音是很了解一對相戀男女的心情，尤其一個少女，只要愛上了一個人，她會全心全意接受對方的愛，只要對方稍有些微受傷或不痛快，那種異乎尋常的關懷與心焦是超過了關注自己。

金筠音輕聲一笑道：「他受傷太深，不是一時所能復原，妳不要太憂悒，聖手藍衫的秘藥是當世的五大神物之一……」

衞瓊霜輕鬆的一笑，道：「這就好了，只要他沒事，我就放心了……」

他像個小孩子一樣，一聽白雲飛的毒傷馬上痊癒，不禁心花怒放，適才的愁怨，像一陣風般，在她臉上褪逝了，又變得活潑可愛，如飛的奔去。

金筠音等衞瓊霜的身影消逝，目光忽然一冷，在這怪客的臉上冷冷地一瞥，沉聲的問道：「你來做甚麼？」

這怪客激動的道：「妳已知道我是誰了？」

金筠音冷漠的道：「你以爲我會認不出來，你雖然將你的臉遮起來，可是你的口音却沒有變，我只需畧畧注意，不難想起來！」

「唉！」這怪客忽然深深的嘆了口氣，道：「筠音，妳是眞沒有忘了我？」

他似乎有着非常難言的隱情，激動的雙目裏像茫茫的雲霧一樣，輕輕掠過一絲淚影，清瑩的浮現……

「忘了！」金筠音截釘斷鐵的道：「我早就忘了你，在我心中早已沒有你，像死去的那些東西，沒有一絲留戀，也沒有一絲懷念……」

「不！」怪客痛苦的大吼道：「筠音，妳不會忘了，永遠的不會……」

金筠音搖搖頭道：「我忘不了的是你加諸在我身上的痛苦，那種椎心的痛苦逝去了我整個的歲月，使我幾乎沒有活下來的勇氣。」她不敢去想像那件悲慘的往事，也不敢去回憶那件事情的悽慘，一個身世悲悽的女子，心境是空虛的，多少年來，她萌發於心中的希望，全寄托在衞瓊霜的身上，唯有這個可愛的少女，才使金筠音感到快樂，可是在快樂的後面，誰又知道隱藏着一件不可告人的隱密呢？

迄下這個怪客沉默了，他能說甚麼？在那些逝去的日子裏，他所寄托的一點希望，漸漸幻滅了，像烟雲一樣，遇有一點點風便會被吹散，永遠也不容易再聚集。

他悽然的一聲長嘆，道：「筠音，妳

還是那麼倔強……」

金筠音冷冷地道：「你要我向你低頭，辦不到……」

這怪客似是怔了一怔，道：「我沒有這個意思，我只要妳看在孩子的身上，讓我們全家團聚，像雲中之月，總有團圓之日……」

金筠音低低的嘆了口氣搖搖頭道：「太晚了，我們的相會是錯誤的，如果不是個好霜兒，我相信你也找不到我，但我沒想到你會來得這麼快……」

這怪客黯然的滴下了二顆晶瑩的淚水，道：「我一直跟在霜兒的身後，這裏發生的一切我都知道，筠音，我以前太固執了，現在……」

「不要說了。」金筠音一揮手，道：「你去吧，我不願再提起當年事……」

這怪客將面罩緩緩的拿了下來，正是聖手藍衫，他滿臉憂傷的向前走了幾步，激動的伸出手來，道：「筠音，讓我們修好吧……」

金筠音冷冷地搖了搖頭，那麼堅決的樣子，聖手藍衫心裏一陣悲傷，絕望的發出一聲高亢大笑。

他畧斂笑聲，道：「筠音，妳總不能讓孩子連父親都不認識……」

金筠音一聽大怒，道：「有你這樣不負責任的父親，等於沒有，霜兒現在很好，我希望你不要擾亂她的心思，在她心目中的父親，是個十全十美的人，而你，……哼！我懶得說你……」

聖手藍衫想不到金筠音會這樣無情的責備他，他聽得全身直顫，額上浮現出顆顆冷汗，他痛苦的道：「妳連我的骨肉都不容許我……」

金筠音冰冷的道：「不容許你又怎麼樣？」

聖手藍衫一呆，不會料到金筠音會臉變得如此之快，他正感尷尬萬分，不知如何應付的時候，瞥見自己的兒子神手劍客已悄悄的凝立在林後。

他心中一動，叫道：「墨英，快來見妳媽……」

神手劍客墨英已洞知爹爹和母親之間事，聞聲之下，急忙走了過來，撲通跪在金筠音的面前。

他目中含淚，顫聲道：「媽！」

這聲親切的呼喚，聽進金筠音的耳中，有如巨雷似的敲進她的心裏，她連着倒退二步，眸子裏已含滿了淚水。

她指着神手劍客道：「你……你就是英……」

她精神定了一定，橫起心來，咬牙道：「我不是妳的媽，你錯了……」

這雖是幾句平淡無奇的語句，可是出自她的嘴裏，當眞肝腸寸斷，痛苦的幾乎要立即死去，她急忙轉過身子，暗中讓淚水滴下來，輕輕的拭去……。

在她的腦海裏却極快的幻化出那段沉痛的往事，她想起聖手藍衫因爲追求不到她，而施出卑劣的手法沾污了她，那股恨意便自心底冒了上來。

也因那次而使身懷六甲，一胎雙生，生下了衞瓊霜和神手劍客，她心恨聖手藍衫的鄙劣，偸偸帶着衞瓊霜離去，走進荒涼的大山裏……

聖手藍衫雖知金筠音冷漠無情，却想不到她會連自己親生的骨肉都不認，他心裏一陣難過，暗中也不禁氣憤不平。

他怒笑道：「妳也太沒有義了，英兒從小沒有得到妳的愛，日夜都號哭喚着媽媽，而妳竟連孩子都不認……」

「你說甚麼？」金筠音身子陡地躍了過來，怒吼道：「你若再不走，我只有和你動手了！」

她心裏痛苦異常，實非筆墨所能形容，憤怒之下，不禁把滿腔的怒火，全都發洩在聖手藍衫的身上。

掌勢如電拍出，一掌朝聖手藍衫的身上拍去。

聖手藍衫晃身一移，大聲的叫道：「妳假如不和我一起走，我就和英兒死在這裏……」

金筠音今夜已經橫下心腸，決不讓衞瓊霜知道當年那段事，她不能使一個心地純潔的孩子，心裏留下一絲陰影，像衞瓊霜這個年齡，正是自然發育的時候，若因這件事而造成她心裏的悲傷，那才是無窮的損失……

神手劍客驟見金筠音向爹爹身上揮掌擊來，心裏不由一急，身形自地上彈射而起，躍在兩人的中間，大聲的道：「你們不要打了。」

金筠音雖然恨極了聖手藍衫，却不忍心向自己親生的兒子身上打來，她急快的收掌一退，冷冷地道：「你快和你爹爹走吧，我不願見你……」

那知神手劍客一拭含在眼角上的淚水，突然一掌向金筠音的臉上抓來，這一抓其勢極快，適得金筠音怒叱一聲，身子倒躍而去。

她眸中淚光一湧，叱道：「你要幹甚麼？」

神手劍客輕泣道：「我要看看我母親長得甚麼樣子，爲何會如此心狠，連自己的兒子都不認，妳既不要兒子，必是心裏沒有我，我多年幻想的母親，只不過是個沒有兒女之情的人……」

要知道一個自幼沒有母親的孩子，往往會將母親幻想成一個和藹可親，可敬可佩的人，神手劍客自幼就將想像中的母親幻成一個形像，像普通的孩子母親一樣，愛自己的兒女，那知雙方相見之下，以往所幻想的統統被撕碎開來，少年的夢想在一瞬間化爲泡影……。

「呃！」

金筠音痛苦的呃了一聲，身子搖搖晃晃的一顫，極力的克制自己，當她聽見自己兒子悽慘的說出這些話時，她的心神有如受了一柄無形的巨搥搥擊之下，幾乎使她倒在地上。

她痛苦的顫聲道：「你……」

神手劍客絲毫也不放鬆的道：「我是妳的兒子，而妳却沒有一天扶養過我，古人道：『敬父如天，孝母如地』。可是，妳却沒有……」

「拍！」

金筠音實在忍受不了神手劍客這種諷刺冷譏的說話，撩起手掌如電的摑了對方一個耳光，只聽「拍」地一聲，神手劍客的臉色驟地變爲蒼白。

五條指痕在他臉上浮現出來，淡淡的

指痕再加上蒼白的臉色，神手劍客楞了一楞，喃喃地道：「媽，妳給孩兒的愛就是這個麼？」

「哇！」地一聲，倔强堅決的金筠音，再也忍受不了心靈上的煎熬，痛苦的低泣起來，她沙啞的道：「孩子，孩子！」

她是個女人，女人懂得愛自己的孩子，她有母性的光輝，可是她不敢表現出來，因爲她不能失去唯一的女兒，她怕有一天，衞瓊霜知道了那件事，會傷了孩子的心，也許也會戕害了她……。

神手劍客悽涼的道：「媽，妳跟爹回去吧……」

金筠音非常的柔順，她唯一不能原諒的就是聖手藍衫，這時在腦海裏一片空白，這層空白使她寒悚，她黯然的長嘆了一聲，轉身緩緩的離去。

神手劍客上前急呼，道：「媽！」

「不用再說了，你把我忘了吧……」

神手劍客悲痛的大吼道：「我忘不了，我是妳的骨肉，是經過妳十月懷胎所生的，我不能沒有妳，媽！請妳不要再固執了……」

他因爲過份激動，走上前去，緊緊抓着金筠音手臂，向後拉着，正在雙方僵持的時候，衞瓊霜突然的奔了出來，她一見師父和一個少年在互相爭持，不禁誤會雙方在動手，心裏一急，如電的撲了過來。

她揚聲大叫道：「雲弟，快來！」

冷血劍客白雲飛聞聲像一溜輕烟般的躍飛而出，他身形恍如急電掣空，伸手一掌向神手劍客的身上拍來。

掌勢甫動，已震聲斷喝道：「閣下放手！」

神手劍客沒有想到來人功力這樣高絕，身形未至，一股渾厚的大力已如山壓來，他心中一寒，忙不迭的一擰身形，斜斜飄去！

他怒叱一聲道：「混蛋，你敢管我的事……」

他身形在地上略略一停，自背上緩緩拔出了長劍，但見虹光一道，寒光顫搖，輕輕一顫，劍刃上，便有一股冷光湧了出來。

他斜伸長劍冷冷地道：「閣下準備吧，我最恨人家搗亂我的事情，你雖不明而莽亂動手，可是我不能放過你……」

他斜伸長劍，儼然一代宗師，冷血劍客白雲飛看得心中一寒，但知遇上一個眞正劍道高手，神色逐漸凝重，他莊重的深吸口氣，射日神劍緩緩掣出！

聖手藍衫神色大變，道：「射日神劍，射日神劍……」

他像是驟然看見一件恐怖的事情一樣，激動的臉上，倏地罩上一層煞意，眉目微微一軒，恨恨地道：「白長虹是你什麼人？」

白雲飛不禁一怔，沒有料到這個老人會認識自己的爹爹，他正要答話，金筠音突然變色，道：「他是白長虹的什麼人，你不需要知道……」

聖手藍衫殺機暴露，冷冷地道：「莫非他不是白家子弟？」

白雲飛一聽大怒，自他點蒼劍神謝承岳沒世之後，點蒼派數白長虹的功力最高，他雖不知道這個老人和爹爹有什麼恩怨，但已可測知，這個人必非是爹爹的朋友，他心高氣傲，豈會不承認自己是白家子弟，冷冷地笑了一笑，劍刃輕輕一轉，一股流螢的光華震顫而出。

他冷漠的道：「白家子弟在江湖上還沒有不敢承認的事，閣下能認出射日神劍，也一定知道我是誰了……」

聖手藍衫哈哈大笑道：「好，白長虹能有你這樣一個兒子也足够自豪了！」

他目光朝衞瓊霜略略一掃，道：「妳不惜冒千萬之險，上我醉花樓討取『千年參丸』是不是救這小子……」

衞瓊霜一怔，吶吶地道：「是，老前輩！」

聖手藍衫氣得大笑一聲，道：「如果我知道他姓白，怎麼也不會……」

白雲飛愈聽愈怒，叱道：「好狂的老東西！」

神手劍客驟聞對方罵自己爹爹，登時有一股怒火湧上胸間，他長劍一抖，顫出數個不同的劍花。

他怒吼道：「小子，你也太狂了！」

這時候兩人都在盛怒當頭，目中噴火，神手劍客大喝一聲，一縷劍光倏地顫吐湧出，直劈過來。

白雲飛雙目赤紅，劍刃一削，大笑道：「來得好！」

雙劍相交，發出一陣金鐵交擊的響聲，數點火星陡地噴濺而出，兩人身形一分，各自運劍而上。

聖手藍衫大聲的道：「英兒，施『分光劍』傷他……」

神手劍客猶疑的道：「爹，他和我們無怨無仇……」

聖手藍衫怒吼道：「我叫你怎麼做，你就怎麼做！」

神手劍客心裏甚覺奇怪不已，可是父命難違，他只得將全部精神凝注於劍尖一點之上，長吸口氣，全身凝聚眞力統統運集劍刃上。

金筠音神色大變，斜掌單立，對聖手藍衫大喝道：「衞士傑，你敢傷了他！」

聖手藍衫臉上浮現出陣抽搐，身軀竟會輕微的顫抖，他深知自己愛妻和自己已難破鏡重圓，不覺將存於心裏的那股沉悶之氣，統統發洩在白雲飛身上。

他黯然的道：「筠音，我和白長虹世代奇仇，妳何必要牽涉其中，我深深的愛妳，不願因爲妳而阻止我的事情……」

金筠音冷冷地道：「我不管，你若敢傷了白雲飛，死的不是你就是我！」

聖手藍衫一呆，想不到事情會如此嚴重，他怔怔的出了一會神，陡地一聲大喝傳了過來，只見神手劍客斜捻兵刄，揮出一道劍光，如電的劈了出來。

冷血劍客白雲飛大笑一聲道：「我也讓你瞧瞧點蒼的射日劍法。」

他曉得對方分光劍法是一種以輕靈快捷的無敵劍技，走的全是詭異怪絕路子，自己若不施出氣勢磅礴雄偉的射日劍法，殊難和對方頡頏，他唯恐神手劍客先發制人，而搶得先機，是故等對方身勢一動，他已運出劍道絕技的馭劍之術，一劍騰空躍出。

神手劍客劍招甫出，驟見對方劍光湧現，挾着劍浪排山之勢，將自己的劍勢壓

了下去，不禁大駭，一招「分光撲影」斜洒而出，疾向白雲飛的腕脈之處點去。

白雲飛冷哼一聲，劍勢陡轉，化成一縷虹光，衝入對方劍圈之中，只聽一聲悶哼，雙方身形倏地躍開。

一縷血水自神手劍客的肩上流了下來，他强忍着身上的痛苦，面色蒼白的大笑一聲，狠狠地道：「小子，一劍之仇，在下非報不可……」

聖手藍衫似乎是心神一震，沒有想到白雲飛年紀輕輕，便已得到劍道上之精髓，連自己獨門劍的分光劍法都不是他的敵手，他心裏一痛，急急的道：「英兒你傷得如何？」

神手劍客恨恨地道：「還好，總有一天，我要擊敗他——」

聖手藍衫輕輕一曳袍角，目光冷寒無情，一絲殺意隱隱佈在臉上，雙掌平伸而出，怒喝道：「老夫倒要領教！」

陡地，歐陽空自林中躍來，大喝道：「王八羔子，你這老混蛋由我大烟桿鬥鬥你！」

聖手藍衫一怔，道：「老烟虫，原來是你！」

歐陽空呵呵一笑，大烟桿斜斜一點，道：「龜兒子老衞，你我之間已數年不見，如果你要翻臉和我老烟虫過不去，我大烟桿必敲碎你的腦袋……」

聖手藍衫好像是有什麼難說之言，苦澀的笑了笑，忽然拉着神手劍客向外走去，他深情的在金筠音臉上一瞥，愴涼的大笑一聲，疾快的馳去。

他突然離去，使金筠音和白雲飛俱是一愕，金筠音眸中淚光隱隱，黯然的一聲長嘆，這聲長嘆傳進衞瓊霜的耳中，使得這個純情的少女全身一顫，驚悸的抬起頭來，怔怔的問道：「師父，他是誰？」

金筠音一顫，道：「他……」她一咬牙，道：「走，瓊霜，快追妳爹……」

衞瓊霜一呆，身不由主的躍了起來，隨在金筠音的身後如飛追去。

「叮玲！叮玲！」

寂靜的曠野裏，響起一連串的銅鈴，清脆的鈴聲絲絲縷縷的傳了開來，像一闋音樂似的清新悅耳……。

在這靜靜的清晨，濃霧未褪之際，數道騎影自山坳的東邊轉了過來，當先一個綠衫紅裙的少女，拿着一面杏黃色的旗幟，領着三個配劍少女如飛而馳。

「嗄！」

一枝羽箭從南邊山壁上射了出來，劃過長空，響起尖銳的尾羽聲，這箭破空之聲甚是强勁，顯見發箭之人腕力之强。

但見那箭橫飛而至，正好落在這四個少女奔馳的馬匹之前，這四匹馬奔行正急，驟見一箭射來，不約而同的一齊勒馬，四女騎術之精，不亞於藏土馴馬師，蹄聲一止，四個艷麗的少女同時抬頭向山壁上望去。

只見在南面大石壁上，一個虬鬚的漢子，手裏也拿着一隻杏黃色的旗子，在空中揮了揮。

綠衫少女一揮手中黃旗，嬌聲道：「前面已經發現了他們，我們就在這裏等他們吧！」

只覺綠影晃動，四個少女身形如燕，同時輕輕飄墜在地上，他們身形甫落，前途已經蹄聲篤篤，只見兩道騎影緩緩馳來，穿過茫茫的白霧，人影已隱隱可見。

「怪了，怎麼會是老頭子。……」

緩緩馳來的二人已清晰可見，只見左首是個滿頰鬍鬚的怪人，右首則是一個面如冠玉的美貌少年，這二人也發現路上橫立四個少女，他們像是低語了一陣。

只聽大烟桿歐陽空呵呵一笑道：「大清早便遇上這麼多美麗的少女，小子，你的艷福可眞不淺！嘿！這些女子出現太怪，不知……」

白雲飛毫不在意的道：「老烟虫，你可不要胡亂說，當心人家打爛你的嘴！」

歐陽空笑的聲音更大，呵呵地道：「我大烟桿除了那姓夏的丫頭蠻對我胃口外，還沒有一個女人願意親近我，假如今天……」他故意一頓，斜睨了路當中的四個少女一眼，呵呵的一陣大笑。

這四個少女柳眉輕輕一豎，笑容始終掛在臉上，那綠衫少女輕輕一抖手中杏黃旗，三角形的旗幟迎空展開，輕輕飄起，只見在那旗子上繡了一顆光華四溢的大珠子，在那珠子的兩旁，交叉着兩柄兵刄，上面寫着四個龍翔鳳舞，筆勁蒼勁的大字：「東海一珠」。

白雲飛一愣，不知這四個大字代表什麼？他雙眉一皺，輕輕的問道：「老烟虫，你可知這東海一珠是什麼意思？」

老烟虫歐陽空朝那旗子上一望，登時神色大變，像是看見了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情一樣，良久說不出話來。

他聲音略略有些顫抖的道：「莫非是她？」他似是不相信，又道：「不會呀，她怎會再出江湖呢？」

白雲飛怔了一怔，道：「她是誰？」

大烟桿歐陽空神色連着變了數變，急急地說道：「小子，你看看後面有什麼東西？」

就在這一回頭之間，白雲飛已經嚇得全身出了一身冷汗，只在他倆走過的路上，一連排了九堆的死人枯骨，在每一堆的枯骨上面，都有一顆明珠放在上面，他猜測不出這九堆枯骨是何時出現，因爲一路上並沒有看見，而這時在不知不覺中被人輕輕放了九堆枯骨，而不知道，這個人的功力豈不已達到出神入化，令人不敢相信的地步了。

他寒悚的一顫，道：「九堆枯骨，每一堆都有一顆明珠……」

大烟桿歐陽空身子一震，道：「小子，我們遇上東海魔宮的人了……」

話音未落，那個綠衫少女已迎了上來，上前朝兩人微微一禮，非常柔和的道：「二位請隨小婢去見宮主！」

歐陽空連忙道：「我們和貴宮主素不相識，小姐不要弄錯人了！」

綠衣少女搖頭一笑道：「不會，宮主在這裏已等了三天，並已知道二位要經過這裏，取道無量宗的秘地，所以……」

歐陽空一愣，道：「妳們宮主的消息好靈通……」

那綠衫少女格格一笑道：「東海魔宮能在海外屹立至今，全靠消息的靈通，我們雖在海外，中原所發生的事卻件件都知道……」

她稚氣的一笑道：「請上路，我們宮主還在等二位的大駕呢……」

歐陽空連忙道：「請回覆貴宮主，就說我等因事他往，改日再登門謝罪……」

綠衫少女神色一變，道：「這怎麼可以，我們宮主遠來中原，已屬是件罕見之事，你們若再不賞臉，叫婢子如何回去交代？」

她說話時聲色俱厲，像是非要達到目的不可，白雲飛雙眉緊皺，鼻子裏不覺透出一聲冷哼！

他冷冷地道：「你們宮主是誰？」

綠衫少女神色大變，道：「你……」

她忽然莞爾一笑道：「二位請上路，宮主已經在等了……」

正說之間，一輛黑色鑲金的篷車，由山坳裏轉了出來，二匹雪白如銀的白馬悲鳴長嘶，令人奇怪的是車上沒有趕車夫，幕簾緊閉，不知車裏到底坐的什麼人？

一陣怪異的聲音，自車裏緩緩傳了出來……」

綠衫少女神色焦急的道：「死亡香車已現，二位還不走……」

大烟桿歐陽空臉上一寒，目光投落在那輛車上，一種極端恐怖的神色瀰漫佈起，罩滿了他的臉上。

他顫聲的說道：「死亡香車……江湖平靜了三十年，沒想到，它又再次出現……唉，更想不到，我倆是死在死亡香車的第一人……」

要知三十年之前，東海魔宮死亡香車造成無數血劫，江湖上只要看見此車出現必定有血案發生，而死去的人全都在這車上，被送至一個不知名的地方……。

白雲飛還是頭一次聽見死亡香車之名，但不知這個彫着金色花紋的篷車，有如此神奇的力量，暗中冷笑一聲，身形陡地飄向車上。

歐陽空一見大駭，顫道：「小子，不可造次！」

冷血劍客白雲飛不知車中之人的厲害，他飄向車轅，左臂陡地探出，伸出一手向那垂落的幕簾上掀去。

那知他的手尚未觸及簾幕，車中突然揚起一隻纖細如玉的手掌，在電光火石之間，向他手腕之處抓來。

白雲飛一愣，正在出神之間，那知雪白的玉掌已經如電抓到，他只覺得心神一顫，簾幕掀啓，身子已被對方拉進車裏。

大烟桿歐陽空一見大駭，道：「小子，你怎麼了？」

車裏沉寂如死，根本沒有一絲聲息發出，那輛死亡香車突然一掉頭，向山裏神秘的馳去。

綠衫少女冷冷地道：「他已犯下東海魔宮的大忌，已被送往宮主那裏，你這老頭子是否還要宮主來請才肯跟我們……」

大烟桿歐陽空黯然的一笑道：「姑娘請吧，我老烟蟲的命已經置之腦後……」

四個少女身子有如一片棉絮，輕輕飄落在馬上，蹄聲篤篤，歐陽空悶聲不吭的跟着她們如飛馳去。

一路上馳去，白雲飛也不知自己身在何處，他只知在躍向死亡之車的時候，有一隻雪白的手掌向自己抓來，可是進了馬車裏面以後，這個車廂裏竟是空無一人，而那隻手掌也隱而不見。

他心中一驚，居然驚出一身冷汗，不曉得那隻怪異的手掌是從何而來，又是從何而去，裏面黑黝黝的沒有一絲光亮，他急忙一拉幕簾，那知手指觸碰到的是一塊堅硬無比的車壁，眞出人意料，適才所見的車門車窗統統隱去。

白雲飛氣得怒吼一聲，道：「好神秘的車子！」

「哼！」車子裏突然響起一聲冷哼，道：「在死亡之車裏的人還沒有一個能活着出去，你雖是宮主所請來的朋友，可是宮主也不會放了你，凡是偸窺死亡香車的人沒有一個能活着……」

這話聲來得無處可尋，恍如自四面八方傳來，冷血劍客白雲飛心中大駭，窮極目力也找不出這個人藏身的所在。

他暗中冷笑一聲，腦海之中，疾快的忖道：「這死亡之車雖神秘異常，却也困不住我，我何不運起全身勁力，將這個害人的車子擊碎……」

這個忖念在他腦海之中一閃而逝，他暗暗將通體的勁力，緩緩運向右掌之中，準備突然一擊。

他的雙目一寒，冷冷地喝道：「你是誰？」

那個冰冷的聲音突然銀鈴般的一笑，道：「我是掌死亡香車的車夫……」

「嘿！」

白雲飛乘着話音逝去的時候，大喝一聲，右掌如電的抬了起來，對着車壁驀地擊了出去。

「嘭！」

只聽嘭地一聲巨響，那車壁竟絲毫未損壞，白雲飛這全身功力所集的一擊，少說也有數百斤，那知道車子連幌都不幌一下，依然平穩的向前馳去。

「嘿！」那個神秘的聲音冷哼一聲，道：「你有多大道行，敢毀死亡之車？」

冷血劍客白雲飛驚怒之下，叱道：「你等着瞧！」

他見自己掌勁居然無功，暗中不由冷笑一聲，立時將射日神劍掣了出來，耀燦的劍光一閃，車裏突然清晰可見，只見這裏佈置華麗堂皇，全由金子鑲邊，在這車頂上隱隱現出四個血紅色的大字：「死亡香車」！

冷血劍客白雲飛雙目寒光一湧，咀角上漾起一綫冷冷的笑意，他在車內輕輕一瞥，怒笑道：「妳再不出來，我可要將這車子破壞了……」

「你敢！」

隱身於暗中的車夫似是也知道他神劍的厲害，傳來一聲怒叱，白影疾快的一晃，一隻手掌向白雲飛的腕脈之處抓來。

白雲飛冷哼一聲，叱道：「妳還敢弄鬼！」

白雲飛這次存心要看這個隱身之人是什麼樣的人，右手橫空一劈，右掌疾快的抓向對方的手掌。

「哼！」他冷哼一聲，道：「妳還能躲到那裏去？」

人影陡地一幌，只見一個全身白衣的少女，驚惶的望着冷血劍客白雲飛，她目光一冷，道：「你的功夫，比我估計的還要高。」

白雲飛冷冷地道：「不敢，姑娘是魔宮的人麼？」

白衣少女神情冷漠的道：「不錯，你已走上魔宮之路，從現在起，你的行動，已由我來掌管，希望你老老實實聽我的吩咐……」

說着她欲轉身離去，白雲飛快速無比的手法，突然向她手臂上抓來，將她向身旁一拉坐在一起。

他冷冷地道：「妳不准離開這裏，要出去我倆一起出去……」

這白衣少女驟和這一個飄逸俊秀的少年坐在一起，心裏一陣劇烈的狂跳，一縷紅暈自她臉上浮現出來，那種不勝嬌羞的樣子，看得白雲飛心裏一盪。

的確，一個從沒有接觸過男人的少女，突然被一個胆大的瀟洒少年一碰，心裏那種不安與驚喜是很難形容的，況且對方的武功與人品又是那麼上上之選。

她惶亂的道：「你……」

白雲飛冷漠的說道：「姑娘，妳叫什麼名字？」

白衣少女羞得低下頭，輕輕的道：「翠翠！」

她想問他的名字，却沒有那樣的勇氣，心底却有着一絲迷惘和驚喜，只望這段路永無止境，和他厮守這段時間。

「翠翠！」白雲飛輕笑道：「好名字，好名字！」

突然，死亡香車一陣震盪，轆轆的轔聲倏地而止，只聽一陣步履聲清楚的傳來，似是向這裏行來。

翠翠臉色驟然一變，啊了一聲，道：「糟了！」

冷血劍客白雲飛不知道她這聲「糟了！」是指的什麼，正在沉思默想之時，一個粗獷的聲音在耳際飄來。

只聽一個漢子冷峻的道：「掌車使者何在？」

翠翠的臉色在一刹那間變得蒼白無色，恍如判定了什麼罪狀一樣，全身竟泛起一陣劇烈的顫抖。

她雙眉深鎖，整了整衣衫，應聲道：「在！」

車門呀地放開，白雲飛身形奇快，疾快的和翠翠並肩而出，在車外，一個虬鬚陰沉的老人冷冰冰的望着翠翠。

翠翠緩緩走下車來，恭身的道：「巡山使者，小婢在此領法諭……」

那個老人冷哼一聲，道：「妳的職責是什麼？」

翠翠全身顫了一顫，道：「掌御死亡之車，接送死亡遊魂。」

巡山使者冷笑道：「妳身爲魔宮七十二女之一，怎可降低身份，和一個無名小子躲在車中，莫非妳也想死……」

翠翠駭懼的低下頭，低聲的道：「婢子知罪！」

冷血劍客白雲飛一聽大怒，自心裏湧出一股忿怒的烈火，他一晃身形，如飛躍了過來。

他冷冷地道：「你是什麼東西？」

巡山使者漠然的問道：「小子，你給我站一邊去。」

他滿臉不屑的一笑，緩緩的偏過頭去，冷漠的目光刹時又聚落在白衣少女翠翠身上，恍如要看穿翠翠心裏的隱事一樣。

翠翠急忙低下頭去，連一句話都不敢說。

巡山使者冷漠的道：「妳是不是看上這小子，我得事先告訴妳，魔宮之女已非自由之人，妳可得當心……」他嘿嘿嘿一陣刺耳的大笑，冷冷地又道：「勾結外人的罪名，我想妳担待不起……」

翠翠顫聲的道：「你不可胡說！」

巡山使者斜睨了白雲飛一眼，道：「妳的眼光眞不錯，怪不得……」

冷血劍客白雲飛愈聽愈怒，大喝一聲道：「不差吧！」

巡山使者嘿嘿一笑道：「果然讓我料中了，翠翠，跟我去見宮主。」

翠翠突然怒聲一笑，道：「你的居心我不是不知道，反正我今日免不了一死，元寶蓋，我們見宮主去，你的事我也說給宮主聽……」

巡山使者一怔，道：「賤丫頭，妳敢直呼老夫的本名？」他似是發覺翠翠的語氣裏有些不善，不禁雙目一瞪，大喝道：「我有什麼事值得妳說？」

翠翠冷冷地道：「你心裏有數！」

她已拚着生命不要，也要和巡山使者拚上一場，故咀裏再也不客氣，氣得巡山使者怒笑一陣。

巡山使者嘿嘿兩聲乾笑，道：「賤丫頭，妳以爲老夫不敢殺了妳！」

他自懷中緩緩拿出一個小小的銅牌，在空中一揚，臉上湧出一條兇殘的殺機，咀角的笑意逐漸歛逝。

翠翠絕望的發出一聲悲凄長嘆，低首不語。

巡山使者冷冷地道：「我以『進功令』換妳一命……」

要知道這種令牌是東海魔宮有功之士，用血汗換來的無上神牌，可拿此牌向宮主要求一件事情，可是這種令牌僅能使用一次，便被宮主收回，巡山使者唯恐自己的隱密讓宮主知道，不惜將自己拚命換來的有功令牌拿出來，以換取翠翠的生命。

翠翠暗暗嘆了一口氣，道：「你出手吧，我不想抵抗……」

巡山使者嘿嘿笑道：「這樣最好，我給妳一個痛快……」

說着便遙空豎起右掌緩緩向翠翠身上拍來。

而翠翠無動於衷，寧願束手待斃，沒有一絲抵抗的意思。

白雲飛神色一變，大聲喝叱道：「住手！」

他實在看不慣巡山使者的那種飛揚跋扈的態度，大喝一聲，掌心倏地一吐，一股大力疾湧而出！

「嘭！」

一聲大响，氣漩勁疾的掌風翻湧擊在一起。

巡山使者怒吼一聲道：「好小子，你這是找死。」

他自身上陡地拿出二柄搥，一招「二星同落」，對着冷血劍客白雲飛身上擊了過來。

白雲飛一頓疾掣而出的射日神劍，道：「我們試試看！」

兩人身形同閃，鬥在一起。（未完）

綠林豪俠傳奇故事之三

文·臥龍生　圖·盧令

素手飈香

玉手降巨魔　芳心蘊深謀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范玉崑以橫劍自刎爲脅，迫使崑崙、峨嵋二派撤走，這也無意解救了二派全軍覆沒在谷寒香的手下。谷寒香侯峨嵋派等人走後，率衆回抵迷踪谷，命余亦樂晚上在大寨歡宴鄭秋。席間，谷寒香巧妙地在酒中作了手腳，功力深厚，閱歷豐富的鄭秋，竟也着了道兒，谷寒香待至時機成熟，突然下令向鄭秋圍攻，在五大高手聯手之下，鄭秋雖已服下毒酒，仍能作困獸之鬥，但終因藥力發作，漸感不支，他竭盡生平所學，勉强支持了八九十招，情知如再打下去，定然不幸，急思脫身之策——

＊＊＊＊＊＊＊＊＊＊＊＊＊＊＊＊

驀地！鄭秋腦中如遭錐擊，痛得他手腳一顫，脫口大叫一聲！

高手相搏，失誤不得毫厘，但見時寅掌如電掣，砰的一聲，陡然擊上了鄭秋的左肩！鄭秋一聲未歇，又是大叫一聲，身軀翻騰，直向霍元伽與張敬安之間撲去。

羅浮一叟最會揀便宜，青龍奪如驚霆迅雷，猛地攔腰砸下。鄭秋端的厲害，身形凌空一滾，霍地射出了青龍奪下，眼看張敬安一招「鬼王搧扇」迎面劈來，立時反手一撩，逕向他的手腕抓去。

張敬安的武功，乃是鄭秋親手所傳，這招「鬼王搧扇」，鄭秋教得尤爲詳盡，此時眼看他用來襲擊自己，不禁怒火狂熾，目眦俱裂。只聽鄭秋怒吼一聲，反手一撈，抓住了張敬安的右腕，谷寒香與時寅颼然撲近，雙掌同時擊到。

鍾一豪突地大喝一聲，緬鐵軟刀「探海屠龍」洒出重重寒光，直向鄭秋左脅砍到。鄭秋左肩挨了時寅一掌，手臂下垂，形同廢物，危急之下，脫口一聲厲嘯，右手一帶，將張敬安當作盾牌，直向鍾一豪的軟刀撞去，就勢一掌，猛劈右側的霍元伽，人也激射而起，朝廳門外竄去。

鍾一豪一招「探海屠龍」竟盡了全力，估料鄭秋決逃不出刀下，豈料他竟將張敬安塞來，鍾一豪啣恨出手，招式用老，雖然有意撤刀，也感到力不從心，爲時不及。眼看張敬安性命難保，谷寒香陡地雙手一分，一掌拂在鍾一豪的刀背之上，一掌將張敬安震開數尺。

同時間，時寅手起一掌，正正擊在鄭秋的後心之上，將他打出丈外摔落地面。

但見那鄭秋一仆而起，淒厲長嘯，直向廳門外衝去。

羣豪俱是目光如炬之人，眼見他連中兩記黑煞掌後，依然有能力突圍，各人心中無不駭然。忽聽門外梆子一響，勁矢破空之聲，傳於耳際。「拍！」的一聲，鄭秋摔落門前，連滾帶爬，躲入了廳內，一陣密如驟雨的流矢，隨在他的身後射入。

谷寒香暗暗忖道：那藥力早該發作，怎的這斷兀自不倒，難道時日過久，藥性失效不成。原來那一黑一白兩包藥粉，乃是獨眼怪人佟公常所煉，黑色的是解藥，白色的下於酒內，無色無味，服上少許，半個時辰之後，必然醉倒。

忖思中，忽見鄭秋沉聲咆哮，湧身撲了過來，雙眼血紅，勢如瘋虎。

張敬安見不得人襲擊谷寒香，一見之下，必然熱血沸騰，按捺不住，這時橫身一躍，揮掌便向鄭秋攔擊。

時寅見鄭秋連中自己兩掌，非但不倒，亦無毒發之象，不禁激發了乖戾之性，欺身直上，迸力一掌揮去。

鄭秋身子一側，避過張敬安一擊，舉手一揮，硬接時寅一掌。

只聽蓬的一聲，時寅雙腿移動，連退

四步。

鄭秋身子一陣搖幌，似欲倒下，忽覺鍾一豪與霍元伽一刀一奪齊自身後襲至。

他猛一擰腰，右掌一揚，即待向二人劈空擊去，忽感腦中一陣劇痛，雙眼倏地一黑，揚起的右掌猛地一顫。

鍾一豪與霍元伽齊聲一喝，刀光霍霍，奪挾驚風，同時加疾擊去。

谷寒香實有生擒鄭秋之意，覩狀之下，暗叫可惜，欲待出聲阻止，又恐鄭秋垂死掙扎，反而傷人。

忽見鄭秋大叫一聲，一個觔斗，翻出了八尺之外，右手抱頭在地上倒立亂轉。

谷寒香厲喝道：「擒活的！」欺身上步，駢指點去。鄭秋腦中如遭斧劈，痛得他立身不住，詎料谷寒香一指點來，依然被他就地一滾，躲了開去。

轉瞬之間，漫天指風，由四面八方襲到，縱橫交錯，全都指向鄭秋身上，鍾一豪與霍元伽也都擲了兵刃隨同衆人動手。

這是一場怵目驚心，慘不忍覩的搏鬥，五大高手，圍着滿地亂滾的鄭秋，此進彼退，猛襲不止。

須知鄭秋武功非凡，這時神志漸失，垂死掙扎，發揮了全部潛在的功力，誰若被他的手足碰上，勢必非死即傷。

霍地，鄭秋又是一聲大叫，谷寒香快如電光石火，應聲一指點到。

這一指又快又準，羣豪俱未看清，谷寒香乍進即退，沉聲喝道：「住手！」

漫天指風，刹時收斂不見，凝目望去，只見鄭秋身子一挺，旋即攤倒在地。

大廳之上，寂靜如死，人人滿頭大汗，人人心有餘悸，誰也沒有心情開口，誰也沒有勝利的感覺。

良久之後，始聽谷寒香道：「有勞時兄，先將鄭秋的掌毒解掉。」

時寅一言不發，走到鄭秋身畔，塞了兩粒黑色的藥丸在他口內然後垂手退開。

適在此時，余亦樂，巴天義，宋天鐸，以及李傑劉震等，相繼走入了廳內。

谷寒香緩緩掃視羣豪一眼，忽向余亦樂問道：「麥小明呢？」

余亦樂道：「瞧他奔去的方向，想是回轉本寨去了，夫人是否傳他？」

谷寒香搖了搖頭，道：「先生回頭先開導他一番，明日辰正，命他至後寨見我。」頓了頓又道：「先生暫時替時兄安排一個居處，明日興工，再立幾座柵寨。」

余亦樂恭身一禮道：「屬下領命。」

谷寒香秀目凝光，轉向一叟二奇與鍾一豪等望了一眼，有意慰勉幾句，忽感到疲倦不堪，似欲病倒，只得將手一擺，道：「諸位連日勞累，今晚早早歇息吧。」

經此一戰，羣豪對她的霹靂手段，認識得更爲清楚，一見她有意離去，不覺齊齊躬身行禮，誠正之色，表露無遺。

谷寒香朝那菀姑望了一眼，一指攤倒地上的鄭秋，然後往門外走去，菀姑急忙提起鄭秋，隨在她的身後，羣豪一直將她送出中寨，始才各自散去。

回至後寨，谷寒香轉身一望，果然見張敬安躡手躡足，尾隨在青菀二婢之後。

她暗暗一歎，手指寨門右側的一座屋子，說道：「你就住在此處，不要老跟着我了。」

張敬安似懂非懂，楞了半晌，當眞立在那裏不走。

谷寒香轉身回到居處，命菀姑將鄭秋放到密室之內，說道：「準備一碗酒，一杯涼水，然後依照鄭秋的身裁，縫製一襲黑色的寬袍，一個黑色的頭罩，手眼露在外面，其餘的皆以袍服裹住。」

菁姑和菀姑點頭應諾，一人估料鄭秋的身裁，一人去倒來一碗醇酒和一杯清水，然後雙雙退出了室外。

谷寒香閉上密室的門戶，凝神傾聽半晌，確定四外沒有動靜之後，始才解下衣帶，敞開羅襦，露出了雪白的胸膛。

原來她的胸上，貼肉掛着一個小小的絲囊，只見她緩緩地拆開絲囊，由其中取出一粒龍眼大小，銀光燦爛的圓球。

這圓圓的銀球之上，雕刻着一條張牙舞爪的飛龍，栩栩如生，似欲離球飛起。

她喃喃自語地說道：「問心子……同心子，秘密在球心之內，那是再無疑義的了。」

倏地，兩行清淚，順着她美麗的面頰淌了下來。

這粒「問心子」，乃是她由胡柏齡的遺體上取到，在她的心目中，這是胡柏齡的遺物，也是胡柏齡遺留給她唯一的東西，覩物思人，不覺淚下沾襟。

她暗暗忖道：這麼一粒銀球，豈有寶刀寶劍無法剖開之理？何況這條飛龍，明明是人工雕刻的……

轉念之下，不禁暗將功力凝注指端，以指夾向銀球上劃去，直至手指生痛，那銀球依然絲毫無損。

要知她指上的功力豈同小可，較之寶刀寶劍，亦所差無幾，這「問心子」縱是純鋼所鑄，她的指尖劃上，也能刻下一道深痕，但這銀球却一絲無損，其堅硬的程度，自非鋼鐵可比更非甚麼銀質可及了。

她再無疑義，閃身到兵器架前，抽出一口寶劍，將那「問心子」置於架上，手起劍落，一劍向「問心子」劈下。

但聽「鏘！」的一聲脆響，寶劍反彈而起，「問心子」也跳起一尺來高。

她毋須察看，即知「問心子」無恙，寶劍則已受損。

原來這口寶劍，乃是豫南范家之物，斷金切玉，吹毛立斷，范銅山仗以行道，博了個神劍之號，身死之後，寶劍轉入范玉崑手內，牧虎岡一戰，范玉崑和白陽道長同時受傷遭擒，兩人的寶劍，俱被拘魂索宋天鐸拾到手中，後來范玉崑雖然獲釋，宋天鐸既不交出，范玉崑也無顏索取，因而被帶回了「迷蹤谷」內。

谷寒香秀目一抬，朝白陽那柄寶劍望了一眼，情知多試無益，廢然一歎，將那「問心子」收入絲囊，整好衣衫，轉向臥倒地面，人事不省的鄭秋走去。

她暗暗忖道：常言道，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那三妙書生既能製出「問心子」這種東西，就一定遺有剖開「問心子」的物件，何況他在其上刻了一條飛龍，豈非告世人，「問心子」雖硬，必受一物所尅，只是須得雙寶合璧，始能取到他的遺珍罷了。

突地，她芳心一震，暗暗叫道：「天覺和尚以寶換人，宣稱那半截牛角小刀無

堅不摧，嘿嘿！這兩件東西必有關連，老禿驢必是有心人，知道『問心子』在我身上！」

轉念畢，揑開鄧秋的牙關，將一包解藥灌入他的口內，接着掏出那個緊口玉瓶，傾出一粒「向心露」的藥丸，投入酒碗之內。

良久之後，鄧秋嘴角一陣抽動，逐漸悠悠醒轉。

谷寒香暗忖道：鄧秋總有一甲子的功力，萬一自己的點穴手法出了毛病，那可是太不合算的事。

轉念之下，玉手連揮，又點了他四肢的痳穴，然後讓他坐於地上，自己也坐到蒲團之之。

半晌之後，鄧秋雙目一睜，凝望谷寒香一眼，接着雙睛轉動，瞥視周圍景況。

谷寒香見他連受重創之餘，雙眼開闔之間，仍然是精光逼射，熠熠奪人，芳心之內，也不禁暗暗震動。

寂靜了片刻，谷寒香忽然冷冷的道：「鄧秋，你積惡如山，我谷寒香也算得兇殘成性，如今我與你約法三章，你仔細聽着。」

鄧秋雙眼一睜，冷削如刀，默然朝她望來。

谷寒香漠然道：「第一，我谷寒香自己不怕死，以己喻人，世間不怕死的諒必不少，因而我不會輕於殺你。」

鄧秋目光一閃，似欲講話，旋又忍了下去。

谷寒香道：「你須謹記，不可以言語傷我，否則我令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她頓了一頓，接道：「其次，你須有問必答，能講實話，對你只有好處，最後一點，我大哥因你而死，但非死在你的手內，我不殺你，但須假你之手報仇，何日大功告成，我谷寒香何日離開人世，到時候也還你本來面目。」

這一段話，她講得平靜異常，但是言語之間，冷酷嚴峻，句句如刀似箭，直入鄧秋心內。

鄧秋雙眉一聳，一瞥她身畔的酒碗，看那碗中的液體黑如墨，閉目想了一想，施卽睜眼問道：「那碗中的藥物，是否陰手一魔所煉的『向心露』？」

谷寒香將頭一點，淡然道：「那是爲你準備的，諒你也猜想得到，其實人生在世，苦多於樂，能過一段迷失本性，無憂無慮的日子，也未嘗不是賞心樂事。」

她傷心人別有懷抱，這種說法，本是由衷之言，鄧秋與她非是一人，這種話如何聽得入耳，忍了又忍，終於開口道：「無論如何，老夫終是妳的長輩，妳用這種手段對付老夫只恐柏齡九泉之下不安。」

谷寒香陰沉沉一笑，道：「我大哥的心意，你不會較我更爲清楚。」

她沉思半晌，接道：「你想想看，你怎會落入我的手內？」

鄧秋雙目凝光，在她臉上痴痴地望了片刻，喟然道：「怪老夫貪慕妳的美色，失了機心，以致落入妳的圈套。」

他浩歎一聲，接着道：「妳若賜老夫一死，老夫倒是感激不盡。」

谷寒香搖了搖頭，道：「世人爭名逐利，貪色縱慾，唯其本是禽獸，才想成佛成仙，或成聖賢，長幼的話，你再也休提，是生是死，我自有計較。」

鄧秋怔了一怔，道：「妳……妳憤世嫉俗……」

谷寒香將手一擺，冷森森的道：「多說無益，谷寒香絕非言語所能打動，我問你，『問心子』既落龐士沖手內，其後如何？」

鄧秋似知求告無益，却也不敢以言語洩忿，沉吟俄頃，道：「龐士沖雖然少在中原走動，但其武功之高，中土實少其敵，他奪得『問心子』後，立卽遁回長白，旣然幾個名震當世的人物，都敗在他手內，餘者碌碌，自然更不敢找他，何況誰都知道，縱能將『問心子』奪到手中，也無法將其剖開，獲知其中的隱秘。」

他微一停頓，接道：「三妙書生武功醫道久享盛譽，何況他壽長百齡，臨死還是中年模樣，因而人人都想，他定有拳經劍譜，和什麼靈丹之類的東西遺下，人們奪不到『問心子』，干脆直接去找他遺留的東西。」

谷寒香哂然道：「這也是個辦法，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可有誰找到了什麼？」

鄧秋道：「約莫十餘年前，這尋寶之熱，已是漸趨消沉，突然江湖之上，又有傳言，說是有人在中孚山內，找到了一柄『寒犀刀』……」

谷寒香秀眉一軒，揷口問道：「寒犀刀？名稱因何而來？」

鄧秋道：「人云亦云，不知誰見過這東西，也無人道得出名稱的由來，據說此刀長約五寸，通體烏黑，非金非石，任何寶刀寶劍觸上就折，因此之故，人們便將『寒犀刀』與『問心子』聯想在一起，但是天池老怪已不在長白，那獲得『寒犀刀』的人，也不知落在何處。」

谷寒香笑道：「這倒是有點意思，得到『問心子』的人，勢必要追尋『寒犀刀』的下落，『寒犀刀』的得主，也就奇貨可居。」

鄧秋似乎忘記了自己的處境，借口一笑，道：「妳究竟是得到了『問心子』，還是獲得了『寒犀刀』？如果兩者兼得，就不必爲報仇的事發愁，若是僅得其一，可要留心自己的性命。」

谷寒香冷冷一哼，問道：「龐士沖的模樣和武功，你是否講得出來？天池老怪，想必是他的外號了。」

鄧秋見她聲色突冷，不由自主的心下一寒，道：「天池老怪四字，是恨他的人隨口呼喚的，這人容貌武功，都難找出特徵，不過從來不用兵刃，人也正邪難辨，行事難測。」

谷寒香暗暗忖道：如此說來，那無名老叟就是龐士沖了，然而「問心子」怎會轉入大哥手內？天覺和尚所持的如果是「寒犀刀」的話，怎麼只賸下半截，另外一半又在何人手中呢？

她疑念重重，但知要想明白其中的眞象，非得當面詢問兩人不可，沉思半刻，端起那碗「向心露」，立起身來，朝鄧秋走去。

剎那間，鄧秋面色如土，嘴角抽搐不已，憤怒，恐懼，怨毒，祈憐，混雜不清，却又極力壓抑，不敢表露出來，致將一張面孔扭曲得難看之極。

谷寒香漠然無動，走到他的身前，冷冰冰的道：「你放心，只要谷寒香不遭意外，決不令你先喪性命，你能一靈不昧，勇往直前，也可早日挽回前愆。」說罷左手倏伸，揑開他的牙關，右手一傾，將「向心露」灌了下去。

這「向心露」端的駭人，鄧秋連挨兩記「黑煞掌」也能挺住，半碗藥酒下肚，眼皮頓時垂落，轉瞬之間，面泛青紫，人事不知。

谷寒香讓他臥倒地上，玉掌連揮，解了他的各處穴道，猶豫片刻，忽然翻開自己的衣囊，將手伸了進去。

原來獨眼怪人佟公常的武功路子，是修煉與藥物並進，谷寒香將他刺殺後，把他的兩册秘笈，連同各種已煉成的藥物，全部取到了手中，她鑒於佟公常身受之慘，只揀秘笈所載的正途方式練武，却不服用任何藥物。

這次離開「萬花宮」時，她將可能用到的藥物，俱都帶了少許，其中有起死回生的靈丹，也有殺人害命的妙藥，她救鍾一豪，巴天義和時寅三人，用的乃是不同的藥丸，其中效用有別，外表看來，却是極難找出差異。

此時，她伸手囊中摸來摸去，最後取出一個小小的火紅葫蘆，傾出一粒金黃色的藥丸，塞入了鄧秋口內，然後坐上蒲團，閉目練起功來。

約莫一個時辰之後，鄧秋突地悶聲一嘯，由地上挺身而起，驚惶四顧，似欲奪門逃遁。

谷寒香已有對付張敬安的經驗，這時妙目一睜，大袖一拂，將身旁的一個蒲團斜斜推出數尺，口中峻聲道：「坐下！」

鄧秋聞得喝聲，渾身一震，轉眼望住谷寒香，神色之間，張惶失措茫然若失。

谷寒香目光如電，緊盯住他的雙眼，僵持了一盞熱茶的時光，鄧秋繚亂的眼神逐漸聚攏，露出一股柔和依慕的情意，彷彿認出自己是他唯一的親人似的。

又待了一刻，谷寒香一指蒲團，道：「坐下。」

鄧秋愕了一愕，終於依言坐了下來，谷寒香不再理他，雙目一垂，重又練起功來，鄧秋望了半晌，也將雙目一閉。

凌晨之際，谷寒香起身走出密室，鄧秋也跟了出去，谷寒香知道，要使他熟悉自己的命令和心意，必須一點一滴的訓練，因而耐着性子，口講指劃，對他慢慢地指使。

菁姑與菀姑二人，業已連夜趕工，縫製了一襲黑色錦緞的寬袍，和一個頗爲精巧的頭罩，命鄧秋更衣倒還容易，命他戴上頭罩而不取下，那可是費盡了心力，谷寒香親自爲他戴上，使盡威風，才令他不再取下。

梳洗用飯之後，谷寒香命人將小明傳了進來，交了幾頁劍譜與他，命他暗自勤習，並叫他將張敬安帶在身旁，兩人住在一起，一夜工夫，麥小明對於鄧秋之事，也不再放在心上，只是對她將要帶着鄧秋單獨出門的事，有點不大高興。

麥小明走後，谷寒香又將余亦樂傳入後寨，問明了苗素蘭與翎兒等的去處，吩咐完應辦的事宜，然後命他傳命谷中羣豪，晌午時集合中寨待宴。

宴後，谷寒香登上了一部特爲她製備的長行馬車，由一個谷中弟子執轡，混身是黑，僅露手眼在外的鄧秋，高踞在車座之上。

羣豪直送至谷口，沒有人確知她此行的目的，但都隱隱猜到，她這次出門，多半與三妙書生的遺珍有關。

車行轆轆，一路無話，這日黃昏時分，谷寒香入了裕州城內。

投店之後，谷寒香吩咐那趕車的道：「你去踩探一下，看看范玉崑家住何處，豫南范銅山的名氣頗大，知道他家的人定然不少，注意不可洩露了行藏，不可引鬼上門。」

這趕車的名叫三眼鵰章恩，原是鍾一豪舊屬，爲人精明幹練，辦事極爲得力，余亦樂特爲選拔出來，令他隨轅聽差。

三眼鵰章恩領命出門，約莫過了一個時辰轉回店內，向谷寒香稟報道：「范家莊在城南偏西五六里處，小人在莊外守了一忽，發覺莊內戒備森嚴，如臨大敵，天黑之後，莊內出來了兩個佩劍的道人，繞城而過，似欲北上。」

谷寒香暗暗忖道：裕州離武當山已近，那青陽回山報信之後，武當派定然有人下來，計算日程，早該到了此地。

轉念之下，朝三眼鵰章恩道：「你吃過飯後，再到他們莊外去守望，不可逼得太近，三更之際，我自會找去。」

三眼鵰章恩恭喏一聲，行禮告退，谷寒香瞥了呆坐門邊的鄧秋一眼，吹滅油燈靜坐用功。

二更過後，谷寒香起身下床，鄧秋似是知道她有事出門，也由椅中站起，谷寒香任他跟着，逕自走到庭院之內，縱身上屋，直往南門奔去。

出城之後，向西南奔了五六里，發覺前面極大一爿莊院，眺台高聳，護莊河寬達兩丈，氣勢雄偉異常。

三眼鵰章恩忽由路旁一叢矮樹後奔了出來，朝谷寒香悄聲道：「啓稟夫人，剛剛有一人潛入了莊內，瞧他身法之快，實爲小人……」他本想說爲自己生平未覩，忽覺這種說法不妥，頓了一頓，改口道：「那人在此處停了一瞬，幌得一幌，眨眼入了莊內。」

谷寒香暗暗忖道：此處離護莊河尚有一兩百丈距離，什麼人恁快的身法，能够一幌而入！

思忖中，忽見鄧秋猛一轉面，目射精芒，往裕州方向望去。

谷寒香暗想道：莫非是有人來了，將手一揮，當先隱入了一叢灌木之後。

三人才將身形隱住，一陣輕微的步履之聲，傳入了耳際，接着衣襟風響，五條人影先後馳到了當地。

谷寒香秀眉一蹙，暗暗忖道：這兩個老魔怎會走在一起！

原來當先馳到之人，是個醜怪無比的老者，此人一張臉一半紅，一半白，紅的鮮艷奪目，白的毫無血色，谷寒香目光銳利，雖在黑夜之中，也看得清清楚楚。

原來此人乃是毒火成全，他天生異相

，谷寒香聽人講過，因而入眼便能想起。

隨在毒火成全之後的是陰手一魔，他鬚髮散亂，一隻袍袖被齊肘撕脫，狼狽之狀，令人發笑，這兩人身後，隨着三個中年大漢，身法快捷，一望而知，都是一流身手。

這五人到後不久，裕州方向，又起沓雜的步履聲，轉眼工夫，陡見人影幢幢，湧到了五六十人。這批人到達之後，俱都悄然立定，似是等候毒火成全的命下。

忽見一個年約五旬，打扮得非僧非道的男子越衆向前，朝毒火成全微一拱手道：「晚輩已將豫南道上的綠林兄弟，全部調集到此，只等老前輩下令，即可動手行事。」

毒火成全低聲一笑，道：「想不到那丫頭的字號如此響亮，一塊令符，即能號令江北。」他微微一頓，轉眼望着陰手一魔，笑道：「道兄見過那個丫頭，兄弟有點不信，她就眞如傳言的那般美艷。」

陰手一魔冷冷的道：「美艷倒在其次，心狠手辣，却是勝過傳言十倍，如果成兄遇上了她，最好是多加小心，尤其口頭上須得謹愼。」

毒火成全拂鬚一笑，道：「道兄眞是一日遭蛇咬，十年怕井繩。」

毒火成全與陰手一魔正談論着谷寒香，那打扮得非僧非道的男子，忽向陰手一魔道：「老前輩，『寒犀刀』當眞是在天覺禿驢手中麽？」

陰手一魔似乎心情欠佳，聞言冷笑一聲，道：「我親眼見他與谷寒香遞來遞去，難道老夫時乖命舛，連老眼也昏花了不成。」說到此處，轉向毒火成全道：「倘若成兄今夜仍是虎頭蛇尾，兄弟可不再奉陪了。」

毒火成全淡然一笑，向那非僧非道的男子道：「我與你師父是生死之交，你只管放心，奪得『寒犀刀』後，我不會據爲己有。」

那非僧非道的男子一無表情，拱了拱手，退到了後來的那批人一起。

毒火成全與陰手一魔相視一眼，忽然沉聲喝道：「走！」身形電掣，當先朝莊門處閃去，刹時間，寒光耀眼，後到的人紛紛撤出兵刃，朝護莊河邊一擁衝去。

忽聽莊門之後，一聲鑼響，接着火光閃耀，莊寨之上，現出一排手橫兵刃，高舉火把的壯漢，跟着莊門大開，閃出了十餘人影。

谷寒香隱身在灌木叢後，暗暗一陣冷笑，目光到處，只見兩方已在護莊河邊列陣相峙，劍拔弩張，彷彿兩軍對壘。

莊內迎出的人，以范玉崑爲首，他的左臂掛在胸前，看樣子傷勢尚未痊癒，少林天覺，峨嵋曼陀，及崑崙派的瞿道陵，展雲翼等俱在身側，另外尙有一個廣額豐頤，五綹長鬚的道人，四個小僮，分立於他的左右。

忽見天覺大師跨步向前，朝毒火成全溫然道：「施主也是成名英雄，如此一再相犯，擾得人家宅不安，豈不怕江湖朋友見笑？」

毒火成全低沉的冷笑一聲，轉眼一掃那道人，道：「在場的全是舊識，這位道長却是面生得很。」

那道人神情肅然，緩緩的道：「貧道武當金陽。」轉向天覺大師稽首一禮，道：「老禪師，何不將龐施主請出，把寒犀刀的事作一根本了斷？」

天覺大師沉吟半晌，突然轉向莊門之內縱聲道：「龐施主，此處來了江湖朋友，公然要奪老衲的『寒犀寶刀』，你再不現身，只恐悔之晚矣！」

只聽莊內響起一陣震耳的長笑，一個灰袍老叟，飛身躍出，坐於莊門之旁的眺台頂上，哈哈大笑道：「賊和尙，你若丟了老夫的寶物，看老夫放一把火，燒光你少林寺的家當！」

谷寒香注目一望，看出現身的正是那無名老叟，心頭暗暗忖道：果然此人是天池龐士冲，如此看來，他說「問心子」屬他所有，倒是有幾分根據。轉念之下，忽然感到身畔人手不足，後悔未將谷中羣豪帶來。

天覺大師見龐士冲坐在半空不肯下來，怔了一怔，轉向毒火成全道：「成施主，你意下如何？」

毒火成全一瞥身旁的陰手一魔，瞧他一見龐士冲出現，當時露出惴惴不安的神色，不禁向眺台頂上多望了一眼。

他羞刀難以入鞘，嘿嘿乾笑一聲，道：「還是老話，大和尙勝得了成某，成某人拍腿就走，否則就請大和尙交出寶物，打發姓成的走路。」

忽聽那金陽道長道：「龐施主，尊意如何？」

龐士冲呵呵笑道：「東西在誰手上，老夫找誰的晦氣，你們要打只管打，老夫袖手旁觀便了。」

金陽道長目中神光一閃，向天覺大師單掌一禮，道：「這位成施主就交給貧道吧。」

天覺大師合什道：「如此有勞了。」

金陽道長神情肅穆，既無驕矜之色，亦無天覺大師那種冲謙恬淡的氣概，但見他緩步向前，道：「尊駕但請動手，勝得了貧道老禪師自會將『寒犀刀』奉贈。」

毒火成全勉强把一腔怒火，按捺下去，冷冷說道：「武當派以劍法名世，道長何不拔劍？」

金陽道長肅然道：「尊駕乃是綠林道上，第一位暗器高手，貧道不敢托大，須用劍時，自會及時拔劍。」

毒火成全暗暗忖道：武當四陽，唯獨這金陽的深淺，不爲世人所知，他既敢代替天覺出頭，武功造詣必定有過人之處。轉念之下，欺身上步，一掌「天魔叩紫府」，緩緩拍去。

金陽道長長眉畧一掀動，脚下凝步如椿，綿掌迎勢拍出，正迎在毒火成全推過來的强猛掌力之上。

一股綿綿的陰柔之力，和那强勁的罡力一接，兩人身子微微向後一仰，鬚髮袍帶，波浪飄拂不已。

但聽毒火成全笑聲道：「原來武當派內，尙還隱着高人！」左手一揮，罩定金陽道長胸前五大死穴，右臂一舒，倏地一指點了過去。

這一指藏在左掌之後發出，詭異萬端，令人防不勝防，指風銳嘯一起，業已攻到金陽道長胸上。

只見金陽道長沉聲一哼，袍袖一拂，迅快絶倫的閃退三尺，讓開了這突如其來的一擊，身形未住，倏地左手一招「懶扎衣」反扣敵腕，右手食指微伸，霍地向毒火成全左頰點去。

在武當四陽中，顯然以這金陽道長的武功最高，想那「懶扎衣」不過是三十二勢長拳的起手式，被他隨意揮來，居然威力無窮，而且用於此地，竟是恰到好處，這種化腐朽爲神奇的武學造詣，在場中一干高手眼內，其地位遠過於奇奧的絕學，或是深厚的功力。

毒火成全看他舉手之間，指尖已快觸上自己的腕脉，矍然之下，急忙撤招收勢，斜斜飄出數尺。

二人乍分又合，轉眼工夫，各各以迅捷手法搶攻了八九招之多，攻拒之間，險象環生，瞧得觀戰羣雄眼花繚亂，目不暇接。

金陽道長手法玄奧，武當絕學層出不窮，出招收勢，綿密異常，兼以功力精深，掌指上的威力，蘊含不吐，端的爐火純青，達到了拳術的極緻，毒火成全雖以暗器馳名天下，除了功力深厚外，手法竟也是博雜奇奧，兼而有之。

兩人一輪疾攻之後，倏地同時緩慢下來，毒火成全稍稍後退，與金陽道長相對峙立了俄頃，突然雙手齊施，虛實混雜，欺攻過去。

金陽道長凝立如山，直待他攻近身前，始才雙掌同揮，反擊過去，一面淡然說道：「成施主若不使出看家絕藝，今夜之戰又是枉費心力了。」

毒火成全連攻七招，未能得手，颼然暴退兩丈，冷冷的道：「既然如此，我就讓你嚐嚐毒火焚身的味道！」

話聲中，雙手齊揚，兩袖之中，飛出兩道長達五尺的藍焰。

這護莊河外，是一片頗爲寬廣的平地，雙方觀戰的人，環列於南北二面，那天池龐士冲高踞在眺台頂上，谷寒香則率領鄭秋和「三眼鵰」章恩，隱身在一兩百丈外的矮樹叢後。

但見那兩道藍焰離袖而出，直奔金陽道長的身後，爍光閃耀，映得金陽道長鬚眉皆碧，毫髮畢呈。

成全這暗器固然奇特，他無的放矢，捨金陽道長而射向地上，更是令人驚疑不已。

金陽道長知道成全遍身都是毒辣的火器，任其施展，委實太過危險，當下雙袖拂動擊出兩股强疾的勁風，直對成全劈去，同時不退反進，幌身迫了過去。

只聽「蓬」的一響，毒火成全袖內射出的兩道藍焰，倏地凌空互撞，熊熊燃燒起來，化成一片碧綠火光，方圓盈丈，威勢駭人。

同時間，毒火成全雙掌一豎，迎着金陽道長擊來的强勁袖風猛地推去，雙袖一張，又是兩股藍焰射出。

這兩股藍焰離袖即撞在一起，眨眼之下，火勢大張，隨同他雙掌所發的內家眞力，疾湧過去。

金陽道長也未料到，他對火藥暗器運用得如此巧妙，眼看前後是火，急忙雙足一頓，閃電般的往一側躍去。

忽聽毒火成全發出一陣刺耳驚心的大笑之聲，道：「你們看看我的白燐箭，與往日有何不同！」說話之間，雙手齊揚，洒出一片銀芒，直對金陽道長頭頂罩落。

金陽道長見滿空火焰熊熊，一片耀眼生花的銀芒又至，立時提起一口眞氣，欲從火焰與銀芒縫隙間閃將出去。

忽聽嗤嗤之聲，響自當空，那片似雨銀芒霍地縱橫交錯，凌空一陣亂撞，緊接着折而向下，紛紛疾墜。

金陽道長看那銀芒下落之勢，幾乎封閉了自己的一切退路，驚怒交集之下，施展出自己本來不願輕用的絕世神功，雙掌齊揚，往空托去。

他雙掌上托，毒火成全正中下懷，狂笑一聲，道：「螳臂擋車……」

一語未了，突見自己忍痛擊出的數十支白燐箭，落至金陽道長頭頂三尺之處，倏地全部停頓下來，既不下降，亦未見向上反彈的現象。

忽聽眺台頂上的龐士冲高聲叫道：「好啊！武當派有人練成了玄門『太清眞氣』，實乃百年未有之事，可喜可賀。」

語聲中，那數十支白燐箭所幻的銀芒業已收斂，變成一片熊熊烈火，在金陽道長頭頂三尺之上，凌空燃燒起來。

這「太清眞氣」，乃是玄門中至高無上的功夫，練至化境，可以隨着意念，將體內的眞氣迫出體外，護身傷人，彷佛有形之物。

金陽道長閉關十年之事，同道友好幾乎全都知道，但是只知他是在潛修上乘內功，却未想到他所練的，竟是這極難練成，絕少人願意嚐試的玄門最高絕學，這時親目所覩，人人面上不禁俱露驚喜之色。

金陽道長雖然仗着神奇的「太清眞氣」，擋住了白燐箭，但知毒火成全的技倆決不止此，當下雙足微挫，飄身往一側閃退。

他這裏「太清眞氣」一收，半空中那片熊熊烈火，頓時一瀉而下，連着先前那片藍焰所化的大火，貼地燃燒，毫無熄滅樣子。

但聽毒火成全厲喝道：「金陽我且看看，你的『太清眞氣』究有幾成火候！」喝聲中，雙手連揮，數十團酒杯大小的銀光，夾雜着三粒金光閃耀的梭形暗器，向金陽道長鑽襲而去。

忽聽天覺大師急喝道：「奪魂子母梭，道兄留意……！」

聲未落，劈拍之聲，已自滿空亂響，那三枚金梭突然自行爆裂，一片藍焰，罩落下來。

金陽道長實在未曾料到，毒火成全身上的暗器如是之多，而且件件帶火，霸道絕倫，急迫之下，暗運「太清眞氣」裹住全身，猛地斜斜閃出丈餘。

玄門神功，果然不同凡響，四五滴毒火眼看即要沾到金陽道長身上，倏地自行震彈開去。

金陽道長立定身形，閃目一看，發覺滿地火焰，竟在不知不覺之間，將自己圍在了中央，忽見毒火成全右掌一攤，掌中現出一顆大如鵝卵，烏光閃亮的圓球，只聽他狂笑連聲，道：「天覺和尙，老夫的『兜天魔火大陣』業已佈成，只要我這粒

『驚天魔火彈』出手，金陽道長就得化飛灰，血肉無存，識時務的快將寒犀刀獻出，尚可挽救金陽的一條性命。」

此時場中鴉雀無聲，數十道目光，俱都凝注在毒火成全掌上的那粒「驚天魔火彈」上，神色之間，都是疑信參半，未知這小小一粒彈丸，到底有何等威力！

所有的人，心裏頭最難過的，還是隱身在暗處的谷寒香，她既驚於金陽道長的武功，又驚於毒火成全的暗器，芳心之內，突然感到爲夫報仇之路，愈來愈是漫長了。

忽聽天覺大師朗聲道：「阿彌陀佛，老衲縱然願將寒犀刀給你，龐施主也不會答應。」言下之意，隱然指出龐士冲的武功，遠非毒火成全所能敵。

龐士冲高踞眺台頂上，哈哈一笑，道：「賊和尙，你儘管放心，龐士冲最好講話，你將刀兒給他算了。」

他先前還講，寒犀刀在誰手內，他就尋誰的晦氣，如今又是這等的說法，顚三倒四，簡直不知所云。

金陽道長突然冷笑一聲，道：「大師何必多費唇舌，區區火器，只怕還傷金陽不了。」

毒火成全獰笑道：「你是自恃幾成『太清眞氣』，不到黃河心不死。」說着手掌一合，握住那粒「驚天魔火彈」，緩緩揚起。

這兩人口中講話，四道精芒逼射的目光，却緊緊地盯在一起，誰也不敢稍爲旁瞬，只恐微一疏神，對方會猝然出手，或是趁機逸出了火圈。

隨着毒火成全上舉的手臂，場內的氣氛，愈來愈見緊張，「兜天魔火大陣」與「驚天魔火彈」，俱是毒火成全別出心裁，費盡畢生心血所製成，兩個名稱，也是他自己取的，在場之人，都是首次聽到，但見那遍地火焰，騰騰燃燒，非但瞧不出燃燒的究竟是何物體，而且火苗閃閃，看不出何時方能燃盡，怪異莫名，人人都是見所未見，聞所未聞，因而雖聽他將那顆「驚天魔火彈」說得厲害無比，却不由不信其五成。

金陽道長看毒火成全凝重之狀，似是正將一身功力，暗中向右掌上貫注，當下亦將十年閉關，潛心練成的「太清眞氣」遍佈身前，蓄勢待敵，等他魔火彈出手。

毒火成全原是老謀深算之人，他雖料定自己這最具威力的火器出手，極可能將金陽道長毀在塲下，但知武當派人多勢衆，自己未與鄭秋會面之前，首先與武當派結下深仇，實爲不智，而且龐士冲窺伺在側，縱然傷得金陽，也未必能够將天覺的寒犀刀奪下。

情勢複雜，迫得他遲遲不願出手，然而箭在弦上，又不得不發，無奈之下，只得暗將牙關一咬，掌心眞力一吐，將那「驚天魔火彈」猛地向金陽打去。

但聽「轟」然一聲暴震，火光一閃，照徹了方圓百丈之地！

這驚天一震，宛如平地一個焦雷，在場之人，全都被震得眼花耳鳴，身子一顫，似覺天搖地動一般。

誰也未想到一震之威，如此之甚，人人面上，都是驚悸未退，忘了身在烈火中心的金陽。

金陽道長此時站立在西首十多丈外，面色蒼白，鬚髮俱顫，道袍之上，千瘡百孔，好幾處滲出了血漬。

原來毒火成全那粒「驚天魔火彈」，係以掌上的內家眞力震裂，由於毋須撞擊，因而出手爆炸，時間部位，拿捏得極爲準確。

這魔火彈的外壳，乃以極好的玄鐵與青鋼合製而成，中藏强烈的火藥，外壳一碎，頓時化作百十餘塊，挾着硫磺火焰，朝四面爆射開去，佈滿十丈方圓之內。

金陽道長雖然早已全神戒備，毒火成全的魔火彈才一出手，他即雙足猛蹬，背貼地面的火焰，快捷無匹的激射開去，但却依然被魔火彈激射開來的鋼屑，震破護身的「太清眞氣」，襲到身上，但因經過太清眞氣一擋，其勢已竭，故而僅只刺破了身着的道袍，只有少數幾位較爲强勁，傷着了皮肉。

但見毒火成全震聲狂笑，道：「金陽，我這『驚天魔火彈』，曾經劇毒淬煉，你休看受傷微細，一個對時之後，依然要你命喪黃泉。」

金陽道長面色氣得鐵青，一步一頓，緩緩向他逼近，口中冷冷的道：「我原無取你性命之意，這般說來，我是非得殺你不可了。」

天覺大師眼看毒火成全滿面猙獰，右掌之內，又復握住了一粒魔火彈，立時縱聲道：「道兄請退，待大覺來領教領教。」雙肩微晃，倏地閃身過去。

忽見峨嵋曼陀老尼奮臂狂呼道：「諸位道友，索與大夥齊上，拚着損兵折將，先將這姓成的剁掉，爲江湖除一大害！」

語音未落，即已青鋼長劍一揮，朝毒火成全身側閃去。

曼陀老尼一動，崑崙派的翟道凌與展雲翼跟踵而進，眨眼之下，五人各站一方，將毒火成全圍在中央。

陰手一魔一直神情木然，靜悄悄的立在一旁，此時忽然瞥了眺台頂上的龐士冲一眼，向身旁那黑衣虬髯之人低聲道：「褚賢侄，欲奪寶物，此其時矣。」

這姓褚的乃是毒火成全的大弟子，眼看敵方五人，環立在自己師父身外，也自担心有人捨命相撲，釀成兩敗俱傷之局，當下不理陰手一魔的挑激，冷笑一聲，道：「少林，武當自詡名門正派，原來兩派之人，也都是些言而無信，倚多爲勝的小人。」

只見范玉崑身側，一個少年道童接口道：「什麼叫做言而無信，你們人數不下五十，何不一擁齊上？」

要知毒火成全仗霸道絕倫的火器，始能將金陽道長與天覺大師等人鎮住，倘若兩方混戰起來，毒火成全投鼠忌器，火器不能發揮威力，單憑武功，勢必落下風，因而這姓褚的雖然眼看敵方五人，困住自己的師父，也不揷足上前。

金陽道長見毒火成全那姓褚的弟子，兩人同時口齒一動，似欲講話，忽聽一聲清冷的哼聲，傳入了耳際，不覺同時目光轉動，朝聲音來路望去。

原來谷寒香細審當前的情勢，深感自己若不出場，憑着毒火成全與那股綠林道

的烏合之衆，絕對難以成事，因而橫定心腸，倏地現身出來。

谷寒香人隨聲到，衆人方自掉頭驚顧，她已卓然立於塲內，那鄭秋如影附形，同時出現在她的身旁。

忽聽龐士冲厲聲喝道：「谷寒香，妳帶的是誰？這般打扮可是他的面目不能示人？」

谷寒香三字，震撼着在塲之人的心弦，范家莊一面的人，固然猜測不透，何以她剛剛北返，突然又追踪南下，毒火成全與陰手一魔等人，亦是疑雲滿腹，不知她怎會單單帶着一個混身是黑，僅露雙眼在外的怪人趕來此處。

三眼鵰章恩突然疾步奔了過來，朝着那批豫南道上的綠林人物厲喝道：「盟主駕到，爾等還不上前參見。」

這批綠林人物，表面上是被「威鳳金符」調來此處，實際上却是由於持符傳令之人，乃是鄭秋的二弟子丁一魂，這時忽見谷寒香親臨此地，一則爲她的美色所驚，再則丁一魂尙無動靜，因而一時忘神，齊皆怔在當地。

三眼鵰章恩厲聲甫歇，那批人不覺同時抱拳施禮，有人口中，道出「參見盟主」四字，但是語聲零落，全無振奮之意。

那年約五旬，打扮得非僧非道之人，正是鄭秋的二弟子丁一魂，他出道江湖甚久，在綠林之中名頭响亮，其武功人望，殊非張敬安可比，這時大邁數步，朝谷寒香抱拳一禮，道：「小兄丁一魂，與谷師妹初會，失禮之處，尙祈師妹見諒。」說話中，目光一轉，在鄭秋身上掃視一瞬。

谷寒香突然陰森森一笑，道：「我有一面金符，是否在你的身上？」

丁一魂聽她語意不善，不覺淡然一笑，道：「小兄奉恩師之命，持符傳令，行至豫南，適遇成老前輩有事差遣，躭擱數日，尙請師妹恕罪。」言外之意，便是令符雖在身上，却不能繳還與她。

范家莊一面的人，俱想得知迷踪谷的內情，此時瞧出他們內部矛盾頗深，不禁同是暗暗心喜，冷眼旁觀，不揷一語。

毒火成全見谷寒香果然天生絕色，人世罕見，私心之內，亦是暗暗竊喜，深感此行不虛，美景在望，只有陰手一魔一人，一忽偸瞥龐士冲一眼，一忽看看谷寒香，一忽又四面梭巡，打量逃遁的道路。

正當各人暗懷鬼胎，自作盤算之際，谷寒香忽然轉眼朝鄭秋一望，秀目之內，迸出兩道陰沉沉的煞氣，玉掌微揚，輕輕向下一斬。

鄭秋一見她的眼神和手勢，畧微一頓，立時低嘯一聲，猛地朝着丁一魂撲去。

丁一魂睹狀之下，既驚且怒，當即左足一橫，倏地一個「維摩步」，右掌疾揮，直對鄭秋胸口擊去。

這一掌凌厲無匹，雄渾的掌力，應手而起，怒潮汹湧一般逕往鄭秋胸口撞去。

然而，他的武功，乃是鄭秋親手所傳，這般對面發招，豈能傷得鄭秋絲毫。

但見鄭秋左手一翻，霍地抓住了丁一魂的腕肘，右掌一揮也是一掌直擊過去。

丁一魂一見這身着黑色寬袍，頭戴黑色面罩之人，心頭即怦然跳動，大有似曾相識之感，這時見他一招扣住了自己的手腕，雖然手法普通，但却極感眼熟，心頭大駭之際，又見他一掌向胸前襲至。

他擊來的一掌，與自己擊去的一掌一模一樣，毫無二致，丁一魂未及轉念，但看那手掌來勢，已是心驚肉跳，魂不附體，百忙之中，本能地右肩一塌，左肩一送，讓過胸口要害之處。

只聽拍的一聲，鄭秋一掌擊在丁一魂肩上，打得他慘呼一聲，張口噴出一股血箭，身子仰天便倒！

鄭秋左手一帶，將丁一魂的身子霍地拖了回來，右掌一揮，猛然向他天靈蓋上擊下。

丁一魂挨了一掌，肩骨已被擊得粉碎，眼看這第二掌電閃而下，不禁雙目一閉，脫口叫出一聲「師父！」

這一來一去，不過瞬息間的事，毒火成全驚詫欲絕，剛剛縱身撲來，忽聽丁一魂口喚師父，不禁心頭一怔，半途中身形頓了下來。

就在鄭秋的手掌已快觸及丁一魂的頂心之際，谷寒香突然閃身上前，伸手向鄭秋的腕脈上拂去，鄭秋的反應靈敏之極，谷寒香手勢才起，他已明白了她的心意，左手一鬆往一旁飄退數尺。

丁一魂身子幌了兩幌，終於站穩，雙目噴火，在鄭秋與谷寒香兩人臉上，掃來掃去。

只見谷寒香玉容之上，露出一個冷酷的微笑，說道：「丁一魂，如今你明白了麼？」

丁一魂口中亂嚼，嘴角鮮血涔涔而下，半晌之後，猛一點頭，道：「丁某明白了！」

谷寒香冷笑一聲，道：「你明白就好，我只問你，你是想死，還是想活？」

丁一魂朝鄭秋望了半晌，但見他紋風不動，彷彿一座漆黑的石像，一對閃閃生光的眸子，牢牢地盯在谷寒香身上，生似唯恐她會出其不意，撇下他獨自離去。

丁一魂血紅的雙睛一轉，重又投注在谷寒香面上，切齒道：「丁某對自己的生死，並不介意……」

谷寒香截住他的話頭，道：「這麼說來，你是想活了。」

丁一魂重又猛一點頭，沉重的道：「丁某想活！」

谷寒香嘿嘿一笑，道：「不管你想活的目的何在，只要你不願就死，在你目的未達之前，先須聽我的指令行事。」說到此處，微微一頓，接道：「如今你先將豫南道上的人帶走，依照原訂的計劃去做，四月初八之前，務必將鬼老水寒和人魔伍獨二人，邀至迷踪谷內，其餘的事，你自行酌量，結果如何，咱們各憑命運！」說罷之後，將手揮了一揮。

丁一魂頓了俄頃，倏地朝着鄭秋撲身一拜，眼看他毫不理睬，形同未覺，只得牙齦一咬，翻身站起，轉朝自己帶來的那批人道：「諸位請隨丁某離開此地。」

在場之人，都已明白這黑衣蒙面之人，即是黑道巨人，威鎭綠林數十年的鄭秋，而且也都隱約知道，谷寒香已經控制了他的心神，成了他絕對的主宰。

那批豫南道上的綠林人物，目睹這驚心動魄的一幕後，對谷寒香其人，業已萌



出一種敬鬼神而遠之的心情，一聽谷寒香下令自己等先行撤退，頓時躬身行禮，齊齊告退，謹肅之狀，與先時迥不相同。

丁一魂誰也不打招呼，一言不發，領着那批人疾奔而去，轉眼出了視綫之外。

谷寒香玉容一冷，緩緩地轉向金陽道長，道：「迷踪谷與武當派之爭，道長諒必知情，但不知道長有何見教？」

金陽道長與她目光一接，倏地眼簾一垂，肅然道：「金陽意欲請教一句，不知貧道那個白陽師弟如今是否尚在人世？」

谷寒香道：「兩三個月內，無性命之憂，道長是否有意，將這段樑子，就地解決？」

金陽道長搖了搖頭，淡然道：「貧道奉掌門師兄之命，在此相待，準於三月初一，至迷踪谷拜會夫人，是以此時此地，貧道不敢接敝師弟白陽之事。」

谷寒香道：「令師弟現在迷踪谷內，此時論及這樁事情，確是難切實際。」她畧一停頓，接着冷聲道：「谷寒香既曾許下百日之期，就不會在期前傷害令師弟的性命，不過有一點要請道長留意，迷踪谷乃是天下綠林的總寨，盜賊淵薮，最忌有人窺探，此中關係道長諒必能夠體會。」

金陽道長冷冷一笑，抬眼在她面上一掠，旋又目光一垂，道：「武當派確曾派了兩名弟子北上，不過目的僅在投書，想來不至觸犯貴寨的禁忌。」

谷寒香冷冷一笑，心中暗忖道：那書信之內，諒必不出定期拜山之意，自己在三月初一之前趕回谷內，也就是了。

心念一轉，回眸一掃毒火成全，見他右掌之內，尚自握住那粒小小的「驚天魔火彈」，不禁莞爾一笑，道：「成兄的毒火暗器，堪稱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見面勝似聞名，實在令人傾佩。」

毒火成全見她剛剛還是冷若冰霜，煞氣盈面，一與自己講話，頓時聲如銀鈴，顏如春花，令人如坐春風，身心坦蕩，飄飄然似欲飛起，不禁樂得哈哈一笑，拱手齊額，道：「谷盟主謬讚，成全惶愧之至，惶愧之至。」

要知谷寒香名聲遠播，可只是美艷之名，與狠辣之名，却非淫蕩之名，似毒火成全這等人物，大江大海，全都已經闖過，閱人之多，亦可謂之無其數矣，倘若谷寒香是冶蕩之人，縱然投懷送抱，毒火成全也不會覺得可貴，正因爲她矢志夫仇，持身嚴謹，已與她的美名結連一起，因而她只要畧爲假以顏色，即能令毒火成全受寵若驚，忘其所以。

忽然眺台頂上，龐士沖縱聲道：「丫頭！妳花言巧語，莫非要想讓這玩火的老兒，嚐嚐『向心露』的滋味麼？」

天覺大師與金陽道長等人，聽得「向心露」三字，心中若有所悟，不由齊齊向黑衣蒙面的鄭秋望了一眼。

毒火成全本來業已想到，鄭秋必是受了谷寒香的暗算，飲下了陰手一魔所練的「向心露」，這時聽龐士沖一嚷，不禁機伶伶打了一個寒戰，不由自主的後退了一步。谷寒香勃然大怒，面龐一轉，恨恨的道：「龐士沖，谷寒香若不令你空勞神思，懷恨以歿，我的亡夫之仇也不報了。」

龐士沖內功精湛，眼神似電，他與谷寒香相隔雖遠，但是藉着地面閃亮的火光，對她臉上的表情，依然看得巨細不遺，毫絲不漏。

眼見她眉籠煞氣，目含怨毒，雙眼之上，三道纖細的紫紋閃閃跳動，令人望過一眼之後，心驚胆寒，畢生難以忘懷。

龐士沖心頭發怔，尚未講出話來，谷寒香業已轉面望着天覺大師，道：「老禪師，谷寒香千里南下，乃是向你借寒犀刀一用，但不知你肯是不肯？」

此言一出，在場之人，齊齊爲之一驚，數十道目光，俱在天覺大師和她的臉上掃來掃去，顯然是對她借寶的目的有所懷疑，同時亦不知天覺大師將要如何作答。

忽然龐士沖狂笑一聲道：「丫頭，妳好大胆！」語音未落，人已橫空飛瀉，立身到了天覺大師與谷寒香之間。

谷寒香冷然望他一眼，道：「我悔不該一念仁慈，在牧虎崗前，饒了你一條性命。」她陰沉沉一笑，道：「世事難料，也許你還有落於我手中的一天，那時不是你死，就是我亡了。」

龐士沖雙目一閃，疾快地在鄭秋身上掠了一眼，道：「老夫也悔不當初，不該養癰遺患，因循苟且，眼看妳勢力坐大，羽翼長成。」他說到此地，亦是微微一頓，接着道：「嘿嘿，妳當眞不知進退，難道老夫就不能玉石俱焚麼？」

這二人話裏藏機，却又針鋒相對，除了天覺大師一人外，其餘的人，俱都是疑神疑鬼，暗暗猜測不已。

忽聽毒火成全道：「谷盟主，請恕成全愚魯，難解你們兩位所打的啞謎……」

龐士沖冷笑一聲，道：「事不關己，最好是少惹麻煩。」

毒火成全冷然一哼，道：「此處乃中原之地，非關外可比，閣下若不自知歛束，誠恐暴骨異域，作了孤魂野鬼，那可是太不值了。」

龐士沖聞言大怒，厲聲道：「老夫就跳跳火坑，試試你的破銅爛鐵看！」說罷欺身直進，掄手一掌擊去。

毒火成全見他身形一幌，倏地欺近了自己面前，迫得手腕一震，將那粒「驚天魔火彈」收回袖內旋身發掌，還擊過去。

二人才只拆了一招，谷寒香突然暗向鄭秋做了一個手勢，鄭秋頓時領悟，撲身探臂，猛地一掌向龐士沖背心擊去。

但見他身形一撲，霍地移近了丈餘，手掌一探，恰恰够到龐士沖身上，疾快無四，詭異無比，功力之深，端的是武林少見。龐士沖身形未轉，即知偷襲過來的是鄭秋，怒氣暗生之下，雙足一錯，施展九成功力，猛地回身一掌擊去。

龐士沖與鄭秋動起手來，其情勢可是大不相同，兩人擧手抬足之間，無不是殺機隱伏，每一片衣角袍帶，俱都暗藏着莫大的陷阱，只要對方沾上半點，頓時便有殺身之危，毒火成全在一旁夾攻，亦每每感到搭不上手。這場搏鬥吸引了在場之人的目光，看到精采絕倫之處，一個個臉上，同時露出驚嘆之狀，看到危機一髮，似無挽救之處，每人都露出驚惶失措，欲張口呼的樣子，待到另一方突使一招妙着，化險爲夷之時，觀戰之人，頓時露出如釋重負，身心俱暢的神情。

（未完）

閃電手畸行奇騙



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
發行
上環新街7至13號A